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結案報告

閱讀尼采：西方社會理論的另類反省

計畫編號：MOST 107-2420-H-002-007-MY3-SB10709

執行期間：107年7月1日至108年6月30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

計畫召集人：蔡博方

計畫成員：葉啟政、賴曉黎、黃厚銘、黃順星、曹家榮、蕭旭智、林文凱、楊弘任、林峰燦、吳鴻昌

兼任助理：張桓溢

研讀書籍：Nietzsche, Friederich. 2007.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edited by Keith Ansell-Pearson ; translated by Carol Diethe.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7 月 2 日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書：已出版尚未出版撰寫中 無

其他：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本計畫為人文社會科學之基礎研究，透過閱讀尼采著作來反思社會學這個學科在西方社會 19 世紀以降的可能出路。因此，除了學術成就上促進讀書會成員對於學科發展進行反思之外，技術創新與社會影響方面並非本計畫之目標，而其成果將透過參與成員的反思與教學，部份地傳遞至下一代台灣社會學，而非創造具有立即應用之價值。

補助學術研究群暨經典研讀班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蔡博方		計畫編號：MOST 107-2420-H-002-007-MY3-SB10709			
計畫名稱：閱讀尼采：西方社會理論的另類反省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訖頁數、證號...等)	
國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請附期刊資訊。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0	章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其他	0	篇	
國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請附期刊資訊。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請附專書資訊。
		專書論文	0	章	請附專書論文資訊。
		其他	0	篇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教授	2	人次	
		副教授／副研究員	5		
		助理教授	2		
		博士後研究員	2		
		專任助理	N/A		兼任助理 1、碩士生 1
	非本國籍	教授	0		
		副教授	0		
		助理教授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無			

進度規劃

1. 請明確列出每場次研討之書籍、主題及研讀範圍。
2. 集會頻率至少每月一次，時間最少須安排 1 小時，一日以一場研讀班聚會為原則。
3. 每位成員之主講總次數不得超過 3 場。

編號	預定日期	起迄時間	研讀書籍及主題	講員/主持人	開會地點
1	107/7/11	1000-1300	書名：Genealogy of morality 研讀主題/範圍：preface	葉啟政/范綱華	台灣大學 台文所
2	107/8/15	1000-1300	書名：Genealogy of morality 研讀主題/範圍：first essay, 1~6	葉啟政/范綱華	台灣大學 台文所
3	107/9/19	1000-1300	書名：Genealogy of morality 研讀主題/範圍：first essay, 7~12	葉啟政/黃厚銘	台灣大學 台文所
4	107/10/17	1000-1300	書名：Genealogy of morality 研讀主題/範圍：first essay, 13~17	賴曉黎/黃厚銘	台灣大學 台文所
5	107/11/14	1000-1300	書名：Genealogy of morality 研讀主題/範圍：second essay, 1~8	賴曉黎/黃厚銘	台灣大學 台文所
6	107/12/12	1000-1300	書名：Genealogy of morality 研讀主題/範圍：second essay, 9~15	賴曉黎/黃厚銘	台灣大學 台文所
7	108/1/16	1000-1300	書名：Genealogy of morality 研讀主題/範圍：second essay, 16~25	黃厚銘/葉啟政	台北醫學大 學醫文所
8	108/2/13	1000-1300	書名：Genealogy of morality 研讀主題/範圍：third essay, 1~6	黃厚銘/葉啟政	台北醫學大 學醫文所
9	108/3/13	1000-1300	書名：Genealogy of morality 研讀主題/範圍：third essay, 7~12	黃厚銘/葉啟政	台北醫學大 學醫文所
10	108/4/10	1000-1300	書名：Genealogy of morality 研讀主題/範圍：third essay, 13~19	黃順星/蕭旭智	台北醫學大 學醫文所
11	108/5/15	1000-1300	書名：Genealogy of morality 研讀主題/範圍：third essay, 20~28	黃順星/蕭旭智	台北醫學大 學醫文所
12	108/6/12	1000-1300	書名：Genealogy of morality 研讀主題/範圍：Supplementary material	黃順星/蕭旭智	台北醫學大 學醫文所

說明：

一

由於在讀書會進行的過程中，參與者不僅僅關注於原本計畫閱讀的書目，而更提出了其他書目作為參考，如 Hatab 的 *Nietzsche's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以及其他譯本，如趙千帆所譯的中文譯本《論道德的譜系》和德文原本作為理解的參照，使討論範圍變得更加豐富與深入；再加上討論過程中，參與者們經常能將尼采的思想，連結於當代的政治文化議題，最終完成的進度因此比原先計畫得要慢，但是，研讀的次數仍然是符合本計畫補助規定的。

二

本讀書會進行是一個長期的、多年的自發性集體討論與思辯，閱讀範圍從尼采《悲劇的誕生》開始，經歷數年閱讀了尼采諸多重要著作，持續至今的《論道德的譜系》。因此，即使計畫補助期間僅為民國 107 年 7 月 1 日至民國 108 年 6 月 30 日，本讀書會成員仍基於長期共識與運作默契，將繼續進行至《論道德的譜系》閱讀討論完成。

三

本讀書會按照計畫申請與規畫，分別安排每次的講員與主持，以利於成員理解和討論尼采深邃的思想。然而，文本的摘要分別由政大社會所研究生王悅、台大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安勤之所準備，相關參考資料與文本整理的工作有他們各自發揮之處，不僅有利於讀書會進行，有時更引發許多討論，特此致謝；此外，每次讀書會的討論紀錄，則由台大台文所張桓溢(本計畫聘任之兼任助理)在參與中用筆電進行紀錄，並於該次讀書會後進行摘要整理。

1	107/7/11	1000-1300	書名：Genealogy of morality 研讀主題/範圍：preface	葉啟政/范綱華	台灣大學 台文所
---	----------	-----------	---	---------	-------------

第一次研讀（序言）摘要：

這一節結束了尼采對他到《道德系譜學》為止的發展的描述。（Hatab, 2008）

1-5、

自從揭示了這般景象，尼采認為有理由去尋找訓練有素、勤勞勇敢的同行。那篇陰森廣漠而又如此隱蔽的道德領地——那個現實存在過、生活過的道德——需要帶著全新的問題、新的眼睛巡遊。這不就意味著對這片土地的首次揭示嗎？尼采此前還要考慮Rée博士，因為根據Rée提出的問題，他本該採取一個更加明智的方法獲得答案。尼采堅信，他是想要把這雙尖銳、無偏見的眼睛聚焦於一個更好的方向，一個現實的道德歷史的方向。尼采警告Rée提防那種把假說兜售到藍色中的英國式做法（English hypothesis-mongering into the blue.）¹。很明顯，對於一個系譜學家來說，比藍色重要百倍的顏色：灰色²，也就是說，那種有據可查的東西，可以證實且確實存在的東西，簡言之，整套記述人類的道德過往的冗長而難以破解的象形手稿（that which can be documented, which can actually be confirmed and has actually existed, in short, the whole, long, hard-to-decipher hieroglyphic script of man's moral past）。這些是Rée博士不知道的；不過他讀過達爾文：——因此，在他的假說中，達爾文式的野獸和超現代，謙遜的「不再咬人」的道德懦夫（the ultra-modern, humble moral weakling who 'no longer bites'）以一種至少娛樂人的方式，客氣地握手，而道德懦夫臉上則流露出一種特定的溫良且有教養的懶散，這種懶散甚至摻雜著一點悲觀和倦怠的混合物：彷彿所有這些道德問題並不真的需要這樣嚴肅對待。相反，尼采認為沒有比嚴肅對待這些問題更值得的事了；其所值在於，比如，人們有一天可能會被允許去更愉快地（cheerfully）對待它們。這種愉快，用尼采的說法就是，快樂的科學——就是所值：一種長久的、勇敢的、勤勉的和暗地裡的嚴肅的所值，這種嚴肅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適合。有一天，我們可以帶著信念說出：「去吧！即使我們的舊道德也可以成為喜劇！」我們就會為這關於「靈魂的命運」的戴奧尼索斯戲劇揭示一種新的扭轉與可能——

¹ 「到藍色中」原文為 *ins Blaue*，或亦雙關：在德語中「到藍色中」有「胡亂地漫無邊際」的意思；另一方面，藍色又代表與大地相對的天空，以及和平和無辜；（趙千帆）在德語中，*Fahrt ins Blaue* 意思是某種類似神秘旅行的東西，Hatab 認為尼采想要強調藍色是一種明晰（sharp）的顏色。（Hatab）

² 德語中「灰色」（Graue）與「恐懼」（Grausam），「恐怖」（grausam）的詞形聯繫是明顯的，適與藍色相對；（趙千帆）

灰色則精準地描述了道德歷史的複雜性、偶然性和陰暗特徵。（Hatab）

他會好好利用這戲劇，他就是書寫我們的存在的偉大、古老、永恆的戲劇作家！³

8、

如果有人認為這篇文章不可理解且難以入耳，尼采並不認為這是他的錯。它已經足夠清楚，只要人們首先曾花力氣讀過尼采早先的著作：因為那些文字不太容易入門。比如《查拉圖斯特拉》，如果一個人沒有被它的每一句話深深傷害且為之歡欣鼓舞，那他就算不得是專家，因為唯有那樣，他才可以享受擁有分享的特權，分享那部著作得以誕生的靜穆元素，與它陽光般的明亮、遼遠和確切。在其他情況下，格言的形式會造成困難：這是因為，人們今日把這種形式看得還不夠重⁴。一則恰當地銘寫和鑄造的格言，並不會只是因為它被讀出來就能被「譯解」；毋寧說，這只是恰當詮釋的開端，為此就需要一種詮釋的藝術（an art of interpretation）。在本書第三篇中，對於尼采會稱之為「詮釋」的東西，提供了一個範例：——這篇論文是對在它之前的格言的述評。誠然，為了練習閱讀的必不可少的藝術，有一樣必需的事情，而這也恰恰是今日人們最擅長遺忘的——在尼采的寫作變得「可讀」之前，尚需時日——，要做到這一點，你幾乎需要成為一頭母牛，而肯定不要成為一個「現代人」；也就是反芻（rumination）……

第一次(序言)討論彙整

葉：尼采的寫作形式本身，究竟有什麼意涵？首先，詩般的寫作，對於人類知識帶來了更多理性邏輯以外的意義可能。再者，挑戰過去寫作的、邏輯的結構。將語言模糊的空間留給讀者體認。

葉：可以說，ambivalence 就是人不可化約的存在狀態。

賴：尼采對我的啟示是，將心理學拉到哲學甚至社會學關注的視域裡面。因為重估一切價值，必然與人如何認知有關；而心理學家所做的嘗試，正可與尼采的路徑對話，因為他將形上學過去的靈魂觀，拉回至俗世的心靈。

對群氓的共識：不只是認知盲目，行動也是盲目的。

³ 這裡表現出在尼采眼中悲劇和道德的重要關聯。(Hatab)

⁴ 「格言是一種限定的、封閉的力量。一種採取視域之形式的形式，並且，那樣的視域是它自身的視域。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其迷人之處，看到那總是撤回到自身的東西，還有某種憂鬱的、集中的、晦暗地暴力的東西，某種使之像薩德的罪行一樣的東西。格言和警句（maxime）完全對立：警句是供上流社會使用的句子，它被打磨，直至成為寶石；而格言則像石頭一樣孤僻。這是一種獨特的、孤獨的、片段化的言語，但作為斷片，它已在如此的破碎中得以完成、整全，並擁有一塊不反映任何破碎之物的碎片。它就這樣揭示了片段（le fragmentaire）的要求，那要求使得格言的形式從不能適應它。」

「斷片的言語，尼采的言語，不知何為矛盾。這讓人奇怪。我們在雅斯培之後注意到，如果一個人不在他每次心懷確信地做出肯定時，尋求一個和那樣的確信有關的相反的肯定，那麼，他就無法理解尼采或公正地對待尼采的思想。事實上，這樣的思想不斷反對自身，並且既不滿足於自身，也不滿足於這樣的反對。」

Blanchot, M. (1993[1969]). *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 (S. Hanson, Tran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	107/8/15	1000-1300	書名：Genealogy of morality 研讀主題/範圍：first essay, 1~6	葉啟政/范綱華	台灣大學 台文所
---	----------	-----------	--	---------	-------------

第二次研讀（第一篇，1-6 節）摘要：

第一篇 「善和惡」，「好和壞」

第一篇論文的真理是基督教的心理學：基督教之誕生源於怨恨精神，並不像人們多半相信的那樣源於「精神」，就其本質來講，怨恨精神是一種反動，是反對高貴價值之統治地位的大起義。（Nietzsche, 2016）

1-3 道德的新歷史（Hatab, 2008）

1、

——那些英國心理學家們為道德發生史的建立做了一些獨一無二的嘗試，用他們的方式給我們除了一個小小的謎題（a small riddle）；作為生動的謎題，他們書寫道德發生史的嘗試要比他們的著作有很大優勢：它們事實上很有趣。那些英國的心理學家們——他們究竟想要什麼呢？他們總是在做相同的工作，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把我們內心世界的partie honteuse[羞處]推到前臺，並且尋找那種真正其所用的、引領性的、對於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東西，而且恰恰是要在人類理智的自負最不願發現它們的地方（比如在習以為常的vis inertiae[慣性]裡，或者在健忘中，或者在盲目偶然的觀念聯結和機制中，或者是在某種純粹消極的、自動的、反射性的、由分子組成的、徹底麻木的東西中）——究竟是什麼東西總是把這些心理學家偏偏推向這個方向呢？是不是貶低人類的秘密、惡毒、低劣的本能，而這種本能不會向自己坦白？或者也許是一種悲觀的懷疑，已經變得有毒、綠色的那些幻想破滅、陰鬱的觀念論者的那種不信任？或者是一種對基督教義（和柏拉圖）暗地裡的，也許從未超越意識的門檻的敵意和怨氣？甚或是一種對奇怪事物，疼痛的悖論，生活中的可疑與荒唐的下流品味？或者最後——所有事物都有一點，一點卑鄙，一點陰鬱，一點反基督教，一點興奮和對胡椒的需要？……不過，人們說，這只是些陰冷無聊的老青蛙在人類周圍爬行，並且在他們中間跳躍，好像是在它們的沼澤。尼采抵觸且不信這種說法；如果可以在不可能有所知的地方期許什麼，尼采會希望真實情況是反過來，——希望這些分析家把顯微鏡對準事實上勇敢、慷慨和驕傲的動物的靈魂，這些動物知道如何駕馭它們自己的愉悅和痛苦，並且受教去為真理犧牲所有值得嚮往的食物，為一切真理，即使是一種樸素、苦澀、醜陋、邪惡，非基督教。非道德的真理——因為存在這種真理。——

2、

那麼必須尊重主宰那些道德歷史學家的良好精神！但事實卻不幸是：歷史精神在

他們中間是缺乏的，它們已經被全部歷史學的良好精神棄之不顧了！如同既有的哲學實踐，他們全都用一種本質上非歷史的方式思考；這是毫無疑問的。他們的道德系譜學的愚蠢，從一開始，當問題在於考察「善」的概念與判斷的出身（*Herkunft*）時，就展現出來了。他們說：「最初，非利己的行為得到其接受者的稱讚，並被稱之為『善』，換句話說，這種稱讚來自於這些行為對之有用的那些人；後來，所有人都遺忘了這種稱讚的起源（*Ursprung*），僅僅因為這種行為總是被習慣稱讚為善，人們也開始將之體會為善的——好想它們自在地便是某種善」。馬上可以看到：這第一個演繹已經包含了特異的英國心理學家們的所有典型徵兆，——「有用性」、「遺忘」、「習慣」，最後還有「謬誤」，所有這些都成為對價值的尊重的基礎，高等人迄今自負於這種對價值的尊重，猶如這種尊重是人類的某種普遍特權。這種自負必須被貶低，這種評估必須被貶值：這一點做到了嗎？……在尼采看來，很明顯這種理論是到錯誤的地方找尋和設定「善」的概念的真實發源地：「善」的判斷並不出自良善所施予的那些人！不如說，是那些「良善的人」自己，也就是那些高尚者、有權勢者、站在高處者、心靈高遠者，他們把自己與其行為看作並判定為善的，也就是第一等的，對立於一切低等、心靈低陋、庸常的與群氓的事物。從這種距離之激昂（*pathos of distance*）⁵出發，它們首先佔據創造價值，並給那些價值命名的權利：有用性從來不是他們關心的。在最高的等級和等級界定的價值判斷的熱烈噴發面前，有用性的視角是最不合適的。在這裡，感覺達到了低溫的對立點，這種低溫為一切審慎的估計或有用性的計算所必需。這樣的對立不是一次性的，也不是一個例外時刻，而是持久性的。「好」與「壞」的對立的起源（*Ursprung*）：高尚與距離生出的激昂，也就是一個更高的統治種族，相比於一個更低的種族，那些「下人」所具有的完整的和根本的優越性所產生的持續且有力的感覺。（授予名稱的主人特權甚至讓我們把語言自身的起源（*Ursprung*）領會為統治者權力的表達：他們說「這就是這個和這個」，它們以一次發聲來封印一切事物和一切事件，並且將它們佔為己有）。正因為這個起源（*Ursprung*），從一開始，「善」這個詞就絕對不是必然關聯於「非利己」的行為：那是那些道德系譜學家們的迷信。相反，只是隨著貴族價值判斷的衰落，「利己」與「非利己」的全面對立才越來越把自身強加於人的意識。——用尼采自己的話來說，是群氓本能（*herd instinct*）最終植入自己的語彙（並製造語詞）。即使從那時也過了很久，這種本能才完全佔主導地位，使得道德價值的評估捲入並陷在那種對立裡（例如當前歐洲的情形：將「道德的」，「非利己的」，「不計利害的」當作等值的術語的偏見，已經開著某種「執念」和精神痼疾的力量大行其道）。

⁵ 「女人的誘惑在遠處起作用，距離是她權力的要素。

但是人們應當同這歌唱和魅力保持距離，應當和距離保持距離，不僅僅是像人們那樣能夠相信這些以便保護自己免受這迷人的誘惑，更是為了體驗到它。

需要距離，應該保持距離（*Distanz!*），我們缺少距離，我們沒有保持距離，這似乎也像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建議：為了去誘惑而不被誘惑。」Derrida, J. (1979[1978]). *Spurs: Nietzsche's Styles* (B. Harlow, Trans.).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

而第二點：且不說上述關於「善」的價值判斷的出身（*Herkunft*）假說在歷史學上是站不住腳的，這個假說也患上了一種內在的心理學衝突。非利己行為的有用性據說是這種行為備受尊敬的起源，而這個起源（*Ursprung*）據說又被遺忘了：——但是這種遺忘是如何可能的？這種行為的有用性在某個時間突然中斷了嗎？事情正相反：這種有用性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經驗的恆常部分，某種總是一再重新被強調的東西；因而，這種有用性不是從意識中消褪，不是變得易被遺忘，而必定是以越來越清楚的印象印在意識中。相反的理論則更為明智（並不因而就更真實——），這種理論，比如說，會為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所主張：他把「善」的概念評斷為本質上等同於「有用」，「使用」，以至於在對「好」和「壞」的判斷中，人們恰恰是在總結和認同那些對有用-實用，有害-不實用的東西的不被遺忘且不易遺忘的經驗。根據這種理論，善就是一一直以來表明自身是有用的東西：這樣它可以把自己的價值當作「最高等級的價值」、「自在的價值」。這條解釋路線也是錯誤的，但至少是合理的，在心理學上站得住腳的。

4-5 道德的語言（*Hatab, 2008*）

4、

——一向尼采指示正確方向的問題是，在不同語言中用來形容「善」的術語，從詞源學角度來看有什麼含義：那些術語都可回推到相同的概念變形（*sam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在所有地方，等級意義上的「高貴」、「貴族」都是基本概念，在「精神高貴的」，「貴族的」，「精神高尚的」，「精神具特權的」之意義上的「善」必然從這些概念中發展出來：這個發展總是平行於另一個發展，也就是把「普通的」、「群氓的」、「低下的」最終轉化為「壞」的概念。後者最好的例子就是「*schlecht*」（壞）這個德語詞自身：它等同於「*schlicht*」（樸素，簡單）——比較一下「*schlechtweg*」（簡單直接）、「*schlechterdings*」（簡直）——這個詞原始意義是單純、普通的人，不帶任何貶損的意涵，只是對立於高貴。大約在三十年戰爭時期，即相當晚近的時候，這個意義才轉變為現今的使用方式。——這是道德系譜學中的一個本質性洞見；由於民主偏見（*democratic bias*）在現代世界內部對所有出身（*Herkunft*）問題所產生的阻礙影響，它很晚才被發現。這種狀況也出現在顯然是最客觀的領域，自然科學和生理學。一旦這種偏見不受拘束，到達了憎恨的程度，它會造成巨大的破壞，尤其是對於道德和歷史。這種破壞在巴克爾那聲名狼藉的例子裡可以見到；現代精神中的平民主義（*plebeianism*），始於英格蘭，又一次從它故鄉的土壤上爆發出來，劇烈程度猶如一次泥漿的火山噴發，伴隨著那種過鹹的、過於喧囂的、平民的聒噪，迄今為止，所有的火山都在用這種聒噪說話。

5、

我們的問題，有充分理由可以稱之為一個寂靜的問題，它只有選擇地對少數耳朵講述。以下的發現絕非無關緊要，那些表示「善」的詞語和詞根中，我們通常能察覺那種使得高貴者感覺他們是更高等級的人的重要而又細微的差異。誠然，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只會給自己一些僅僅顯示權力的優越地位的名稱（諸如「有權勢者」、「主人」、「指揮者」），或者給自己有關這種優越地位的最明顯的記號，諸如「富有者」、「有產者」（這就是梵文中arya的意義；在伊朗語和斯拉夫語中的對應詞也一樣）。但是那些名稱也顯示出一種典型的性格特徵（*typical character trait*）：這一點是我們所關注的。例如，他們會自稱為「真誠者」：肇始者是古希臘的貴族，他們的鼓吹者是麥加拉詩人蒂奧格尼斯（*Theognis*）。那個為此特別使用的詞是*esthlos*，根據詞根意思是，一個人，他存在（*ist*），具有現實性，他真的存在並且是真實的；在做了主格變形後，它成為貴族的標語和口號，並且完全等同於「貴族的」（*aristocratic*），對立於虛偽的平庸的人，蒂奧格尼斯就是這樣使用和表示的——直到最後，隨著貴族的衰落，這個詞留下來表示精神的*noblesse*[高貴]，並且好像變得成熟甘甜。在*kakos*和*deilos*（與*agathos*相對立的群氓）這些詞中強調的是懦弱：這也許給出一條線索，我們要循著這個方向尋找歧義詞*agathos*在詞源學上的演化。在拉丁詞*malus*（尼采將希臘詞*melas*與之並置）中，平庸的人被形容為暗黑皮膚，且尤其是暗黑頭髮的人們（*hic niger est* -），正如義大利土地上的前雅利安住民，他們跟成為統治者的金發人、征服他們的雅利安種族的最明顯的區別就是顏色；至少蓋爾人也是這樣，——*fin*（例如*Fin-gal*），這個詞指示了貴族，後來指示良善者，高貴者，純潔者，原義是一個金髮的人，對立於黑皮膚、黑頭髮的原住民。凱爾特人是一個完全金髮的種族；把一群本來是黑髮的居民留下的遺跡，那些在德國做得分外仔細的民族學地圖上可以看到的遺跡，跟無論哪一種凱爾特出身（*Herkunft*）和混血關聯起來，就像菲爾紹（*Virchow*）所做的那樣，這是錯誤的：在那些地點出現的是德意志土地上的前雅利安居民。（這同樣適用於幾乎全歐洲：在任何方面，臣服的種族最終在當地重新佔上風，在膚色和前額的長短上，也許甚至在智力和社會本能上：誰能擔保，現代民主，甚至更為現代的無政府主義，尤其是現在所有歐洲社會主義者所共有的對於「公社」，那種最為原始的社會結構形式的偏好，不是本質上是一種巨大的返祖：——而征服的主人種族，雅利安人，難道不是在生理學方面也被擊敗？……）尼采認為，拉丁詞*bonus*可以詮釋為「戰士」：假如把*bonus*追溯到更古老的*duonus*（比較*bellum=duellum=duenlum*，這裡面就帶有*duonus*）。因此，*bonus*是一個戰鬥的人，分立（*duo*）⁶的人，是一個戰士：我們可以瞭解，在古羅馬是什麼成就了一個人的「良善」。德語中的「*gut*」：它的意思難道不是「如神的人」，屬於「神的種族」的人？而且它豈不是和哥特人廣為人知（最初是高貴的）的名稱相同？

⁶ 「挑戰也是一種在瞬間枯竭的二元（*dual*）形式，其強度來自於這種即時的轉換。挑戰也具有巫術魔力，就像一個空無意義的話語，由於這種荒謬的理由，人們不得不回應它……還有什麼比挑戰更具誘惑力的東西呢？」*Baudrillard, J. (1990[1979]). Seduction (B. Singer, Trans.). London, UK: Macmillan.*

6-9 教士 (Hatab, 2008)

6、

如果最高種姓同時也是**教士種姓** (clerical caste)，因而他們的總體稱號會首選一個會讓人記住種姓之教士功能的稱謂，這時，表示政治優先地位 (political superiority) 的概念便總是融匯到一種表示精神優先地位 (psychological superiority) 的概念之中：這個規則，眼下還沒有例外 (儘管有導致例外的動因)。比如，「純潔」和「不純潔」最初是作為等級標記而相提並論的；隨後，便會有某種不再具有社會等級意義的「好」和「壞」也在這裡發展起來。順帶提醒一下，不要一開始就把「純潔」和「不純潔」這些概念看得太嚴重、太寬泛，甚或以為是象徵性的：較古老人類的一切概念，當其在開端處得到理解時，毋寧說是粗糙、笨拙、狹隘、直接的，恰恰且尤其是**非象徵性的**，其程度超出我們的設想。「純潔者」 (pure man) 在開始時僅僅是一個清洗自己、禁用會落下皮膚病的特定食品、不跟下層社會的臟女人睡覺、對血有某種厭惡的人，——僅此而已！然而，從本質上是教士的貴族階層的整個種類中自然就可明白，為什麼在這時，恰恰在早期，那些對立的價值評估就可能以一種危險的方式內向化和尖銳化；事實上，那些對立的價值評估最終在人和人之間撕開了裂縫，即使一個自由思考的阿喀琉斯，在躍過這些裂縫時也難免戰栗。從一開始，在那樣一種教士貴族制中，在那些不事操作、有幾分沉思亦有幾分感情爆發的佔據統治地位的習性中，從一開始就有某種不健康的東西，結果便出現了教士多年都無法擺脫的腸道痼疾和神經衰弱；而他們自己為他們的病情尋找了怎樣的藥劑？——且不說，這藥劑的後遺症最終證明比它所要解治的病情還要危險百倍。全人類甚至現在還患著教士們的這些狗皮膏藥造成的後遺症呢！比如，想一想一些特定的節食形式 (不吃肉)，齋戒，節制性事，遁入「荒野」(魏爾·米切爾式隔絕療法，當然不算那些後續的增肥療法和營養加強，已包括治療苦修理想的所有歇斯底里的最有效的解藥)；再想想教士們那種與感官為敵、使人慵懶亦使人有教養的整套形而上學，他們按照苦修者和婆羅門的方式所做的自我催眠——被用作琉璃剝頂和偏執理念的梵 (Brahminism as crystal ball and fixed idea) ——和那種最終的、真是太好理解的普遍除魅⁷ (disenchantment)，以及根治這饜足的猛藥，**虛無** (nothingness) (或者是神：對某種與神的unio mystic[神秘合一]的嚮往，就是佛教徒進入虛無的嚮往，涅槃——僅此而已！) 教士讓**一切事物** (everything) 變得更加危險，不只是治療藥物和拯救技術，而且高傲、報復、敏銳、放縱、愛、統治欲、美德、疾病也一樣；——儘管如此，或許下麵這個補充還是不無道理的：正是在這樣一種**本質上危險**的人類此在形式⁸、也就是教士的此在形式所形成的土壤之上，人類

⁷ 趙譯：饜足

⁸ 趙注：「此在形式」原文為 Daseinsform，通譯為「生存形式」或「生活方式」。

一般才成了一種**有趣的動物** (interesting animal)；正是在這塊土壤之上，人類靈魂在一種更高的意義上獲得**深度**並且頭一次**變惡**了——這兩點，本來就是迄今為止人類對其他動物之優越地位的兩種基本形式！……

第二次討論（第一篇，1-6 節）彙整

賴：所有的理解都來自於「自我」，所有道德的來源都來自於一種強制性。至於 ego 為什麼會出現，是來自於我與他者之間的距離。道德的最後階段，是所有人都為了自我、只從自我出發、創造價值所達到的普遍性。

葉：根本的問題是，ego 在尼采的哲學體系裡是什麼意思？另外，非自我的理論可以包含很多，但利己只是其中一種。

厚：值得注意的是，尼采雖然反對功利主義對於「善與惡」的設定(對他人就是一種善的)，但仍然以有效性(是否對我有用)為一種評價。

順：對高貴的人的稱呼是有歷史階段上的區分的，這點必須要注意。

3	107/9/19	1000-1300	書名：Genealogy of morality 研讀主題/範圍：first essay, 7~12	葉啟政/黃厚銘	台灣大學 台文所
---	----------	-----------	---	---------	-------------

原本預定範圍進行討論一次，但實際報告與討論進行了兩次。以下依實際進行情況，區分為第三、第四次研讀

第三次研讀（第一篇，7-9 節）摘要：

導讀人：葉啟政

主持人：黃厚銘

7、

——人們或許已經猜到，從騎士-貴族階層的評價方式那裡多麼容易就分生出教士的評價方式，後者進而再發展成前者的對立面；而每當教士種姓和戰士種姓相互嫉恨地對立起來，對戰利品的分配不能達成一致的時候，又會觸發怎樣的特殊衝動。騎士-貴族階層價值判斷的基礎是一副強大的體格，蓬勃、飽滿，甚至是泡沫翻騰的（effervescent）健康，以及維持它們所需的條件，戰爭、冒險、狩獵、舞蹈、戰鬥競技，以及其他一切包含了強健的、自由的和快意的行為的東西。教士-貴族階層⁹的評價方式則——我們已見過——有著不同的標準：一旦涉及戰爭，對他們便相當不利！眾所周知，教士是**最邪惡的敵人**——是何緣故呢？因為他們是最無力量的。在他們這裡，仇恨從這種無力中長成一種龐大可怕之物，長成一種最具理知¹⁰者和最具毒性者。世界歷史上最為偉大的仇恨者總是教士，他們也是最富有理知的仇恨者[*die geistreichsten Hasser*]：——相對於教士復仇的精神，其餘一切理知[*Geist*]從根本上都幾乎不值一提。倘若沒有注入這種無力之人的理知，人類歷史就是一件太過愚蠢的事情了：——我們馬上來舉一個最大的例子。大地上對「高尚者」、「強暴者」、「主人」、「掌權者」的所有反對，與猶太人曾經做出的反對相比，皆不足論：猶太人，那群教士民眾，知道最終如何只是通過一種對其敵人和征服者之價值的徹底重估，也就是通過一種**最為深思熟慮的復仇行動**[*durch einen Akt der geistigsten Rache*]，以獲得賠償。只有這樣才正好適合一群教士民眾，這個教士之復仇欲根深蒂固的民眾。當年正是猶太人拒斥貴族階層的價值等式（善=高尚=權勢=美=幸福=受祝福的），敢於以一種震懾人心的邏輯一致性做出顛倒，並且以深淵般仇恨（無力者的仇恨）的牙齒牢牢咬住這個顛倒，就是說，「只有承受痛苦的人才是善者，只有窮人、無力者、低賤者才是善者，也唯獨受苦難者、匱乏者、病人、醜陋者才是虔誠者，才是上帝所賜福者，只有

⁹ Hatab: 這裡的討論含混且不集中，因為一方面教士提供了形塑奴隸道德的創造力，另一方面教士這個類型最初又是貴族階層的一部分。

¹⁰ 趙譯：精神；英文註釋：*Geist* 及其衍生詞通常翻譯為「精神」，但也能翻譯為「理知」、「心靈」等。

他們能得救，——相反，你們，你們這些富有者、高貴者、強力者，你們永遠都是惡人，殘暴者、貪求者、不知饜足者、不信神者，你們永遠是無福者、受唾罵者和受詛咒者！」……人們知道，是誰繼承了這份猶太式價值重估的遺產……關於猶太人用一切宣戰中最根本性的這個宣戰所開啟的巨大、超出一切尺度的充滿厄運的最初一擊，我回想起在另一個場合（《善惡的彼岸》第195節）¹¹已經提到過的那個命題——即，猶太人首創**道德的奴隸起義**：那場留下兩千年歷史的起義，今天它不在我們的視線之內只是因為，起義——已經勝利了……

8、

——然而，這些是你們所不理解的罷？你們的視線達不到某種需要兩個千年才獲得勝利的東西罷？……這沒什麼好奇怪的：一切**長**的事物皆難以看見，難以看得周全。而**那**就是曾經發生的狀況：從那棵復仇和仇恨的樹幹上，猶太式仇恨——那個最深沉亦最崇高的，那真的是能創作理想和改變價值的仇恨，大地上前所未有的這般的仇恨——的樹幹上，長出了某種同樣是前所未有的東西，一種**新的愛**，一切種類的愛中最深沉亦最崇高的愛：——它還能從什麼別的樹幹上長出來呢？……人們千萬不要以為，它或許是作為對那個復仇渴望的真正拒絕，作為猶太式仇恨的對立面！不，真相恰恰相反！這種愛就是從那種仇恨中生長出來的，長成它的冠冕，在太陽最純潔的明亮和光芒中越張越大的凱旋的冠冕，當仇恨的根迫切地紮入一切有深度和曾經惡的東西中去，越來越透徹和貪婪，這種愛仿佛是在光芒和高度的國度裡，以同樣的迫切追尋那個仇恨的目標，追尋勝利、掠奪、誘惑。這個拿撒勒的耶穌，作為愛的肉身福音，這個把福祉與勝利帶給貧窮者、患病者和有罪者的「救世主」——他難道不就是以最陰險和最難以抵抗的形式所施與的誘惑，不就是恰好引向那些猶太式的價值和創新理想的誘惑和迂迴路線麼？不就是憑藉這個「救世主」、以色列人表面上的敵對者和分裂者，以色列人達到了它崇高復仇欲的最後目標麼？以色列人自己必須在全世界面前，把他們真正的復仇工具當作一個死敵那樣公然告發，釘在十字架上，從而讓「全世界」，也就是以色列的全部敵人能不假思索地一口咬上這個誘餌，這難道不算一種真正的復仇（一種長遠處著眼、暗地裡著手、徐徐圖之、預先算計的復仇）大政治所施展的隱密的黑色藝術麼？從另一個方面，從精神的一切機巧裡，難道還有人自忖設想得出一個比這更**危險**的誘餌麼？設想得出一種東西，在引誘、陶醉、麻痹和腐蝕的力量上比得上那個「神聖十字架」的象徵，那個述及一位「十字架上的神」的駭人悖論，那種講述一種不可思議的終極殘暴，說神是為**拯救人類**而把自己釘在十字架上的神秘教義？……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迄今為止，那個sub hoc signo

¹¹ 猶太人——如塔西陀和整個古代世界所云，乃一族「天生為奴」的民眾，如他們自己所云和所信，乃「萬民中的選民」——猶太人使價值的顛倒過程中那一幕奇蹟得以完成，多虧那個奇蹟，大地上的生活又在一兩千年裡得到一次全新的、危險的刺激：——他們的先知把「富有」、「不信神」、「邪惡」、「暴行」和「感性」融為一物，第一次把「世界」這個詞鑄成一個臟詞。猶太民族的意義便在於這樣的價值顛倒中（其中亦包括把「貧窮」一詞用作「神聖」和「友愛」的同義詞）：道德中的奴隸起義就從他們開始。《善惡的彼岸》

[在此符號之下]的以色列人以它對一切價值的復仇和重估，一再超出其他所有理想，所有**更高貴**的理想，凱旋而歸。——

9、

——「可是，您還說什麼**更高貴**的理想呢！讓我們順應事實吧：民眾勝利了——或者說『奴隸』，或『平民』，或『群氓』，或您愛怎麼說就怎麼說——猶太人已經讓這些發生了，那真是了不起！還從沒有一群民眾有這樣一個世界-歷史使命呢！『主人』被廢黜；平庸人的道德勝利了。人們可以同時把這次勝利看作敗血症（它使種族相互摻雜）——我沒有異議；然而這次中毒無疑**成功了**。對人類世系的救贖（即從『主人』，那裡救贖出來）正走在最好的道路上；一切都在眼睜睜地猶太化、基督化或者平民化（用哪個詞有什麼關係呢！）。這次貫穿全人類整個肉身的毒化進程，看起來是無法停止的，其節奏和步伐從現在起甚至可以放得越來越緩慢、柔和、悄然、平靜——不慌不忙……在這個圖謀裡，今日的教會還負有什麼**必然的**使命，還有存在的權利嗎？*Quaeritur*[有此一問]。看來，教會倒是在阻礙和抑制毒化的道路，而不是加快推進它？如今倒是這個才可能是它的用處……當然了，抵觸一種更加溫柔的理知，一種真正現代的趣味，這簡直有些粗魯而土氣。教會難道不應該至少更精緻一些麼？它今天太疏離了，而較少去誘惑……倘若不是為了教會的話，我們中有誰還要當自由思想者呢？我們討厭的是教會，而不是它的毒……不考慮教會的話，我們還是喜愛這種毒的……」——這些是一個「自由思想者」對我的談話所做的收場白，一隻誠實的動物，正如他充分暴露的那樣，此外是一個民主主義者；他直到現在一直在我邊上聆聽，聽到我沉默，他就受不了。也就是說，而這個地方有太多東西可以沉默。——

第三次討論(第 6-9 節)彙整

葉：從古羅馬到中古世紀，教士出現了一種新的控制、新的階層，這種控制的心靈意義是在心靈上的。原本對立的意義(好、壞)轉變為一種普遍性的意義。

賴：教士也創造了價值，所以也是主人；只是他創造的是”奴隸”可以依憑的價值

葉：基進地說，從基督教和佛教的思想來看，其實裡面已經內含了民主的可能。

共識：戰士——貴族階層的評價方式，對立於教士的評價

葉：今天的奴隸道德成為主人道德的假象。

賴：教士的復仇精神就是對現世的一種否定、就是一種禁慾主義(對來世的肯定、生命放在救贖的肯定性上)。但教士階層其實有對當時的主人道德進行了價值的重估，以用來打倒當時的主人道德。以德勒茲的說法來說，主人就是行動，奴隸就是一種反應的行動(re-act)。

曹：復仇這個字特別點出了行動的意象。

第四次研讀（第一篇，10-12 節）摘要：

導讀人：賴曉黎

主持人：黃厚銘

10-12 主人和奴隸道德 (Hatab, 2008)

10、

道德中的奴隸起義開始於怨恨(ressentiment)本身變得有創造力並產生價值之時：這樣一些造物們的怨恨，他們拒絕有所作為的適當反應¹²，而只有通過某種想像的復仇來補償¹³。所有高尚的道德都是從一聲歡呼勝利的「肯定」中成長為自身，而奴隸道德則從一開始就對著某個「外面」說不，對著某個「別處」或者某個「非自身」說不：這一聲「不」就是他們的創造行動。對價值評估的目光的這樣一種顛倒——這樣一種不是回到自身卻根據外部而進行的本質的(essential)¹⁴指向——恰恰就是怨恨：奴隸道德總是首先需要一個對立和外部的世界，才得以產生，從生理學上講它需要外面的刺激才能有所動作，——它的動作從根本上說是反動¹⁵。高貴的評價方式則是另一種情況：它自發地動作和生長，它找出其對立面只是為了更感激地(thankfully)¹⁶而快活地說「是的」，它所用的否定性概念如「低賤」「平庸」「壞」，只是事後創造的蒼白對照物，以跟肯定性的、浸透了生命和激情的那些基本概念相比較，「我們高尚者，我們善人，我們美好的人，我們幸運兒！」如果這種高尚的評價方式犯了錯了，違犯了現實，那麼，這是發生在此評價方式不充分熟悉的領域，它甚至會有些執拗地抵制對這個領域的真實知識：在這種評價方式所鄙視的領域，即平庸男人、下層民眾的領域，它有時會誤判；另一方面，我們需要留心，鄙視、俯視、傲慢的感受總是假定扭曲¹⁷(distorted)了被鄙視者的形象，這還遠不如無力的人用根深蒂固的(entrenched)¹⁸仇恨與復仇攻擊其對手——當然，是通過象刑¹⁹——時所用的那種扭曲。事實上，鄙視之中混雜著太多的疏忽，漫不經心，太多的志得意滿(complacency)²⁰和不耐煩，

¹² 趙譯：「不被允許」；

¹³ 趙譯：「保護自己不受傷害」；

¹⁴ 趙譯：「迫不得已」；

¹⁵ 趙注：原文為 Reaktion，與「動作」(Aktion)同根，字面意思為「反動」，趙譯為「反應」；

¹⁶ 趙譯：「更得力地」；

¹⁷ 趙譯：「偽造」；

¹⁸ 趙譯：「退縮的」；

¹⁹ 趙注：原文 in effigie，字面義為「在形象中」，指歐洲歷史上一種象徵性刑罰：焚燒或絞碎罪犯之肖像，中國古稱「象刑」；

²⁰ 趙譯：「不注意」；

甚至是太多的歡快，彷彿能夠把被鄙視的對象（object）變形為一種真實的諷刺畫和怪物。人們或許確實不該忽略那些幾乎是善意的在辭色方面的細微之處（the almost kindly nuances），比如希臘貴族每一句話裡都會用上這樣的細微之處，他們以此使自己區別於下等民眾；這種細微差別中一直瀰漫著一種同情

（sympathy）、顧慮、放縱，以此添加糖分，到了最後，在說到平庸男人時，所有話語便只剩下「不幸福」、「可憐」的表達（試比較一下deilos[懦弱的]，deilaios[無價值的]，poveros[卑賤辛苦的]，mochthmros[苦不聊生的]²¹，最後兩個詞其實表示作為奴隸工匠和馱載牲口的平庸男人）——而從另一方面來看，對希臘人的耳朵來說，「壞」「低賤」「不幸」從來都迴響著同一言外之音，帶著同一種音色，主要的意思是「不幸」：這便是古老高貴的貴族階層評價方式的遺韻，這種評價方式即使在蔑視時也不否定自身²²（語文學家們在這裡或許會想起，oizuros[叫苦連天]，anolbos[運勢不佳]，tle mou[苦命]，dustuchein[命運不濟]，ksumphora[不走運]這些詞在什麼樣的意義上被使用過）。「出身望門」感覺自己就是「幸福者」；他們用不著通過瞥一眼他們的敵人，才做作地構造出他們的「幸福」²³，用不著在某些時候說服，甚至是欺騙（就像一切怨恨之人所習慣的那樣）自己²⁴相信他們的「幸福」；同樣，作為飽滿的、洋溢著力量從而必然能動²⁵的完整的人，他們知道，行動與幸福不可分離，——在他們這裡，有所行動必然地被歸入幸福（這是ey pratein[順遂]詞源學的變體）——所有這些，皆與無力者、被壓迫者、心懷怨毒和敵意的感受的人所處的層次之上的那種幸福截然相反，在這些人這裡，幸福本質上是作為麻醉、迷醉、寧靜、和平、「安息日」、放鬆心靈和舒展肢體，簡言之，是**被動地**（passive）出現的。當高貴的人自信坦誠地自己面對自己的時候（gennaios，「貴胄」既有強調「率直」的精微之意，亦有「天真」之意），**怨恨之人**卻既不率直，也不天真，自己對自己也不開誠佈公。他的靈魂是**傾斜**（squints）的；他的精神喜愛黑暗的角落，秘密的小路和後門，一切秘密之物都吸引他，讓他滿心感到，這是**他的世界，他的安全，他的樂土**所在。他擅長保持安靜，不忘懷，等待，暫時將自己渺小化，暫時地侮辱自己，這樣一個**怨恨之人**的種族最終必然比無論哪一個高貴種族都更**聰明**，他們也將在一個完不同的程度上推崇這種聰明：即推崇為一個頭等的生存條件，而高貴者的聰明卻很容易散發出奢華和文雅的餘韻：——正是在他們這裡，聰明遠非那麼重要，它是使支配性的**無意識**本能發揮功能的充分保障，甚至還不如一定的不聰明，比如沖向危險或沖向敵人的勇往直前，或者是那種由憤怒、愛、敬畏、感激與復仇所引起的狂亂發作。自古以來的高貴者都藉由這種狂亂認出彼此。當**怨恨**真的在高貴者身上發作時，怨恨在即時反應中消耗、用盡，而無所**毒害**：在另一方面，在無數情況下，在弱者和無力者會不可避免地發生怨恨的情況下，高貴的人卻根本無所怨恨。對

²¹ 趙注：這幾個詞在括號中所標語義之外皆同有「可憐」「苦命」之義。

²² 趙譯：「不假辭色」；

²³ 趙譯：「幸運」；

²⁴ 趙譯：「人們」；

²⁵ 趙注：aktive，即「行動」（Aktion, agieren）的形容詞形式。

他的敵人、他的不幸、甚至他的**罪行**，高貴者不能長久地耿耿於懷——這是強健飽滿的天性的標誌，在這樣的天性洋溢著柔韌、可塑、痊癒的力量，並且也是讓人遺忘的力量（現代世界的一個好例子就是米拉波[Mirabeau]，此人對施加於他的凌辱和怠慢毫無記性，他之所以不能原諒只是因為他——忘記了）。會鑽進其他人那裡的許多蠕蟲，一個這樣的人一聳肩就把它們從身上抖掉了；唯獨在這裡，才有可能存在著，假定大地上到底還是可能存在——真正的「對自己敵人的愛」。一個高尚的人在敵人的面前，竟懷著多少尊敬呵！——而一種這樣的尊敬是一座通向愛的橋樑……他堅持擁有自己的敵人，以之為區分的標記（a mark of distinction），他確實只瞧得上一個這樣的、無可蔑視而大有可尊敬的敵人！與此相反，想像一下**怨恨**之人所設想的「敵人」——他的行為、他的創造也就在於此：他設想出了「邪惡的敵人」、「惡人」，並且是設想為基本概念，由此出發，他又設想出一個「善人」作為複本和對應者，也就是——他自己！……

11、

在高尚者那裡情況正好顛倒過來，他會預先自發地，從自身出發去構想出「好」這個基本概念，由此才造出一個關於「壞」的觀念²⁶！這樣一種起源高貴的「壞」，和來自從未平息的仇恨的坩堝中的「惡」——前者乃是一個事後的設想，一個撇開的東西，一道補充的顏色；後者則相反，是本原，是開端，是構想一種奴求道德的**實際行為**²⁷——「壞」和「惡」，這兩個與貌似是同一個概念「善/好」之反義詞，是多麼的不同呵！但那並不是同一個「善/好」的概念。人們或者毋寧該自問，在**怨恨**道德的意義上，到底誰是「惡」的。斬釘截鐵的回答是：**就是**另一種道德裡的「好人」²⁸，就是高貴者、有力者、統治者，只不過是經由**怨恨**的毒眼被重新感受、重新詮釋並重新評估。在這裡，有一點不容否認²⁹：任何把那些「好人」當作敵人來認識的人，他所認識的也無非是些**惡魔**³⁰，而這樣一些人，他們是那麼嚴格地受限於禮俗、崇拜、習氣、感激，更多地還是受限於相互的監視、同儕爭勝的嫉妒；而另一方面，在彼此相處的行為方式中，在顧慮、克己、世故、忠誠、自豪和友誼方面他們又顯得足智多謀，——他們並不比出籠捕食的野獸更強，他們所處的世界，再往外就是陌生之物和陌生之地³¹。他們在那裡享受著擺脫了一切社會強制的自由，他們在荒野中保護自己不受共同體中的緊張的傷害，那種緊張在共同體的和平中造成長久的封閉與隔閡，他們**返回**到野獸的天真良心裡，成為歡欣鼓舞的怪獸，也許在一連串醜惡的兇殺、焚燒、褻瀆、拷掠之後，能夠帶著一種驕恣與靈魂的平衡悠然離去，仿佛只是耍了一場學生惡作劇，還確信詩人們現在又有了可以長期吟唱傳頌的東西了。在所有這些高貴種族中心，

²⁶ 趙譯：「表象」；

²⁷ 趙注：That，在德語中本義為「作為」，亦有「罪行」的意思；

²⁸ 趙譯：「好人」；

²⁹ 趙譯：「我們至少想拒絕一點」；

³⁰ 趙注：「惡魔」原文 bose Feinde，語帶雙關：其字面義是「邪惡的敵人們」，本義為「惡魔們」；

³¹ 趙注：「陌生之地」，原文作「die Fremde」，既可解作「陌生之地」，亦可解作「異國女子，陌生女人」，尼采著重標示陰性冠詞，當兼指後者；

我們不能不看到捕食的野獸，都是貪婪地尾隨於獵物和勝利果實之後的**金毛野獸**³²；而這個暗藏著的中心時時需要釋放，野獸一定要再出來，一定要再回到荒野：——羅馬、阿拉伯、日爾曼和日本的貴族，荷馬時代的英雄們，斯堪的納維亞的維京人們——這樣一種需要，他們全都是一樣的。正是高尚種族，其所過之處皆留下「野蠻」概念；即使在他們最高等的文化中，仍然會流露出這方面的一種意識，一種自負（比如伯裡克利在那篇著名的墓前演講中對他的雅典同胞們說：「我們的勇氣開出了通向一切邦國和海洋的道路，無論好歹³³，隨處立起了不朽的碑石」）。高貴種族的這種勇氣，如其所展露的，如狂如癡，突如其來，這種甚至於他們的功業不可預測、未必可成的東西——伯裡克利特加表彰了雅典人的 *rathumia* [輕鬆]——，他們對安全、身體、生命、舒適的漠然和不屑，他們在所有毀滅中、在勝利和殘忍的所有放蕩中的那種令人駭然的明朗和深湛——所有這一切，在為此罹受苦難的人們那裡，皆歸入「野蠻人」和「惡魔」的形象中去，也許還有「哥特人」和「汪達爾人」的形象。德意志人一旦掌有權力便會激起的那種深層且冰冷的不信任（甚至今天我們再次看到）——仍然還是那次不可磨滅的驚駭的餘音，曾經有幾個世紀之久，歐洲帶著那種驚駭觀看過金髮的日爾曼野獸們的暴烈（雖然，在古日爾曼人和我們德意志人之間，幾乎沒有任何觀念上的親緣關係，更不用說血緣了）。我曾經談論赫西俄德在構思黃金、白銀、黑鐵的文化年代順序時的兩難處境：荷馬那個如此壯麗卻又同樣如此駭人聽聞、如此殘暴的世界給了他一個矛盾，他不知道如何解決，只有把一個年代分成兩個，使之前後相繼——一個是特洛伊和底比斯的那些英雄和半神的年代，如同那些高貴的種族在記憶中所保留的世界，他們自己的祖先就在那個時代；然後是黑鐵年代，同樣的那個世界在那些被踐踏者、被掠奪者、被虐待者、被擄走者、被買賣者的後代們看來就是這樣：一個由黑鐵鑄成的年代，如我所說，堅硬、冷酷、殘忍，沒有情感與良心，一切皆磨為齏粉，抹以鮮血。倘若現在被信為「真理」的東西不論如何竟是真的，**全部文化的意義**恰恰就是，從「人」這種食肉猛獸中培養出一種馴順的文明動物，一種家養寵物，那麼毫無疑問，所有那些用來破壞和壓制高貴種族及其理想的本能的反動與本能的**怨恨**，必將被看作真正的**文化工具**；但這可不是說，那些本能的**承載者們**³⁴本身是這種文化的代表。不如說是相反的情形倒還差不多——不是這樣！今天已經是有目共睹了！那些壓迫的，懷恨的本能的承載者們，歐洲和非歐洲的所有奴隸的子孫們，尤其是所有前雅利安人住民的後代們——他們代表的是人類的**衰退**！這些「文化工具」是人的一個恥辱，更確切地說，是一個讓人從根本上猜疑和反對「文化」的根據！我們也許很合乎情理地保留了對一切高尚種族中心的那只金毛野獸的恐懼，對它分外提防：不過，相

³² 趙注：原文為 *blonde Bestie*，多有譯為「金髮野獸」者，易讓人聯想到種族學說。考夫曼等人皆認為這不是一個種族主義的表達，所指原型當為追蹤獵物的獅子；

³³ 趙注：原文為「*im Guten und Schlimmem*」，「(im) *Schlimmen*」，「歹」在這裡既指惡劣的情勢，亦指意圖之兇惡。

³⁴ 趙注：原文作「*Träger*」，同時還有「搬運工」的意思，與前文的「工具」(*Werkzeug*)，後文的奴隸相呼應。

比於不恐懼卻又由此保留那些失敗的、發育不良的、虛耗了的和受了毒害的東西的噁心景象，誰不是千百遍地寧願要那種同時尚能有所欽佩的恐懼啊？而那景象不正是我們的命運麼？是什麼造成今日我們對於「人」的反感呢？——因為我們**權受**著人類的折磨，這一點毋庸置疑。——不是恐懼；而毋寧說，對於人我們再也沒有什麼好恐懼的了；而毋寧說，「人」首先且首要地是一大團群集的蠕蟲；而毋寧說，「馴化人」、中等得無可救藥的人和令人厭惡的人本身已經學會覺得自己就是目標和頂峰，是歷史的意義，是「高等人類」；——當然，只要他覺得自己與那些長壞了的、患病的、疲憊的、生命消耗殆盡的到處湧出的人們（今日之歐洲已經開始聞得出這種臭味了）還保持著距離，從而覺得自己是至少相對成功的、至少有**能力生活**、至少還對生命說著「是」……他就有一定的理由這樣去覺得自己。

12、

——在此，我禁不住一聲歎息，忍不住冒出一個最後的希望。那個讓我完全不能忍受的東西是什麼呢？是那個我唯一對付不了的、令我窒息而使我感到虛弱的東西？是惡濁的空氣！惡濁的空氣！是某種失敗的東西在湊近我；是我必須嗅進某種失敗的靈魂的下水的氣味！……除了這個之外，對困窘、匱乏、壞天氣、久病、勞累、孤獨又有什麼不能忍受的呢？從根本上說，如果生來就要過一種潛行於地下的鬥爭生活，那麼就對付得了惡濁空氣以外的一切東西；我們總會反復地來到光明之中，將反復地體驗到我們勝利的黃金時刻，到那時，他們會像生來就是的那樣站立，不可摧毀，緊張，為新的、更沉重的、更遙遠的東西做著準備，將如同一張弓，一切困窘都只不過把他們繃得更結實一些。而時不時地，我竟幸而被允許——假定在善惡的彼岸是天上的女恩主們(himmliche Gönnerinnen)——看那一眼，讓我恰恰看到那完滿的、完成了的、幸福的、強大的、凱旋的，還有某些地方令人恐懼的東西！看到一個為此³⁵人類辯白的人，看到幸運的一擊，看到補償和救贖人類的人的實例，這個實例使得我們可以保留對人類的信念了！……因為，現在情況是這樣的：歐洲人的渺小化和平坦化中藏著我們的最大危險，因為這幅景象令人疲倦……今日我們看見的是虛無，它想要變得更大，我們料想，事情還會一直衰退，變得更單薄、更和善、更聰明、更愜意、更中庸、更無所謂、更中國式和更基督教式的東西中去……人類一直都在變得越來越「好」……歐洲的命運就這裡——失去了對人類的畏懼，我們也失卻了對他們的愛，對他們的尊敬，對他們的希望，甚至還失去了成為人的意願。人類的景象今後は令人疲倦的——今日，虛無主義不是這個，還會是什麼呢？……我們對人類厭倦了……

第四次討論(第 10-12 節)彙整

³⁵ 趙注：「此」原文為 den，定冠詞表獨一無二者。

葉：尼采的說法很多是針對過去西方思想來討論。「制度化的社會秩序」是保護弱者。道家的「柔弱生剛強」中的弱，和尼采這邊該怎麼連結、對比是有趣的。這可能也影響了中國的與西方的差別。

蕭：老子的弱與強不只是一個外在的脈絡，而是內在的自我了解與自我克制的問題。而且弱是可以去重塑、去滲透「強」，讓「強」重新去審視自我是否為「強」的。

厚：從第 10 節開始，我們可以看到德勒茲對尼采的詮釋，也就是尼采的思考跟黑格爾的辯證法差在哪。重點是後者是以「否定」出發，前者則是從肯定開始，論證是先有 good 才有 bad；反之的奴隸道德則是先否定了”evil”才生產出”good”

回歸到當前的社會狀況，也許我們應該先去「肯定」我們所希求的價值，而不是否定我們不要的東西

葉：對我來說，黑格爾的辯證法還有「內在性」的問題。

賴：尼采對「主體」的討論非常有趣。簡單講，尼采是去批判實體論的觀點(認為主體有實體的基礎)。笛卡兒到德國觀念論對主體的主張，是將主體原本「屈從」的觀點加上了一種能動性。尼采對主體的觀點是，不能把意志、屬性將主體分離；你的行動同時就是思想、情感等的複合。

峰：尼采是要把主體將科學中立的框架中拉出來，強調主體本身就是關於「道德」。因為主體的概念讓弱者以為自己有自由意志、有選擇，但尼采指出這樣的主體只是一種顛倒了原本能動跟反動框架的反動。

楊：語言的誘惑是普遍的，但重點是這個誘惑會把我們帶到哪裡去。

Q：主人道德有無區分兩種？

厚：從第 10 節的開端來反對賴的主人之區分。

爭議點在於，奴隸道德是主人創造，還是奴隸自身創造？

第 7 節(武士跟教士)跟第 10 節的著重不同

厚：尼采對力的詮釋，似乎取消了因果的區分。

賴：因果是從目的論的方向來生產的。去除了目的論之後(如尼采的永恆回歸)，自然也就沒必要去談因果。

原本預定範圍進行討論一次，但實際報告與討論進行了兩次。以下依實際進行情況，區分為第五、第六次研讀

第五次研讀（第一篇，13-15 節）摘要：

導讀人：賴曉黎

主持人：黃厚銘

13-15 自由、正義和復仇 (Hatab, 2008)

13、

——但我們還是回過頭來；回到關於善的另一種起源的問題，怨恨之人是如何設想出這種善的，這個問題亟待論定。——羊羔們對大型食肉猛禽懷恨在心，這並不奇怪：沒有道理的卻是，去責怪大型食肉猛禽叼走小羔羊。如果羊羔們私底下說道，「這些食肉猛禽是惡的；誰若盡可能地比猛禽差，最好是它的對立面，是一隻羊羔，——那麼，難道它不就是善的麼？」像這樣去樹立一個理想，是無可指摘的，甚至那些食肉猛禽們對此也將略帶嘲笑地瞥上一眼，也許它們將對自己說：「我們對它們毫不懷恨，這些好羊羔們，我們甚至愛它們咧：沒有比一隻溫柔小羊羔更美味的東西了。」——指望強勢 (strength) 不把自己表現為強勢，指望它不是一個顛覆 (overthrow) 的慾望，一個壓倒慾望，一個成為主人的慾望，一個尋求敵手、抵抗和凱旋的渴望，這恰恰跟指望弱勢表現為強勢那樣，是悖謬的。一個分量的力就是一個這般分量的衝動、意志、行動——毋寧說，不折不扣地，它就是這樣一份同等的衝動、意志、行動本身，只是在語言（以及理性那僵化在語言中的基本謬誤）的誘惑 (the seduction of language) 下，才顯得好像不是這樣；語言的誘導把一切作用理解和誤解為取決於某個作用者 (agency)、某個「主體」。也就是說，正如民眾把閃電和它的照耀分開而把照耀當作行為 (Thun)，當作一個叫做閃電的主體的作用，與此完全相同的是，民眾道德也把強勢 (strength) 和強勢之表現區分開來，彷彿在強勢後面還有一個置身局外的基底 (indifferent substratum)，讓強力的人有自由表現出或者不表現出強勢。可是沒有這樣一個基底；在行為、作用、生成後面沒有「存在」；「行為者」僅僅是因為那個行為才被事後創造的，——行為是一切。民眾根本是把行為雙重化了，如果說閃電照耀了，那就是做一行為 (doing-a-deed)：同一個事件，一下被設為原因，一下又被設為其作用。那些科學家也好不了多少，他們說：「力推動了，力導致了」，而同樣，——我們的整個科學，儘管它是那樣地冷靜，那樣地不受情緒干擾，卻也處在語言的誘惑下，沒有擺脫那群夾帶私貨的怪嬰，那些『主體』（比如，原子就是一個這樣的怪嬰，跟它相同的還有康得的『自在之物』（thing-in-itself））：如果那些根深蒂固、暗中閃爍的復仇和憎恨情緒把這些信念

留作己用，並且從根本上甚至比對一切信念都更加炙熱地守衛那個信念，即**強者能自由**成為弱的，食肉猛禽能自由成為羔羊³⁶，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它們倒確實由此在自己這裡贏得權利，要食肉猛禽為它們是食肉猛禽而**負責**…… 如果被鎮壓者，被踐踏者，被強暴者，從無力而懷恨在心的狡詐出發，勸自己說：「讓我們不同於那些惡人吧，也就是說，成為善的！而善人即每個不施強暴、不傷害任何人、不去攻擊的人，每個不報復而將復仇託付給上帝的人，每個像我們一樣把自己隱藏起來、避開一切惡³⁷、對生命所望至微的人，每個跟我們這些有耐心者、謙卑者和公正者相像的人。」——冷靜而不帶成見地聽來，這其實無非是在說：「我們弱者就是這樣弱；如果我們不去做未足以強健得可以做到那些事，就是好的」——可是，這種酸澀的實情，最低等級的這種聰明（甚至連昆蟲都有這種聰明，它們在遇到重大危險為了不做得「太多」而裝死），已經借助無力狀態下的那種造假和自身喪失，把自己包裹著那種放棄的、闐寂的、觀望的美德衣飾之中，彷彿弱者的弱勢本身——亦即他的本質，他的作用，他整個唯一的、不可避免的和無法去除的現實性——可以是一項自願的成就，是某種由他所意願、所選擇的東西，一次行為、一番功業。這個種類的人出於某種自保自是的本能，迫切需要那種中立可選的「主體」，每個謊言都慣於在那主體中把自己神聖化。也許主體（或者，說得更流行一些，靈魂）之所以是到現在為止大地上最好的信條，是它使一切種類的終有一死者、弱者和被鎮壓者中的絕大多數，可以玩那種微妙的自欺，把弱勢本身解讀為自由，把他們如此這般的存在解讀為他們的功業。

14、

——有人想稍微俯視一下那個秘密，看看人們怎樣在大地上**製作理想**（ideals are fabricated）麼？誰有這樣的勇氣？……來吧！這裡對這個昏暗作坊有清晰的一瞥。再稍等片刻，我的好管閒事的莽撞先生：你們的眼睛先要習慣這種閃爍著的虛假光線……好了！可以了！您現在說吧！下面發生了什麼事呀？您，有著最危險的好奇心的男人，說出您看到的東西吧——現在，**我來當聽眾**。——

——「我什麼也看不見，卻能更好聽到一切。是從各個角落裡匯成的一陣悄然潛匿低沉的竊竊私語，聽上去是有人在撒謊；每個聲響都粘著一點甜甜的和氣。謊言正在把弱勢變成**一項成就**，毫無疑問——看來事情就像你說的那樣。」——

——接著說！

——「而無所報復的無力（impotence）³⁸，被謊稱為『善良』；膽怯的卑微，

³⁶ 趙譯：「成為讓食肉猛禽自由支配的羔羊」；

³⁷ 趙譯：「為一切惡讓開道路」

³⁸ 耶穌的「天父啊，你為什麼要拋棄我」不是對於萬能的反復無常的上帝父親的抱怨，抱怨他的做事方式，對於我們人類來說令人難以理解，而是在抱怨中暗示了一個無能的（impotent）上帝：這更像是一個一直相信自己父親力量的孩子，突然可怕地發現自己的父親不能幫助自己了。

被謊稱為『謙恭』；在為人所憎恨者面前的屈服，被謊稱為『順從』（也就是順從於一個據他們說在命令著這個屈服的祂，——他們稱之為上帝）。弱者的無所冒犯，他所富有的卑怯（Feigheit）本身，他的侍立門外，他不可避免的等待處境，在這裡有了好名稱，被謊稱為『耐心』，也可以被叫做唯一的（die）美德；不能復仇被叫做不願復仇，也許甚至被叫做諒解（『因為他們做的，他們不知道——他們所做的，唯有我們才知道！』）還談到『愛你的敵人』——談得大汗淋漓。」

——接著說！

——「他們是悲慘的，毫無疑問，所有這些竊竊私語者和角落裡的偽幣製造者，即使他們為了取暖確實蹲在一起——不過他們對我說，他們的選擇是上帝的一個選擇和一個篩選，人們只揀最喜歡的狗；也許這次悲慘也是一次準備、一次考驗，一次訓練，也許還不止如此——是某種將來會還清並且是利息高得嚇地以金錢，不！以幸福償付的東西。他們稱之為『福祉』。」³⁹

——接著說！

——「現在他們要我明白，他們比那些有權勢者、大地的主人們、他們要舔其唾沫（可**不是**由於恐懼，完全不是由於恐懼！而是因為上帝吩咐，要尊敬一切有權威的人）的那幫人不僅更好——他們不僅僅更好，而且也『更命好』，不管怎樣總有一天會更命好。可是夠了！夠了！我再也受不了了。空氣很差！空氣很差！這些人們**製作理想**的作坊啊——據我之見，撒謊撒得發臭了。」

——不！慢著！您還沒說到這些黑術士們的傑作呢，他們從每一樣黑中生產白、奶和無辜：——您沒有注意到，他們**精巧地完成的**是什麼東西，他們那最大膽、最精細、最機靈、最富於謊言的藝人的手腕？請您注意！這些滿懷仇恨和憎恨的流浪動物們——他們從仇恨和憎恨中弄出來的可都是什麼東西啊？您可曾聽過這些話？只要信了他們的話，您那會想得到，您是處在十足**怨恨**之人當中呢？……

——「我懂了！我再豎起耳朵聽一次吧（呸！呸！呸！鼻子可得摀住）。現在我才聽見，他們說了這麼多是在說些什麼：『我們好人——**我們是正義者**！』——他們所期望的，他們不成為報復，而是成為『正義的凱旋』；他們所

Žižek, S. (2008[1991]).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Enjoyment as a Political Factor* UK: London: Verso.

³⁹ 在 Arte 電視台的「言說通道」節目中的斯特拉斯堡-薩拉熱窩連線，令人震驚的是不幸、悲痛和完全的幻滅所提供的絕對優越性和特殊地位——正是這種幻滅使得薩拉熱窩的人民能夠用輕蔑的態度，或者用與聯繫於他們的虛偽的同情與悔悟相對的尖刻的自由的面貌對待歐洲人。他們不是需要同情的人；他們同情著我們可鄙的命運。「我唾棄歐洲」，其中一人說。Baudrillard, J. (1996[1995]). *The Perfect Crime* (C. Turner, Trans.). London: UK: Verso.

憎恨的，不是他們的敵人，不！他們憎恨『不正義』，『不信上帝』；他們所信仰和希望的，不是復仇之希望，復仇的甜蜜沉醉（——荷馬就已經把復仇稱為『比蜂蜜還甘甜』了），而是上帝的勝利，**正義的**上帝對不信上帝者的勝利；大地上剩給他們所愛的，不是他們的憎恨中的兄弟，而是他們『愛中的兄弟』，照他們的說法是，大地上所有好人和正義者們。」

——而他們又是怎麼稱呼那個用作抵禦生命所有苦難的慰藉之物——他們那個前定的未來至福的幻術？

——「怎麼？我沒聽錯吧」他們把它叫做『末日審判』，他們的國度，『上帝之國』的到來，——他們不過是**暫且**生活『在信仰中』，『在愛中』，『在希望中』。」

——夠了！夠了！

15、

是在對什麼的信仰中？在對什麼的愛中？在對什麼的希望中？——這些弱者們——也就是說，他們也想有朝一日成為強者，他們的「國度」在有朝一日的某個時候到來——在他們那裡，如上所述，就**直接**把它叫做「上帝的國度」，真是處處謙恭！就是為了體驗這個國度，必須活得長久，超過死亡，——不錯，人們必須有永恆的生命，由此也就能在「上帝的國度」中為那段「在信仰中，在愛中，在希望中」的塵世生活挽回損失。為什麼要挽回損失？怎麼樣挽回損失？……但丁，據我之見，是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當他以令人駭異的坦蕩在那扇通往他那個地獄的門上寫下那句銘文的時候，「永恆的愛也創造了我」——在那扇基督天堂及其「永恆至福」的門上，無論如何可以有更好理由題上這樣的銘文：「永恆的**恨**也創造了我」——假定在通往謊言的門上可以題上真理的話？……我們也許已經猜中了；不過更好的是確鑿地引用一位在這些事物上不可低估的權威，托馬斯·阿奎那，偉大的學者和聖徒。“Beati in regno coelesti” [那些得享天國之福者]，他說，柔弱得像只羊羔，“videbunt poenas damnatorum, ut beatitudo illis magis complacent” [將看見受詛咒者所受的懲罰，這樣他們的福樂就更**讓他們高興**]。或者，如果人們想在一種更強大的調式下聽到這個，比如從一位歡呼凱旋的教父口中，他把他的基督徒們勸離那些殘忍的淫樂——為什麼呢？「信仰確實給了我們更多東西，」——他說（《論觀劇》，第 29 章及以下），「——**強大得多的東西**；借助救贖，會有完全不同的諸般快樂供我們享用，替代競技者的，有我們的殉道者，如果我們意願血，現在，我們有了基督的血……然而只有當他歸來後凱旋的那一天，我們會有何等的東西可以期待啊——」然後這位出神的天眼通（Visionär）繼續說道，「是的，還有其他的景象：末日審判，那些民族所意想不到的日子，他們所嘲弄的論點，當世界隨著年歲而老邁，它所有的造物都將消滅在一場大火之中！那是湧入眼中將是一場多麼宏偉的景觀啊！那裡激發起我的

讚美的，會是什麼啊！又會是什麼會惹出我的嘲弄？怎樣的景象會讓我快樂？會振發起我的狂歡？——當我看見那麼多傑出的君主，曾經宣示眾人將會進入天堂的，現在卻跟大神朱庇特他自己一起，在最深的黑暗中呻吟，而那些曾經見證其狂歡的人們也一樣；追查過基督徒名冊的官長們（行省總督們）也一樣，呻吟在比他們當初誇耀著向基督的追隨者們放出的那些大火更加猛烈的火裡。此外，還有怎樣一些世界的智者，就是那些哲學家們，事實上，他們曾經教導門人說，神對月下世界的一切皆了不關心，他們慣於叫人相信，要麼他們沒有靈魂，要麼他們再不會回到死亡時所離開的那些身體上，現在他們都在哪些可憐的被蠱惑者們面前被羞恥所籠罩，當火焰吞噬他們的時候！還有詩人，不是在拉達曼提斯或邁諾斯的判席前，而是在未曾意料到的基督的判席前顫抖！到那時，我該有更好的機會聽見那些悲劇家在他們自己的慘禍中大喊大叫（聲音越美，叫得越淒厲）；看見那些戲劇演員們，在蕩平一切的烈焰中再『蕩』一些；觀看那些賽車手，在他們的烈焰戰車裡通體拷紅；註釋那些摔跤手們，不是在他們的操練場上，而是在滾滾熱浪中翻騰；除非就是到那個時候，我都不會關注這樣一些犯罪的禍首們，在我的熱切願望裡，我寧願盯著那些向我主叫囂洩憤的人們，百看不厭。『這』，我要說，『這就是那個匠人或賣身者的兒子（從這裡開始，下文皆然，尤其是這一段傳自《塔木德》的對耶穌母親的稱呼，德爾圖良意在向猶太人說話。），那個不守安息日者，那個撒瑪利亞人和附罪者，你們從猶大那裡買到的是他！你們用棒和拳抽打、輕侮地摔過耳光、吐上尖酸毒辣的言辭的，就是他！就是他，你們說說被他的門徒們悄悄偷走，這樣就可以說他又復生了，或者騙開了警衛，這樣他的葛荳就可以不受朝聖人們的傷害！』什麼樣的官員或祭司們會慷慨地賞給你們這樣一些景象，讓你們在這樣一些事情上狂歡呢？而甚至就在現在，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因著信在精神想像中已經享有這些了。但是那些眼睛所未曾見到、耳朵所未曾聽到、人心甚至未曾朦朧想見的，會是個何等的情形啊？（《哥林多前書》第二章第九行）無論是什麼，那些，我相信，比競技場、那兩種戲劇（第一或第四等級，或者照其他人的看法，悲劇和喜劇的舞臺）和一切賽馬節目更加高貴。」——Per fidem [因著信]：就寫下了這些。

第五次討論（第 12-15 節）彙整

葉：如果我是尼采，不會鄙視謙恭和耐心；但尼采對基督教的批評，其實包含了這兩者，因為皆作為對上帝的屈從。

厚：對尼采「究竟要什麼」的解讀，我會走向多元主義和生命哲學的觀點。就是每個人努力的伸展它自己。善的行為總是出自自身，並是因為自我的滿溢，但不會是出於一種對他人的考量。

吳：但這樣的思考怎麼安置「互動」的概念？如果人都只是出於自身？而且恨的概念也可以滿溢？

厚：如果按照 Vatimo 的說法，就是唯一的不好情緒，是出自生命不能成長。
 文：但互動仍然被降階了，變成僅僅是出於對自我的考量。
 厚：仍然有互動，也仍然承認世界的存在，但主要是以自身為參照點：去尊敬跟自己一樣的人，看到他人的成長也會希望自己成長。多元主義也就是一種最低限度、沒有內容的形式。

第六次研讀（第一篇，16-17節）摘要：

導讀人：賴曉黎

主持人：黃厚銘

16-17 主人和奴隸價值的持續衝突（Hatab, 2008）

16、

我們可以下結論了。「好和壞」「善和惡」這兩對相互對立的價值⁴⁰，在大地上打了一場可怕的、長達數千年的戰鬥；儘管後面這一方價值肯定很久以來就處於優勢，但直到現在，戰鬥還在某些方面不分勝負地繼續進行。甚至有人可以這樣說，這場戰鬥在此期間已打得越來越高明，並同樣打得越來越深刻，越來越理智（intellectual）了：以至於在今日，「更高等的天性」、更理智的天性的最顯著的標誌也許就是，它在此意義上分离开来，它對那樣一種對立來說其實就是一個戰場。一篇歷經全部人類歷史而迄今仍然可以讀懂的文字記載了這場戰爭的象徵，叫作「羅馬對猶大，猶大對羅馬」：迄今最偉大的事件莫過於**這一場戰鬥，這一個問題，這一對至死相敵的矛盾**。羅馬在猶太人中看到某種東西，有如反自然本身，仿佛是跟他們處於相反一極的畸形（Monstrum）；在羅馬，猶太人被公認「**罪在對整個人類世系的憎恨**」：這是有理由的，因為人們有理由把人類世系的救治和未來系於貴族價值、即羅馬價值的絕對統治。相反地，猶太人對羅馬有什麼感受呢，有千般跡象可以揣知；但只要再回顧一下約翰啟示錄就夠了，回顧一下在一切形諸文字的向良心復仇的發作中最狂暴的那次發作。（順便說一下，基督教本能地用愛的使徒的名字為這恨之書冠名，並把那部為人所鍾愛而癡迷的福音歸於這同一位使徒，可別低估這種本能在深處的邏輯連貫性——這裡隱藏著一塊真理，論曾有多少文獻出於這樣的目的被偽造出來。）羅馬人確實是強健和高尚的，比他們更強健和更高尚的，迄今大地上從來未曾有過，甚至從來未曾想見過；跟他們有關的每件遺物、每段銘文皆令人迷醉，假定人們猜得到上面寫的是什麼。猶太人則倒過來，是**怨恨**的教士民眾中的**最優秀者**，具有一種無與倫比的民眾道德（popular morality）之天分；人們只要把

⁴⁰ 趙注：「後面這一方價值」指「壞」與「惡」。

有著相似稟賦的民眾，比如中國人或德意志人跟猶太人比較一下，就可以體會到，什麼是第一流的，什麼是第五流的。他們中哪一方是暫時勝利了呢，羅馬還是猶大？而無可置疑的是：人們該考慮一下，在今日羅馬本土，他們是在誰跟前、把它當作一切最高價值的總體而向它鞠躬呢——不只是在羅馬，而幾乎在一半的大地上，在所有人類已經或者願意變得馴順之處，——是在三個猶太男人跟前，眾所周知，和一個女猶太人（拿撒勒的耶穌、漁夫彼得和織毯工保羅和前所稱耶穌者之母、名為瑪利亞者）。這是相當值得注意的：無可置疑，羅馬被壓倒了。固然，在文藝復興中，古典理想、對萬事萬物的高尚評價方式又光芒萬丈地重新生長了一次：在那個新的、在它上面建立起來的猶大化了的新羅馬的壓力下，羅馬本身像從假死的狀態中甦醒，這個新羅馬呈現出一個普世猶太會堂的面貌，叫作「教會」；但是很快，借助於那場基本上是群氓性（proletarian）的（德意志和英格蘭的）怨恨運動，人們稱之為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的那場運動，再加上必然由此導致的教會的重生——亦是古典羅馬墳墓般古老的死寂的重生，猶大又一次獲勝了。通過法國大革命，在一種甚至比當時更加決定性和更加深刻的意義上，猶大又一次戰勝了古典理想：歐洲尚存的最後的政治高尚，在第 17 和第 18 的法蘭西世紀中，崩潰於暴民的怨恨本能之下，——大地上從未聽到過比這次更為盛大的歡慶和更為喧嘩的激動！誠然，此間其中發生了最陰森叵測、最不可逆料之事：古典理想本身有血有肉地以聞所未聞的壯麗走到人類的眼睛和良心跟前，——又一次，面對怨恨所發那句古老的謊言口號，大多數優先，面對要降低、貶低、取平衡的意願，面對著讓人類下落、落向黃昏的意願，比以往更強健、更單純、更迫切地奏響了那句可怕的、令人癡狂的反對口號，少數人優先！猶如朝著那另一條道路的最後一次指示，拿破崙出現了，那個比向來有過的都更加孤單而晚生的人，和那個在他身上具成肉身的關於自在的高尚理想的問題——人們真該考慮一下，這是怎樣一個問題：拿破崙，這個非人（Unmensch）和超人（Übermensch）的綜合體！

17

——事情就這樣過去了嗎？所有對立之理想中最偉大的那一對，就這樣終結了嗎？或者只是延遲了，長久地延遲了？……難道，那場古老的烈焰，不會必定不知何時又一次突然燃燒起來，燒得更加嚴重得多和長久得多嗎？——而且：會不會是這個，才值得一切力量去盼望呢？甚至是去意願？甚至是去支持？……誰在這個地方開始，像我的讀者們那樣，跟著和接著去思考，都很難對此一下做個結論，——我則有充分的理由自己來做個結論，前提是，我所意願者，我用那句危險的口號恰恰想要的那個東西，已經徹底澄清了，這口號專為我最後一本書而作：《善惡的彼岸》——這當然不是說「好和壞的彼岸。」——

附注：我感到，這第一篇給了我機會，得以對一個迄今我只是在與學者的隨機談話中有所表述的願望，做出公開和正式的表達：但願有某家哲學系用系列

學院有獎徵文來獎掖推進這種道德歷史學的研究吧：——這本書也許正是在這個方向上助了強勁的一臂之力。鑒於此種可能性，下面這個問題可納入建議：這個問題理應受到語文學家和歷史學家們，以及已樹立志業的真正哲學學者們的注意。

「對於道德諸概念的發展歷史，語言科學，特別是詞源學研究提供了何種指示？」

——另一方面，當然同樣也必須爭取生理學家和醫學家對這個問題（關於迄今為止那些價值評估的價值）的參與：在這一點，在專業哲學家成功地把哲學、生理學和醫學之間那種在起源上如此乖張和可疑的關係在極友好和極富成果的交流中重新塑造過之後，就可以委任他們，在這種個別的情況下也充當代言人和仲介人。事實上，歷史或人種學研究所知的一切財富表、一切「你應該」，首先需要的無論如何不是心理學方面，而毋寧說是**生理學**方面的啟發和闡述；一切皆有待從醫學科學方面做出批判。這個問題：這樣或那樣的財富表和「道德」有何**價值**？應該放到儘量不同的視角下來看；尤其是，人們可能沒有足夠精細地把「**對什麼有價值**？」這個問題剝離開來。比如，某種對於某種族盡可能賡續的能力（或是對於提升某種族對某種特定氣候的適應力，或是對於維持最大數量）會有明顯價值的東西，在事關培養出一個更強健類型的情況下，或許就完全不具有同等的價值。最大多數人的福利和最少數人的福利是相對立的價值視點：**自在地**以為前者有著更高的價值，且留待英國生物學家們的質樸吧……從今而後，**所有科學**都不得不為哲學家的將來使命做預先的準備工作：對這個使命我是理解到這個程度的：哲學家不得不去解決**價值問題**，他不得不去確定**價值的等級順序**（rank order of values）。——

第六次討論(第 15-17 節)彙整

葉：尼采將教會解釋為一種由怨恨而生的復仇

Q：拿破崙是一個非人和超人的綜合體，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曹：認為非人指的是比較原始那邊的，所以綜合指的是兩個端點結合的一種理想型

賴：認為非人指的是「非多數人」，是一個與平凡／日常不同的狀態。也可指向「非凡例外」。

厚：拿破崙究竟是不是一個典型的超克人，這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尼采在這邊提出拿破崙，是要使之對立於群氓，他是代表非凡的少數。因此他呈現的問

題性就在於這個時代幾乎已經沒有這樣的高貴人。

賴：什麼對人是好的，這已經有生物學家(達爾文等)做出討論了；但在「如何才能培養出一個更強類型的人」的問題上，必須由哲學家去解決。換句話說價值等級必須是由哲學家來負責。

5	107/11/14	1000-1300	書名：Genealogy of morality 研讀主題/範圍：second essay, 1~8	賴曉黎/黃厚銘	台灣大學 台文所
---	-----------	-----------	--	---------	-------------

原本預定範圍進行討論一次，但實際報告與討論進行了三次。以下依實際進行情況，區分為第七、第八、第九次研讀。

第七次研讀（第二篇，1-2 節）摘要：

導讀人：黃厚銘

主持人：葉啟政

第一節

forgetting, memory, and promising (sections 1–2) #Hatab

本節中譯粗體字：可以去許諾、人類的、健忘、當前、強健的健康狀態、積極的不願放下、意志記憶、行動、會算計、合規則的、必然的、把自己當作未來。

本節英譯斜體字：***promise***, the real problem ***of*** human, ***forgetfulness***, ***immediacy***, a form of ***robust*** health, an active ***desire*** not to let go, ***will's memory***; the actual discharge of the will, its ***act.***; ***reliable, regular, necessary, future***

Ein Thier heranzüchten, das versprechen darf — ist das nicht gerade jene paradoxe Aufgabe selbst, welche sich die Natur in Hinsicht auf den Menschen gestellt hat?

To breed an animal with the prerogative[1] to ***promise*** - is that not precisely the paradoxical task which nature has set herself with regard to humankind?

教養一種可以去許諾 [1]的動物——就人類而言，這不正是自然加諸自身的悖謬使命嗎？

<p>ist es nicht das eigentliche Problem vom Menschen?...</p>	<p>is it not the real problem of [2] humankind? ...</p>	<p>這不是真正的屬於人類的問題嗎？..... [英譯：這不是人類的真正問題嗎？] [2]</p>
<p>Dass dies Problem bis zu einem hohen Grad gelöst ist, muss Dem um so erstaunlicher erscheinen, der die entgegen wirkende Kraft, die der Vergesslichkeit, vollauf zu würdigen weiss.</p>	<p>The fact that this problem has been solved to a large degree must seem all the more surprising to the person who can fully appreciate the opposing force, forgetfulness.</p>	<p>誰若越是知道充分估量相反的作用力量，即健忘的力量，便越會覺得驚訝，此問題竟在一個很高的程度上得到了解決。</p>
<p>Vergesslichkeit ist keine blosse vis inertiae, wie die Oberflächlichen glauben, sie ist vielmehr ein aktives, im strengsten Sinne positives Hemmungsvermögen[4], dem es zuzuschreiben ist, dass was nur von uns erlebt, erfahren, in uns hineingenommen wird, uns im Zustande der Verdauung (man dürfte ihn „Einverseelung“ nennen) ebenso wenig in's Bewusstsein tritt, als der ganze tausendfältige Prozess, mit dem sich unsre leibliche Ernährung, die sogenannte „Einverleibung“ abspielt.</p>	<p>Forgetfulness is not just a vis inertiae[3], as superficial people believe, but is rather an active ability to suppress[4], positive in the strongest sense of the word, to which we owe the fact that what we simply live through, experience, take in, no more enters our consciousness during digestion (one could call it spiritual ingestion) than does the thousand-fold process which takes place with our physical consumption of food, our so-called ingestion.</p>	<p>(健忘作為積極能力) 健忘並非如膚淺者以為的那樣，純然是「慣性」 [3]，而毋寧說是一種積極的和肯定（在這在詞彙最嚴格的意義上）的阻礙機能 [4]，虧得這個阻礙機能，只要是我們體驗、經驗和吸收了的東西，就處在消化狀態（可以稱之為「化入靈魂」），很少進入我們的意識，跟我們身體攝食（就是所謂的「化入肉身」）時所進行的那一整個千回百轉的進程一樣。</p>
<p>Die Thüren und Fenster des Bewusstseins zeitweilig schliessen; von dem Lärm und Kampf, mit dem unsre Unterwelt von dienstbaren Organen für und gegen einander arbeitet, unbehelligt bleiben; ein wenig Stille, ein wenig tabula rasa des Bewusstseins, damit wieder Platz wird für Neues, vor Allem für die vornehmeren</p>	<p><u>To</u> shut the doors and windows of consciousness for a while; <u>not to be bothered</u> by the noise and battle with which our underworld of serviceable organs work with and against each other; a little peace, a little tabula rasa of consciousness <u>to</u> make room for something new, above all for</p>	<p>(積極健忘容許意識發揮較高貴的功能，進行治理、預測與規劃) [讓 1.] 意識的門窗時不時地閉合； [讓 2.] 我們熱心服務的器官們在地下世界彼此相反或相成地工作時的喧嘩與爭鬥，始終不曾被照亮；從而， [讓 3.] 意識的一小段寂靜，一小塊白板，一再為新來者，尤其是為更高尚</p>

<p>Funktionen und Funktionäre, für Regieren, Voraussehn, Vorausbestimmen (denn unser Organismus ist oligarchisch eingerichtet) — das ist der Nutzen der, wie gesagt, aktiven Vergesslichkeit [5], einer Thürwärterin gleichsam, einer Aufrechterhalterin der seelischen Ordnung, der Ruhe, der Etiquette: womit sofort abzusehn ist, inwiefern es kein Glück, keine Heiterkeit, keine Hoffnung, keinen Stolz, keine Gegenwart geben könnte ohne Vergesslichkeit.</p>	<p>the nobler functions and functionaries, for ruling, predicting, predetermining (our organism runs along oligarchic lines, you see) - that, as I said, is the benefit of active forgetfulness [5], like a doorkeeper or guardian of mental order, rest and etiquette: from which we can immediately see how there could be no happiness, cheerfulness, hope, pride, <i>immediacy</i>, without forgetfulness.</p>	<p>的功能和職能，為治理、預見、謀劃（因為我們的有機體是安排成寡頭制的）騰出地方——如前所述，這乃是積極健忘的用途 [5]，它彷彿一位守門人，靈魂秩序、安寧和禮節的一位維護者：由此立刻可以想見，在何種程度上，沒有健忘便可能沒有幸福，沒有明朗，沒有希望，沒有自豪，沒有當前。（相對而守候，其形容詞gegenwärtig，有記得之意）</p>
<p>Der Mensch, in dem dieser Hemmungsapparat beschädigt wird und aussetzt, ist einem Dyspeptiker zu vergleichen (und nicht nur zu vergleichen —) er wird mit Nichts „fertig“... Eben dieses nothwendig vergessliche Thier, an dem das Vergessen eine Kraft, eine Form der starken Gesundheit darstellt, hat sich nun ein Gegenvermögen angezuchtet, ein Gedächtniss, mit Hülfe dessen für gewisse Fälle die Vergesslichkeit ausgehängt wird, — für die Fälle nämlich, dass versprochen werden soll:</p> <p>somit keineswegs bloss ein passivisches Nicht-wieder-los-werden-können des einmal eingeritzten Eindrucks, nicht bloss die Indigestion an einem ein Mal verpfändeten</p>	<p>The person in whom this apparatus of suppression is damaged, so that it stops working, can be compared (and not just compared -) to a dyspeptic; he cannot 'cope' with anything ... And precisely this necessarily forgetful animal, in whom forgetting is a strength, representing a form of <i>robust</i> health, has bred for himself a counter-device, memory, with the help of which forgetfulness can be suspended in certain cases, - namely in those cases where a promise is to be made:</p> <p>consequently, it is by no means merely a passive inability to be rid of an impression once it has made its impact, nor is it just indigestion caused by</p>	<p>（一種不放過的積極欲望。確立「我想要」與「我行動」之鏈結，而不被打破）身上這種阻礙器損壞和中斷了的人，可以和一個消化不良者相比較（而且不只是比較——）他什麼都對付不「了」（趙：對付不了；了結不掉）.....恰恰是這種必然健忘的動物，在它們身上，健忘表現出一種力量，強健的健康狀態的一種形式，然後它養成了一種相反機能，一種記憶，借助此記憶，健忘會在特定的情況下被叫停，——也就是在應該被許諾的情況下：</p> <p>這因而決不是對某個一度刻下的印象的消極的不能放下，不僅僅是對一度被應許卻沒有得到了結的諾言的鬱積不化，</p>

<p>Wort, mit dem man nicht wieder fertig wird, sondern ein aktives Nicht-wieder-los-werden-wollen, ein Fort- und Fortwollen des ein Mal Gewollten, ein eigentliches Gedächtniss des Willens:</p> <p>so dass zwischen das ursprüngliche „ich will“ „ich werde thun“ und die eigentliche Entladung des Willens, seinen Akt, unbedenklich eine Welt von neuen fremden Dingen, Umständen, selbst Willensakten dazwischengelegt werden darf, ohne dass diese lange Kette des Willens springt</p>	<p>giving your word on some occasion and finding you cannot cope, instead it is an active desire not to let go, a desire to keep on desiring what has been, on some occasion, desired, really it is the will's memory:</p> <p>so that a world of strange new things, circumstances and even acts of will may be placed quite safely in between the original 'I will', 'I shall do' and the actual discharge of the will, its act, without breaking this long chain of the will.</p>	<p>而是一種積極的不願放下，是對一度意願過的東西的某種再接再勵的意願，是一種真正的意志記憶： 〔作出許諾就是利用記憶作為工具擱置健忘〕</p> <p>以至於一個由新穎陌生的事物、形勢，乃至意志行動所組成的世界，竟可以不待思索地被嵌放到那個原初的「我願意」、「我將做」和意志的真正釋放即意志之行動當中，而同時意志的這條長鎖鏈卻沒有崩斷。[確保行動與意志之連結不中斷]</p>
<p>Was setzt das aber Alles voraus!</p>	<p>But what a lot of preconditions there are for this!</p>	<p>(維持意欲與行動之鏈結，有預設條件)而這個又要有怎樣的前提啊！</p>
<p>Wie muss der Mensch, um dermaassen über die Zukunft voraus zu verfügen, erst gelernt haben, das nothwendige vom zufälligen Geschehen scheiden, causal denken, das Ferne wie gegenwärtig sehn und vorwegnehmen, was Zweck ist, was Mittel dazu ist, mit Sicherheit ansetzen, überhaupt rechnen, berechnen können, — wie muss dazu der Mensch selbst vorerst berechenbar, regelmässig, nothwendig geworden sein, auch sich selbst für seine eigne Vorstellung, um endlich dergestalt,</p>	<p>In order to have that degree of control over the future, man must first have learn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what happens by accident and what by design, to think causally, to view the future as the present and anticipate it, to grasp with certainty what is end and what is means, in all, to be able to calculate, compute [6] -and before he can do this, man himself will really have to become reliable, regular, necessary, even in his own self-image,</p>	<p>(人自身必須成為能計算、數數之人；須可靠、規矩、必然，而堪負未來之責) 為了在這樣一個程度上占有未來，人類首先必須怎樣地學習啊，學習區分必然的和偶然的事件，按因果律思考，把久遠視為當前，並預先設立何為目的、何為達到此目的之手段，從根本上說就是必須能夠計算和估算 [6]，——為此，為了最終能夠照某位許諾者所做的那樣，把自己當作未來加以擔保，人類自身必須怎樣預先變成會算計的、合規則的、</p>

wie es ein Versprechender thut, für sich als Zukunft gut sagen zu können!	so that he, as someone making a promise is, is answerable for his own future!	必然的呀！
---	--	-------

eKGWB (1967-)	Maudemarie Clark; Alan J. Swensen(1998)	Keith Ansell-Pearson, Carol Diethe(2007)	趙千帆譯本(2016)
1. 責任能力的漫長緣起			
Eben das ist die lange Geschichte von der Herkunft[1] der Verantwortlichkeit. [責任能力;與人類基本的契約關係相關]	Precisely this is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origins of responsibility .	That is precisely what constitutes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origins of responsibility [2] .	1.這正是關於 責任 [2]之來源[1]的久遠故事*。 [*英文本為歷史，德文 Geschichte 應為歷史；中文本為故事。]
2. 責任的前提是使(make)人變得可以預測			
Jene Aufgabe, ein Thier heranzuzüchten, das versprechen darf, schliesst, wie wir bereits begriffen haben, als Bedingung und Vorbereitung die nähere Aufgabe in sich, den Menschen zuerst bis zu einem gewissen Grade nothwendig, einförmig, gleich unter Gleichen, regelmässig und folglich berechenbar zu machen.	As we have already grasped, the task of breeding <u>an animal that is permitted to promise</u> includes, as condition and preparation, the more specific task of first making man to a certain degree necessary, uniform, like among like, regular, and accordingly predictable.	That particular task of breeding <u>an animal with the prerogative to promise</u> includes, as we have already understood, as precondition and preparation, the more immediate task of first making man to a certain degree necessary, uniform, a peer amongst peers, orderly and consequently predictable.	2.那種任務，即教養一種可以許諾的動物[3]的任務，正如我們已經領會到的那樣，包括了那個作為條件和預備的較切近的任務，即首先把人弄的必然、形式單一、在同類中相同、合乎規則，達到一定程度，從而弄得可以估算。
3. 習俗養成，將人弄得可以估算了。 《曙光》§9 前半：道德就是對習俗的服從；自由人因為僅萬事靠自己，而非傳統，而成為非道德。傳統則是人們服從的更高權威，不是因為有用，而僅僅是它命令我們怎麼作，我們就怎麼作。我們對傳統的畏懼，不同於一般畏懼，其中包含迷信。人分二等：遵守傳統者與創建傳統者。			

§14 在道德史中，創造者都必須要有點瘋，或者假裝自己瘋，成為擺脫道德約束，形塑新律法之人。

§16 文明的第一命題：任何習俗都好過沒有習俗。

Die ungeheure Arbeit dessen, was von mir „Sittlichkeit der Sitte“ genannt worden ist (vergl. Morgenröthe S. 7. 13. 16) — die eigentliche Arbeit des Menschen an sich selber in der längsten Zeitdauer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seine ganze vorhistorische Arbeit hat hierin ihren Sinn, ihre grosse Rechtfertigung, wie viel ihr auch von Härte, Tyrannei, Stumpsinn und Idiotismus innewohnt: der Mensch wurde mit Hülfe der Sittlichkeit der Sitte und der sozialen Zwangsjacke wirklich berechenbar gemacht.

The enormous work of what I have called “morality of custom” (cf. *Daybreak* 9, 14, 16)—the true work of man on himself for the longest part of the duration of the human race, his entire *prehistoric* work, has in this its meaning, its great justification — however much hardness, tyranny, mindlessness, and idiocy may be inherent in it: with the help of the morality of custom and the social straitjacket man was *made* truly calculable.

The immense amount of labour involved in what I have called the 'morality of custom' [see *Daybreak*, I, §9; §14; §16], the actual labour of man on himself during the longest epoch of the human race, his whole *prehistoric* labour, is explained and justified on a grand scale, in spite of the hardness, tyranny, stupidity and idiocy it also contained, by this fact: with the help of the morality of custom and the social straitjacket, man was *made* truly predictable.

3.那項與我稱之為「禮俗德教」者（參見《曙光》第7,13,16頁）有關的陰森叵測的工作——在人類世系最漫長的時間段中人類自己對自己所做的真正工作，他的全部**史前***工作，其意義，其偉大的正當性，皆在於此，無論其中包含了多少強硬、霸道、麻木和胡言亂語：人類在禮俗德教和那些社會縲紲[4]的幫助下，被**弄得**確實可以估算了。

* Herkunft、歷史、史前

4.從無歷史到有歷史，承接《曙光》§9後半：最道德的人，1.最頻繁守法之人，如婆羅門獻身於(sacrifice to)傳統；2.並且在最最困難的情況下仍恪守律法。最基本的區別仍是**最頻繁的服從**，與**最困難的服從**。

就動機來分，可分為維繫習俗霸權的司令官這一類**道德者**，這些個體犧牲他們自己；以及另一類**道德者**——為己身控制、利益、幸福而自我控制之人，如蘇格拉底之流，求**自身**之救贖的基督徒等，他們自身與社群斷絕關係，作為最不道德之人，並且在深遠的意義上是邪惡的。.....

那些**稀少者、可作出選擇者、更具有原創精神者**，在歷史過程中漸漸感覺到自己是罪惡與危險的，在這樣的習俗道德支配下，每一種原創性都背負起壞良心；最棒的人身後的天空，變得比應當的更為陰鬱了。[134-135]

主權個體僅僅像他自己（the individual resembling only himself），「再次」解放自身於道德風俗，是自主與超倫理的個體，可以作出許諾。

<p>Stellen wir uns dagegen an's Ende des <u>ungeheuren</u> Prozesses, dorthin, wo der Baum endlich seine Früchte zeitigt, wo die Societät und ihre <u>Sittlichkeit</u> der Sitte endlich zu Tage bringt, wozu sie nur das Mittel war:</p>	<p>If, on the other hand, we place ourselves at the end of the <u>enormous process</u>, where the tree finally produces its fruit, where society and its morality of custom finally brings to light that to <i>which</i> it was only the means:</p>	<p>Let us place ourselves, on the other hand, at the end of this <u>immense process</u> where the tree actually bears fruit, where society and its morality of custom finally reveal what they were simply <i>the means to:</i></p>	<p>4.面對這種情況，如果我們站到這個陰森叵測的<u>進程[浩大進程]</u>的終點，站到這棵樹最終結出來果實[5]的枝端，在社群及其禮俗德教最終嶄露之處（社會只是到達這一步的手段）[趙譯未強調]：</p>
<p>so finden wir als reifste Frucht an ihrem Baum das souveraine Individuum, das nur sich selbst gleiche, <u>das von der Sittlichkeit der Sitte wieder losgekommene</u>, das autonome <u>übersittliche</u> Individuum (denn „autonom“ und „<u>sittlich</u>“ schliesst sich aus), kurz den Menschen des eignen unabhängigen langen Willens, der versprechen darf —</p>	<p>then we will find as the ripest fruit on its tree the <i>sovereign individual</i>, the individual resembling only himself, free <u>again</u> from the morality of custom, <u>autonomous and supermoral</u> (for “autonomous” and “moral” are mutually exclusive), in short, the human being with his own independent long will, the human being who is <i>permitted to promise</i> —</p>	<p>we then find the <i>sovereign individual</i> as the ripest fruit on its tree, like only to itself, having freed itself from the morality of custom, <u>an autonomous, supra-ethical individual</u> (because 'autonomous' and 'ethical' are mutually exclusive), in short, we find a man with his own, independent, enduring will, whose <i>prerogative it is to promise</i>[英譯語氣太強].—</p>	<p>那麼，我們就會發現在社群之樹上最成熟的果實是主權個體，他自成一類，重又逸出禮俗德教[6]之外（因為「自治」和「禮教」是相互排斥的），簡言之，就是有自己獨立而長久的意志的人，<u>可以許諾的人</u>，——</p> <p>【劉滄龍譯】我們會發現，在它樹上最成熟的果實是主權個體，它只像它自己，再次從習俗倫理解脫開來，它是自主的、超倫理的個體（因為「自主」與「倫理」互相排斥），簡而言之，我們發現的是一</p>

			個有著自己獨立的、能貫徹其意志的人，他是有權許諾的人
und in ihm ein stolzes, in allen Muskeln zuckendes Bewusstsein davon, was da endlich errungen und in ihm leibhaft geworden ist, ein eigentliches Macht- und Freiheits-Bewusstsein, ein Vollendungs-Gefühl des Menschen überhaupt.	and in him a proud consciousness, twitching in all his muscles, of what has finally been achieved and <u>become flesh</u> in him, <u>a true consciousness of power and freedom</u> , a feeling of the completion of man himself.	and in him a proud consciousness quivering in every muscle of what he has finally achieved and <u>incorporated, an actual awareness</u> of power and freedom, a feeling that man in general has reached completion.	其中有一種自豪的、在所有肌肉中顫動的意識，對那個於此最終贏得的、在自己內部化為肉身的那個東西的意識，一種真正的權力意識和自由意識[7]，一種根本上的人類的完滿感[8]。
5.人類自己對自己作的克服與犧牲，使其具備許諾與統治的資格。			
Dieser Freigewordne, der wirklich versprechen darf, dieser Herr des freien Willens, dieser Souverain — wie sollte er es nicht wissen, welche Überlegenheit er damit vor Allem voraus hat, was nicht versprechen und für sich selbst gut sagen darf, <u>wie viel Vertrauen, wie viel Furcht, wie viel Ehrfurcht er erweckt</u> — er „verdient“ alles Dreies —	This being who has become free, who is really permitted to promise, this lord of the free will, this sovereign— <u>how could he not know</u> what superiority he thus has over all else that is not permitted to promise and vouch for itself, how much trust, how much fear, how much <u>reverence</u> he awakens— he “ earns ” all three—	This man who is now free, who actually has the prerogative to promise , this master of the free will, this sovereign - <u>how could he remain ignorant of his superiority</u> over everybody who does not have the prerogative to promise or answer to himself, how much trust, fear and <u>respect</u> he arouses [英譯省略兩次how much] - he ' merits ' all three -	5.這個變得自由的人，這個真正可以許諾[具有優先特權許諾]的人，這位意志自由的主人，這位全權自主者——他應該還不知道罷【按：他怎麼會不知道】[9]，他因此會以一種怎樣的優勢，遙遙領先於一切不足以許諾者、不足以為自己擔保者，他喚醒了多少信任，多少畏懼，多少敬畏——此三者皆為他所「應得」*[贏得、賺得]——

<p>und wie ihm, mit dieser Herrschaft über <u>sich</u>, auch die Herrschaft über die <u>Umstände</u>, über die <u>Natur</u> und alle willenskürzeren und unzuverlässigeren <u>Creaturen</u> nothwendig in die Hand gegeben ist?</p>	<p>and how this mastery over himself also necessarily brings with it mastery over circumstances, over nature and all lesser-willed and more unreliable creatures?</p>	<p>and how could he, with his <u>self-mastery</u>, not realise that he has necessarily been given mastery over circumstances, over nature and over all creatures with a less enduring and reliable will?</p>	<p>而且隨著這種對自身的統治[對自身的掌握]，那種對形勢的統治[環境的掌握]，對自然和所有意志短淺者以及不可信賴的生物的統治[造物的掌握]，也將怎樣必然被放到他的手中啊？[10]</p>
<p>6.強健的能許諾者有自身的價值尺度，賤斥那些毀諾敗信之畜犬。 〔被你看得起的人看得起，是最大殊榮；弱者才需要來自他人吹捧之虛榮〕。 你用對方希望的方式看待對方；對方也以你希望的方式看待你。</p>			
<p>Der „freie“ Mensch, der Inhaber eines langen unzerbrechlichen Willens, hat in diesem Besitz auch sein Werthmaass:</p>	<p>The “free” human being, the possessor of a long, unbreakable will, has in this possession his standard of value as well:</p>	<p>The 'free' man, the possessor of an enduring, unbreakable will, thus has his own standard of value:</p>	<p>6.這種「自由」的人，一個長久的、未被摧毀的意志的秉有者，正是在此秉有中有其價值尺度：</p>
<p>von sich aus nach den Andern hinblickend, ehrt er oder verachtet er; und eben so nothwendig als er die ihm Gleichen, die Starken und Zuverlässigen (die welche versprechen dürfen) ehrt, —</p>	<p>looking from himself toward the others, he honors or holds in contempt; and just as necessarily as he honors the ones like him, the strong and reliable (those who are <u>permitted to promise</u>),—</p>	<p>in the possession of such a will: viewing others from his own standpoint, he respects or despises; and just as he will necessarily respect his peers, the strong and the reliable (<u>those with the prerogative to promise</u>), - [中譯有強調，但此英譯無]，——</p>	<p>他從自己這裡向其他人望去，或是尊敬，或是蔑視；對於那些與他同類者，對於那些強健者和可信賴者（他們可以許諾）</p>

<p>also Jedermann, der wie ein Souverain verspricht, schwer, selten, langsam, der mit seinem Vertrauen geizt, der auszeichnet, wenn er vertraut, <u>der sein Wort giebt als Etwas</u>, auf das Verlass ist, weil er sich stark genug weiss, es selbst gegen Unfälle, selbst „gegen das Schicksal“ aufrecht zu halten —:</p>	<p>that is, everyone who promises like a sovereign, weightily, seldom, slowly, who is stingy with his trust, who conveys <u>a mark of distinction</u> when he trusts, who gives his word as something on which one can rely because he knows himself to be strong enough to uphold it even against accidents, even “against fate” —:</p>	<p>that is everyone who promises like a sovereign, ponderously, seldom, slowly, and is sparing with his trust, who <u>confers an honour</u> when he places his trust, who gives his word as something that can be relied on, because he is strong enough to remain upright in the face of mishap or even 'in the face of fate' -:</p>	<p>也就是每個像一個全權自主者那樣去許諾的男人，許諾得沉重、稀少、緩慢，吝惜自己的信任，他的信任便是<u>表彰</u>[11]，把自己的諾言當作某種可以信託的東西給出，因為他知道自己強健的足以在即使面對事故、「面對命運」時也信守這些諾言——：</p>
<p>eben so nothwendig wird er seinen Fusstritt für <u>die schwächtigen Windhunde</u>[瘦瘦的獵犬] bereit halten, welche versprechen, ohne es zu dürfen, und seine Zuchtruthe für den Lügner, der sein Wort bricht, im Augenblick schon, wo er es im Munde hat.</p>	<p>just as necessarily he will hold his kick in readiness for the <u>frail dogs</u>[體弱的狗] who promise although they are not permitted to do so, and his switch for the liar who breaks his word already the moment it leaves his mouth.</p>	<p>so he will necessarily be ready to kick <u>the febrile whippets</u> [p.37;la8, 躁動瘦犬] who promise without that prerogative, and will save the rod for the liar who breaks his word in the very moment it passes his lips.</p>	<p>對每個這樣的男人，他必定尊敬，正如對那些羸弱輕誇、其人不足以許諾而許諾之輩[畜牲][12]，他必定會隨時準備著踹上一腳，給那些話尚未出口已為其所食的撒謊者，他必並隨時準備好戒尺[掌嘴]。</p>
<p>7.知曉責任與意識到自身及命運之權力與自由，轉變成為統治性的本能，這位自主之人稱其為他的良心。</p>			
<p>Das stolze Wissen um das ausserordentliche Privilegium der Verantwortlichkeit, das Bewusstsein dieser seltenen Freiheit, <u>dieser Macht über sich und das Geschick hat sich bei ihm bis in seine unterste Tiefe</u> hinabgesenkt und ist zum Instinkt geworden, zum dominirenden</p>	<p>The proud knowledge of the extraordinary privilege of <u>responsibility</u>, the consciousness of this rare freedom, <u>this power over oneself and fate</u>, has sunk into his lowest depth and has become instinct, the dominant</p>	<p>The proud knowledge of the extraordinary privilege of <u>responsibility</u>, the consciousness of this rare freedom <u>and power over himself and his destiny</u>, has penetrated him to his lowest depths and become an instinct, his dominant instinct: -</p>	<p>7.這種自負的對於<u>責任</u>特權的知曉，對於這樣一種稀有的自由、這樣一種對自身及命途所負權力的意識[13]，在他這裡，已經潛到最深的底層，已經成為本能，統</p>

Instinkt: —	instinct:—		治性的本能：——
wie wird er ihn heissen, diesen dominirenden Instinkt, gesetzt, dass er ein Wort dafür bei sich nöthig hat? Aber es ist kein Zweifel: dieser souveraine Mensch heisst ihn sein Gewissen...	what will he call it, this dominant instinct, assuming that he feels the need to have a word for it? But there is no doubt: this sovereign human being calls it his <i>conscience</i> ...	what will he call his dominant instinct, assuming that he needs a word for it? No doubt about the answer: this sovereign human being calls it his <i>conscience</i> ...	他會怎樣稱呼他，稱呼這種統治性本能呢，假定他不得不在自己這裡對此給出一個說法？毋庸置疑：這位自主之人會稱之為他的良心*。 *[字面意義為已然知曉之事；對責任之特權的知曉和對自由、權力的意識]

關於本能的討論，關於自由之本能（或尼采自己的話，權力意志）〔it is that very *instinct for freedom* (put into my language: *the will to power*):〕是為預設。這種本能往外擴張，即成此節的之良心；本能向內擠壓，則成後文的壞良心（詳見十八節討論）。也就是十六節所說的「All instincts which are not discharged outwardly *turn inwards* - this is what I call the *internalization of man*」，這是因為人向外部宣洩的本能受到阻礙，all those instincts of the wild, free, roving man 都轉而針對自身，各種阻礙手段都協助促進了壞良心的形成。過去舊的本能（strength, pleasure and formidableness）被迫革新。（第二十二節）這些動物本能都在上帝面對被詮釋成為債／罪。（二十四節）形成了拒斥感官、本能、自然、動物之拒世渴望，敵視生命與毀棄世界之理想。〔引文見附錄一〕

第二節註釋：

1. Herkunft。根據傳科的解釋：

Herkunft (出身)一詞相當於先祖(stock)或血統(descent)；它自古以來就隸屬某個群體，血緣、傳統或尊卑等級的群體維繫著它。…對血統的分析還准許根據某個特徵或概念的獨特面貌發現事件的繁衍，通過這些事件，也多虧這些事件，並且以這些事件為背景，特徵或概念才得以形成。

譜系學…**追隨血統的複雜進程就是要將一切已經過去的事件都保持它們特有的散佈狀態上**；它將標識出那些偶然事件，那些微不足道的背離，或者，完全顛倒過來，標識那些錯誤，拙劣的評價，以及糟糕的計算，而這一切曾導致那些繼續存在並對我們有價值的事物的誕生；它要發現，真理或存在並不位於我們所知和我們所是的根源，而是位於諸多偶然事件的外部（**exteriority**）。…對血統的搜尋並不是奠定基礎：相反，它動搖了那些先前認為是固定不變的東西；它打碎了先前認為是統一的東西；它顯示了先前想像為保持自我一致的東西實際上是異質的。…

最後，**血統與身體緊密相關**。[24]它深深地體現在神經系統中，體現在氣質中，體現在消化機制中；因祖先犯下的過錯，造成他們呼吸不暢、進食困難、身體疲憊虛弱。只要父輩們倒果為因，相信有“來世”，或者相信永恆有價值，他們孩子的身體就會遭殃。…這個身體，以及影響這一身體的每樣東西（食物、氣候以及土壤），都屬於出身。在身體上，人們找到了過去事件的烙印，並且也產生著欲望、失敗和錯誤。這些欲望、失敗和錯誤也會在身體中結合在一起，在此突然表現出來，但是，在身體中它們也會彼此分離，發生戰爭，它們的影響會相互抵消，並進行著它們難以克服的衝突。這個身體就是銘記事件（語言標記了事件，思想又消解了事件）的層面，是自我拆解的處所（自我在此表現為一個統一實體的幻象），是一個一直處於風化中的器物。

譜系學，作為一種血統分析，因此，連接了身體與歷史。它應該揭示一個完全為歷史打滿烙印的身體，和摧毀了身體的歷史。」 蘇力譯，李猛校。福柯：尼采·譜系學·歷史學。全文連

結：<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319><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1319>

2. [責任與義務、保證實現承諾的概念相關]Responsible 拉丁字源為 *respondere* 的過去分詞，意為"respond, answer to, promise in return," from re- "back" (see re-) + spondere "to pledge"（保證）(see sponsor (n.)).在拉丁字根上，仍保有 obligation 的意涵。[oblige 在 c. 1300 有受神諭約束的意思]
3. 第二段。讓**動物**變的可以許諾，而讓人變得可估算。這裡的動物跟人的對比是重要的。參見第 37 頁第一段倒數第八行的 die *schmächtigen Windhunde*（英譯為 the febrile whippets，躁動瘦犬）與同頁第一行 *sovereign individual* 的對比。

4. 第三段。道德風俗與拘束衣的協助讓人變得可以預測。精神病院裡使用的約束衣，最早已知是 1790 年代的設計。如圖示



5. 第四段。社會風俗作為使某物成熟的手段。[自由意志不是生而有之，而是後天奮力而得]。
6. 主權個體，人類自道德風俗脫胎換骨的成熟果實，遺世獨立，自主而超越倫理。übersittliche英譯本一作supermoral，一作supra-ethical，中譯本作逸出禮俗德教。師大國文系教授劉滄龍(2018)譯作「自主的、超倫理的個體」(das autonome übersittliche Individuum)」。道德moral與mores相關，是實然面的描述；ethic則是對道德原理的研究，與道德哲學相關，比較重視應然面。Übersittliche應該是要超越應然的規範，故我認為劉譯「超倫理」較佳。

本段劉(2018:26)譯為：如果我們站在這個非凡過程的終點，在那兒樹木終於結出它的果實，社會與習俗倫理最後顯示為僅僅是手段而非目的：我們會發現，在它樹上最成熟的果實是主權個體，它只像它自己，再次從習俗倫理解脫開來，它是自主的、超倫理的個體（因為「自主」與「倫理」互相排斥），簡而言之，我們發現的是一個有著自己 獨立的、能貫徹其意志的人，他是有權許諾的人 (der versprechen darf) — 在他身上有著自豪的令所有肌肉顫動的意識，在那兒 最終所獲致的在他身上活生生地完成的是，一種真實的力的意識 和自由意識，一種真正的人獲致實現的感覺。(KSA 5 : 293) ...

劉(2018:27-28)接著討論說：「主權的個體的解放卻弔詭地在此一自我否定的歷史中超越自身，解放以壓制為代價、個體的成熟是在殘酷的懲罰中被打造而成。超善惡並不是否定 習俗倫理的價值，而是肯定外部的強制是習練內在自由的必要過程，肯定「權力意志」亦即肯定此一生命內在的他者性。尼采以藝術的眼光看待生成的世界，他認為生命與世界就是「自我生育的藝術作品」 (sich selbst gebärendes Kunstwerk)。(KSA 12 : 119)」後面陸續介紹自我作為習練的思路，此處不再贅述。全文見http://ch.ntnu.edu.tw/en/files/writing_journal/470/85_4a121bbd.pdf

又此處的free **again** from the morality of custom之譯法，表明此處所稱之主權個體，曾是不受束於風俗道德之人，〔故後述何宜謙的說法，認其為寬容貴族之說應該不成立；認為是對康德的反諷，我覺得用反諷可能也忽略了那個曾服從於普遍意志，而

到個體意志的過程。

又按：證據為文本串珠對本能的考察（見附錄一）的解釋，何宜謙的看法忽略了本能的轉變過程，也就是那些貴族，被教士在精神上征服的過程。若要說主權個體，應該是指克服教士精神征服，而有自己價值尺度，能許諾，具自由與控制權力者，此類衝破文明風俗之成熟者，方為主權個體。

7. 第四段最後，個人經習俗教化，而自習俗破蛹而出，自知自明，體證體悟，awareness 比起 conscious 有著更強的覺察意味，但不太確定這裡的翻譯是否會有過度詮釋的問題？〔有請賴老師解讀。〕
8. 完整的人，是能夠察覺自己的力量與自由。劉滄龍(2018:9)提到「在《歡快的科學》275 節，尼采以一句斬釘截鐵的話結束第三卷：『什麼是獲得自由的標記？ 一不再對自己感到羞慚。』（KSA 3：519）」可為此處註腳。
9. wie sollte er es nicht wissen，英譯本作how could he not know；how could he remain ignorant of；趙本譯作「他應該還不知道罷」，我認為應該改譯作「他怎麼會不知道」，因為主權個體既然明白自己的力量與自由，怎麼會不知道自己的優越？
10. 第五段：主權個體的自知之明：贏得了信任、敬畏與尊敬；掌握了自我、環境、自然、造物。
11. der sein Wort giebt als Etwas，英譯作who conveys a mark of distinction；who confers an honour；中譯作表彰。英譯前為自我表彰，後為傳達榮譽，中譯不作分別。所指究竟為何？
12. 第六段：以自身標準來看待他人：能守信自持者為同伴；或者言而無信之畜牲。
13. 本段英譯Clark等英譯在this power前加了逗號，反而讓意思不清，變成好像this power over oneself and fate是在解釋this rare freedom，但德文的und前並沒有特別加逗號，所以Ansell-Pearson英譯似乎較好，指出the consciousness of this rare freedom and power，即這個人意識到自己的自由與權力，呼應了本節第四段最後一句。趙千帆的譯法同Clark等英譯。在本句來說，英文本的the proud knowledge與the consciousness of，也就是中文本的知曉與意識是重點，這兩者後來被稱作「良心」。
14. 主權個體會稱這個本能為它的良心[已然知曉之事]。

conscience (n.)拉丁字根 conscientia "a joint knowledge of something, a knowing of a thing together with another person; consciousness, knowledge;" particularly, "**knowledge within oneself,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a moral sense,**

"字根 com "with," or "thoroughly" (see con-) + **scire** "to know," probably originally "to **separate** one thing from another, to **distinguish**," related to scindere "to **cut, divide**,"完全知道，意味著能夠徹底作出區分。

第七次討論(第二篇，1-2 節)彙整：

厚：反而認為積極健忘是積極記憶的基礎，是先將健忘作為一種強健的機能後，才說明一種被叫停的情況：就是一種積極的不願放下，確保了「我意願」、「我將做」的意志鎖鏈

賴：人一開始是作為一種健忘的動物，要讓人有允諾的能力，事實上是一種歷史的過程；而這些能夠允諾的人，會去壓迫這些無能允諾的人，讓他們相信自己的無能是出於道德上的問題。因此認為這兩節其實是去批判記憶的可能存在的壓迫性

楊：記憶與遺忘應該被視為一種關係。

厚：所以被動的記憶是乘載太多(精神第一變、駱駝)，獅子是遺忘太多，最後則是達到一種調和(記憶與遺忘的關係被重新確立)

葉：超克人就是一種記憶與遺忘不斷流轉的狀態，不會阻礙

Q：奴隸跟主人究竟是誰創造了奴隸道德？

賴：重點放在“創造價值的人”

順：重點放在“復仇的思想如何轉化為一種創造”；因此奴隸是創造奴隸道德的人，主人則是“創造主人道德的人”

葉：從互動論來看，這個問題並非那麼重要；另外用葛蘭西的例子來說明

共識：創造奴隸道德的人都是基於 **RESSENTIMENT**

Q：問題是什麼樣的人會有這種怨恨的心態？

葉：這種怨恨是一種歷史問題。

賴：基於怨恨仍然不一定就是不好的，反而會讓人變得 **DEEPER**

葉：尼采是基於歷史性問題來談的，所以“理論上”怨恨是中性的

賴：道德與倫理最大的差別就在於，前者是強制且服從的、後者是群體性相處的問題

可參見「曙光」的翻譯：

「在一個習俗倫理的社會，他們要求個體服從指令...在這樣的社會裡，誰想超越習俗，就只能成為立法者、自己動手創造習俗。那誰是最倫理的人？就是最經常立法的人，所以能找到立法的機會；其次是在最艱難的狀況下，也能服從律法的人；最倫理的人就是為習俗做出最大犧牲的人。但什麼是最大犧牲？在此，最常服從的道德和最難服從的道德的分別仍然是最重要的。」

賴：問題是，主權個體到底是不是尼采所崇尚的貴族？我覺得不是，因為只要在群體、習俗裡面，就沒辦法。尼采自稱非道德主義者的重點就在於，他不想強迫誰遵守。

葉：最極端講，理想的社會是沒有道德只有倫理？所謂倫理就是回到我自身，去思考如何面對情境。背後的假定是，自主性是人類必須去努力爭取的。在此本能是一種能量、一種動力，而非不變的本質。

第八次研讀（第二篇，3-5節）摘要：

導讀人：黃厚銘

主持人：葉啟政

§第三節 conscience (section 3) #Hatab

Leiter (2002:224)：「通篇討論：人的罪惡感是怎麼來的呢？和作為恐怖經歷的文明有關。」

Schacht (1994:438)：本節核心提問是：「如何給人類動物創造記憶？」結論在本篇第十二節「權力意志」相關討論。

eKGWB (1967-)	Maudemarie Clark; Alan J. Swensen(1998)	Keith Ansell-Pearson, Carol Diethe(2007)	趙千帆譯本(2016)
---------------	---	--	-------------

Keith Ansell-Pearson, Carol Diethe(2007)版本的斜體字：

- *prerogative to say yes'*, 對自己可以說是
- *a late fruit*, 晚熟的果實
- *technique of mnemonics*, 記憶術
- *hurt*, 疼痛

- *still working*, 某種與恐怖相關的東西的後續作用
- *preserving* a few primitiv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life, 使這些情緒和欲念的瞬間奴隸們能將社會性共同生活的一些原始要求銘記於當前
- *the nation in Europe that still contains the maximum of reliability...*, 是唯一從中還能找到最大限度的信賴、嚴肅、不講趣味和實事求是的歐洲民眾
- *promise* 他給出了對這些「不會」的許諾

正文開始

eKGWB (1967-)	Maudemarie Clark; Alan J. Swensen(1998)	Keith Ansell-Pearson, Carol Diethe(2007)	趙千帆譯本(2016)
Sein Gewissen?... Es lässt sich voraus errathen, dass der Begriff „Gewissen“, dem wir hier in seiner höchsten, fast befremdlichen Ausgestaltung begegnen, bereits eine lange Geschichte und Form-Verwandlung hinter sich hat.	His conscience? ... One can guess in advance that the concept "conscience," which we encounter here in its highest, almost disconcerting form, already has behind it a long history and metamorphosis.	His conscience? . . . We can presume, in advance, that the concept 'conscience', which we meet here in its highest, almost disconcerting form, already has a long history and metamorphosis behind it.	他的良心？.....可以料到，我們在這裡所遭遇的那個處在其最高的、幾乎是陌生的擴張形態中的「良心」概念，其背後早有一段很長的歷史和形式嬗變。

1 這些主權個體知曉責任特權、對此稀有之自由與對自身及自己命運的意識，成為他的統治性本能，被稱為他的良心。良心有其歷史變形過程。〔1.反對道德是先天命題；2.但這些主權個體仍是 animal (Leite,2002:228)〕

Hatab：漫長的歷史過程使「良心」成為可能：透過建立記憶的鬥爭，以對治積極遺忘。(P83)

Leite：「此處討論的是史前的歷史，所以在時間順序上優先於第一篇所討論的主題」。(2002:229)

Schacht(1994:329)提醒我們第三篇第二十節，尼采指出這種史前良心到成形：「這種虧欠感是動物心理學之一部，我們在第二篇時只是在其粗胚狀態遇見它。只有到教士、到這位利用虧欠感的真正藝術家的手中，它才有了形狀——哦！是個什麼形狀呀！「罪」——教士對動物性的「壞良心」（那種反向而噬的殘忍）的重新解釋就是這樣聲稱的——乃是患病靈魂的歷史上的最大事件：我們在其中遇到宗教闡釋最危險、最災難性的花招」（中譯據趙千帆 2016:167）」。

<p>Für sich gut sagen dürfen und mit Stolz, also auch zu sich Ja sagen dürfen — das ist, wie gesagt, eine reife Frucht, aber auch eine späte Frucht: — wie lange musste diese Frucht herb und sauer am Baume hängen!</p>	<p>To be permitted to vouch for oneself, and with pride, hence to be permitted to say "yes" to oneself too—that is, as noted, a ripe fruit, but also a late fruit:— how long this fruit had to hang on the tree harsh and sour!</p>	<p>To be answerable to oneself, and proudly, too, and therefore to have the prerogative to say 'yes' to oneself - is, as I said, a ripe fruit, but also a late fruit: - how long must this fruit have hung, bitter and sour, on the tree!</p>	<p>可以為自己擔保[1]，而且為之自豪，也就是對自己可以說是——如前所述，這是一顆成熟的果實，不過也是晚熟的果實：——這顆果實必須粗糲生澀地在樹上掛多久呀！</p>
<p>2 對自己「可以說是」作為現代理性之晚熟果實。</p>			
<p>Und eine noch viel längere Zeit war von einer solchen Frucht gar nichts zu sehn, — Niemand hätte sie versprechen dürfen, so gewiss auch Alles am Baume vorbereitet und gerade auf sie hin im Wachsen war!</p>	<p>And for a still much longer time one could see nothing of such a fruit,—no one could have promised it, however certainly everything on the tree was prepared and in the process of growing towards it!</p>	<p>And for even longer there was nothing to see of this fruit, - nobody could have promised it would be there, although it is certain that everything about the tree was ready and growing towards it!</p>	<p>而且還有一段更加長久得多的時間，是從這樣一顆果實上看不出來的，——哪怕可以確定，樹上一切都已經準備好，都只為這顆果實而生長，也沒有可以就此作許諾，</p>
<p>3 沒有人能擔保這個「成熟果實」能夠結果。</p>			
<p>Wie macht man dem Menschen-Thiere ein Gedächtniss? Wie prägt man diesem theils stumpfen, theils faseligen Augenblicks-Verstande, dieser leibhaften Vergesslichkeit Etwas so ein, dass es gegenwärtig bleibt?“ ...</p>	<p>—“How does one make a memory for the human animal? How does one impress something onto this partly dull, partly scattered momentary understanding, this forgetfulness in the flesh, so that it remains present?“ ...</p>	<p>- 'How do you give a memory to the animal, man? How do you impress something upon this partly dull, partly idiotic, inattentive mind, this personification of forgetfulness, so that it will stick?' ...</p>	<p>——「怎樣給人類動物搞出一個好記性？怎樣給這種半是遲鈍半是輕躁的瞬間知性，這種肉身的健忘狀態鑄進什麼東西，使它始終{61}記得？」.....</p>
<p>4 讓人類這種健忘躁動的動物，弄出好記性。〔強調健忘本性，能記憶反而稀奇〕</p>			
<p>Dies uralte Problem ist, wie man denken kann, nicht gerade mit</p>	<p>As one can imagine, the answers and means used to</p>	<p>This age-old question was not resolved with gentle solutions</p>	<p>這個亘古的問題，可以想見，不是以溫柔的答</p>

<p>zarten Antworten und Mitteln gelöst worden; vielleicht ist sogar nichts furchtbarer und unheimlicher an der ganzen Vorgeschichte des Menschen, als seine Mnemotechnik.</p>	<p>solve this age-old problem were not exactly delicate; there is perhaps nothing more terrible and more uncanny in all of man's prehistory than his mnemo-technique.</p>	<p>and methods, as can be imagined; perhaps there is nothing more terrible and strange in man's prehistory than his technique of mnemonics.</p>	<p>案和手段得到解決的；也許，人類的全部史前史之可怕和陰森叵測者，莫於於人的記憶術。</p>
<p>5.記憶作為一種技術</p>			
<p>„Man brennt Etwas ein, damit es im Gedächtniss bleibt: nur was nicht aufhört, weh zu thun, bleibt im Gedächtniss“ — das ist ein Hauptsatz aus der allerältesten (leider auch allerlängsten) Psychologie auf Erden.</p>	<p>“One burns something in so that it remains in one's memory: only what does not cease to give pain remains in one's memory”— that is a first principle from the most ancient (unfortunately also longest) psychology on earth.</p>	<p>A thing must be burnt in so that it stays in the memory: only something that continues to hurt stays in the memory' - that is a proposition from the oldest (and unfortunately the longest-lived) psychology on earth.</p>	<p>「人們烙進某些東西，讓它留在記憶裡：只有那些疼痛不止的，才留在記憶裡」——這是從大地上最古老（不幸也是最長久）的心理學中得到的一個基本法則。</p>
<p>6.人類的心理法則：疼痛不已的才會記得。</p>			
<p>Man möchte selbst sagen, dass es überall, wo es jetzt noch auf Erden Feierlichkeit, Ernst, Geheimniss, düstere Farben im Leben von Mensch und Volk giebt, Etwas von der Schrecklichkeit nachwirkt, mit der ehemals überall auf Erden versprochen, verpfändet, gelobt worden ist: die Vergangenheit, die längste tiefste härteste Vergangenheit, haucht uns an und quillt in uns herauf, wenn wir „ernst“ werden.</p>	<p>One might even say that everywhere on earth where there is still solemnity, seriousness, secrecy, gloomy colors in the life of man and of a people, something of that terribleness continues to be felt with which everywhere on earth one formerly promised, pledged, vowed: the past, the longest deepest hardest past, breathes on us and wells up in us when we become “serious.”</p>	<p>' You almost want to add that wherever on earth you still find ceremonial, solemnity, mystery, gloomy shades in the lives of men and peoples, something of the dread with which everyone, everywhere, used to make promises, give pledges and commendation, is still working: the past, the most prolonged, deepest, hardest past, breathes on us and rises up in us when we become 'solemn' .</p>	<p>甚至得說，現在大地上人類和民眾的生活中，凡是尚有莊敬、嚴肅、奧秘、幽暗色彩的地方，皆是某種與恐怖相關的東西的後續作用，早先，大地上的許諾、擔當和贊揚到處都是以這種恐怖被給出的：當我們變得「嚴肅」時，便是那個過去，那個最長、最深、最硬的過去，在向我們哈氣，在</p>

			我們內部鼓脹。
7.嚴肅相關之事，皆是某種恐怖的後續作用。			
<p>Es gieng niemals ohne Blut, Martern, Opfer ab, wenn der Mensch es nöthig hielt, sich ein Gedächtniss zu machen; die schauerlichsten Opfer und Pfänder (wohin die Erstlingsopfer gehören), die widerlichsten Verstümmelungen (zum Beispiel die Castrationen), die grausamsten Ritualformen aller religiösen Culte (und alle Religionen sind auf dem untersten Grunde Systeme von Grausamkeiten) — alles Das hat in jenem Instinkte seinen Ursprung, welcher im Schmerz das mächtigste Hülfsmittel der Mnemonik errieth.</p>	<p>Whenever man considered it necessary to make a memory for himself it was never done without blood, torment, sacrifice; the most gruesome sacrifices and pledges (to which sacrifices of firstborn belong), the most repulsive mutilations (castrations, for example), the cruelest ritual forms of all religious cults (and all eligions are in their deepest foundations systems of cruelties)—all of this has its origin in that instinct that intuited in pain the most powerful aid of mnemonics.</p>	<p>When man decided he had to make a memory for himself, it never happened without blood, torments and sacrifices: the most horrifying sacrifices and forfeits (the sacrifice of the first-born belongs here), the most disgusting mutilations (for example, castration), the cruellest rituals of all religious cults (and all religions are, at their most fundamental, systems of cruelty) - all this has its origin in that particular instinct which discovered that pain was the most powerful aid to mnemonics.</p>	<p>如果人類認為有必要給自己造成某種記憶，則從來沒有不流血、不受折磨、不作犧牲就可以過關的；那些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犧牲和當品（第一批犧牲即屬此類），那些最令人反胃的殘害（比如閹割），所有宗教祭禮最殘忍的儀式（宗教最底下的根子裡無不是殘忍的體系）——這一切的根源都在於那樣一種本能，那本能猜到，提高記憶術的最強手段即在疼痛之中。</p>
8.血、折磨與犧牲[可說是苦行]，造成人的記憶。			
<p>In einem gewissen Sinne gehört die ganze Asketik hierher: ein paar Ideen sollen unauslöschlich, allgegenwärtig, unvergessbar, „fix“ gemacht werden, zum Zweck der Hypnotisirung des ganzen nervösen und intellektuellen Systems durch diese „fixen Ideen“ — und die asketischen Prozeduren und Lebensformen</p>	<p>In a certain sense the entirety of asceticism belongs here: a few ideas are to be made indelible, omnipresent, unforgettable, "fixed," for the sake of hypnotizing the entire nervous and intellectual system with these "fixed ideas"—and the ascetic procedures and forms of life</p>	<p>In a certain sense, the whole of asceticism belongs here: a few ideas have to be made ineradicable, ubiquitous, unforgettable, 'fixed', in order to hypnotize the whole nervous and intellectual system through these 'fixed ideas' - and ascetic procedures and lifestyles are a method of freeing those ideas</p>	<p>在某種意義上，全部苦修皆可歸結於此：一些理念應該被弄得不可磨滅，隨時記得，應該被牢牢「執」住，目的是通過這些「偏執理念」對整個神經和智力系統進行催眠——而那些苦修的程序和生活形式是</p>

sind Mittel dazu, um jene Ideen aus der Konkurrenz mit allen übrigen Ideen zu lösen, um sie „unvergesslich“ zu machen.	are means for taking these ideas out of competition with all other ideas in order to make them “unforgettable.”	from competition with all other ideas, of making them 'unforgettable'.	手段，為的是使那些理念從跟所有其餘理念的競爭中脫穎而出，使之「不可忘卻」。
9.禁欲主義：使某些理念變得不可磨滅。 Hatab：「“conscience” has both moral and cognitive connotations in its history. In German, Gewissen connects with Gewissheit, or certainty. 不只是禁欲主義的宗教與道德元素，也是知識生活面向的」(P.84)→見第三篇，強調「知識與規範性力量不可分」。			
Je schlechter die Menschheit „bei Gedächtniss“ war, um so furchtbarer ist immer der Aspekt ihrer Bräuche; die Härte der Strafgesetze giebt in Sonderheit einen Maassstab dafür ab, wie viel Mühe sie hatte, gegen die Vergesslichkeit zum Sieg zu kommen und ein paar primitive Erfordernisse des socialen Zusammenlebens diesen Augenblicks-Sklaven des Affekts und der Begierde gegenwärtig zu erhalten.	The worse humanity was “at memory” the more terrible is the appearance of its practices; the harshness of penal laws in particular provides a measuring stick for the amount of effort it took to achieve victory over forgetfulness and to keep a few primitiv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co-existence present for these slaves of momentary affect and desire.	The worse man's memory has been, the more dreadful his customs have appeared; in particular, the harshness of the penal law gives a measure of how much trouble it had in conquering forgetfulness, and preserving a few primitiv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life in the minds of these slaves of the mood and desire of the moment.	人類越做不到「記憶清楚」[趙：尼采造詞]，他們習俗的這個方面就越是可怕；刑法的強硬特別提供了一個標準，表明人類付出了何等辛勞以戰勝健忘，使這些情緒和欲念的瞬間奴隸們能將社會性共同生活的一些原始要求銘記於當前。
10.受片刻欲望和情緒控制的人們（這種人被視為奴隸）的記憶清楚與否，刑法強度可作為標準進行衡量。			
Wir Deutschen betrachten uns gewiss nicht als ein besonders grausames und hartherziges Volk, noch weniger als besonders leichtfertig und in-den-Tag-hineinleberisch; aber man sehe nur unsre alten Strafordnungen an, um dahinter zu kommen, was es auf Erden für Mühe hat, ein „Volk von	We Germans certainly do not regard ourselves as a particularly cruel and hard-hearted people, still less as particularly frivolous or living-for-the-day; but one need only look at our old penal codes to discover what amount of effort it takes to breed a	We Germans certainly do not regard ourselves as a particularly cruel or hard-hearted people, still less as particularly irresponsible and happy-go-lucky; but you only have to look at our old penal code in order to see how difficult it was on this earth to breed a	我們德意志人肯定不會自認為是一群特別殘忍和硬心腸的民眾，更加不會自認為是一群特別輕率、過一天算一天的民眾；可只要看一看我們的刑罰條款便可明白，要在地球上教養出

<p>Denkern“ heranzuzüchten (will sagen: das Volk Europa's, unter dem auch heute noch das Maximum von Zutrauen, Ernst, Geschmacklosigkeit und Sachlichkeit zu finden ist und das mit diesen Eigenschaften ein Anrecht darauf hat, alle Art von Mandarinern Europa's heran zu züchten).</p>	<p>“people of thinkers” on earth (that is to say: the people of Europe, among whom one still finds even today the maximum of confidence, seriousness, tastelessness, and matter-of-factness, qualities which give it a right to breed every type of European mandarin).</p>	<p>'nation of thinkers' (by which I mean: the nation in Europe that still contains the maximum of reliability, solemnity, tastelessness and sobriety, qualities which give it the right to breed all sorts of European mandarin).</p>	<p>一群「思想者民眾」（我想說：是唯一從中還能找到最大限度的信賴、嚴肅、不講趣味和實事求是的歐洲民眾，憑這些特性，這群民眾便有資格去教養所有種類的歐洲官人）需要多少辛勞。</p>
---	--	--	---

11. 刑法教養造就德國人，使德國人能堪教養歐洲官人之權利。

<p>Diese Deutschen haben sich mit furchtbaren Mitteln ein Gedächtniss gemacht, um über ihre pöbelhaften Grund-Instinkte und deren brutale Plumpheit Herr zu werden: man denke an die alten deutschen Strafen, zum Beispiel an das Steinigen (— schon die Sage lässt den Mühlstein auf das Haupt des Schuldigen fallen), das Rädern (die eigenste Erfindung und Spezialität des deutschen Genius im Reich der Strafe!), das Werfen mit dem Pfahle, das Zerreißen- oder Zertretenlassen durch Pferde (das „Viertheilen“), das Sieden des Verbrechers in Öl oder Wein (noch im vierzehnten und fünfzehnten Jahrhundert), das beliebte Schinden („Riemenschneiden“), das Herausschneiden des</p>	<p>Using terrible means these Germans have made a memory for themselves in order to become master over their mobbish basic instincts and the brutal heavyhandedness of the same: think of the old German punishments, for example of stoning (—even legend has the millstone fall on the head of the guilty one), breaking on the wheel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invention and speciality of German genius in the realm of punishment!), casting stakes, having torn or trampled by horses (“quartering”), boiling the criminal in oil or wine (as late as the fourteenth and</p>	<p>These Germans made a memory for themselves with dreadful methods, in order to master their basic plebeian instincts and the brutal crudeness of the same: think of old German punishments such as stoning (- even the legend drops the millstone on the guilty person's head), breaking, on the wheel (a unique invention and speciality of German genius in the field of punishment!), impaling, ripping apart and trampling to death by horses ('quartering'), boiling of the criminal in oil or wine (still in the fourteenth and fifteenth centuries), the popular flaying ('cutting strips'), cutting out flesh from the breast; and, of course,</p>	<p>這些德國人以可怕的可段是使自己有了記憶，從而駕馭於自己群氓的基本本能和粗暴的笨拙之上：想想古德意志懲罰吧，比如石刑（——傳說中就有磨盤落在有罪者的頭上），輪刑（德意志天才在懲罰領域最本色的發明和特產！），以尖木樁投刺，用牲口撕扯或踩踏（「四分刑」），把罪犯放在油或者酒裡煮（在 14 和 15 世紀還有），還有很受青睞的剝皮（「剪皮帶」），從胸口把肉切下；當然還有這樣的做法，把做</p>
--	---	--	---

<p>Fleisches aus der Brust; auch wohl dass man den Übelthäter mit Honig bestrich und bei brennender Sonne den Fliegen überliess.</p>	<p>fifteenth centuries), the popular flaying (“Riemenschneiden”), cutting flesh from the breast; also, no doubt, that the evil-doer was smeared with honey and abandoned to the flies under a burning sun.</p>	<p>coating the wrong-doer with honey and leaving him to the flies in the scorching sun.</p>	<p>壞事的人塗上蜜，烈日下扔給蒼蠅。</p>
<p>12. 德國古刑法－各種肉身懲罰羅列</p>			
<p>Mit Hülfe solcher Bilder und Vorgänge behält man endlich fünf, sechs „ich will nicht“ im Gedächtnisse, in Bezug auf welche man sein Versprechen gegeben hat, um unter den Vortheilen der Societät zu leben, — und wirklich!</p>	<p>With the help of such images and processes one finally retains in memory five, six “I will nots,” in connection with which one has given one’s promise in order to live within the advantages of society,— and truly!</p>	<p>With the aid of such images and procedures, man was eventually able to retain five or six 'I-don't-want-to's' in his memory, in connection with which a promise had been given, in order to enjoy the advantages of society - and there you are!</p>	<p>在這樣一些情形和過程的幫助下，人們最終會在記憶中留住五六樣「我不會」，他給出了對這些「不會」的許諾，以在社會的成見中生活下去，——而且，下面這點可是真的！</p>
<p>13. 人能記得「什麼不要作」（禁忌），作出允諾，而成為社會成員。在成為能說「是」的主權個體前，實際上經歷了種種說「我不會」的承諾過程。Schacht(1994:27)提醒，本段是 I will not，而不是 I should not，是因為在史前階段，恐懼還沒有內化。</p>			
<p>mit Hülfe dieser Art von Gedächtniss kam man endlich „zur Vernunft“!</p>	<p>with the help of this kind of memory one finally came “to reason”!</p>	<p>With the aid of this sort of memory, people finally came to 'reason'!</p>	<p>在這樣一種幫記憶的幫助下，人們最終會「達到理性」！</p>
<p>14. 人類的理性非不學而能，而是在前述技術輔助下發起出來的。</p>			
<p>— Ah, die Vernunft, der Ernst, die Herrschaft über die Affekte, diese ganze düstere Sache, welche Nachdenken heisst, alle diese Vorrechte und Prunkstücke des Menschen: wie theuer haben sie</p>	<p>—Ah, reason, seriousness, mastery over the affects, this entire gloomy matter called reflection, all these prerogatives and showpieces of man: how dearly they have</p>	<p>- Ah, reason, solemnity, mastering of emotions, this really dismal thing called reflection, all these privileges and splendours man has: what a price had to be paid for them!</p>	<p>——哈，理性，嚴肅，對於諸般情緒的駕馭，這整個陰暗的事情，被叫作思索[趙：之後思考]，人類的所有這些特權和</p>

sich bezahlt gemacht! wie viel Blut und Grausen ist auf dem Grunde aller „guten Dinge“!...	been paid for! how much blood and horror there is at the base of all “good things”! ...	How much blood and horror lies at the basis of all 'good things'! ...	瑰寶：它們昂貴的賣價多麼合算哪！在所有「好事物」的根底裡有多少血和戰慄啊！.....
--	---	---	--

15. 理性作為駕御情感之首，奠基於血與恐懼。

Hatab 說稱之為「陰暗之事」，是因理性取代了生命中健全、本能及自發性的能量。(P.85)

§第四節 guilt and bad conscience (sections 4–5) #Hatab

Schacht (1994:30) 討論懲罰，用債的物質概念，與罪的道德概念相區隔。債的概念是銀貨兩訖，就此結束，但是罪卻是沒完沒了。

eKGWB (1967-)	Maudemarie Clark; Alan J. Swensen(1998)	Keith Ansell-Pearson, Carol Diethe(2007)	趙千帆譯本(2016)
---------------	---	--	-------------

Keith Ansell-Pearson, Carol Diethe(2007)版本的斜體字：

- '**Schuld**' ('guilt'), '**Schulden**' ('debts'), 把「罪負」這個基本道德概念的起源追溯到那個非常物質化的「負債」概念上去？
- punishment as **retribution**, a **high** degree of humanization; 懲罰，作為一種報復；一個高等的人類化階段
- the criminal deserves to be punished **because** he could have acted otherwise'; 以為「罪犯應受懲罰，因為他本來可以不這樣做的」
- punishment has **not** been meted out **because** the miscreant was held responsible for his act, therefore it was **not** assumed that the guilty party alone should be punished; 自始至終從未有過懲罰，因為人們讓那些始作惡者為他的行為負了責，也就是說，並不基於罰當其罪這一前提
- every injury has its **equivalent** which can be paid in compensation, if only through the **pain** of the person who injures.; 任何一種損害在某個方面有其等價物，確實能夠被償還，哪怕是通過損害者的某種疼痛。
-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ditor** and **debtor**, 來自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契約關係

正文開始

eKGWB (1967-)	Maudemarie Clark; Alan J. Swensen(1998)	Keith Ansell-Pearson, Carol Diethe(2007)	趙千帆譯本(2016)
---------------	---	--	-------------

<p>Aber wie ist denn jene andre „düstre Sache“, das Bewusstsein der Schuld, das ganze „schlechte Gewissen“ auf die Welt gekommen? — Und hiermit kehren wir zu unsern Genealogen der Moral zurück.</p>	<p>But how then did that other “gloomy th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guilt, the entire “badconscience” come into the world?—And thus we return to our genealogists of morality.</p>	<p>How, then, did that other 'dismal th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guilt, the whole 'bad conscience', come into the world? - And with this we return to our genealogists of morality.</p>	<p>而其他那些「陰暗的事情」，對罪負的意識，那整個「壞良心」，又是怎麼來到世界上的呢？——在此我們回到我們道德譜系學上來吧。</p>
<p>1. 壞良心如何出現？ Hatab：「尼采從經濟交換的基本模式思考道德債務，並且不參照任何個體責任或自由意志的說法。懲罰的正當化不是因為基於罪犯可以不那麼作，而是基於平息受損受害者的憤怒。」此處的等價關係，不是從抽象概念出發，而是非常肉身性的。(P85)。</p>			
<p>Nochmals gesagt — oder habe ich's noch gar nicht gesagt? — sie taugen nichts.</p>	<p>To say it once more—or haven't I said it at all yet?— they aren't good for anything.</p>	<p>I'll say it again - or maybe I haven't said it yet? - they are no good.</p>	<p>再說一次——還是我根本還沒說到這一點？——它們毫無用處。</p>
<p>2. 問題：這裡的 they 是指誰？如果是壞良心，應該是單數名詞，應該用 it 才對呀。所以這裡的 they 是誰呢？可能是指以前的道德系譜學家吧？</p>			
<p>Eine fünf Spannen lange eigne, bloss „moderne“ Erfahrung; kein Wissen, kein Wille zum Wissen des Vergangnen; noch weniger ein historischer Instinkt, ein hier gerade nöthiges „zweites Gesicht“ — und dennoch Geschichte der Moral treiben: das muss billigerweise mit Ergebnissen enden, die zur Wahrheit in einem nicht bloss spröden Verhältnisse stehn.</p>	<p>Their own five-spanlong, merely “modern” experience; no knowledge, no will to knowledge of the past; still less an instinct for history, a <u>“second sight”</u> necessary precisely here—and nonetheless doing history of morality: this must in all fairness end with results that stand in a relation to truth that is not even flirtatious.</p>	<p>No more than five spans of their own, merely 'modern' experience; no knowledge and no will to know the past; still less an instinct for history, a <u>'second sight'</u> so necessary at this point - and yet they go in for the history of morality: of course, this must logically end in results that have a more than brittle relationship to the truth.</p>	<p>自己那一截五拵長的純然「現代」的經驗；沒有對過去的知識和求知欲；更沒有歷史學的本能、一面在這裡恰恰必需的「第二張臉」——卻還要去搞道德史：其結論最終跟真相處於一種頗為別[驚]扭的關係，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p>
<p>3.繼續批評過往的研究者。</p>			
<p>Haben sich diese bisherigen Genealogen der Moral auch nur</p>	<p>Have these previous genealogists of morality even</p>	<p>Have these genealogists of morality up to now ever</p>	<p>這些迄今為止的道德譜系學家們可曾哪怕是遙</p>

<p>von Ferne Etwas davon träumen lassen, dass zum Beispiel jener moralische Hauptbegriff „Schuld“ seine Herkunft aus dem sehr materiellen Begriff „Schulden“ genommen hat? Oder dass die Strafe als eine Vergeltung sich vollkommen abseits von jeder Voraussetzung über Freiheit oder Unfreiheit des Willens entwickelt hat?</p> <p>— und dies bis zu dem Grade, dass es vielmehr immer erst einer hohen Stufe der Vermenschlichung bedarf, damit das Thier „Mensch“ anfängt, jene viel primitiveren Unterscheidungen „absichtlich“, „fahrlässig“, „zufällig“, „zurechnungsfähig“ und deren Gegensätze zu machen und bei der Zumessung der Strafe in Anschlag zu bringen.</p>	<p>remotely dreamt, for example, that that central moral concept “guilt” had its origins in the very material concept “debt”? Or that punishment as retribution developed completely apart from any presupposition concerning freedom or lack of freedom of the will?—and to such a degree that in fact a high level of humanization is always necessary before the animal “man” can begin to make those much more primitive distinctions “intentional,” “negligent,” “accidental,” “accountable,” and their opposites, and to take them into account when measuring out punishment.</p>	<p>remotely dreamt that, for example, the main moral concept 'Schuld' ('guilt') descends from the very material concept of 'Schulden' ('debts')? Or that punishment, as retribution, evolved quite independently of any assumption about freedom or lack of freedom of the will? - and this to the point where a high degree of humanization had first to be achieved, so that the animal 'man' could begin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ose much more primitive nuances 'intentional', 'negligent', 'accidental', 'of sound mind' and their opposites, and take them into account when dealing out punishment.</p>	<p>遙夢見過如下這些說法，比如說，把「罪負」這個基本道德概念的起源追溯到那個非常物質化的「負債」概念上去？{←p.63}或者，懲罰，作為一種報復，竟是獨立於一切自由或不自由的意志而發展完善的？後面這一點還考慮到這樣一個程度，即這裡毋寧總是首先需要一個高等的人類化階段，「人」這種動物在這個階段上才會開始弄出那些原始得多的差別如「故意」、「過失」、「偶然」、「有責任能力」以及這些差別的對立，並且在措置懲罰時將這些考慮在內。</p>
<p>4.從債務關係來思考罪。人在逐漸發展後，變得可計算，可預測，也就是更為「人類化」後，懲罰作為報復，才加上了許多細微差別，如故意、過失、偶然，並將這些因素考慮在內。</p>			
<p>Schacht(1994:370) 英文裡類似的詞：A similar relation obtains between the English "owe" and "ought."</p>			
<p>Jener jetzt so wohlfeile und scheinbar so natürliche, so unvermeidliche Gedanke, der wohl gar zur Erklärung, wie überhaupt</p>	<p>The thought, now so cheap and apparently so natural, so unavoidable, a thought that has even had to</p>	<p>That inescapable thought, which is now so cheap and apparently natural, and which has had to serve as an</p>	<p>那個現在如此廉價、表面上如此自然、如此不可避免的思想（它曾經必定是被用來解釋正義</p>

<p>das Gerechtigkeitsgefühl auf Erden zu Stande gekommen ist, hat herhalten müssen, „der Verbrecher verdient Strafe, weil er hätte anders handeln können“ ist thatsächlich eine überaus spät erreichte, ja raffinierte Form des menschlichen Urtheilens und Schliessens; wer sie in die Anfänge verlegt, vergreift sich mit groben Fingern an der Psychologie der älteren Menschheit.</p>	<p>serve as an explanation of how the feeling of justice came into being at all on earth—“the criminal has earned his punishment because he could have acted otherwise”—is in fact <u>a sophisticated form of human judging and inferring that was attained extremely late</u>; whoever shifts it to the beginnings lays a hand on the psychology of older humanity in a particularly crude manner.</p>	<p>explanation of how the sense of justice came about at all on earth, 'the criminal deserves to be punished because he could have acted otherwise', is actually <u>an extremely late and refined form of human judgment and inference</u>; whoever thinks it dates back to the beginning is laying his coarse hands on the psychology of primitive man in the wrong way.</p>	<p>感到底是如何在大地上出現的)，以為「罪犯應受懲罰，因為他本來可以不這樣做的」，其實是人類判斷和推理的一個相當遲才達到的且確實頗為機巧的形式；誰把這個形式錯放到那些開端上，就粗疏地誤解了更古老人類的心理狀態。</p>
---	--	--	---

5.正義感的源起，並不是基於人有自由意志，而是和古老人類的心理狀態有關（痛苦才會記得）。

<p>Es ist die längste Zeit der menschlichen Geschichte hindurch durchaus nicht gestraft worden, weil man den Übelanstifter für seine That verantwortlich machte, also nicht unter der Voraussetzung, dass nur der Schuldige zu strafen sei: — vielmehr, so wie jetzt noch Eltern ihre Kinder strafen, aus Zorn über einen erlittenen Schaden, der sich am Schädiger auslöst, — dieser Zorn aber in Schranken gehalten und modifiziert durch die Idee, dass jeder Schaden irgend worin sein Äquivalent habe und wirklich abgezahlt werden könne,</p>	<p>Throughout the greatest part of human history punishment was definitely not imposed because one held the evildoer responsible for his deed, that is, not under the presupposition that only the guilty one is to be punished:—rather, as parents even today punish their children, from anger over an injury suffered, which is vented on the agent of the injury—anger held within bounds, however, and modified through the idea</p>	<p>Throughout most of human history, punishment has not been meted out because the miscreant was held responsible for his act, therefore it was not assumed that the guilty party alone should be punished: - but rather, as parents still punish their children, it was out of anger over some wrong that had been suffered, directed at the perpetrator, - but this anger was held in check and modified by the idea that <u>every injury has its equivalent</u> which can be paid in <u>compensation</u>, if only through</p>	<p>人類歷史上那段最長的時期，自始至終從未有過懲罰，因為人們讓那些始作惡者為他的行為負了責，也就是說，並不基於罰當其罪這一前提：——而毋寧說是，就像現在父母在懲罰他們的孩子時還是的那樣，只是把對某個所遭受損害的怒氣發泄在損害者身上，——而這種怒氣因為如下這種觀念而受到限制和調和：任</p>
---	--	---	---

sei es selbst durch einen Schmerz des Schädigers.	that <u>every injury has its equivalent in something and can really be paid off</u> , even if only through the pain of its agent.	the pain of the person who injures.	何一種損害在某個方面有其等價物，確實能夠被償還，哪怕是通過損害者的某種疼痛。
---	---	--	--

6.懲罰的概念不是因為某人該罰的預設，而是怒氣的發洩。而怒氣與造成對方的損害(疼痛或受苦)可以是等價的。

Schacht (1994:370)提醒我們關注尼采提到「現在父母懲罰孩子時是基於怒氣」的現象觀察，以及「任何一種損害在某個方面有其等價物，確實能夠被償還，哪怕是通過損害者的某種疼痛」，這兩句的關係類似 **Oedipus Complex** 的關係，並且是以米都利學派的方式進行觀察得出的洞見來詮釋哲學史。那麼用尼采的方式來說，西方哲學的概念如果是債務，我們清償了嗎？或者被內在化，變成無窮無盡的「良心」？

→社會學理論當中的種種概念，我們可以視之為某種怒氣的調和物嗎？（華語世界的受挫經驗，並且轉化成為觀念形式，或是接受他方強加的概念，如哲學／社會學／行動／結構，調和自身對於現實的不滿，而循入理論世界？）本土化運動，清償了我們對於西方世界的負債關係嗎？還是我們只是繼續內在化，並且視自身不足於西方是永恆的？

Woher diese uralte, tiefgewurzelte, vielleicht jetzt nicht mehr ausrottbare Idee ihre Macht genommen hat, die Idee einer Äquivalenz von Schaden und Schmerz? Ich habe es bereits verrathen: in dem Vertragsverhältniss zwischen Gläubiger und Schuldner, das so alt ist als es überhaupt „Rechtssubjekte“ giebt und seinerseits wieder auf die Grundformen von Kauf, Verkauf, Tausch, Handel und Wandel zurückweist.	Whence has this age-old, deeply-rooted, perhaps now no longer eradicable idea taken its power—the idea of an equivalence between injury and pain? I have already given it away: in the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ditor and debtor , which is as old as the existence of “legal subjects” and in turn points back to the basic forms of purchase, sale, exchange, trade, and commerce.	And where did this primeval, deeply-rooted and perhaps now ineradicable idea gain its power, this idea of an equivalence between injury and pain? I have already let it out: in the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ditor and debtor , which is as old as the very conception of a 'legal subject' and itself refers back to the basic forms of buying, selling, bartering, trade and traffic.	這樣一個遠古的、根深蒂固的、也許現在再也不可消除的觀念，損害與疼痛相等的觀念，其力量來自何處呢？我已經猜到了：來自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契約關係，這關係跟古代的「權利主體」一樣古老，其本身則可以追溯到買、賣、交換、通商貿易這些基本形式。{←p.64}
--	---	--	--

7.這種「觀念」(idea)的力量來自何處？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係。

Leite : 「此處指出尚未被「罪惡感化」的債務契約關係」(2002:230)

§第五節 guilt and bad conscience (sections 4–5) #Hatab

Keith Ansell-Pearson, Carol Diethel(2007)版本的斜體字：

- *promises are made*, a memory *made* for him, 有許諾了；給那個許諾者弄出一個記憶
- *legally* drawn up estimates for individual limbs and parts of the body. 對各個肢體和身體部位的估價，公正的估價。[公正譯成 legal?]
- *a more Roman* pricing of justice, 更具羅馬特性的法律立義的證據
- a sort of *pleasure* is given to the creditor as repayment and compensation, 債權人可以某種快感(Wohlgefühl)作為償付和補償
- *rights of the masters*, 借助對欠債者的懲罰，債權人分享了某種主人權利
- *seeing* the debtor despised and maltreated 可以輕蔑和施虐地觀看[欠債者]

拉丁語：

si plus minusve secuerunt, ne fraude esto，如果他們割下的多了或少了，亦不當罪
de fa ire le mal pour le plaisir de le faire, 為了作惡的快樂而作惡

eKGWB (1967-)	Maudemarie Clark; Alan J. Swensen(1998)	Keith Ansell-Pearson, Carol Diethel(2007)	趙千帆譯本(2016)
Die Vergegenwärtigung dieser Vertragsverhältnisse weckt allerdings, wie es nach dem Voraus-Bemerkten von vornherein zu erwarten steht, gegen die ältere Menschheit, die sie schuf oder gestattete, mancherlei Verdacht und Widerstand.	Calling to mind these contract relationships admittedly awakens various kinds of suspicion and resistance toward the earlier humanity that created or permitted them, as is, after the preceding remarks, to be expected from the outset.	To be sure, thinking about these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s, as can be expected from what has gone before, arouses all kinds of suspicion and hostility towards the primitive men who created them or permitted them.	然而，根據一開始所作的說明就可以想見，對這樣一種契約關係的回想，喚起的卻是針對那種創設或者認可這一關係的更古老人類的種種蔑視和反對。

1.根據曙光第九節，人分創造規則或遵守規則的兩等人。契約關係是被創造或被認可的。			
Hier gerade wird versprochen; hier gerade handelt es sich darum, Dem, der verspricht, ein Gedächtniss zu machen; hier gerade, so darf man argwöhnen, wird eine Fundstätte für Hartes, Grausames, Peinliches sein.	Precisely here there are <i>promises</i> made; precisely here it is a matter of <i>making</i> a memory for the one who promises; precisely here, one may suspect, will be a place where one finds things that are hard, cruel, <u>embarrassing</u> .	Precisely here, <i>promises are made</i> ; precisely here, the person making the promise has to have a memory <i>made</i> for him: precisely here, we may suppose, is a repository of hard, cruel, <u>painful things</u> .	就是在這裡有 許諾 了；就是在這裡，重要的是要給那個許諾者 弄出 一個記憶；就是在這裡，可以這樣猜測，首次發現了強硬、殘忍、 <u>苛</u> <u>紐</u> 。
2.要讓許諾者記得自己的許諾。			
Der Schuldner, um Vertrauen für sein Versprechen der Zurückbezahlung einzuflößen, um eine Bürgschaft für den Ernst und die Heiligkeit seines Versprechens zu geben, um bei sich selbst die Zurückbezahlung als Pflicht, Verpflichtung seinem Gewissen einzuschärfen, verpfändet Kraft eines Vertrags dem Gläubiger für den Fall, dass er nicht zahlt, Etwas, das er sonst noch „besitzt“, über das er sonst noch Gewalt hat, zum Beispiel seinen Leib oder sein Weib oder seine Freiheit oder auch sein Leben (oder, unter bestimmten religiösen Voraussetzungen, selbst seine Seligkeit, sein Seelen-Heil, zuletzt gar den Frieden im Grabe: so in Ägypten, wo der Leichnam des Schuldners auch im Grabe vor dem Gläubiger keine Ruhe fand, —	In order to instill trust in his promise of repayment, to provide a guarantee for the seriousness and the sacredness of his promise, to impress repayment on his conscience as a duty, as an obligation, the debtor—by virtue of a contract—pledges to the creditor in the case of non-payment something else that he “possesses,” over which he still has power, for example his body or his wife or his freedom or even his life (or, under certain religious conditions, even his blessedness, the salvation of his soul, finally even his peace in the grave: as in Egypt where the corpse of the debtor found no rest from the	The debtor, in order to inspire confidence that the promise of repayment will be honoured, in order to give a guarantee of the solemnity and sanctity of his promise, and in order to etch the duty and obligation of repayment into his conscience, pawns something to the creditor by means of the contract in case he does not pay, something that he still 'possesses' and controls, for example, his body, or his wife, or his freedom, or his life (or, in certain religious circumstances, even his after-life, the salvation of his soul, finally, even his peace in the grave: as in Egypt, where the corpse of a debtor found no peace from the creditor even in the grave - and this peace	欠債者，為了給他償還的諾言注入信任，為了給他 諾言的嚴肅與神聖提供一個保證，為了在自己這裡把償還作為義務和職責向良心反復叮嚀，便借助一份契約的力量，把自己尚且「佔有」、尚可處置的某種東西，給予債權人，作為對不還債的情況下的擔保，比如他的身體，或是他的女人，或是他的自由，或是他的生命（或者在特定的宗教設定下，甚至是他的至福、他靈魂的得救，最後甚至是他在墓中的安息：在埃及就是這樣，債務人的屍身即

<p>es hatte allerdings gerade bei den Ägyptern auch etwas auf sich mit dieser Ruhe).</p>	<p>creditor, even in the grave—and indeed there was something to this rest, precisely among the Egyptians.)</p>	<p>meant a lot precisely to the Egyptians).</p>	<p>使在墓中對債權人也不得安息，——當然也正是在埃及人這裡，這樣一種安息是頗為重要的)。</p>
<p>3.欠債者，以己身所有且被認為具有價值者作為擔保，擔保自己諾言的神聖性與嚴肅性。</p>			
<p>Namentlich aber konnte der Gläubiger dem Leibe des Schuldners alle Arten Schmach und Folter anthun, zum Beispiel so viel davon herunterschneiden als der Grösse der Schuld angemessen schien: — und es gab frühzeitig und überall von diesem Gesichtspunkte aus genaue, zum Theil entsetzlich in's Kleine und Kleinste gehende Abschätzungen, zu Recht bestehende Abschätzungen der einzelnen Glieder und Körperstellen.</p>	<p>Above all, however, the creditor could subject the body of the debtor to all manner of ignominy and torture, for example cutting as much from it as appeared commensurate to the magnitude of the debt:— and everywhere and early on there were exact assessments of value developed from this viewpoint—some going horribly into the smallest detail— <u>legally established assessments</u> of the individual limbs and areas on the body.</p>	<p>But in particular, the creditor could inflict all kinds of dishonour and torture on the body of the debtor, for example, cutting as much flesh off as seemed appropriate for the debt: - from this standpoint there were everywhere, early on, estimates which went into horrifyingly minute and fastidious detail, <u>legally drawn up</u> estimates for individual limbs and parts of the body.</p>	<p>尤其是，債權人可以對欠債者的身體施以一切種類的侮辱和折磨，比如從其身上割下跟所欠債務顯得大小相當的東西：——早先，從這樣一種視點出發，到處都有對各個肢體和身體部位的確切的、有時驚人地精細化{←65}的估價，<u>公正的估價</u>。</p>
<p>4.債權人可以折辱債務人的身體，而身體各部位都有公正的估價。</p>			
<p>Ich nehme es bereits als Fortschritt, als Beweis freierer, grösser rechnender, römischerer Rechtsauffassung, wenn die Zwölftafel-Gesetzgebung Rom's dekretierte, es sei gleichgültig, wie viel oder wie wenig die Gläubiger in</p>	<p>I take it already as progress, as proof of a freer, more grandly calculating, <i>more Roman</i> conception of the law when the Twelve Tables legislation of Rome decreed it was of no consequence how</p>	<p>I regard it as definite progress and proof of a freer, more open-handed calculation, of a more Roman pricing of justice, when Rome's code of the Twelve Tables decreed that it did not matter how much or how little a</p>	<p>當羅馬的十二銅表法規定，在某種此類案例中，債權人割下的是多還是少並無關係，'<i>si plus minusve secuerunt, ne fraude esto</i>'. [如果他們割下的多了或少了，亦</p>

<p>einem solchen Falle herunterschnitten „si plus minusve secuerunt, ne fraude esto“.</p>	<p>much or how little the creditors cut off in such a case, “<i>si plus minusve secuerunt, ne fraude esto.</i>”</p>	<p>creditor cut off in such a circumstance, '<i>si plus minusve secuerunt, ne fraude esto</i>'.⁴⁶</p>	<p>不當罪]，我把它當作進步，當作更自由、計算得更遠大、更具羅馬特性的法律立義的證據。</p>
<p>5.將更羅馬式的，更能計算、更自由視為一種進步。 〔相較於啟蒙後的法律，是一種進步？兩者分別是主人道德與奴隸道德的法律關係嗎？羅馬法 V.S.猶大法？〕</p>			
<p>Machen wir uns die Logik dieser ganzen Ausgleichsform klar: sie ist fremdartig genug.</p>	<p>Let us make clear to ourselves the logic of this whole form of compensation: it is foreign enough.</p>	<p>Let's be quite clear about the logic of this whole matter of compensation: it is strange enough.</p>	<p>讓我們搞清楚這整個補償形式的邏輯吧：它可是夠怪異的。</p>
<p>6.談對我們而言非常怪異的整個補償形式。</p>			
<p>Die Äquivalenz ist damit gegeben, dass an Stelle eines gegen den Schaden direkt aufkommenden Vortheils (also an Stelle eines Ausgleichs in Geld, Land, Besitz irgend welcher Art) dem Gläubiger eine Art Wohlgefühl als Rückzahlung und Ausgleich zugestanden wird, — das Wohlgefühl, seine Macht an einem Machtlosen unbedenklich auslassen zu dürfen, die Wollust „de faire le mal pour le plaisir de le faire“, der Genuss in der Vergewaltigung: als welcher Genuss um so höher geschätzt wird, je tiefer und niedriger der Gläubiger in der Ordnung der Gesellschaft steht, und leicht ihm als köstlichster Bissen, ja als</p>	<p>The equivalence consists in this: that in place of an advantage that directly makes good for the injury (hence in place of a compensation in money, land, possession of any kind) the creditor is granted <u>a certain feeling of satisfaction</u> as repayment and compensation,— the feeling of satisfaction that comes from being permitted to vent his power without a second thought on one who is powerless, the carnal delight “<i>de faire le mal pour le plaisir de le faire,</i>” the enjoyment of doing violence: which enjoyment is valued all the higher the lower and baser</p>	<p>The equivalence is provided by the fact that instead of an advantage directly making up for the wrong (so, instead of compensation in money, land or possessions of any kind), <u>a sort of pleasure</u> is given to the creditor as repayment and compensation, - the pleasure of having the right to exercise power over the powerless without a thought, the pleasure '<i>de faire le mal pour le plaisir de le faire</i>',⁴⁷ the enjoyment of violating: an enjoyment that is prized all the higher, the lower and baser the position of the creditor in the social scale, and which can easily seem a delicious titbit to him, even a</p>	<p>等價物是這樣給出的：承認債權人可以某種快感(Wohlgefühl)作為償付和補償，以代替某種直接與損害相抵的得利（即代替某種以錢、土地、財產所作的任何一種補償），——這種可以肆意施加其權力於某個失去權力者之上的快感，這種「為了作惡的快樂而作惡」的淫樂，這種在強暴中的享受：債權人在社會秩序扎根越深，級別越低，這種享樂就會得到越高的評價，可能很容易被他以為是最美妙的品嚐，沒</p>

<p>Vorgeschmack eines höheren Rangs erscheinen kann.</p>	<p>the creditor's standing in the social order and can easily appear to him as a most delectable morsel, indeed as a foretaste of a higher status.</p>	<p>foretaste of higher rank.</p>	<p>準以為是對某個更高等級的預先品味。</p>
<p>7.等價的方式：債權人可干犯債務人以取樂，並透過踐踏債務人而感覺自我高尚。 Hatab：這裡談及主人道德的概念，並且指出懲罰在心理上具有抬升債權人的效果。即使債權人可能不是主人類型，但是在懲罰當中，他可以分有「主人的權利」。(p87) Leite：在債權人與債務人的早期形式中，施加痛苦不是因為債務人「作錯」，而是因為債權人「爽」，可自由處分債務人。(2002:230)</p>			
<p>Vermittelst der „Strafe“ am Schuldner nimmt der Gläubiger an einem Herren-Rechte theil: endlich kommt auch er ein Mal zu dem erhebenden Gefühle, ein Wesen als ein „Unter-sich“ verachten und misshandeln zu dürfen — oder wenigstens, im Falle die eigentliche Strafgewalt, der Strafvollzug schon an die „Obrigkeit“ übergegangen ist, es verachtet und misshandelt zu sehen. Der Ausgleich besteht also in einem Anweis und Anrecht auf Grausamkeit. —</p>	<p>Through his “punishment” of the debtor the creditor participates in a <i>right of lords</i> : finally he, too, for once attains the elevating feeling of being permitted to hold a being in contempt and maltreat it as something “beneath himself” —or at least, if the actual power of punishment, the execution of punishment has already passed over into the hands of the “authorities,” of <i>seeing</i> it held in contempt and maltreated. The compensation thus consists in a directive and right to cruelty.—</p>	<p>Through punishment of the debtor, the creditor takes part in the rights of the masters: at last he, too, shares the elevated feeling of being in a position to despise and maltreat someone as an 'inferior' - or at least, when the actual power of punishment, of exacting punishment, is already transferred to the 'authorities', of seeing the debtor despised and maltreated. So, then, compensation is made up of a warrant for and entitlement to cruelty. —</p>	<p>借助對欠債者的懲罰，債權人分享了某種主人權利，最終他也達到一次高升的感覺，可以把一個活物當成一個「自己的」來蔑視和虐待——或者至少，在真正的刑事暴力、懲罰實施已經被讓渡給「當局」的情況下，可以輕蔑和施虐地觀看。也就是說，補償就在某項對殘忍的許可令和權利狀中。——</p>
<p>8. 補償[的形式]就是對殘忍的許可和權利，不論是自身施加債務人或者觀看當局施加債務人。 關於觀看，Hatab提醒我們參看 Tertullian，wiki 百科(見 De_spectaculis 條目)提示我們是第一篇第十五節，把基督崇拜視為馬戲表演，觀看那些罪人受罰。中文譯本：「什麼樣的官員或祭司們會慷慨地賞給你們這樣一些景象，讓你們在這樣一些事情上狂歡</p>			

呢？而甚至就在現在，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因著信**在精神想像中已經享有這些了。」(趙千帆 2016:49)

Hatab 特別提醒，必須要記得，這種快感，比起被施加者的痛苦來說，更多是來自施加痛苦者的權力帶來的揚升感覺。(P86)
Leite 提醒我們後續第六節「觀看苦難有快感，造成苦難更有快感」的人性法則；與第七節人類開始對這些本能感到羞恥。(2002:231)

第八次討論(第二篇，3-5 節)彙整：

第三節

峰：是談記憶的能力(和罪惡感)如何透過苦刑獲得進一步的確立。

厚：所以尼采理想的社會是怎樣的？需要持續反思。

第四節

蕭：是用債務關係來思考罪/懲罰是為了發洩怒氣

賴：理解相反:懲罰有兩個錯誤思考，一個是認為行為人有自由意志，一個是認為懲罰是為了發洩怒氣

厚：反而認為尼采是反對前一個，贊成後一個(吳：這個比較正確)：也就是認為「損害能夠以等價的疼痛來償還」這個觀點是對的，因為一開始就只是為了發洩怒氣，所以債務得到償還之後，就獲得了緩解（但這只是事實的贊成，不是立場的贊成）。

賴：認為懲罰是基於自由意志跟發洩怒氣都是錯的（都是壞良心的起源）；重點是說，認為苦痛有其等價物的想法（可以被補償），這個被視為「懲罰的起源」的想法，是必須被質疑的

厚：認為懲罰是”發洩怒氣”所開始的，但後來這個怒氣被”等價思想”所調和

第五節

順：所謂的等價就是債務關係，而不是真的一對一的等價

賴：這裡在講人性之惡，其實是被教出來的，換句話說殘酷也不是本能的（？）；而且等價關係讓原本的「主人」階級崩潰了（奴隸懲罰他人時會更爽）

第九次研讀（第二篇，6-8 節）摘要：

導讀人：黃厚銘

主持人：葉啟政

§第六節 morality and the changing faces of cruelty (section 6) #Hatab

eKGWB (1967-)	Maudemarie Clark; Alan J. Swensen(1998)	Keith Ansell-Pearson, Carol Diethe(2007)	趙千帆譯本(2016)
<p>Keith Ansell-Pearson, Carol Diethe(2007)版本的斜體字： In this sphere of legal obligations, 其發源地就在這個領域...是用血徹底而長久地澆灌出來的 make someone suffer, 在造成苦難帶來快感的時候， a true feast, 造成苦難，——是一種真正的節慶 cruelty is part of the festive joy of the ancients, 那殘忍造就古老人類的偉大節日歡樂的程度 a normal human attribute, 那種「無動於衷的惡意」是多麼根本地被他們設定為人類的正常特性 sympathia malevolens, 用斯賓諾莎的話說，那種[惡意同情] auto-da-fé, 異端審判 festive aspects, 懲罰上亦有如許多的可歡慶者！</p>			

正文開始

eKGWB (1967-)	Maudemarie Clark; Alan J. Swensen(1998)	Keith Ansell-Pearson, Carol Diethe(2007)	趙千帆譯本(2016)
In dieser Sphäre, im Obligationen-Rechte also, hat die moralische Begriffswelt „Schuld“, „Gewissen“, „Pflicht“, „Heiligkeit der Pflicht“ ihren Entstehungsheerd, — ihr Anfang ist, wie der Anfang alles Grossen auf Erden, gründlich und lange mit Blut begossen worden.	In this sphere, in contract law that is, the moral conceptual world “guilt,” “conscience,” “duty,” “sacredness of duty” <u>has its genesis</u> —its beginning, like the beginning of everything great on earth, was thoroughly and prolongedly drenched in blood.[p.41]	In this sphere of legal obligations, then, the moral conceptual world of 'debt', 'conscience', 'duty', 'sacred duty', <u>has its breeding ground</u> - all began with a thorough and prolonged bloodletting, like the beginning of all great things on earth.	道德的概念世界，「虧欠」、「良心」、「義務」、「義務之神聖」，其發源地就在這個領域，即在債法中，——它的開端，正如大地上一切偉大事物的開端一樣，是用血徹底而長久地澆灌出來的。
1. 偉大事物的開端不離鮮血。[事物並不是那麼平和、想當然爾]			
Und dürfte man nicht hinzufügen, dass jene Welt im Grunde einen	And might one not add that this world has in essence	And may we not add that this world has really never quite lost	是不是可以不用再補充說，那個世界的根柢上

<p>gewissen Geruch von Blut und Folter niemals wieder ganz eingebüsst habe? (selbst beim alten Kant nicht: der kategorische Imperativ riecht nach Grausamkeit...)</p> <p>Hier ebenfalls ist jene unheimliche und vielleicht unlösbar gewordne Ideen-Verhäkelung „Schuld und Leid“ zuerst eingehäkelt worden.</p>	<p>never again entirely lost a certain odor of blood and torture? (not even in old Kant: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smells of cruelty ...)</p> <p>It was likewise here that that uncanny and perhaps now inextricable meshing of ideas, “guilt and suffering,” was first knitted.</p>	<p>a certain odour of blood and torture? (not even with old Kant: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smells of cruelty ...)</p> <p>In the same way, it was here that the uncanny and perhaps inextricable link-up between the ideas of 'debt and suffering' was first crocheted together.</p>	<p>從來就沒有斷過血和刑具的氣味?(甚至在老康德那裡也沒有：絕對律令聞著就很殘忍.....)</p> <p>同樣是在這裡，那個陰森難測的、也許已變得最無法分離的理念連環鎖(Ideen-Verhäkelung)「虧欠與苦難」首先勾連在一起。</p>
<p>2 虧欠與苦難的連結,是在血與刑具[殘忍]的氣味上建立的。</p>			
<p>Nochmals gefragt: in wiefern kann Leiden eine Ausgleichung von „Schulden“ sein? Insofern Leidenmachen im höchsten Grade wohl that, insofern der Geschädigte für den Nachtheil, hinzugerechnet die Unlust über den Nachtheil, einen ausserordentlichen Gegen-Genuss eintauschte: das Leidenmachen, — ein eigentliches Fest, Etwas, das, wie gesagt, um so höher im Preise stand, je mehr es dem Range und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tellung des Gläubigers widersprach.</p>	<p>Asking once again: to what extent can suffering be a compensation for “debts”? To the extent that making-suffer felt good, and in the highest degree; to the extent that the injured one exchanged for what was lost, including the displeasure over the loss, an extraordinary counter-pleasure: making -suffer,— a true festival , something that, as stated, stood that much higher in price, the more it contradicted the rank and social standing of the creditor.</p>	<p>I ask again: to what extent can suffering be a compensation for 'debts'? To the degree that to make someone suffer is pleasure in its highest form, and to the degree that the injured party received an extraordinary counter-pleasure in exchange for the injury and distress caused by the injury: to make someone suffer, a true feast, something that, as I mentioned, rose in price the more it contrasted with the rank and social position of the creditor.</p>	<p>再問一次：苦難在什麼時候會是一種對「虧欠」的補償?在造成苦難帶來快感的時候，在被損害者用一種超乎尋常的還施彼身來交換損失(包括損失造成的不快)的時候：造成苦難，——是一種真正的節慶，如前所述，這種事跟債權人的等級和社會地位越是相悖，價格就越高。</p>
<p>3.苦難如何補償虧欠？1.受害方讓加害方受苦，受超出受害方損害的苦→超量的苦變成真正的節慶。</p>			

Hatab 本節提問：「Why was it “gratifying to make someone suffer”? That it was gratifying is a historical fact.」(P.87)重點不僅是復仇，而是「權力感」才讓補償得以可能，也使得復仇及其見證成為節慶的。「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benefits* of revenge – not only the maintenance of communal norms, but also **the elevated feelings of power** experienced by witnesses – provide a better account of why public revenge was “festive.”」(P.87)

<p>Dies vermuthungsweise gesprochen: denn solchen unterirdischen Dingen ist schwer auf den Grund zu sehn, abgesehn davon, dass es peinlich ist; und wer hier den Begriff der „Rache“ plump dazwischen wirft, hat sich den Einblick eher noch verdeckt und verdunkelt, als leichter gemacht (—Rache selbst führt ja eben auf das gleiche Problem zurück: „wie kann Leidenmachen eine Genugthuung sein?“).</p>	<p>This stated as conjecture: for it is difficult to see bottom of such subterranean things, not to mention that it is embarrassing; and whoever clumsily throws the concept of “revenge” into the middle of it all has covered and obscured his insight into the matter rather than making it (—revenge simply leads back to the same problem: “how can making-suffer be a satisfaction?).</p>	<p>I say all this in speculation: because such subterranean things are difficult to fathom out, besides being embarrassing; and anyone who clumsily tries to interject the concept 'revenge' has merely obscured and darkened his own insight, rather than clarified it (- revenge itself just leads us back to the same problem: 'how can it be gratifying to make someone suffer?').</p>	<p>這些是猜測之言：因為這種檯面下的事物很難放 到檯面上來看，且不說它 很難堪；誰這當兒把「復仇」這個概念笨拙地扔到中間來，則與其說使這個見識更容易懂，不如說把它變得隱蔽和朦朧起來(--復仇本身恰恰是回到了那個相同的問題：「造成苦難何以能是一種滿足呢?」[P67 腳註1])</p>
--	---	--	--

4 復仇的說法,不能解釋「為何造成苦難會讓人滿足」。
Schacht:權力感才能解釋這種交換關係。An analysis in terms of **power** better accounts fo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uffering of others and my own cruel satisfaction by presenting their suffering—or actually my beliefs about it—as naturally producing in myself feelings of **powerfulness**, which *constitute* my satisfaction (1994:178).

Es widersteht, wie mir scheint, der Delikatesse, noch mehr der Tartufferie zahmer Haustiere (will sagen moderner Menschen, will sagen uns), es sich in aller Kraft vorstellig zu machen, bis zu welchem Grade die Grausamkeit die grosse Festfreude der älteren Menschheit ausmacht, ja als Ingredienz fast jeder ihrer Freuden zugemischt ist; wie naiv andererseits, wie unschuldig ihr Bedürfniss nach Grausamkeit auftritt, wie grundsätzlich gerade die „uninteressirte Bosheit“ (oder, mit Spinoza zu reden, die *sympathia malevolens*) von ihr als normale Eigenschaft des Menschen angesetzt wird —: somit als Etwas, zu dem das Gewissen herzhafte Ja sagt! Für ein tieferes Auge wäre vielleicht auch jetzt noch genug von dieser ältesten und gründlichsten Festfreude des Menschen wahrzunehmen; in „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S. 117 ff. (früher schon in der „Morgenröthe“ S. 17. 68. 102) habe ich mit vorsichtigem Finger auf die immer wachsende Vergeistigung und „Vergöttlichung“ der Grausamkeit hingewiesen, welche

It seems to me that it is repugnant to the delicacy, even more to the Tartuffery of tame domestic animals (which is to say modern humans, which is to say us) to imagine in all its force the degree to which **cruelty** constitutes the great festival joy of earlier humanity, indeed is an ingredient mixed in with almost all of their joys; how naïvely, on the other hand, how innocently its need for cruelty manifests itself, how universally they rank precisely “disinterested malice” (or, to speak with Spinoza, ***sympathia malevolens***) as a **normal** quality of man—: thus as something to which the conscience heartily says “yes” ! Perhaps even today there is enough of this oldest and most pervasive festival joy of man for a more profound eye to perceive; in *Beyond Good and Evil* 229 (even earlier in *Daybreak* 18, 77, 113), I pointed with a cautious finger to the ever-growing spiritualization and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delicacy and even more the tartuffery of tame house-pets (meaning modern man, meaning us) revolts against a truly forceful realization of the degree to which **cruelty** is part of the festive joy of the ancients and, indeed, is an ingredient in nearly every pleasure they have; on the other hand, how naïve and innocent their need for cruelty appears, and how fundamental is that 'disinterested malice' (or, to use Spinoza's words, the ***sympathia malevolens***) they assume is a **normal** human attribute -: making it something to which conscience says a hearty 'yes'! A more piercing eye would perhaps be able to detect, even now, plenty of these most primitive and basic festive joys of man; in *Beyond Good and Evil*, VII, section 229⁴⁸ (earlier in *Daybreak*, I, sections 18, 77, 113)⁴⁹ I pointed a wary finger at the ever-growing intellectualization and 'deification' of cruelty, which runs through the whole history of higher culture (and indeed,

盡全力地讓自己對之設身處地想像，直到那殘忍造就古老人類的偉大節日歡樂的程度，宛如幾乎他們的每種歡樂成分都攪拌進去了，在我看來，這跟馴順的家養動物(我想說的是現代人類，是我們)的細謹、更跟他們的那種偽善相違背；另一方面，他們對殘忍的需要，在出現之時，又是多麼質樸，多麼無辜，那種「無動於衷的惡意」(或者用斯賓諾莎的話說，那種[惡意同情])是多麼根本地被他們設定為人類的正常特性——：從而設定為某種良心發自內心地對之說是的東西!在一雙更為深沉的眼睛看來，對這樣一種最古老而又最徹底的節慶歡樂，也許到了現在還有足夠的感受；在《善惡的彼岸》第 117 頁以下(更早是在《曙光》第 17、68、102 頁)，我

sich durch die ganze Geschichte der höheren Cultur hindurchzieht (und, in einem bedeutenden Sinne genommen, sie sogar ausmacht)	“deification” of cruelty that runs though the entire history of higher culture (and in a significant sense even constitutes it).	constitutes it in an important sense).	已經謹慎地指出過那種持續發展的殘忍的精神化和「神化」，此二者貫穿了(並且在某種重大的意義上說，甚至是造就了)較高等文化的整個歷史。
---	--	--	---

5. 殘忍在早期人類節慶扮演的角色。殘忍的精神化與神化，貫穿了高等文化的歷史。

Hatab: 「the meaning of cruelty cannot be restricted to “the suffering of others.” There is also “an abundant, superabundant enjoyment of one’s own suffering, of making oneself suffer.”」殘忍不只是對他人，也是對自身，我們這些認知者(knowers)*。

Hatab 提到了尼采關注人類文化史發展中，早期對身體的殘忍與晚期對精神的殘忍的區別，最主要的分離點是禁欲主義，或者說是苦行。尼采提醒我們關注苦行在文化史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知識領域關於真理的討論如何與苦行(拒斥感官等等)相關連。(P.88)

* Finally, consider how even the knower (der Erkennende), in forcing his mind (Geist) to discern against the inclination of his spirit

(Geist), and often enough against his heart’s desire – namely to say No where he would like to affirm, love, and adore – holds sway as an artist and transfigurer of cruelty; indeed, every acquisition of depth and thoroughness is a violation of, and a desire to hurt, the fundamental will of the spirit (Geist), which ceaselessly strives for appearance and superficiality, – already in every will to

know (Erkennen-Wollen) there is a drop of cruelty. (BGE 229),轉引自 Hatab,P88

註 48:2007 年英譯本附錄 153-154。【善惡彼岸】第 229 節:1.野性動物[按:有野性之人]似乎最終被殺掉了;2.應重新思考殘忍;

3.「我的命題是『高等文化』的任何事物都是建立在殘忍的精神化與內在化之上」，「野性動物」並沒有被完全殺掉，它僅是讓自己變得神聖(divine)了。(153)。4 殘忍構成了悲劇的痛苦狂喜;得到升華[EX 各種聖戰，或者神風特攻隊之光榮]。5.我們的目光不要只停留在他人的苦，而要看到自己承受之苦，那種宗教意義上的自我否定，超克肉身之作為。5.個人克服自然傾向與所愛之意志，

皆已是殘忍之涓流所及。(P154)

註 49:2007 年英譯本附錄 137-9; 140-1;143-4。

【Daybreak】I,18:〈志願受苦的道德〉殘忍的快感:社群透過殘忍的行動，丟棄了陰鬱低迷的持續恐懼與戒備心，並且使自身得到

甦醒[按:讓我想起傅柯在《規訓與懲罰》裡第一部份的處決場景]。志願受苦也使得神得到復甦，並且帶來節慶精神，為殘忍景觀所造就[有人為我們殉道，為我們受苦!]。社群因為有了如此理解:那些過太爽的，讓人不信任;那些受超量苦處的，值得信賴:那些受苦者也自信是受神眷顧，而不以為苦:施加殘忍成為了享受最高權力感覺的享樂。(P137)受苦最多與自己剝奪最多的人，成為社群裡最道德的人。所有的精神領袖必先相信自身信念，並為之受苦，以鼓動人群。創新者越創新，則肉身所受苦益多以服人。超越風俗者[烈士]必擁抱殘忍、受苦、裂解、復仇、否定理性，並以此作為德性，激起死水浪花。(P138-9)

【Daybreak】I,77〈論靈魂之折磨〉我們對基督教關於折磨靈魂的認識尚不足夠。(田立年中譯本 2007:114)

【Daybreak】I,113〈追求卓越〉追求卓越就是追求控制他人，儘管這種支配可能非常間接，可能僅僅是感覺到的，或者是想像中的。(P143, 田立年中譯本 2007:151)苦行者和殉道者折磨自身;或者野蠻人折磨他人，構成了這種追求卓越之階梯之兩端。(P143, 中譯 151-2) 傷害他人，到傷害自身，到克服自身的及自己的憐憫，而陶醉於權力頂端。(P144, 田立年中譯本 2007:153)

Jedenfalls ist es noch nicht zu lange her, dass man sich fürstliche Hochzeiten und Volksfeste grössten Stils ohne Hinrichtungen, Folterungen oder etwa ein Autodafé nicht zu denken wusste, insgleichen keinen vornehmen Haushalt ohne Wesen, an denen man unbedenklich seine Bosheit und grausame Neckerei auslassen konnte (— man erinnere sich etwa Don Quixote's am Hofe der Herzogin: wir lesen heute den ganzen Don Quixote mit einem bitteren Geschmack auf der Zunge, fast mit einer Tortur und würden damit seinem Urheber und dessen Zeitgenossen sehr fremd, sehr dunkel sein, — sie lasen ihn mit allerbestem Gewissen als das

In any case it has not been all that long since one could not imagine royal marriages and folk festivals in the grandest style without executions, torturings, or perhaps an **auto-da-fé**, likewise no noble household without beings on whom one could vent one's malice and cruel teasing without a second thought (— think for example of Don Quixote at the court of the Duchess: today we read the entire Don Quixote with a bitter taste on our tongue, almost with anguish, and would as a result appear very strange, very puzzling to its author and his

At all events, not so long ago it was unthinkable to hold a royal wedding or full-scale festival for the people without executions, tortures or perhaps an **auto-da-fé**, similarly, no noble household was without creatures on whom people could discharge their malice and cruel taunts with impunity (remember Don Quixote, for example, at the court of the Duchess: ⁵⁰ today we read the whole of Don Q!ixote with a bitter taste in the mouth, it is almost an ordeal, which would make us seem very strange and incomprehensible to the author and his contemporaries, - they read it with a clear conscience as the

無論如何，還不是很久以前，人們還不能設想，恢宏的王侯婚禮或民眾節慶上會沒有處決、拷打或者比如一次異端審判，同理，沒有一個高貴的家族會沒有些能供人們肆意發泄惡意和殘忍嘲諷的東西(--可以回憶一下比如公爵夫人宮廷中的堂吉訶德：今天我們是帶著舌頭上的苦味、幾乎

<p>heiterste der Bücher, sie lachten sich an ihm fast zu Tod).</p>	<p>contemporaries—they read it with the very clearest conscience as the most lighthearted of books, they practically laughed themselves to death over it).</p>	<p>funniest of books, it made them nearly laugh themselves to death).</p>	<p>有些受罪地閱讀整本《堂吉訶德》，而對它的作者及其同時代人來說，這是非常奇怪、非常陰暗的，--他們是良心十足安寧地讀的，認為是最開朗的書，他們對著它簡直是笑得要死)。</p>
--	--	---	---

6. 現代人類與唐吉訶德時代貴族在良心上的差異(後者能夠笑看前者認為的殘忍)。

<p>Leiden-sehn thut wohl, Leiden-machen noch wohler — das ist ein harter Satz, aber ein alter mächtiger menschlich-allzumenschlicher Hauptsatz, den übrigens vielleicht auch schon die Affen unterschreiben würden: denn man erzählt, dass sie im Ausdenken von bizarren Grausamkeiten den Menschen bereits reichlich ankündigen und gleichsam „vorspielen“.</p>	<p>Seeing-suffer feels good, making-suffer even more so—that is a hard proposition, but a central one, an old powerful human-all-too-human proposition, to which, by the way, even the apes might subscribe: for it is said that in thinking up bizarre cruelties they already abundantly herald and, as it were, “prelude” man.</p>	<p>To see suffering does you good, to make suffer, better still – that is a hard proposition, but an ancient, powerful, human-all-too-human proposition to which, by the way, even the apes might subscribe: as people say, in thinking up bizarre cruelties they anticipate and, as it were, act out a 'demonstration' of what man will do.</p>	<p>觀看苦難有快感，造成苦難更有快感--這是一條強硬的法則，卻是一條更古老、更強大、更加人性-太人性的基本法則，順便說一下，它也許也在猴子那裡已經被認可了：因為據說，它們對</p>
--	--	--	---

			多般詭異的殘忍的設計，已經是對人類豐富的預告，彷彿是在「預演」了。
7. 苦難與快感作為太人性的法則。Leiter：與這條法則相關的討論，有本篇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關於「懲罰」的討論，但更重要的是，這裡的討論展示系譜學方法的實作方式及其反思(2002:231)。 Schacht：「One might argue, of course, that the means that resentment employs in obtaining power are hypocritical: one gains power by denying one's power, and one advances one's self-interest by appearing to be indifferent to one's self-interest (for example, by pointing to "the rules" or defending one's action strictly in the name of some "principle").(1994:107)			
Ohne Grausamkeit kein Fest: so lehrt es die älteste, längste Geschichte des Menschen — und auch an der Strafe ist so viel Festliches! —	Without cruelty, no festival: thus teaches the oldest, longest part of man's history—and in punishment too there is so much that is festive !—	No cruelty, no feast: that is what the oldest and longest period in human history teaches us - and punishment, too, has such very strong festive aspects! –	無殘忍則無節慶：最古老、最長久的人類歷史如 此教導——且在懲罰上亦有如許多的可歡慶者!——
8. 殘忍與節慶共生共存。			

§第七節 cruelty and pessimism (section 7) #Hatab

Conway：人類的未來因為人們感到自己恥於為人，而陷入危險。（The future of humankind is imperiled neither by cruelty nor by its enjoyment, he explains, but by 'the increase in humankind's feeling of shame *at humankind*'.）(頁65)

eKGWB (1967-)	Maudemarie Clark; Alan J. Swensen(1998)	Keith Ansell-Pearson, Carol Dieth(2007)	趙千帆譯本(2016)
---------------	---	---	-------------

Keith Ansell-Pearson, Carol Dieth(2007)版本的斜體字：

- feeling shame **at being man**, 當人類在人類面前滋養出差耻之時，人類頂上天空與之俱增地越見陰鬱。
- the **wickedest** epoch of the human race, 那疲憊的悲觀主義目光，那對生命之謎的不信任，對生命之噁心所吐出的冰冷的不——這些不是人類世系的那些最邪惡年代的標誌

- the first of the arguments marshalled **against** life, 在**反對**此在[按：生命]的論證中，苦難必定總是列於第一排
- **making** people suffer, …a veritable seductive lure **to** life
造成苦難對當時的人們是不可或缺的，他們從中看到一種至高的魔力，一種引他們**趨向**生命的真正誘餌。
- they do **not** do that to Negroes, 會令最有組織性的歐洲人幾近絕望的嚴重內部炎症，——在黑人身上卻不致如此。
- **les nostalgies de la croix**, 疼痛...已經轉譯為形象性和靈魂性的東西，…（「悲劇之憐憫」就是一個這樣的名字；另一個是「緬懷十字架」）
- **senseless** suffering, 基督徒，還是…質樸人類，都不認為這樣一種**無意義**苦難竟終究存在。
- friends of **cruel** spectacles* 把諸神設想為**殘忍**演出的同伙…！關於這一點，可以思量一下加爾文和路德。
- **Greeks**, 希臘人不知道為了他們的幸福還有什麼比殘忍的歡樂更加美味的配饗可以獻給他們的諸神。
- **festivals** for the gods, 特洛伊戰爭及類似悲劇性的恐怖…在諸神看來他們就是**節慶**之遊戲：在詩人看來…也是節慶之遊戲。
- **Spontaneität**,...the interest of the gods in man, in man's virtue, **could never be exhausted**,
當時對歐洲來說第一次被弄出來的關於「自由意志」和人在善與惡中之絕對自發性的發明，難道首先不應該是為了自己創立一種想像的權利，想像諸神對人類、對人類之品德的興趣**從來不會耗盡**？
- **friends of the gods*** 哲學家們，這些**諸神之友**們，有足夠的理由不用這樣一個決定論世界[按：無聊的世界來苛求他們的諸神！
- **severe punishment**, 偉大的**懲罰**也有如此多的可慶祝之事！……

正文開始

eKGWB (1967-)	Maudemarie Clark; Alan J. Swensen(1998)	Keith Ansell-Pearson, Carol Diethe(2007)	趙千帆譯本(2016)
— Mit diesen Gedanken, nebenbei gesagt, bin ich durchaus nicht Willens, unsren Pessimisten zu neuem Wasser auf ihre misstönigen und knarrenden Mühlen des Lebensüberdrusses zu verhelfen; im Gegenteil soll ausdrücklich bezeugt sein, dass damals, als die Menschheit sich ihrer Grausamkeit noch nicht	—With these thoughts, incidentally, it is by no means my intent to help our pessimists to new grist for their discordant and creaking mills of life-weariness; on the contrary they are meant expressly to show that back then, when humanity was not yet ashamed of its cruelty, life	By the way, these ideas certainly don't make me wish to help provide our pessimists with new grist for their discordant and creaking mills of disgust with life; on the contrary, I expressly want to place on record that at the time when mankind felt no shame towards its cruelty, life on earth was	以這些思想，順帶說一句，我絕不是想要幫助我們的悲觀主義者們，在他們那個刺耳的、吱吱作響的生命之壓煩的磨盤上澆上新水；相反，這些思想應該已經確切證明，當時，當人類尚不以其殘忍為耻之

<p>schämte, das Leben heiterer auf Erden war als jetzt, wo es Pessimisten giebt.</p>	<p>on earth was more lighthearted than it is now that there are pessimists.</p>	<p>more cheerful than it is today, with its pessimists.</p>	<p>時，大地上生命比悲觀主義者所在的今日更加明朗。</p>
<p>1. 不以殘忍為耻的人類，其生命曾經更加明朗。</p>			
<p>Die Verdüsterung des Himmels über dem Menschen hat immer im Verhältniss dazu überhand genommen, als die Scham des Menschen vor dem Menschen gewachsen ist.</p>	<p>The darkening of the heavens over man has always increased proportionally as man has grown ashamed of man.</p>	<p>The heavens darkened over man in direct proportion to the increase in his feeling shame at being man.</p>	<p>當人類在人類面前滋養出差耻之時，人類頂上天空與之俱增地越見陰鬱。</p>
<p>2. 人的羞恥與陰鬱。</p>			
<p>Der müde pessimistische Blick, das Misstrauen zum Räthsel des Lebens, das eisige Nein des Ekels am Leben — das sind nicht die Abzeichen der bösesten Zeitalter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sie treten vielmehr erst an das Tageslicht, als die Sumpfpflanzen, die sie sind, wenn der Sumpf da ist, zu dem sie gehören, — ich meine die krankhafte Verzärtlichung und Vermoralisirung, vermöge deren das Gethier „Mensch“ sich schliesslich aller seiner Instinkte schämen lernt.</p>	<p>The tired pessimistic glance, the mistrust toward the riddle of life, the icy “no” of disgust at life—these are not the distinguishing marks of the <i>most evil</i> ages of the human race: rather, being the swamp plants they are, they first enter the light of day when the swamp to which they belong appears,—I mean the <u>diseased softening and moralization</u> by virtue of which the <u>creature “man”</u> finally learns to be ashamed of all of his instincts.</p>	<p>The tired, pessimistic outlook, mistrust of life's riddle, the icy 'no' of nausea at life - these are not signs of the wickedest epoch of the human race: on the contrary, they come to light as the bog-plants they are only in their natural habitat, the bog, - I mean <u>the sickly mollycoddling and sermonizing</u>, by means of which the <u>animal 'man'</u> is finally taught to be ashamed of all his instincts.</p>	<p>那疲憊的悲觀主義目光，那對生命之謎的不信任，對生命之噁心所吐出的冰冷的不——這些不是人類世系的那些最邪惡年代的標誌：而毋寧說，當他們所屬的那個沼澤形成的時候，它們才，作為沼澤植物，出現於白晝光線之中，——<u>沼澤</u>指的是那種病態的柔弱化和道德化，「人」這種畜牲因此最終學會恥於他的一切本能。</p>
<p>3. 是沼澤形成，人這種動物才成為沼澤植物；人是學會了柔弱化與道德化，所以恥於一切本能。文化才導致了悲觀主義之對生命之厭棄。Hatab 說尼采認為「悲觀主義是文明的奢侈，因為人們能安全生活，不用再直接面對自然危害與偶然性」。(頁 89)</p>			

參看：

「沼澤」：第一篇第一節：「是不是人類渺小化的本能，一種陰森、陰險、平庸、自己也許都不向自己坦白的本能？或者大概是一種悲觀的狐疑，一些失望，陰鬱，有毒、發青的觀念論者的那種不信任？或者是一種對基督教義（和柏拉圖）暗地裡的，也許從未達到意識閾限的小小敵意和怨氣？甚或是一種貪婪的趣味，偏嗜異樣之物、刺痛人的悖論和此在之可疑與荒唐？或者最後——所有這些都有一點兒，一點兒平庸，一點兒陰鬱化，一點兒反基督，再加一點兒搔癢和對黑椒的需要？……不過，有人對我說，說白了這些些陰冷無聊的老青蛙在人類周圍，有時還到人的裡面去又爬又跳，彷彿他們在那裡適得其所，也就是說，在一團「沼澤」裡」。(趙 2016:15)

「騎士—貴族的價值判斷的前提」：強大的體格、蓬勃、飽滿，甚至是泡沫翻騰的健康，以及維持它們所需要的條件，戰爭，冒險，狩獵、舞蹈、戰鬥競技，歸根到底就是所有包含了強健的、自由的和快意的行為的東西。(趙 2016:26)

「教士貴人們的評價方式的前提」：「無力。仇恨從這種無力中長成一種龐大森然之物，長成一種最精神性和最具毒性者。…悲慘、低賤、窮、無力、受苦難者、匱乏者、病人、醜陋者才是善=高=權勢=美=幸福=神所愛者」(趙 2016:27)

Auf dem Wege zum „Engel“ (um hier nicht ein härteres Wort zu gebrauchen) hat sich der Mensch jenen verdorbenen Magen und jene belegte Zunge angezuchtet, durch die ihm nicht nur die Freude und Unschuld des Thiers widerlich, sondern das Leben selbst unschmackhaft geworden ist: — so dass er mitunter vor sich selbst mit zugehaltener Nase dasteht und mit Papst Innocenz dem Dritten missbilligend den Katalog seiner Widerwärtigkeiten macht („unreine Erzeugung, ekelhafte Ernährung im Mutterleibe, Schlechtigkeit des Stoffs, aus dem der Mensch sich entwickelt, scheusslicher Gestank, Absonderung von Speichel, Urin

Along the way to “angel” (to avoid using a harsher word here) man has bred for himself that upset stomach and coated tongue through which not only have the joy and innocence of the animal become repulsive but life itself has become unsavory:—so that he at times stands before himself holding his nose and, along with Pope Innocent the Third, disapprovingly catalogues his repulsive traits (“impure begetting, disgusting nourishment in the womb, vileness of the matter out of which man develops,

On the way to becoming an 'angel' (not to use a stronger word here), man has upset his stomach and developed a furry tongue so that he finds not only that the joy and innocence of animals is disgusting, but that life itself is distasteful: - so that every now and again, he is so repelled by himself that he holds his nose and disapprovingly recites a catalogue of his offensive features, with Pope Innocent the Third ('conception in filth, loathsome method of feeding in the womb, sinfulness of the raw material of man, terrible stench, secretion of saliva, urine and excrement').⁵¹

在朝著「天使」（這是為了不使用一個更強硬的詞）的路上，人類喂養著那個腐爛的胃和那個長苔的舌，通過這樣的胃與舌，不但動物的歡樂和無辜變得令他反胃，而且生命本身也變得沒有味道了：——以至於他有時自己對著自己捂住鼻子，跟諾森三世一起，反感地列出一份令自己作嘔之物的目錄（「不潔淨的生育，子宮中令人噁心的滋養，人體成形於其中的惡劣材質，令人作嘔的

und Koth“).	revolting stench, excretion of saliva, urine, and feces”).		惡臭，唾液，尿液，糞便等排出物」)。
4. 人有了羞恥心，對本能感到噁心。			
Jetzt, wo das Leiden immer als erstes unter den Argumenten gegen das Dasein aufmarschieren muss, als dessen schlimmstes Fragezeichen, thut man gut, sich der Zeiten zu erinnern, wo man umgekehrt urtheilte, weil man das Leiden-machen nicht entbehren mochte und in ihm einen Zauber ersten Rangs, einen eigentlichen Verführungs-Köder zum Leben sah.	Now, when suffering is always marshalled forth as the first among the arguments against existence, as its nastiest question mark, one would do well to remember the times when one made the reverse judgment because one did not wish to do without making -suffer and saw in it an enchantment of the first rank, an actual seductive lure to life.	Now, when suffering is always the first of the arguments marshalled against life, as its most questionable feature, it is salutary to remember the times when people made the opposite assessment, because they could not do without making people suffer and saw first-rate magic in it, a veritable seductive lure to life.	到了現在，在 反對 此在的論證中，苦難必定總是列於第一排，作為論證最嚴重的問號，這時回憶一下那些時代是有益的，當時人們做出了相反的判斷，因為 造成 苦難對他們是不可或缺的，他們從中看到一種至高的魔力，一種引他們 趨向 生命的真正 誘餌 。
5.			
關於誘餌，可以參考：「耶穌的獻祭作為猶大人偉大的復仇」：「以色列人自己必須在全世界面前，把他們真正的復仇工具當作一個死敵那樣否認掉，釘在十字架上，從而讓「全世界」，也就是以色列的全部對手能不假思索地一口咬上這個 誘餌 ，這難道不算一種真正的復仇（一種長遠處著眼、暗地裡著手、徐徐圖之、預先算計的復仇）大政治所施展的隱密的黑色藝術麼？」（趙 2016:28）			
Vielleicht that damals — den Zärtlingen zum Trost gesagt — der Schmerz noch nicht so weh wie heute; wenigstens wird ein Arzt so schliessen dürfen, der Neger (diese als Repräsentanten des vorgeschichtlichen Menschen genommen —) bei schweren inneren Entzündungsfällen behandelt hat, welche auch den bestorganisirten Europäer fast zur	Perhaps back then—to the comfort of delicate souls— pain didn't yet hurt as much as it does today; at least such a conclusion will be permissible for a physician who has treated Negroes (taken as representatives of prehistorical man—) for cases of serious internal infection that would almost drive even	Perhaps pain - I say this to comfort the squeamish - did not hurt as much then as it does now; at least, a doctor would be justified in assuming this, if he had treated a Negro (taken as a representative for primeval man) for serious internal inflammations which would drive the European with the stoutest constitution to distraction; - they	也許當時——這麼說是為了安慰那些柔弱者——疼痛還不似今天那麼痛；至少一位治療過黑人（且把他們當作史前人類的代表——）的醫生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會令最有組織性的歐洲人幾近絕望的嚴重內部炎症，——在黑人

<p>Verzweiflung bringen; — bei Negern thun sie dies nicht.</p>	<p>the best constituted European to despair;—in Negroes they do not do this.</p>	<p>do not do that to Negroes.</p>	<p>身上卻不致如此。</p>
<p>6. Hatab參閱了愉悅的科學第48節，提到「想像中的痛比真正的痛還要痛」，因為經歷太少，所以想起來覺得很痛。「Nietzsche then says something dramatic, and we may gain more sense of it if we consider the familiar notion that <u>the anticipation of pain is often more stressful than the actual experience of pain</u>. Nietzsche believes that <u>less experience of actual pain can lend more force to ideas of pain</u>.」(Hatab，頁90)</p> <p>又愉悅的科學第48節談悲觀哲學家的誕生，認為是真實經驗的缺乏，導致主張疼痛的普遍性概念作為最高等級的受苦。「The emergence of pessimistic philosophies is by no means a sign of great and terrible misery. No, these question marks about the value of all life are put up in ages in which the refinement and alleviation of existence make even the inevitable mosquito bites of the soul and the body seem much too bloody and malignant, and one is so poor in real experiences of pain that one would prefer to consider <i>painful general ideas</i> as suffering of the highest order.」(Hatab，頁90)</p>			
<p>(Die Curve der menschlichen Schmerzfähigkeit scheint in der That ausserordentlich und fast plötzlich zu sinken, sobald man erst die oberen Zehn-Tausend oder Zehn-Millionen der Überkultur hinter sich hat; und ich für meine Person zweifle nicht, dass, gegen Eine schmerzhaft Nacht eines einzigen hysterischen Bildungs-Weibchens gehalten, die Leiden aller Thiere insgesamt, welche bis jetzt zum Zweck wissenschaftlicher Antworten mit dem Messer befragt worden sind, einfach nicht in Betracht kommen.)</p>	<p>(Indeed the curve of human capacity for feeling pain appears to sink extraordinarily and almost abruptly as soon as one gets beyond the upper ten thousand or ten million of the highest level of culture; and I, for my part, do not doubt that when held up against one painful night of <u>a single hysterical educated female</u> the combined suffering of all the animals thus far questioned with the knife to obtain scientific answers simply isn't worth considering.)</p>	<p>(The curve of human capacity for pain actually does seem to sink dramatically and almost precipitously beyond the first ten thousand or ten million of the cultural elite; and for myself, I do not doubt that in comparison with one night of pain endured by <u>a single, hysterical blue stocking</u>, the total suffering of all the animals who have been interrogated by the knife in scientific research is as nothing.)</p>	<p>(事實上，一旦經歷了擁有超級文化的上等階層或上等族群之後，人類疼痛能力曲線便呈現超常的、突然的下降；我個人並不懷疑，迄今為止所有為了獲取科學答案而接受尖刀的提問的動物，它們的疼痛全部加起來，跟某個獨身的歇斯底里的有教養小女人的一夜疼痛相比，簡直算不了什麼。)</p>

7.精神上的疼痛更甚至肉體遭受尖刀。

參考資料，關於歇斯底里的相關討論：「過去埃及的古籍中，也曾記載類似的狀況。有幾位病人，突然出現令人費解的情形，有的是無法張開嘴巴；有的是突然看不見；有的是全身癱軟無力，只能持續臥床，無法坐起。此特別的病症多數只在女性出現，過去曾有歇斯底里的說法（Hysteria）。中文歇斯底里是由日文「ヒステリー」音譯而來（因為台灣曾為日本的殖民地，我們很多醫學名詞之翻譯皆由日文而來）。Hysteria原來的意思是「遊走的子宮」，因為子宮在身體各處遊走，而造成這些無法解釋的症狀。此一說法當然是有問題的，但那是解剖學還未建立的時代。...

此一疾病最為困難的地方，在於診斷的過程。這些案例通常會很明確的出現了一個外顯上的失能，但是真的推去檢查，又什麼都找不到。但下次來急診或回診，又會突然出現一個明顯不太相干的表現。再推去進行各種檢查，還是什麼都找不到。如此反覆多次，各個科別都明顯束手無策時，最後才會來到兒童心智科手上。...

轉化症（Conversion Disorder）最為特別的是，他們的疾病症狀不是故意裝出來的。如果他們說看不見，真的就是看不見；如果他們說手沒力，就是真的一點力氣也沒有。在那個當下，是真實的存在失能與困難。」¹

Vielleicht ist es sogar erlaubt, die Möglichkeit zuzulassen, dass auch jene Lust an der Grausamkeit eigentlich nicht ausgestorben zu sein brauchte: nur bedürfte sie, im Verhältniss dazu, wie heute der Schmerz mehr weh thut, einer gewissen Sublimierung und Subtilisierung, sie müsste namentlich in's Imaginative und Seelische übersetzt auftreten und geschmückt mit lauter so unbedenklichen Namen, dass von ihnen her auch dem zartesten	Perhaps one may even be allowed to admi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is pleasure in cruelty needn't actually have died out: but, in the same proportion as the pain hurts more today, it would need a certain sublimation and subtilization, namely it would have to appear translated into the imaginative and inward, adorned with all kinds of names so harmless that they arouse no suspicion, not even	Perhaps I can even be allowed to admit the possibility that pleasure in cruelty does not really need to have died out: perhaps, just as pain today hurts more, it needed, in this connection, some kind of sublimation and subtilization, it had to be transformed into the imaginative and spiritual, and adorned with such inoffensive names that they do not arouse the suspicion of even the most delicate hypocritical conscience	也許甚至可以容許有這樣的可能性，其實毋需斷絕對殘忍的樂趣：它只需要某種跟今日疼痛增長之情形成比例的崇高化和精微化，尤其是，在出現時要已{前頁70}經轉譯為形象性和靈魂性的東西，並且名字要根本不讓人多想，即使假裝虔誠的最細膩的良心從中也無所置疑（「悲劇之憐憫」就是
---	--	--	---

¹ <https://www.thenewslens.com/feature/tnlcollegeofmedicine/96670>

hypokritischen Gewissen kein Verdacht kommt (das „tragische Mitleiden“ ist ein solcher Name; ein anderer ist „les nostalgies de la croix“).	in the most delicate, most hypocritical conscience (“tragic pity” is such a name; another is “les nostalgies de la croix”).	('tragic pity' is one such name, another is ' les nostalgies de la croix ').	一個這樣的名字；另一個是「緬懷十字架」）。
---	---	---	-----------------------

8. 基督徒用同情(pity)與十字架來回應無意義受苦的問題。

參考資料：「神聖十字架與終極殘暴」：「從精神的一切機巧裡，難道還有人自快設想得出一個比這更險的誘餌麼？設想得出某種東西，在引誘、昏眩、麻痺和腐蝕的力量上竟比得出那個「神聖十字架」的象徵，那個述及一位「十字架上的神」的駭人悖論，那種講述一種不可思議的終極殘暴，說神是為救治人類而把自己釘在十字架上的神秘教義？……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迄今為止，sub hoc signo[匍匐於此符記之下]，以免列以它對一切價值的復仇和重估，一再超出其他所有理想，所有更高尚的理想，凱旋而歸。」(趙 2016:28-29)

Was eigentlich gegen das Leiden empört, ist nicht das Leiden an sich, sondern das Sinnlose des Leidens: aber weder für den Christen, der in das Leiden eine ganze geheime Heils-Maschinerie hineininterpretiert hat, noch für den naiven Menschen älterer Zeiten, der alles Leiden sich in Hinsicht auf Zuschauer oder auf Leiden-Macher auszulegen verstand, gab es überhaupt ein solches sinnloses Leiden.	What actually arouses indignation against suffering is not suffering in itself, but rather the senselessness of suffering; but neither for the Christian, who has interpreted into suffering an entire secret salvation machinery, nor for the naive human of older times, who knew how to interpret all suffering in terms of spectators or agents of suffering, was there any such <u>meaningless</u> suffering at all.	What actually arouses indignation over suffering is not the suffering itself, but the senselessness of suffering: but neither for the Christian, who saw in suffering a whole, hidden machinery of salvation, nor for naive man in ancient times, who saw all suffering in relation to spectators or to instigators of suffering, was there any such <u>senseless</u> suffering.	真正與苦難相抵忤的，不是苦難本身，而是苦難的無意義：不過，無論是曾經把一套完整隱秘的治療機械裝置安裝到苦難之中以解釋之的基督徒，還是更古老的年代善於從觀看者或造成苦難者的角度出發去解讀苦難的質樸人類，都不認為這樣一種無意義苦難竟終究存在。
--	---	--	---

9. 按：兩種解讀無意義苦難的方式：希臘人式的「那是神的問題」；基督徒式的「那是我們的罪」（見趙譯頁102-103）

Hatab認為尼采點出疼痛與意義形成的重要關聯：「The continuum between overt and imaginative appropriations of pain shows that suffering is *always* subjected to meaning-formation in one way or another.」（Hatab,頁91）

並且指出這裡是理解尼采對悲觀主義的重要段落：「The upshot here is that the cornerstone of pessimism, the belief that suffering and life in general are meaningless, is in some respects an impossible thought, if it is impossible to live without some sense of meaning. As we will see later, this “paradox” in pessimism will be articulated further in Nietzsche’s treatment of Schopenhauer and nihilism, which will be crucial for understanding Nietzsche’s complex genealogical critique of the tradition and his own ideal of life-affirmation.」 (Hatab,頁91)

<p>Damit das verborgne, unentdeckte, zeugenlose Leiden aus der Welt geschafft und ehrlich negirt werden konnte, war man damals beinahe dazu genöthigt, Götter zu erfinden und Zwischenwesen aller Höhe und Tiefe, kurz Etwas, das auch im Verborgnen schweift, das auch im Dunklen sieht und das sich nicht leicht ein interessantes schmerzhaftes Schauspiel entgehen lässt.</p>	<p>So that concealed, undiscovered, unwitnessed suffering could be banished from the world and honestly negated, one was almost compelled back then to invent gods and intermediate beings of all heights and depths, in short, something that also roams in secret, that also sees in the dark, and that does not easily let an interesting painful spectacle escape it.</p>	<p>In order to rid the world of concealed, undiscovered, unseen suffering and deny it in all honesty, people were then practically obliged to invent gods and intermediate beings at every level, in short, something that also roamed round in obscurity, which could see in the dark and which would not miss out on an interesting spectacle of pain so easily.</p>	<p>為了使這種隱蔽的、未被揭示的、沒有見證的苦難可能從這個世界被創作出來並且被誠實地否定掉，當時人們幾乎是被迫去發明諸神，發明高處與深處的中間物，簡言之就是發明某種東西，它們也漂浮在隱蔽物之中，也在黑暗中觀看，不會輕易錯過一場有趣的痛苦演出。</p>
<p>10.希臘人回應無意識苦難的方式：視為神的把戲。</p>			
<p>Mit Hülfe solcher Erfindungen nämlich verstand sich damals das Leben auf das Kunststück, auf das es sich immer verstanden hat, sich selbst zu rechtfertigen, sein „Übel“ zu rechtfertigen; jetzt bedürfte es vielleicht dazu anderer Hilfs-Erfindungen (zum Beispiel Leben als Räthsel, Leben als</p>	<p>For with the help of such inventions life back then was expert at the trick at which it has always been expert, of justifying itself, of justifying its “evil”; today it would perhaps need other auxiliary inventions for this (for example life as riddle, life as</p>	<p>With the aid of such inventions, life then played the trick it has always known how to play, of justifying itself, justifying its 'evil'; nowadays it might need rather different inventions to help it (for example, life as a riddle, life as a problem of knowledge).</p>	<p>而也就是在這樣一些發明的幫助下，當時生命擅長耍把戲，它向來擅長以把戲來為自己辯白，為它的「過惡」辯白；現在，也許為此它需要其他的輔助發明（比如把生命當作謎，</p>

Erkenntnisproblem).	epistemological problem).	把生命當作認識問題)。
<p>11.前半句參考第二篇第二十三節：「長久以來，那些希臘人運用著他們的諸神，為的恰恰是把那個『壞良心』擋在身外，為的是可以讓他們的靈魂自由歡快地保持下去：也就是說，以一種跟基督教用其上帝所做的相反的理解。…希臘人在其最強大和最勇敢的時代甚至也會這樣大度地在自己這裡容忍自己作為許多壞事和滔天大禍的根據：愚蠢，不是罪！…數千年之久，高尚的希臘人每當遇及他們的某個同類所沾染上的他們無法理解的殘暴與污穢之事時，都這樣問自己。『肯定是某位神祇使他犯了傻』，他最後這樣搖頭對自己說道……這條出口對希臘人來說是典型的……以此方式，諸神在當時對人類的服務是，在使他們在壞事中也得到相當程度的辯白，他們充當了惡的原因——當時，他們可不是給自己加懲罰，而是，更加高尚地，給自己加上了虧欠……」(趙2016:103-104；另參考Conway頁66)</p>		
<p>„Jedes Übel ist gerechtfertigt, an dessen Anblick ein Gott sich erbaut“: so klang die vorzeitliche Logik des Gefühls — und wirklich, war es nur die vorzeitliche? Die Götter als Freunde grausamer Schauspiele gedacht — oh wie weit ragt diese uralte Vorstellung selbst noch in unsre europäische Vermenschlichung hinein! man mag hierüber etwa mit Calvin und Luther zu Rathe gehn.</p>	<p>“Every evil is justified, the sight of which edifies a god”: thus went the prehistoric logic of feeling—and, really, was it only the prehistoric? The gods, conceived of as friends of <i>cruel</i> spectacles— oh how far this age-old conception extends even into our humanized Europe! on this point one may consult with Calvin and Luther for instance.</p>	<p>'All evil is justified if a god takes pleasure in it': so ran the primitive logic of feeling - and was this logic really restricted to primitive times? The gods viewed as the friends of <i>cruel</i> spectacles - how deeply this primeval concept still penetrates into our European civilization! Maybe we should consult Calvin and Luther on the matter.</p> <p>「每種有一個神祇怡然於其景象的過惡皆已得到了辯白」：史前的感覺邏輯聽起來就是這樣的——而且真的只是史前邏輯是這樣的麼？把諸神設想為殘忍演出的同伙——哈，這樣一種遠古想像甚至已經多麼深入地嵌在我們歐洲人的人化過程之中！關於這一點，可以思量一下加爾文和路德。</p>
<p>12.關於喀爾文，wiki 百科的相關討論： 〔處決塞爾維特〕神學家兼科學家米格爾·塞爾維特的最新著作就像一記耳光，掌摑在《基督教要義》的作者喀爾文的臉上，喀爾文遂寄了一份自己的書稿給對方作為答覆。而塞爾維特的報復很快，他用攻擊性的言論給全文做了註解。喀爾文對塞爾維特漸深的厭惡，源於塞爾維特反對三位一體的觀點，以及那種糅合了優越感以及人身攻擊的語氣。後來，喀爾文向法國羅馬公教宗教裁判所通信，法國宗教裁判所裁定塞爾維特異端罪成立，對他處以火刑，由於塞爾維特逃離，所以焚毀其雕像，還有其著作。塞爾維特逃到日內瓦，參加了喀爾文在日內瓦的一次布道，卻因而被逮捕，被日內瓦理事會定罪並判處火刑。喀爾文認為應該處死塞爾維特，但火刑太殘忍，應該用人道的方式處決，主張改為用劍斬殺。然而此種殺害反對分子的事件，仍在日後使神學家卡斯特留對喀爾</p>		

文產生激烈批判。

關於路德與 1524 年德意志農民起義（維基百科「德意志農民戰爭」條目）：

「雖然德意志宗教改革為農民起義提供了許多理由，但是以馬丁·路德為首的大部分宗教改革領袖明顯反對農民起義。在 1521 年他就區分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他的改革是教會的改革，而不是要使得現實世界基督化（如吉羅拉莫·薩伏那羅拉提倡的）。雖然如此，也因為他對農民要求的態度曖昧，越來越多的統治者認為他對農民起義負責。直到 1525 年路德在他的和平呼籲中還批評統治者的「傲慢」。直到瓦恩斯貝爾格血案後他才明確地站到統治者的立場上，嚴厲批評起義者：「反對兇殺和搶劫的農民……他們必須被砸死、刺死、不管是公開地還是秘密地，就像打死瘋狗一樣。」不過他的這篇文章是在農民失敗已經非常明顯之後才發表的，因此許多歷史學家對他在農民戰爭中的作用中，持批判的觀點。」

Gewiss ist jedenfalls, dass noch die Griechen ihren Göttern keine angenehmere Zukost zu ihrem Glücke zu bieten wussten, als die Freuden der Grausamkeit.	It is certain in any case that the <i>Greeks</i> still knew of no more pleasant offering with which to garnish the happiness of their gods than the joys of cruelty	At all events, the Greeks could certainly think of offering their gods no more acceptable a side-dish to their happiness than the joys of cruelty.	無論如何可以肯定，希臘人不知道為了他們的幸福還有什麼比殘忍的歡樂更加美味的配饗可以獻給他們的諸神。
13.			
Mit welchen Augen glaubt ihr denn, dass Homer seine Götter auf die Schicksale der Menschen niederblicken liess? Welchen letzten Sinn hatten im Grunde trojanische Kriege und ähnliche tragische Furchtbarkeiten? Man kann gar nicht daran zweifeln: sie waren als Festspiele für die Götter gemeint: und, insofern der Dichter darin mehr als die übrigen Menschen „göttlich“ geartet ist, wohl auch als Festspiele für die Dichter...	With what sort of eyes then do you think Homer had his gods look down on the fates of humans? What was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Trojan wars and similar tragic horrors? There can be no doubt at all: they were meant as <i>festival games</i> for the gods: and, insofar as the poet is in this respect more “godlike” than other humans, probably also as festival games for the poets ...	So how do you think Homer made his gods look down on the fortunes of men? What final, fundamental meaning did the Trojan War and similar tragic atrocities have? We can be in no doubt: they were intended to be festivals for the gods: and, to the extent that the poet has a more 'god-like' nature in these matters, probably festivals for the poets, too ...	你們以為，荷馬讓他的諸神用怎樣的眼睛來看待人類的命運？特洛伊戰爭及類似悲劇性的恐怖在根本上有什麼最終的意義呢？根本沒有什麼好懷疑的：在諸神看來他們就是節慶之遊戲；而且，就其中詩人被造就得比其他人更有「神性」而言，在詩人看來他們大概也被認為是節慶之遊戲……

<p>Nicht anders dachten sich später die Moral-Philosophen Griechenlands die Augen Gottes noch auf das moralische Ringen, auf den Heroismus und die Selbstquälerei des Tugendhaften herabblicken: der „Herakles der Pflicht“ war auf einer Bühne, er wusste sich auch darauf; die Tugend ohne Zeugen war für dies Schauspieler-Volk etwas ganz Udenkbares.</p>	<p>The moral philosophers of Greece later imagined the eyes of the gods no differently, still glancing down at the moral struggle, at the heroism and the self-torture of the virtuous: the “Heracles of duty” was on a stage, he also knew he was on it; virtue without witnesses was something entirely inconceivable for this people of spectacles.</p>	<p>It was no different when later Greek moral philosophers thought that the eyes of the gods still looked down on moral struggles, on the heroism and self-inflicted torture of the virtuous: the 'Heracles of duty' was on stage and knew it; unwitnessed virtue was something inconceivable for this nation of actors.</p>	<p>並無不同地，後來希臘的道德哲學家也認為神的眼睛還在俯視著道德上的搏鬥，注視著英雄業績和有美德者的自我折磨：那個「義務的赫拉克勒斯」站在一個舞台上的，他也知道自己在舞台上；沒有見證的美德對這群演員民眾來說根本無法設想。</p>
---	--	--	---

14.
海克力斯的故事：「盡管海克力斯幫助天神們擊退巨人族，希拉仍不能忘記他是丈夫[宙斯]背叛祂所留下的證據，而且海克力斯還越發地受人尊敬，家庭生活美滿，這是希拉所不能忍受的。因此，希拉派瘋狂女神去海克力斯的耳邊日日夜夜地干擾他，迫使海克力斯發瘋。海克力斯在瘋狂中，敵我不辨，把他活潑可愛的兒子看成是怪物，於是他用他的天生神力一一射殺了他的三個兒子與妻子。清醒過來的海克力斯望見自己滿手的血腥，以及血流滿地、回天乏術的妻子和兒子。他痛哭失聲，羞愧難當，無法原諒犯下此等大錯的自己，幾欲尋死。後來他的好朋友鐵修斯（Theseus）安慰他，希望他能走出這個傷痛。然而，海克力斯被心中的罪孽所逼，已經無法再繼續待在曾經和樂的家園，於是他開始到處流浪，過著沒有一天安寧的日子。有天，他走到了阿波羅的神殿，阿波羅的祭司告訴他，如果他要洗清自己的罪惡，救贖自己，就必須到提林斯（Tiryns），為邁錫尼的國王伊律斯休斯（Eurystheus）完成十二項任務，他才能淨化自己，化身為神。於是，海克力斯為了贖罪，開始了他十二項艱鉅困難的任務。」資料來源：<https://ppt.cc/fosmyx>

<p>Sollte nicht jene so verwegene, so verhängnisvolle Philosophen-Erfindung, welche damals zuerst für Europa gemacht wurde, die vom „freien Willen“, von der absoluten Spontaneität des Menschen im Guten und im Bösen, nicht vor Allem gemacht sein, um sich ein Recht zu der Vorstellung zu</p>	<p>Wasn't that philosophers' invention, so audacious, so fateful, which was first devised for Europe back then—that of “free will,” of the absolute spontaneity of man in good and evil—devised above all in order to create a right to the idea that the</p>	<p>Might it not be the case that that extremely foolhardy and fateful philosophical invention, first devised for Europe, of the 'free will', of man's absolute freedom [Spontaneität] to do good or evil, was chiefly thought up to justify the idea that the interest of the gods in man, in man's</p>	<p>那個如此魯莽、如此災難性的哲學發明，當時對歐洲來說第一次被弄出來的關於「自由意志」和人在善與惡中之絕對自發性的發明，難道首先不應該是為了自己創立一種想像的權</p>
---	---	--	---

<p>schaffen, dass das Interesse der Götter am Menschen, an der menschlichen Tugend sich nie erschöpfen könne?</p> <p>Auf dieser Erden-Bühne sollte es niemals an wirklich Neuem, an wirklich unerhörten Spannungen, Verwicklungen, Katastrophen gebrechen: eine vollkommen deterministisch gedachte Welt würde für Götter errathbar und folglich in Kürze auch ermüdend gewesen sein, — Grund genug für diese Freunde der Götter, die Philosophen, ihren Göttern eine solche deterministische Welt nicht zuzumuthen!</p> <p>Die ganze antike Menschheit ist voll von zarten Rücksichten auf „den Zuschauer“, als eine wesentlich öffentliche, wesentlich augenfällige Welt, die sich das Glück nicht ohne Schauspiele und Feste zu denken wusste.</p>	<p>interest of the gods in man, in human virtue, <i>could never be exhausted?</i></p> <p>On this stage, the earth, there would never be a shortage of truly new things, of truly unheard-of tensions, complications, catastrophes: a world conceived as completely deterministic would have been predictable for the gods and accordingly soon tiring—reason enough for these <i>friends of the gods</i>, the philosophers, not to expect their gods to be able to deal with such a deterministic world!</p> <p>In antiquity all of humanity is full of tender considerations for “the spectator,” as an essentially public, essentially visible world that could not imagine happiness without spectacles and festivals.—</p>	<p>virtue, <i>could never be exhausted?</i></p> <p>On the stage of this earth there would never be any lack of real novelty, real unheard-of suspense, intrigues, catastrophes: a world planned on completely deterministic lines would have been predictable and therefore soon boring for the gods, - sufficient reason for these friends of the gods, the philosophers, not to impute a deterministic world of that sort to their gods!</p> <p>Everybody in antiquity is full of tender consideration for 'the spectator', people in antiquity form an essentially public, essentially visible world, incapable of conceiving of happiness without spectacles and feasts.</p>	<p>利，想像諸神對人類、對人類之品德的興趣從來不會耗盡？</p> <p>在這個大地舞台上，應該從來不乏真正的新事物，不乏真正聞所未聞的緊張、紐結、災難：一個被想為完滿的、決定論的世界對於諸神來說會是可預測的，從而簡單地說也會令他們倦然，——哲學家們，這些諸神之友們，有足夠的理由不用這樣一個決定論世界來苛求他們的諸神！</p> <p>整個{以上頁 72}古代人類，作為一個本質上是公開的、本質上一目了然的世界，沒有演出和節慶則不知幸福為何物的世界，始終飽含對「觀看者」無微不至的照顧。</p>
<p>15.古代人類不是活在決定論的世界裡，而是充滿種種景觀與觀景者。</p>			

— Und, wie schon gesagt, auch an der grossen Strafe ist so viel Festliches!...	—And, as already mentioned, in great <i>punishment</i> too there is so much that is festive! ...	- And, as already stated, severe <i>punishment</i> , too, has very strong festive features! ...	——而且正如已經說過的那樣，偉大的 懲罰 也有如此多的可慶祝之事！……
--	--	--	--

16.參見海克力斯的故事，即使是被懲罰，也能變成英雄冒險故事。

§第八節debt and community (sections 8–9) #Hatab

Hatab :“*everything* can be measured in terms of compensation.” This is where the general concept of “justice” found its soil, out of which ideals of “equity,” “good will,” and “objectivity” came to displace sheer self-interest and to mark the more exalted sphere of a *social* being. (頁92)

Conway: 尼采描述了透過個人責任感(如同相對於集體的責任)而增長的個體化過程，這個過程積累了基督教義的罪的概念，這種教罪認為個體應該為自己生下來就是個錯誤（你的存在就是個錯誤）而負責。(Nietzsche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tion through which a sense of *personal* (as opposed to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was able to develop. As we shall see, this process culminates in the Christian teaching of guilt, on the strength of which individuals hold themselves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their faulted existence.) (頁66)

Conway說主權個體就是由透過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考驗，逐漸浮現（From the crucible of the creditor-debtor relationship, he thus implies, the sovereign individual eventually would emerge），並且普遍化成「物皆有價、萬物可償」的概念，這個概念成為「法權責任」(legal responsibility)概念的基礎，而債權人也漸漸承認公正作為公共標準的用處(creditors increasingly acknowledged the usefulness of public standards of fairness.)(頁67)。

Keith Ansell-Pearson, Carol Diethe(2007)版本的斜體字：

- ***measured himself*** person against person. [在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係中] 個人第一次反對個人，個人第一次以個人來**衡量**自身。
- it ***constitutes*** thought, [估價與交換] ——先行佔據了人類最初的思維，乃至某種特定意義上這就是**唯一的**(das)思維。
- 'man' (***manas***) expresses something of ***this*** first sensation of self-confidence, 「人」(末那*) 這個詞正好表達了某種跟**這種**自身感覺相關的東西：人把自身標識為那種對價值進行衡量、評價再衡量的造

物，「自在估價的動物」

- **Transferred**, 關於交換、契約、債、權利、義務、償還的萌芽感覺毋寧是首先**轉移**到那些最粗糙和最初級的共同體複合物（處在跟相類似複合物的關係當中），同時伴隨著用權力對權力進行比較、衡量和估算的習慣。
- **everything can be compensated for',...justice**,
〔人類的思維逐漸朝向...此方向發展〕人們即在大範圍地概括中得出「物物皆有其價格；一切皆可被償付」——得出關於**正義**的最古老和最質樸的道德圭臬。
- **force**, 對於權勢較小者，則**強迫**他們彼此間作出某種償還的善良意願。

eKGWB (1967-)	Maudemarie Clark; Alan J. Swensen(1998)	Keith Ansell-Pearson, Carol Diethe(2007)	趙千帆譯本(2016)
Das Gefühl der Schuld, der persönlichen Verpflichtung, um den Gang unsrer Untersuchung wieder aufzunehmen, hat, wie wir sahen, seinen Ursprung in dem ältesten und ursprünglichsten Personen-Verhältniss, das es giebt, gehabt, in dem Verhältniss zwischen Käufer und Verkäufer, Gläubiger und Schuldner: hier trat zuerst Person gegen Person, hier mass sich zuerst Person an Person.	The feeling of guilt, of personal obligation—to take up the train of our investigation again—had its origin, as we have seen, in the oldest and most primitive relationship among persons there i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yer and seller, creditor and debtor: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person stepped up against person,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a person <i>measured himself</i> by another person.	The feeling of guilt, of personal obligation, to pursue our train of inquiry again, originated, as we saw, in the oldest and most primitive 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re is, in the relationship of buyer and seller, creditor and debtor: here person met person for the first time, and measured himself person against person.	重新接上我們的研究進程，負罪感、個人義務感，如我們所見，其起源就在那種曾經有過的最古老的、最本源的個人關係中，在買者與賣者、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關係中：在這裡，個人第一次反對個人，個人第一次以個人來 衡量 自身。
1.人在原初的交易或權利關係中，學會 衡量 自身。			
Man hat keinen noch so niedren Grad von Civilisation aufgefunden, in dem nicht schon Etwas von diesem Verhältnisse bemerkbar würde.	No degree of civilization however low has yet been discovered in which something of this relationship was not already noticeable.	No form of civilization has been discovered which is so low that it did not display something of this relationship.	找不出一個低等文明，其中會沒有某些與這樣一種關係相關的值得我們注意。

2.凡文明必有個人間之衡量。			
Preise machen, Werthe abmessen, Äquivalente ausdenken, tauschen — das hat in einem solchen Maasse das allererste Denken des Menschen präoccupirt, dass es in einem gewissen Sinne das Denken ist: hier ist die älteste Art Scharfsinn herangezüchtet worden, hier möchte ebenfalls der erste Ansatz des menschlichen Stolzes, seines Vorrangs-Gefühls in Hinsicht auf anderes Gethier zu vermuthen sein.	Making prices, gauging values, thinking out equivalents, exchanging—this preoccupied man's very first thinking to such an extent that it is in a certain sense <u>thinking itself</u> : here that oldest kind of acumen was bred, here likewise we may suspect the first beginnings of human pride, man's feeling of pre-eminence with respect to other creatures.	Fixing prices, setting values, working out equivalents, exchanging - this preoccupied man's first thoughts to such a degree that in a certain sense it <u>constitutes</u> thought: the most primitive kind of cunning was bred here, as was also, presumably,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human pride, man's sense of superiority over other animals.	制定價格，估量價值，設想等價物，交換——這些先行佔據了人類最初的思維，先行到這樣一個程度，乃至某種特定意義上這就是 <u>唯一的 (das)思維</u> ：這裡培養出最古老的那種敏銳，或許可以猜測，那種人類的自豪，他在考慮到其他畜牲時的那種優越感，其最初的發端也恰恰在於這裡。
3.人類創造價值，界定標準，由此比較，而生優越感。〔結合後續關於權力意志的思考，創造價值者即權能勢力的強者，強者相對於弱者，兩者同時而生，前為債權人；後為債務人〕。			
Vielleicht drückt noch unser Wort „Mensch“ (manas) gerade etwas von diesem Selbstgefühl aus: der Mensch bezeichnete sich als das Wesen, welches Werthe misst, werthet und misst, als das „abschätzende Thier an sich“.	Perhaps our word “man” (<i>manas</i>) still expresses precisely something of this self-esteem: man designated himself as the being who measures values, who values and measures, as the “appraising animal in itself.	Perhaps our word 'man' (<i>manas</i>) expresses something of this first sensation of self-confidence: man designated himself as the being who measures values, who values and measures, as the 'calculating animal as such'.	也許我們說的「人」（ <u>末那*</u> ）這個詞正好表達了某種跟 <u>這種</u> 自身感覺相關的東西：人把自身標識為那種對價值進行衡量、評價再衡量的造物，「自在估價的動物」。[*漢譯佛典作心、意、意念；八識中第七識，指凡人所區分人我之知。{73}]
4.man 的字源 <u>man (n.)</u> "a featherless plantigrade biped mammal of the genus <i>Homo</i> " [Century Dictionary], Old English <i>man, mann</i> "human being,			

person (male or female); **brave man, hero;**" also "**servant, vassal**, adult male considered as **under the control of another person**," from Proto-Germanic **mann-*(source also of Old Saxon, Swedish, Dutch, Old High German *man*, Old Frisian *mon*, German *Mann*, Old Norse *maðr*, Danish *mand*, Gothic *manna* "man"), from PIE root **man-* (1) "man."

《說文》：「人，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段玉裁註「按禽獸艸木皆天地所生。而不得為天地之心。惟人為天地之心。故天地之生此為極貴。」又「(貴)物不賤也。从貝。與聲。」

<p>Kauf und Verkauf, sammt ihrem psychologischen Zubehör, sind älter als selbst die Anfänge irgend welcher gesellschaftlichen Organisationsformen und Verbände: aus der rudimentärsten Form des Personen-Rechts hat sich vielmehr das keimende Gefühl von Tausch, Vertrag, Schuld, Recht, Verpflichtung, Ausgleich erst auf die größten und anfänglichsten Gemeinschafts-Complexe (in deren Verhältniss zu ähnlichen Complexen) übertragen, zugleich mit der Gewohnheit, Macht an Macht zu vergleichen, zu messen, zu berechnen.</p>	<p>" Purchase and sale, together with their psychological accessories, are older than even the beginnings of any societal associa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forms: it was out of the most rudimentary form of personal legal rights that the budding feeling of exchange, contract, guilt, right, obligation, compensation first <i>transferred</i> itself onto the coarsest and earliest <u>communal complexes</u> (in their relationship to similar complexes), together with the habit of comparing, measuring, and calculating power against power.</p>	<p>Buying and selling, with their psychological trappings, are older even than the beginnings of any social form of organization or association: it is much more the case that the germinating sensation of barter, contract, debt, right, duty, compensation was simply <i>transferred</i> from the most rudimentary form of the legal rights of persons to the most crude and elementary <u>social units</u>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similar units), together with the habit of comparing power with power, of measuring, of calculating.</p>	<p>買和賣，連同其心理學的附屬物，甚至比任何一個社會組織形式或者社會聯繫都更為古老：從個人權利的最初等形式起，關於交換、契約、債、權利、義務、償還的(以上頁 73)萌芽感覺毋寧是首先轉移到那些最粗糙和最初級的<u>共同體複合物</u>（處在跟相類似複合物的關係當中），同時伴隨著用權力對權力進行比較、衡量和估算的習慣。</p>
--	---	--	---

5.買與賣，以及由買賣構成的關係，逐漸使個人走向共同體化或者客觀化（在齊美爾的意義上，自個人主觀層次上複雜化，卻又形成了一致的交往形式），相關討論見《貨幣哲學》自交換而生出各種抽象複合物〔而不是抽象複合導致交換〕。

另外參考本篇第十一節：「合法狀態只可以是**例外狀態**，作為對追逐權力的真正生命意志的部分約束，而且作為單個手段從屬於整體目的之下：也就是說作為創建更大的權力統一體的手段」（趙譯，頁 80）（換言之，權力與權力的相比較，就是權力整併及擴張過程，必須從權力視角，思考社會整合過程，下文，若勢均力敵者，關係為持平交易；勢傾者，關係為強迫償還）

<p>Das Auge war nun einmal für diese Perspektive eingestellt: und mit jener plumpen Konsequenz, die dem schwerbeweglichen, aber dann unerbittlich in gleicher Richtung weitergehenden Denken der älteren Menschheit eigenthümlich ist, langte man alsbald bei der grossen Verallgemeinerung an „jedes Ding hat ein Preis; Alles kann abgezahlt werden“ — dem ältesten und naivsten Moral-Kanon der Gerechtigkeit, dem Anfange aller „Gutmüthigkeit“, aller „Billigkeit“, alles „guten Willens“, aller „Objektivität“ auf Erden.</p>	<p>The eye was simply set to this perspective: and with that clumsy consistency characteristic of earlier humanity's thinking—which has difficulty moving but then continues relentlessly in the same direction—one arrived straightaway at the grand generalization “every thing has its price; <i>everything</i> can be paid off”—at the oldest and most naïve moral canon of <i>justice</i>, at the beginning of all “good-naturedness,” all “fairness,” all “good will,” all “objectivity” on earth.</p>	<p>Now the eye was focused in this direction in any case: and with the ponderous consistency characteristic of the ancients' way of thinking, which, though difficult to get started, never deviated once it was moving, man soon arrived at the great generalization: 'Every thing has its price: everything can be compensated for' the oldest, most naïve canon of morals relating to justice, the beginning of all 'good naturedness', 'equity', all 'good will', all 'objectivity' on earth.</p>	<p>眼睛於是一下調整到這樣一個視角：通過那樣一種粗俗的推論，較古老的人類那緩慢運動、卻是無情地朝著同一方向行進的思考所特有的那種推拿，人們即在大範圍地概括中得出「物物皆有其價格；一切皆可被償付」——得出關於正義的最古老和最質樸的道德圭臬，大地上所有「好心腸」、所有「合情理」、所有「善良意願」、所有「客觀性」的開端。</p>
<p>6.人透過交換過程，而逐漸發展出關於交換的客觀規定，或者說是規範，稱之為正義、好心腸、合情理、善意、客觀性。</p>			
<p>Gerechtigkeit auf dieser ersten Stufe ist der gute Wille unter ungefähr Gleichmächtigen, sich mit einander abzufinden, sich durch einen Ausgleich wieder zu „verständigen“ — und, in Bezug auf weniger Mächtige, diese unter sich zu einem Ausgleich zu zwingen. —</p>	<p>Justice at this first stage is the good will among parties of approximately equal power to come to terms with one another, to reach an “understanding” again by means of a settlement— and in regard to less powerful parties, to <i>force</i> them to a settlement among themselves.</p>	<p>Justice at this first level is the good will, between those who are roughly equal, to come to terms with each other, to 'come to an understanding' again by means of a settlement - and, in connection with those who are less powerful, to force them to reach a settlement amongst themselves. —</p>	<p>處於這個第一階段上的正義，乃是權勢大致相等者之間相互報償、通過某種償還而彼此重新「達成一致」的善良意願——以及對於權勢較小者，則強迫他們彼此間作出某種償還的善良意願。</p>

7.第一階段的正義，分兩等：權能相近者；權勢不等者。後文的「正義」概念則更加複雜化。

[貴族與距離之激情] Conway 就此處延伸討論：貴族德性與距離之激情

Although Nietzsche offers very little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these original arbiters of justice, his account of their founding 'settlement' is apparently meant to put us in mind of the nobles described in Essay I. In the elementary canon of justice described here, for example, we may detect in germinal form the pathos of distance that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noble morality. The 'good will' that enables these first champions of justice to reach a mutually acceptable 'understanding' suggests a rudimentary expression of the noble mode of valuation, especially inasmuch as they are abl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ose who are and those who are not like them. Indeed, we should not be surprised to learn that Nietzsche concludes the healthy version of this 'long story of responsibility'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nobles of Greek antiquity (GM II: 23).(Conway, 頁 68)

相關段落參考

〈序言〉：「又如《人性的，太人性的》第 74 頁、《漫遊者》第 29 頁、《曙光》第 99 頁中，關於正義的來源：幾乎同等強大者之間的某種平衡（均勢乃是一切契約，從而是一切法律的前提）」。（趙譯，頁 6）

第一篇第二節：「善」之判斷並非出自「善意」所施與的那一方！而毋寧說，是那些「善人」自己，也就是說，是那些高尚者、有權勢者、站得更高者、識見高遠者，是他們自己把自身和自身之所作所為感受和設定為善的，亦即是第一等的，以對立於一切低等者、見識低陋者、平庸者和群氓之輩。從這樣一種距離之激昂(pathos of distance)出發，他們才占有創設價值、鑄造價值之名稱的權利：有用性跟他們有什麼相干！恰恰在這樣一種進行著最高級的等級排序和等級對比的價值判斷的熱烈湧動面前，有用性視角是最為乖異而不適用的：這裡，感覺恰恰與低溫（低溫是一切計算性的聰明、一切有用性運算的前提）處在一種對立之中，——不是一次性的，不是一時之例外，而是持續地對立。高尚與距離生出的激昂，如前所述，一個統治性的高等品種在一個低等品種、一類「下人」的相襯托之下所產生的那種持續性和主宰性的總體感覺和基本感覺——這才是「好」與「壞」對立的起源。（趙譯：頁 16-17）

本篇第二節：「每個像一個主權個體那樣去許諾的男人，許諾得沉重、稀少、緩慢，吝惜自己的信任，他的信任便是表彰，把自己的諾言當作某種可以信托的東西給出，因為他知道自己強健的足以及在即使面對事故、「面對命運」時也信守這些諾言——：對每個這樣的男人，他必定尊敬，正如對那些羸弱輕誇、其人不足以許諾而許諾之輩[畜牲]，他必定會隨時準備著踹上一腳，給那些話尚未出口已為其所食的撒謊者，他必並隨時準備好戒尺[掌嘴]。」→主權個體的統治本能，稱為「良心」。

第九次討論（第二篇，6-8 節）彙整：

順：尼采是透過質樸人類的系譜，來批判基督教對苦難的理解。

蕭：第四節所談的怒氣的發洩，已經是被後面所發展出的等價的概念所制約。

厚：復仇的概念和等價的概念是相接續的，這點從第四節末尾可以看到

厚：所謂的法權(至少目前)，指的其實就是債權關係。如果真要排順序的話，是先有債權債務的概念，再有發洩被調和後的怒氣的概念。

吳:我認為此處應有兩種怒氣發洩的機制，一種是直接發洩，另一種是法律調節。

蔡：無論如何，現在有個共識至少是，第四節談的是一個原初的等價關係；而這個就是尼采系譜學的起點。換句話說，尼采要論證的開端就是從買賣、從等價開始，而不是賴所謂的還有其他解釋(其他要反駁或提出的論述)。

6	107/12/12	1000-1300	書名：Genealogy of morality 研讀主題/範圍：second essay, 9~15	賴曉黎/黃厚銘	台灣大學 台文所
---	-----------	-----------	---	---------	-------------

原本預定範圍進行討論一次，但實際報告與討論進行了二次。以下依實際進行情況，區分為第十、第十一次研讀。

第十次研讀（第二篇，9-11 節）摘要：

導讀人：黃順星

主持人：蕭旭智

§第九節 debt and community (sections 8–9) #Hatab

Hatab: The creditor–debtor relation shifted from a person-to-person setting to a community-to-person measure, where the benefits of social life constituted the “debt” that individuals owed to the group. (頁92)

Conway：雖然尼采在第17節用權力意志反對社會契約論的說法（「『國家』是以此[戰爭]方式在大地上開始的：我想，那種以為它是從一個『契約』開始的迷狂已經被破除了。誰若能夠下命令，若天性即為『主人』，若以暴力行事而成其作品和姿態，——他要用契約來幹什麼呢！」(趙譯頁93；Conway頁69)），但在此節，他用了契約模式來解釋社群與成員之間的關係。(頁69)

本節談債權人轉變成為破壞者，因其干犯「與整體[社群]所訂的」契約。破壞者被流放，成化外之民，與敵、獸同類，人人可得而誅之。(Conway頁69)

- the man **outside, êlend**, 外面的人則「被褫奪權利者」則暴露於這些損害和敵對之下——德意志人會理解「困頓」即 **êlend** 本義
- **if you do not** (歸屬於社群)...共同體，失望的債權人，會盡其所能自行尋求支付的，這是可以計算的。
- **to the whole**(失信於眾)...那罪犯首先還是一個「破壞者」，一個**反對全體**而打破契約和諾言的人
- **how important these benefits are**, 現在他更會意識到，**這些好處意味著什麼**。
- 'Punishment' at this level of civilization is simply a copy, a **mimus...vae victis**,
在開化(Gesittung)的這個階段，「懲罰」簡直就是.....**負值(minus)**，他不但要倒扣掉一些權利和保護，還要倒扣掉一切恩典；也就是那種 **vae victis**[被征服者就是該死的]**極盡無情與殘忍的戰時權利和勝利慶祝**
- **forms** 戰爭本身（包括戰時的殺牲祭禮）提供了歷史上懲罰所藉以出現的所有**形式**。

<p>Immer mit dem Maasse der Vorzeit gemessen (welche Vorzeit übrigens zu allen Zeiten da ist oder wieder möglich ist): so steht auch das Gemeinwesen zu seinen Gliedern in jenem wichtigen Grundverhältnisse, dem des Gläubigers zu seinen Schuldnern.</p>	<p>Always measured by the standard of an earlier time (which earlier time is, by the way, at all times present or again possible): the community, too, thus stands to its members in that important basic relationship, that of the creditor to his debtor.</p>	<p>Still measuring with the standard of prehistoric times (a prehistory which, by the way, exists at all times or could possibly re-occur): the community has the same basic relationship to its members as the creditor to the debtor.</p>	<p>若一直用遠古的尺度來衡量（順便說一下，這個遠古時代在一切時代都存在或者有可能重新存在）：公共體與其局部也處在那種重要的基本關係、即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係之中。</p>
<p>1.前半句，指出尼采非線性史觀。後半句：將社群與成員的關係，置於債權人與債務人關係的視角來理解。</p>			
<p>Man lebt in einem Gemeinwesen,</p>	<p>One lives in a community,</p>	<p>You live in a community, you</p>	<p>人們生活在一個公共體</p>

<p>man genießt die Vortheile eines Gemeinwesens (oh was für Vortheile! wir unterschätzen es heute mitunter), man wohnt geschützt, geschont, im Frieden und Vertrauen, sorglos in Hinsicht auf gewisse Schädigungen und Feindseligkeiten, denen der Mensch ausserhalb, der „Friedlose“, ausgesetzt ist — ein Deutscher versteht, was „Elend“, <i>êlend</i> ursprünglich besagen will —, wie man sich gerade in Hinsicht auf diese Schädigungen und Feindseligkeiten der Gemeinde verpfändet und verpflichtet hat.</p>	<p>one enjoys the advantages of a community (oh what advantages! we sometimes underestimate this today), one lives protected, shielded, in peace and trust, free from care with regard to certain injuries and hostilities to which the human <i>outside</i>, the “outlaw,” is exposed—a German understands what “Elend,” <i>êlend</i> originally means—, since one has pledged and obligated oneself to the community precisely in view of these injuries and hostilities.</p>	<p>enjoy the benefits of a community (oh, what benefits! sometimes we underestimate them today), you live a sheltered, protected life in peace and trust, without any worry of suffering certain kinds of harm and hostility to which the man outside, the 'man without peace', is exposed - a German understands what 'misery', êlend,⁵² originally means -, you make pledges and take on obligations to the community with just that harm and hostility in mind.</p>	<p>中，人們享受一個公共體的利益（哦，是怎樣的利益呵！我們今日會時不時地低估了這個），人們受保護、受照顧地居住在和平和信任中，不用為特定的損害和敵對擔憂，而外面的人則「被(以上頁74)褫奪權利者」則暴露於這些損害和敵對之下——一個德意志人會理解，「困頓」，即 <i>êlend</i> 的本義——，正如人們恰恰是鑒於這些損害和敵意而把自己抵押給集體，為其負義務。</p>
<p>2. 社群作為成員的債權人。</p>			
<p>Was wird im andren Fall geschehn? Die Gemeinschaft, der getäuschte Gläubiger, wird sich bezahlt machen, so gut er kann, darauf darf man rechnen.</p>	<p>What happens <i>in the other case</i>? The community, the deceived creditor, will exact payment as best it can, one can count on that.</p>	<p>What happens if you do not? The community, the cheated creditor, will make you pay up as best it can, you can be sure of that.</p>	<p>如若不然，會怎麼樣呢？共同體，失望的債權人，會盡其所能自行尋求支付的，這是可以計算的。</p>
<p>3. 失望的社群會向成員尋償。</p>			
<p>Es handelt sich hier am wenigsten um den unmittelbaren Schaden, den der Schädiger angestiftet hat: von ihm noch abgesehen, ist der Verbrecher vor allem ein „Brecher“,</p>	<p>Here it is least of all a matter of the direct injury inflicted by the injuring party; quite apart from this, the criminal is above all a “breaker,” one</p>	<p>The immediate damage done by the offender is w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least: quite apart from this, the lawbreaker is a 'breaker', somebody who has</p>	<p>這裡至少要包括損害者所造成的直接損失：除此之外，那罪犯首先還是一個「破壞者」，一個反對全體而打破契約</p>

<p>ein Vertrags- und Wortbrüchiger gegen das Ganze, in Bezug auf alle Güter und Annehmlichkeiten des Gemeinlebens, an denen er bis dahin Antheil gehabt hat.</p>	<p>who breaks his contract and word <i>with the whole</i>, in relation to all goods and conveniences of communal life in which he has until this point had a share.</p>	<p>broken his contract and his word to the whole, in connection with all the valued features and amenities of communal life that he has shared up till now.</p>	<p>和諾言的人，直到那時為止，就共同體生活的一切好處和便利來說，他是擁有過這個全體的一份的。</p>
<p>4.損害者直接造成的損害，以及作為破壞者對全體的損害。〔按：直接損害與象徵損害〕。</p> <p>Conway: 相比於實際的損害，對社群的象徵性傷害影響更大。社群不只是一要損害賠償，而要提醒犯法者社群生活的真正價值。(頁69)</p>			
<p>Der Verbrecher ist ein Schuldner, der die ihm erwiesenen Vortheile und Vorschüsse nicht nur nicht zurückzahlt, sondern sich sogar an seinem Gläubiger vergreift: daher geht er von nun an, wie billig, nicht nur aller dieser Güter und Vortheile verlustig, — er wird vielmehr jetzt daran erinnert, was es mit diesen Gütern auf sich hat.</p>	<p>The criminal is a debtor who not only fails to pay back the advantages and advances rendered him, but also even lays a hand on his creditor: he therefore not only forfeits all of these goods and advantages from now on, as is fair,—he is also now reminded <i>how much there is to these goods</i>.</p>	<p>The lawbreaker is a debtor who not only fails to repay the benefits and advances granted to him, but also actually assaults the creditor: so, from now on, as is fair, he is not only deprived of all these valued benefits, - he is now also reminded how important these benefits are.</p>	<p>這個罪犯是一個債務人，不但沒有償還已供給他的那些收益和預付款項，甚至還要侵奪他的債權人：所以，從此刻起，合乎情理地，他不但喪失所有這些好處和收益，——現在他更會意識到，這些好處意味著什麼。</p>
<p>5.干犯社群者，轉變成為罪犯(criminal / lawbreaker)，失去社群所給好處。</p>			
<p>Der Zorn des geschädigten Gläubigers, des Gemeinwesens giebt ihn dem wilden und vogelfreien Zustande wieder zurück, vor dem er bisher behütet war: es stösst ihn von sich, — und nun darf sich jede Art Feindseligkeit an ihm auslassen.</p>	<p>The anger of the injured creditor, of the community, gives him back again to the wild and outlawed condition from which he was previously protected: it expels him from itself,—and now every kind of hostility may vent itself on him.</p>	<p>The anger of the injured creditor, the community, makes him return to the savage and outlawed state from which he was sheltered hitherto: he is cast out - and now any kind of hostile act can be perpetrated on him.</p>	<p>受損害債權人即公共體的怒火把他趕回到那種蠻荒的被放逐狀態，直到那時為止他是一直受到保護不致落入其中的：它把他推開，——現在種種敵意皆可朝他傾瀉。</p>

6.失去保護，人人可干犯之。

<p>Die „Strafe“ ist auf dieser Stufe der Gesittung einfach das Abbild, der Mimus des normalen Verhaltens gegen den gehassten, wehrlos gemachten, niedergeworfnen Feind, der nicht nur jedes Rechtes und Schutzes, sondern auch jeder Gnade verlustig gegangen ist; also das Kriegerrecht und Siegesfest des vae victis! in aller Schonungslosigkeit und Grausamkeit: — woraus es sich erklärt, dass der Krieg selbst (eingerechnet der kriegerische Opferkult) alle die Formen hergegeben hat, unter denen die Strafe in der Geschichte auftritt.</p>	<p>At this level of civilization “punishment” is simply the copy, the <i>mimus</i> of normal behavior toward the hated, disarmed, defeated enemy, who has forfeited not only every right and protection, but also every mercy; in other words, the law of war and the victory celebration of vae victis! in all their ruthlessness and cruelty:— which explains why war itself (including the warlike cult of sacrifice) has supplied all the <i>forms</i> in which punishment appears in history.</p>	<p>'Punishment' at this level of civilization is simply a copy, a <i>mimus</i>, of normal behaviour towards a hated, disarmed enemy who has been defeated, and who has not only forfeited all rights and safeguards, but all mercy as well; in fact, the rules of war and the victory celebration of <i>vae victis!</i>⁵³ in all their mercilessness and cruelty: - which explains the fact that war itself (including the warlike cult of the sacrificial victim) has given us all <i>forms</i> in which punishment manifests itself in history.</p>	<p>在開化(Gesittung)的這個階段，「懲罰」簡直就是那個受人憎惡、被去除了防護、被打倒在地的敵人所反襯出來的合規範行止的反像，負值(minus)，他不但要倒扣掉一些權利和保護，還要倒扣掉一切恩典；也就是那種 vae victis[被征服者就是該死的]極盡無情與殘忍的戰時權利和勝利慶祝：——從中也表明，戰爭本身（包括戰時的殺牲祭禮）提供了歷史上懲罰所藉以出現的所有形式。</p>
---	--	--	--

7.成為戰犯，眾矢之的。戰爭本身提供歷史上懲罰所需的所有形式。

補充說明：這裡講的是自群體分離的情況。Bourdieu討論了接納一個外人成為家族群體的面向，即「結合」面向。在《國家菁英》「家族的再生產方式」一節，Bourdieu提到「教育策略和各式各樣的實踐，如各類家庭聚會和慶典，其主要目的都是為了在所有的家族後代之間建立一種連帶關係，比如說，某一家產者的死亡並不意味著一次分割家產的機會，而是一次重新安排家族共同經營的事業的機會。家族對婚姻的異常關注，特別是對於未來領導人的婚姻的異常關注，其原因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渴望以嫁妝或遺產的形式給企業注入經濟資本，或者通過擴大關係網為企業注入社會資本，以便企業更強大。倫理習性被看成是企業在經濟上獲得成功，家族的社會地位得以肯定的條件；因此，尋找最嚴格的內婚或許也是出於維護倫理習性方面的考慮：家族接納的女性必須能夠體現對資產階級道德的尊重，並且能夠不斷地教育後代尊重資產階級道德，即對於工作的崇拜、節儉的精神、家族的精神；家族通過這種方式履行的職能完全類似於排他主義，就是說，只選擇某些特定的教學機構和某些經過挑選的交際場所。確實，人們期待著家庭教育（這種教育往往是十分嚴格的）

和學校教育（一般都由耶穌會學校或者像羅什學樣那樣英國式的教育機構來承擔），人們期望這兩種教育都能夠首先灌輸有宗教依據的倫理習性。（布爾迪厄 2018[1989]:486-487；楊亞平譯）

第十節

justice, power, and law (sections 10–11) #Hatab

Hatab: 只要個體的逾越越少針對社會秩序，那麼降低此逾越的憤怒與殘忍回應的社會秩序的程度就越高。〔按：不是針對集體的，可饒你不死，為你開恩...〕「The less an individual's transgression is perceived as a threat to the social order, the more that order can lessen its anger and cruel responses to transgression.」(93)

- **Compositio**, 嘗試去找出等價物，調停整個交易（贖刑）；尤其是那種越來越明確地出現的意志，要把每件違法行為當作在無論哪種意義上可償付的
- **can be paid off,...isolated**, 要把每件違法行為當作在無論哪種意義上可償付的，也就是至少可以在某種特定的程度上把罪犯和他的罪行分隔開
- the **amount** of his wealth, 衡量他財富的尺度甚至是他可以承受多少損害而不以之為苦
- **so conscious of its power,...unpunished**, 社會有一種**權力意識**或許並非不可想像，以此意識，社會可許以它所有的最高尚的奢侈，——任由損害社會的人**不受懲罰**
- **sublimating itself**, 對無支付能力者寬以釋之，——如同大地上的每件好事物一樣，它**揚棄自身**而終止。
- **mercy**, 正義的這種自身揚棄：人們知道它以何種美名自命——**恩典**；不言自明，它始終是最有權勢者的特權

Mit erstarkender Macht nimmt ein Gemeinwesen die Vergehungen des Einzelnen nicht mehr so wichtig, weil sie ihm nicht mehr in gleichem Maasse wie früher für das Bestehn des Ganzen als gefährlich und umstürzend gelten dürfen: der Übelthäter wird nicht mehr „friedlos gelegt“ und ausgestossen, der allgemeine Zorn darf sich nicht mehr wie früher dermaassen zügellos an ihm auslassen, —

As its power grows, a community no longer takes the transgressions of the individual so seriously because they can no longer count as dangerous and subversive for the continued existence of the whole to the same extent as formerly: the evildoer is no longer “made an outlaw” and cast out; the general anger is no longer

As a community grows in power, it ceases to take the offence of the individual quite so seriously, because these do not seem to be as dangerous and destabilizing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whole as they did earlier: the wrongdoer is no longer 'deprived of peace' and cast out, nor can the general public vent their anger on him with the same lack of constraint, -

權力增強時，一個公共體不再認為單個人的違法行為有多麼重要，因為對它來說，這些行為對全體不會再有原先那種程度的危險性和顛覆作用了：為惡者不再被「遞奪權力」和驅逐，普遍的怒氣不再可以像原先那樣無節制地傾瀉

<p>vielmehr wird von nun an der Übelthäter gegen diesen Zorn, sonderlich den der unmittelbar Geschädigten, vorsichtig von Seiten des Ganzen vertheidigt und in Schutz genommen.</p>	<p>allowed to vent itself in the same unbridled manner as formerly—rather, from now on, the evildoer is carefully defended against this anger, particularly that of the ones directly injured, and taken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whole.</p>	<p>instead the wrongdoer is carefully shielded by the community from this anger, especially from that of the immediate injured party, and given protection.</p>	<p>於他身上，——從現在起毋寧是，在這種怒氣、特別是在那些直接受害者跟前，為惡者要受到全體這方面的謹慎防護。</p>
<p>1. 社群權能增強，為惡者成為被保護的對象。</p>			
<p>Der Compromiss mit dem Zorn der zunächst durch die Übelthat Betroffenen; ein Bemühen darum, den Fall zu lokalisieren und einer weiteren oder gar allgemeinen Betheiligung und Beunruhigung vorzubeugen; Versuche, Äquivalente zu finden und den ganzen Handel beizulegen (die <i>compositio</i>); vor allem der immer bestimmter auftretende Wille, jedes Vergehn als in irgend einem Sinne abzählbar zu nehmen, also, wenigstens bis zu einem gewissen Maasse, den Verbrecher und seine That von einander zu isoliren — das sind die Züge, die der ferneren Entwicklung des Strafrechts immer deutlicher aufgeprägt sind.</p>	<p>Compromise with the anger of the one immediately affected by the misdeed; a striving to localize the case and prevent a further or indeed general participation and unrest; attempts to find equivalents and to settle the entire affair (the <i>compositio</i>); above all the increasingly more resolute will to understand every offense as in some sense <i>capable of being paid off</i>, hence, at least to a certain extent, to <i>isolate</i> the criminal and his deed from each other—these are the traits that are imprinted with increasing clarity on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penal law.</p>	<p>A compromise with the anger of those immediately affected by the wrongdoing; and therefore an attempt to localize the matter and head off further or more widespread participation and unrest; attempts to work out equivalents and settle the matter (the <i>compositio</i>); above all, the will, manifesting itself ever more distinctly, to treat every offence as being something that <i>can be paid off</i>, so that, at least to a certain degree, the wrongdoer is <i>isolated</i> from his deed - these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imprinted more and more clearly into penal law in its further development.</p>	<p>對惡行之首先牽涉者的怒氣做出妥協；付出某種努力，將案件限於局部，避免某種擴大甚至是普遍的參與和攪亂；嘗試去找出等價物，調停整個交易（贖刑）；尤其是那種越來越明確地出現的意志，要把每件違法行為當作在無論哪種意義上可償付的，也就是至少可以在某種特定的程度上把罪犯和他的罪行分隔開，——這些是在刑法的進一步發展中越來越清楚地烙上的特徵。</p>
<p>2. 筆記：讀這段時想到 Elias 在談什麼是社會學中，提到隨著人際複雜度的增加，平衡機制就需越細膩的討論。從一人對一人的簡</p>			

單賽局，但一人對多人的種種可能性，使得各種互動，不能走極端，因為不知道會不會被權力倒打一把（回力鏢）

提問：為什麼社群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區隔罪犯與他的罪行？前文提到，「假定他有自由意志，可以不這麼作」，但他還是作了，成為犯人，這時就得考慮他犯下罪行的種種因素。如果情有可原，那麼表示群體還不夠強大，不足以「不罰」，即後文的給予恩典，但群體如果開罰了，就反過來體現自身不夠強大。所以懲罰是衡量群體強弱的指標，區隔罪行正是因為前文所講的，「這個罪行是可以被償付的」，而罪人始終還是社群的一員，以此維護「社群的整體性」。但若無法區分罪行與罪犯，也就是不基於任何理由的單純隨機殺人案，而罪犯就是以戰爭姿態對社會宣戰，那麼就戰爭的邏輯，此人被界定為第九節所講之化外之民，人人可得而誅之。但是實際上，此人就在我們之中，無法被界定為化外，若誅他即誅社會，因此社會內戰。廢死或惟一死刑，恰好是社會彰顯自己的強大（我們可以不殺他，因為我們強大）或者弱小（除了殺死他，我們別無他法）兩種自我證成方式。

<p>Wächst die Macht und das Selbstbewusstsein eines Gemeinwesens, so mildert sich immer auch das Strafrecht; jede Schwächung und tiefere Gefährdung von jenem bringt dessen härtere Formen wieder an's Licht.</p>	<p>If the power and the self-confidence of a community grow, the penal law also always becomes milder; every weakening and deeper endangering of the former brings the latter's harsher forms to light again.</p>	<p>As the power and self-confidence of a community grows, its penal law becomes more lenient; if the former is weakened or endangered, harsher forms of the latter will re-emerge.</p>	<p>如果一個公共體的權力和自身意識增長了，則刑法亦越溫和；而每逢虛弱或較深重的危局，則刑法的較強硬形式便再度顯著。</p>
<p>3.採取強硬形式的刑法，是以殺戮或者殘忍，作為節慶，來鼓舞社會，來喂食那些嗜血的奴隸道德者，讓他們在情感上感覺被整合為一體。能不能說，這種重新召喚強硬刑法的過程，是弱小社會要走向強大社會的必經道路呢？接下來的問題是，社會要如何才能夠逐漸變得強大，變得足以承受損害？</p>			
<p>Der „Gläubiger“ ist immer in dem Grade menschlicher geworden, als er reicher geworden ist; zuletzt ist es selbst das Maass seines Reichthums, wie viel Beeinträchtigung er aushalten kann, ohne daran zu leiden.</p>	<p>The "creditor" has always become more humane to the degree that he has become richer; finally the amount of injury he can bear without suffering from it even becomes the <i>measure</i> of his wealth.</p>	<p>The 'creditor' always becomes more humane as his wealth increases; finally, the amount of his wealth determines how much injury he can sustain without suffering from it.</p>	<p>「債權人」越富有，便總是在相應的程度上變得越人性；最後，衡量他財富的尺度甚至是他可以承受多少損害而不以之為苦。</p>
<p>4.債權人如何變得更富有？</p>			
<p>Es wäre ein Machtbewusstsein der</p>	<p>It would not be impossible to</p>	<p>It is not impossible to imagine</p>	<p>社會有一種權力意識或</p>

<p>Gesellschaft nicht undenkbar, bei dem sie sich den vornehmsten Luxus gönnen dürfte, den es für sie giebt, — ihren Schädiger straflos zu lassen.</p>	<p>imagine a <i>consciousness of power</i> in society such that society might allow itself the noblest luxury there is for it— to leave the one who injures it <i>unpunished</i>.</p>	<p>society so conscious of its power that it could allow itself the noblest luxury available to it, - that of letting its malefactors go unpunished.</p>	<p>許並非不可想像，以此意識，社會可許以它所有的最高尚的奢侈，——任由損害社會的人不受懲罰。{以上頁 76}</p>
<p>5.這是就社會的層面來立說。 我想到先秦「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此有兩種解釋，一為上述尼采解，即帝力之強，使人民安養生息，不感帝力，因人在群體中，不用權而展現最高治理，無為而治。另一種解釋，則是遠離王土，以自身的富足，渺視政治勢力的干預，象徵個人主體性的強大。</p>			
<p>„Was gehen mich eigentlich meine Schmarotzer an? dürfte sie dann sprechen. Mögen sie leben und gedeihen: dazu bin ich noch stark genug!“ ...</p>	<p>“What concern are my parasites to me?” it might then say. “Let them live and prosper: I am strong enough for that!” ...</p>	<p>'What do I care about my parasites', it could say, 'let them live and flourish: I am strong enough for all that!' ...</p>	<p>「我的寄生蟲其奈我何？」它那時可以這樣說。「且讓它們活命和壯大：對付這些我還足夠強健！」.....</p>
<p>6.寄生蟲奈我何。這句話如果放在 Bruno Latour 的《巴斯德的實驗室：細菌的戰爭與和平》（<i>Pasteur: guerre et paix des microbes</i>）一書的脈絡，人類可能還不夠強大去忽略細菌、塵蹣、病毒，若說「我還足夠強大」，顯然似乎太過自信了...。但這恰好是自然科學的發展，讓我們有著必須向生理學／病理學低頭的意識；若從齊克果所說，真正致死的疾病是絕望，那麼對於有希望之人，似乎前述的細菌、塵蹣、病毒，確實常常就直接可以被強健的人忽視了（或者用第二篇開頭的話說，遺忘了，根本不放在心上）。</p>			
<p>Die Gerechtigkeit, welche damit anhob „Alles ist abzählbar, Alles muss abgezahlt werden“, endet damit, durch die Finger zu sehn und den Zahlungsunfähigen laufen zu lassen, — sie endet wie jedes gute Ding auf Erden, sich selbst aufhebend.</p>	<p>The justice that began with “everything can be paid off, everything must be paid off,” ends by looking the other way and letting the one unable to pay go free,— it ends like every good thing on earth, by <i>cancelling itself</i>.</p>	<p>Justice, which began by saying 'Everything can be paid off, everything must be paid off', ends by turning a blind eye and letting off those unable to pay, - it ends, like every good thing on earth, by sublimating itself.</p>	<p>正義，起於「一切都可償付，一切必須償付」，訖於對無支付能力者寬以釋之，——如同大地上的每件好事物一樣，它揚棄自身而終止。</p>
<p>這裡應該就是「好事物」，而不是「善的事物」，是為這種升華（或揚棄），就如前述第一節所說，化成肉身了，或者遺忘了，是</p>			

種強健的力量。

Diese Selbstaufhebung der Gerechtigkeit: man weiss, mit welcher schönem Namen sie sich nennt — Gnade; sie bleibt, wie sich von selbst versteht, das Vorrecht des Mächtigsten, besser noch, sein Jenseits des Rechts.

This self-cancellation of justice: we know what pretty name it gives itself—*mercy*; as goes without saying, it remains the privilege of the most powerful, better still, his beyond-the-law.

The selfsublimation of justice: we know what a nice name it gives itself - *mercy*; it remains, of course, the prerogative of the most powerful man, better still, his way of being beyond the law.

正義的這種自身揚棄：人們知道它以何種美名自命——**恩典**；不言自明，它始終是最有權勢者的特權，或不如說是最有權勢者超然於法律之彼岸的特權。

Hatab提醒我們mercy與積極遺忘的關連：「I think we should notice in mercy a possible instance of the “active forgetting” of moral offense that was offered earlier as implicated in Nietzsche’s discussion of forgetting.」(93)

原文參照：第一篇第十節「高尚的人本身亦有怨恨，當其發生之時，就在一次立即反應中充分地發作出來、消散開去，而無所**毒害**：...甚至對他的敵人、他所遭受的事故和**胡作非為**也不長久地耿耿於懷，能做到這個——是強健飽滿的天性的標誌，在這樣的天性洋溢著塑造、模仿、痊癒的力量，並且也是造就遺忘的力量（現代世界的一個好例子就是米拉波，此人對施加於他的凌辱和下作毫無記性，他之所以不能原諒只是因為他——忘記了）」。

關於pity與mercy的討論，見Nussbaum, Martha (1994). Pity and mercy: Nietzsche's stoicism. Nietzsche, genealogy, morality: essays on Nietzsche's genealogy of morals.

第十一節

justice, power, and law (sections 10–11) #Hatab

（正義並不起源於自反應式情感生發出來的復仇，而是與反應式情感對抗的主動情感，以止息反應性情感）Nietzsche claims that a historical consideration of justice shows that it did not originate in reactive feelings against injury, but rather “with the active, the strong, the spontaneous, and the aggressive.” Justice emerged as a battle waged by active forces “*against* reactive feelings,” (Hatab, 頁94)

（反應式情感不創造價值，強健類型的主動權能才能創造類似正義的**政治價值**）I think that one of the main elements in Sections 10 and 11 is that a strong person is not motivated by resentment and revenge, and that Nietzsche is here augmenting his

genealogy of values by claiming that, as in the sphere of morality, the *political* value of justice emerged first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weak types but in the active power of strong types.(Hatab,頁94)

Both master and slave moralities, therefore, are expressions of will to power. A current distinction in the literature draws from Nietzsche's differentiation of *aktive* and *reaktive* attitudes (GM II,11) and stipulates that the master expresses active will to power, while the slave expresses reactive will to power.主人道德及奴隸道德皆是權能意志的展現，前者是主動情感；後者是反應性情感。(Hatab, 44；參考第一篇第十五節討論)

但是這裡的討論，在社會階段上，已經比主奴支配關係，在層級上更為複雜化了。

If we recall that Nietzsche adds to the slave-setting the phrase “and dependents of every degree” (BGE 260), we could read the sphere of justice as pertaining to a more settled and advanced hierarchical society in which lower orders are prone to revenge within their *own* ranks, a disruptive force prompting a response from the ruling order. (Hatab,頁94)

- **ressentiment**, 更為強健的權力在尋求手段以結束怨恨那無意義的暴怒，有時是把怨恨的對象拉出復仇之手，有時是...戰鬥以取得復仇，有時是發起、建議、有時是強迫償還，有時是把某些特定的損害等價物提升為規矩，一錘定音，讓怨恨今後準此施行。
- **revenge,...justice**, 在正義之名下將復仇神聖化
- revenge emotional **reactions** in general, 隨著復仇，把那種一般反應性情緒全面地在事後加以尊崇。
- **merit**, 就生物學來說是有功勞的。
- **rancune**, 從怨恨精神本身中，生出了科學之公允的新變調（有利於憎恨、嫉妒、忌憚、狐疑、怨氣、復仇）。
- **scientifically** valued, 真正的主動性情緒，如統治欲、占有欲及類似者[比起反應性情緒...]才首先當之無愧值得從科學上受到估量和高估
- the **last** territory, 最不堪為正義精神所佔據的，就是反應性感覺的地基！
- a **positive** attitude, ...the just and **judging** eye, (正義總是肯定性的行止)，如果那隻正義的、正視的眼睛的客觀性，即使受到個人之傷害、嘲弄、嫌棄的衝擊，仍然沒有陰霾
- **believe**, 某種人們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輕易相信的東西。〔按語氣應為：難以輕以相信的東西〕
- **out of his sight**, 一份小劑量的攻擊、惡意、猜忌也已經足以把血驅到他們的雙眼裡，而把公允擠出視線。
- a **clearer** eye, a **better** conscience, 在任何時代，侵略性的人，作為更強健者、更勇猛者、更高尚者，在他那一方面總是有更自由的眼光，更好的良心

- **legal system**, 針對那些對立性和後遺性的感情，最高暴力所實行和貫徹的最具決定性的舉動，是**法律**的建立
- **impers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action, 從現在起，將使眼睛熟習於對罪行做一種越來越**非個人**的評價，即使是受害者本人的眼睛也是如此
- **not** from the moment when the injury is done. 自法律建立始（而**並非**如杜林所想的，自傷害的行動始）乃有「法」與「非法」。
- To talk of 'just' and 'unjust' **as such** is meaningless,...life functions **essentially** in an injurious, violent, exploitative and destructive manner...
本質上，亦即就它的基本功能而言，生命發揮著傷害、強暴、剝削的功能，沒有這種特徵生命不可設想，就此而言，談論法和非法**本身**缺乏任何意義，某種傷害、強暴、剝削、消滅，其**本身**當然可能並無「非法」之處。
- **exceptional states**, 合法狀態只可以是**例外狀態**
- as a means **against** fighting in general,...a principle **hostile to life**
把某種法律秩序想成是絕對主導和普遍的，不是把它當作諸種權力複合物的鬥爭手段，而是當作根本上**反對**一切鬥爭的手段...是一條**與生命相敵對**的原則

— Hier ein ablehnendes Wort gegen neuerdings hervorgetretene Versuche, den Ursprung der Gerechtigkeit auf einem ganz andren Boden zu suchen, — nämlich auf dem des Ressentiment.	—Here a word in opposition to recent attempts to seek the origin of justice on an entirely different ground,—namely that of <i>ressentiment</i> .	- Now a derogatory[貶] mention of recent attempts to seek the origin of justice elsewhere, - namely in ressentiment .	——與新近出現的一些嘗試不同，這裡有一種對立的說法，要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地基上去尋找正義的起源——到怨恨那裡去找。
--	---	---	--

1.近來認為必須從復仇來尋找正義起源（但尼采不認為如此）。

Den Psychologen voran in's Ohr gesagt, gesetzt dass sie Lust haben sollten, das Ressentiment selbst einmal aus der Nähe zu studieren: diese Pflanze blüht jetzt am schönsten unter Anarchisten und Antisemiten, übrigens so wie sie immer geblüht hat, im Verborgnen, dem Veilchen gleich,	First, for the ears of psychologists, supposing they should have the desire to study <i>ressentiment</i> itself up close for once: this plant now blooms most beautifully among anarchists and anti-Semites—in secret, incidentally, as it has always	A word in the ear of the psychologists, assuming they are inclined to study ressentiment close up for once: this plant thrives best amongst anarchists and anti-Semites today, so it flowers like it always has done, in secret, like a violet but with a different	這是衝著那些心理學家們的耳朵說的，假定他們還有興趣切近鑽研一下怨恨本身：這種植物今時在無政府主義者和反閃族主義者們中間開得最美麗，順便說一下，跟它們向來開花時
--	---	--	---

wenn schon mit andrem Duft.	bloomed, like the violet, albeit with a different scent.	scent.	那樣，是開在隱蔽處的，像紫羅蘭一樣，當然氣味有所不同。
2.怨恨與無政府主義者、反閃族者之親近性。			
Und wie aus Gleichem nothwendig immer Gleiches hervorgehn muss, so wird es nicht überraschen, gerade wieder aus solchen Kreisen Versuche hervorgehen zu sehn, wie sie schon öfter dagewesen sind — vergleiche oben Seite 30 — , die Rache unter dem Namen der Gerechtigkeit zu heiligen — wie als ob Gerechtigkeit im Grunde nur eine Fortentwicklung vom Gefühle des Verletzt-seins wäre — und mit der Rache die reaktiven Affekte überhaupt und allesammt nachträglich zu Ehren zu bringen.	And as like must necessarily always proceed from like, so it will not surprise us to see proceeding again from just such circles attempts like those often made before— compare above, section 14— to hallow <i>revenge</i> under the name of <i>justice</i> —as if justice were basically only 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feeling of being wounded—and retroactively to raise to honor along with revenge the <i>reactive</i> affects in general and without exception.	And just as like always gives rise to like, it will come as no surprise to find attempts coming once more from these circles, as so often before - see section 14 [Essay I] above, - to sanctify revenge with the term justice - as though justice were fundamentally simply 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feeling of having been wronged - and belatedly to legitimize with revenge emotional reactions in general, one and all.	正如從同類中永遠必然只會產生同類，不足為奇，恰恰是從這些圈子裡能看到有一些嘗試在出現，正如它們多次存在過的那樣——參見上文第 30 頁（據考夫曼，即第一篇第 14 節）——，在 正義 之名下將 復仇 神聖化——彷彿 正義 從根本上不過是受傷害的感覺的某種進一步發展似的——，並且隨著復仇，把那種一般 反應性 情緒全面地在事後加以尊崇。
3.上述圈子將復仇、受傷害的感覺，透過回顧性的方式，將復仇講成是以正義為名的作為。			
An Letzterem selbst würde ich am wenigsten Anstoss nehmen: es schiene mir sogar in Hinsicht auf das ganze biologische Problem (in Bezug auf welches der Werth jener Affekte bisher unterschätzt worden ist) ein Verdienst.	At the latter I would least take offense: with respect to the entire biological problem (in relation to which the value of these affects has thus far been underestimated) it would even appear to me to be a <i>merit</i> .	The latter is something with which I least take issue: with regard to the whole biological problem (where the value of these emotions has been underestimated up till now), I even view it as a merit .	對於後者本身我最不會排斥：我以為，從整個生物學問題（與此問題相關，那些情緒的{以上頁 77}價值迄今皆被低估了）的角度來看，它甚至是有 功勞 的。

4.從生物性角度來看，固然可說反應性情緒的發洩是有益的。〔但僅僅是生物面上如此〕			
Worauf ich allein aufmerksam mache, ist der Umstand, dass es der Geist des Ressentiment selbst ist, aus dem diese neue Nuance von wissenschaftlicher Billigkeit (zu Gunsten von Hass, Neid, Missgunst, Argwohn, Rancune, Rache) herauswächst.	I call attention only to the circumstance that it is from the spirit of <i>ressentiment</i> itself that this new nuance of scientific fairness (in favor of hate, envy, ill will, suspicion, rancor, revenge) grows forth.	All I want to point out is the fact that this new nuance of scientific balance (which favours hatred, envy, resentment, suspicion, rancune and revenge) stems from the spirit of ressentiment itself.	獨令我注意的是這種情況，即正是從怨恨精神本身中，生出了科學之公允的新變調（有利於憎恨、嫉妒、忌憚、狐疑、怨氣、復仇）。
5.怨恨精神產生了科學公允的細微差異（新變調）。			
Diese „wissenschaftliche Billigkeit“ nämlich pausirt sofort und macht Accenten tödtlicher Feindschaft und Voreingenommenheit Platz, sobald es sich um eine andre Gruppe von Affekten handelt, die, wie mich dünkt, von einem noch viel höheren biologischen Werthe sind, als jene reaktiven, und folglich erst recht verdienten, wissenschaftlich abgeschätzt und hochgeschätzt zu werden: nämlich die eigentlich aktiven Affekte, wie Herrschsucht, Habsucht und dergleichen.	For this “scientific fairness” immediately shuts down and makes room for accents of mortal hostility and prejudice as soon as it is a matter of another group of affects that are, it seems to me, of still much higher biological value than those reactive ones, and accordingly deserve all the more to be <i>scientifically</i> appraised and esteemed: namely the truly <i>active</i> affects like desire to rule, greed, and the like. (E. Dühring, <i>Value of Life; Course in Philosophy</i> ; basically everywhere.)	This 'scientific fairness' immediately halts and takes on aspects of a deadly animosity and prejudice the minute it has to deal with a different set of emotions, which, to my mind, are of much greater biological value than those of reaction and therefore truly deserve to be scientifically valued, highly valued: namely the actual active emotions such as lust for mastery, greed and the like. (E. Dühring, <i>The Value of Life. A Course in Philosophy</i> ; basically, all of it.)	這種「科學之公允」，一旦事關另一個情緒群，便立即停步不前，騰出地方讓抵死的敵意和先入之見落下重音（E. 杜林：《生命之價值》；《哲學教程》；其實處處可見），這另一情緒群，依我之見，比那些反應性情緒有著高得多的生物學價值，因而它們才首先當之無愧值得從科學上受到估量和高估：即真正的主動性情緒，如統治欲、占有欲及類似者。
6.主動性情緒（統治欲、占有欲及類似者）被尼采認為在科學上具備更高價值。			
(E.Dühring, Werth des Lebens; Cursus der Philosophie; im Grunde ü) So viel gegen diese Tendenz im	So much against this tendency in general: as for Dühring's particular	So much for my general objections to this tendency; but concerning Dühring's specific	針對這個普遍的趨勢就說這麼多：不過關於杜

<p>Allgemeinen: was aber gar den einzelnen Satz Dühring's angeht, dass die Heimat der Gerechtigkeit auf dem Boden des reaktiven Gefühls zu suchen sei, so muss man ihm, der Wahrheit zu Liebe, mit schroffer Umkehrung diesen andren Satz entgegenstellen: der letzte Boden, der vom Geiste der Gerechtigkeit erobert wird, ist der Boden des reaktiven Gefühls! Wenn es wirklich vorkommt, dass der gerechte Mensch gerecht sogar gegen seine Schädiger bleibt (und nicht nur kalt, massvoll, fremd, gleichgültig: Gerecht-sein ist immer ein positives Verhalten), wenn sich selbst unter dem Ansturz persönlicher Verletzung, Verhöhnung, Verdächtigung die hohe, klare, ebenso tief als mildblickende Objektivität des gerechten, des richtenden Auges nicht trübt, nun, so ist das ein Stück Vollendung und höchster Meisterschaft auf Erden, — sogar Etwas, das man hier kluger Weise nicht erwarten, woran man jedenfalls nicht gar zu leicht glauben soll. berall.</p>	<p>proposition that the homeland of justice is to be sought on the ground of reactive feeling, one must, for love of the truth, pit against it in stark reversal this alternative proposition: <u>the last ground conquered by the spirit of justice is the ground of reactive feeling!</u> If it really happens that the just man remains just even toward those who injure him (and not merely cold, moderate, distant, indifferent: being just is always a <i>positive</i> way of behaving), if the high, clear objectivity—that sees as deeply as it does generously—of the just eye, the <i>judging</i> eye, does not cloud even under the assault of personal injury, derision, accusation, well, then that is a piece of perfection and highest mastery on earth—what is more, something one would be prudent not to expect here, in which one in any case should not all too easily <i>believe</i>.</p>	<p>proposition that the seat of justice is found in the territory of reactive sentiment, for the sake of accuracy we must unceremoniously replace this with another proposition: <u>the last territory to be conquered by the spirit of justice is that of reactive sentiment!</u> If it actually happens that the just man remains just even towards someone who has wronged him (and not just cold, moderate, remote and indifferent: to be just is always a positive attitude), if the just and judging eye, gazing with a lofty, clear objectivity both penetrating and merciful, is not dimmed even in the face of personal injury, of scorn and suspicion, well, that is a piece of perfection, the highest form of mastery to be had on earth, - and even something that we would be wise not to expect and should certainly find difficult to believe.</p>	<p>林的個別命題，即要到反應性感覺的地基上去尋找正義的發源地，人們必須，為真理之故，以生硬的顛倒，用下面這個命題來反對：最不堪為正義精神所佔據的，就是反應性感覺的地基！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事，即正義的人甚至在反對其損害者之時，亦保持正義（而且不只是冷漠、有節制、陌生、無動於衷地這樣做：正義總是肯定性的行止），如果那隻正義的、正視的眼睛的客觀性，即使受到個人之傷害、嘲弄、嫌棄的衝擊，仍然沒有陰霾，那麼，這乃是大地上的一份完滿和最高的化境，——甚至某種人們聰明的話在這裡就不會期待的東西，某種人們無論如何都不應該輕易相信的東西。 〔參考P33 高尚的人的怨恨〕</p>
--	---	---	--

7.這句有點難懂。

杜林是以反應性情緒立論；尼采認為主動性情緒才足以說明正義。**the last territory to be conquered by the spirit of justice is that of reactive sentiment!** 直譯是「正義精神所征服的最後領土，就是反應性情緒的領土」，中譯作「最不堪為正義精神所佔據的，就是反應性感覺的地基！」有些費解。若按我的翻譯，則是說尼采所認為的主動性情緒作為正義之根源，涉及兩個不同團體之間的戰鬥（反應性情緒，是那些無政府主義者，反閃族者；主動性情緒則是那些高貴之人，能夠以正面方式，來限制怨恨的擴張，或者如頁 33 所述米拉波之例，高尚之人不念舊惡）。

最後兩句補語，難以相信，是指出這樣的人很稀少了。

<p>Gewiss ist durchschnittlich, dass selbst bei den rechtschaffensten Personen schon eine kleine Dosis von Angriff, Bosheit, Insinuation genügt, um ihnen das Blut in die Augen und die Billigkeit aus den Augen zu jagen.</p>	<p>Even with the most righteous persons it is certain that a small dose of attack, malice, insinuation is, on the average, already enough to chase the blood into their eyes and the fairness out.</p>	<p>Certainly, on average, even a small dose of aggression, malice or insinuation is enough to make the most upright man see red and drive moderation out of his sight.</p>	<p>肯定，平均而言，即使是對最正派的人士來說，一份小劑量的攻擊、惡意、猜忌也已經足以把血驅到他們的雙眼裡，而把公允擠出視線。</p>
--	--	---	---

8.費解。

承上認為具有肯定性情緒出發之正義者的稀少，而一般所謂正派人士，若遇細故，亦難公允行事，而現修羅相。

<p>Der aktive, der angreifende, übergreifende Mensch ist immer noch der Gerechtigkeit hundert Schritte näher gestellt als der reaktive; es ist eben für ihn durchaus nicht nöthig, in der Art, wie es der reaktive Mensch thut, thun muss, sein Objekt falsch und voreingenommen abzuschätzen.</p>	<p>The active, the attacking, encroaching human is still located a hundred paces nearer to justice than the reactive one; he simply has no need to appraise his object falsely and with prejudice as the reactive human does, must do.</p>	<p>The active, aggressive, over-reaching man is still a hundred paces nearer to justice than the man who reacts; he simply does not need to place a false and prejudiced interpretation on the object of his attention, like the man who reacts does, has to do.</p>	<p>具有主動性、攻擊性、侵犯性的人，總是比反應性的人離正義更近一百步；他恰恰不需要以反應性的人所做的那種方式去做，去虛假和先入為主地評價他的對象。</p>
--	--	--	--

9.主動者離正義更近，因其不虛假應對。

<p>Thatsächlich hat deshalb zu allen Zeiten der aggressive Mensch, als der Stärkere, Muthigere, Vornehmere, auch das freiere</p>	<p>Therefore in all ages the aggressive human, as the stronger, more courageous, more noble one, has in fact</p>	<p>In fact, this explains why the aggressive person, as the stronger, more courageous, nobler man, has always had a</p>	<p>因此事實上在任何時代，侵略性的人，作為更強健者、更勇猛者、更高尚者，在他那一方</p>
--	--	---	--

<p>Auge, das bessere Gewissen auf seiner Seite gehabt: umgekehrt erräth man schon, wer überhaupt die Erfindung des „schlechten Gewissens“ auf dem Gewissen hat, — der Mensch des Ressentiment!</p> <p>Zuletzt sehe man sich doch in der Geschichte um: in welcher Sphäre ist denn bisher überhaupt die ganze Handhabung des Rechts, auch das eigentliche Bedürfniss nach Recht auf Erden heimisch gewesen? Etwa in der Sphäre der reaktiven Menschen? Ganz und gar nicht: vielmehr in der der Aktiven, Starken, Spontanen, Aggressiven.</p>	<p>also had <u>the freer eye, the better conscience</u> on his side: conversely one can already guess who actually has the invention of the “bad conscience” on his conscience,— the human being of <i>ressentiment</i>! Finally, just look around in history: in which sphere has <u>the entir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lso the true need for justice</u>, thus far been at home on earth? Perhaps in the sphere of the reactive human? Absolutely <i>not</i>: rather in that of the active, strong, spontaneous, aggressive.</p>	<p><u>clearer eye, a better conscience</u> on his side: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easy to guess who has the invention of 'bad conscience' on his conscience, - the man of <i>ressentiment</i>!</p> <p>Finally, just cast your eye around in history: in what sphere, up till now, <u>has the whole treatment of justice, and the actual need for justice</u>, resided? With men who react, perhaps? Not in the least: but with the active, the strong, the spontaneous and the aggressive.</p>	<p>面總是有更自由的眼光，<u>更好的良心</u>：人們已經猜到，相反地，那個昧了良心地發明「壞良心」的到底是誰，——怨恨之人！</p> <p>最後可以回顧一下歷史：看看迄今為止地球上到底在哪塊地盤上，<u>對法的全盤掌控、對法的真正需求是家傳的本行</u>？是在反應性的人類那裡嗎？完全不是：毋寧是在行動者、強健者、自發者、侵略者們的地盤上。</p>
---	--	--	---

10.主動、強健、自發、侵略者，才掌握**法權**〔中譯本皆改作『法』〕。又 **Recht** 一語在德文同時有「權利」與「法律」的雙重意義，但英譯本皆譯作 **justice**。

德國法學家 Rudolf von Jhering(1872) 《Der Kampf ums Recht》《權利的鬥爭》著作：魯道夫·馮·耶林；翻譯：薩孟武。

「法律的目的是和平，而達到和平的手段則為鬥爭。法律受到不法的侵害之時——這在世界上可能永遠存在——鬥爭是無法避免的。法律的生命是鬥爭，即民族的鬥爭，國家的鬥爭，階級的鬥爭，個人的鬥爭。世界上一切法律都是經過鬥爭而後得到的。法律的重要原則無一不是由反對者的手中奪來。法律的任務在於保護權利，不問民族的權利或個人的權利，凡想保全權利，事前須有準備。法律不是紙上的條文，而是含有生命的力量。正義之神，一手執衡器以權正義，一手執寶劍，以實現正義，寶劍而無衡器，不過暴力。衡器而無寶劍，只是有名無實的正義。二者相依相輔，運用寶劍的威力與運用衡器的技巧能夠協調，而後法律才完全見諸實行。」

Historisch betrachtet, stellt das	Considered	Historically speaking, <u>justice</u> on	從歷史學的角度看，大
-----------------------------------	------------	--	------------

<p>Recht auf Erden — zum Verdruss des genannten Agitator's sei es gesagt (der selber einmal über sich das Bekenntniss ablegt: „die Rachelehre hat sich als der rothe Gerechtigkeitsfaden durch alle meine Arbeiten und Anstrengungen hindurchgezogen“) — den Kampf gerade wider die reaktiven Gefühle vor, den Krieg mit denselben seitens aktiver und aggressiver Mächte, welche ihre Stärke zum Theil dazu verwendeten, der Ausschweifung des reaktiven Pathos Halt und Maass zu gebieten und einen Vergleich zu erzwingen.</p>	<p>historically, <u>justice</u> on earth represents—let it be said to the annoyance of the above-named agitator (who himself once confessed: “the doctrine of revenge runs through all my works and efforts as the red thread of justice”)—precisely the battle <i>against</i> reactive feelings, the war against them on the part of active and aggressive powers that have used their strength in part to call a halt to and impose measure on the excess of reactive pathos and to force a settlement.</p>	<p>earth represents - I say this to the annoyance of the above-mentioned agitator (who himself once confessed: 'The doctrine of revenge has woven its way though all my work and activities as the red thread of justice')⁵⁴ - the battle, then, against reactive sentiment, the war waged against the same on the part of active and aggressive forces, which have partly expended their strength in trying to put a stop to the spread of reactive pathos, to keep it in check and within bounds, and to force a compromise with it.</p>	<p>地上的法——說起來真是掃了上面提到的那位煽動家的興（他本人有一次關於自己的坦白：「復仇學說，作為正義的紅線，貫穿了我的一切工作和辛勞」）——恰恰是在進行對抗那些反應性情感的鬥爭，站在行動性、侵略性的權力一邊對它們進行戰爭，這些權力把它們的強力部分地用於禁止和節制這種過分的反應性的感情用事，對之作出強行的調解。</p>
<p>11.強權者，平抑怨恨。</p>			
<p>Überall, wo Gerechtigkeit geübt, Gerechtigkeit aufrecht erhalten wird, sieht man eine stärkere Macht in Bezug auf ihr unterstehende Schwächere (seien es Gruppen, seien es Einzelne) nach Mitteln suchen, unter diesen dem unsinnigen Wüthen des Ressentiment ein Ende zu machen, indem sie theils das Objekt des Ressentiment aus den Händen der Rache herauszieht, theils an Stelle der Rache ihrerseits den Kampf</p>	<p>Everywhere justice is practiced and upheld one sees a stronger power seeking means to put an end to the senseless raging of <i>ressentiment</i> among weaker parties subordinated to it (whether groups or individuals), in part by pulling the object of <i>ressentiment</i> out of the hands of revenge, in part by setting in the place of revenge the battle against the</p>	<p>Everywhere that justice is practised and maintained, the stronger power can be seen looking for means of putting an end to the senseless ravages of ressentiment amongst those inferior to it (whether groups or individuals), partly by lifting the object of ressentiment out of the hands of revenge, partly by substituting, for revenge, a struggle against the enemies of peace and order, partly by</p>	<p>凡是正義被實施和樹立之處，人們總是看到，一個跟屈居其下弱者相對而言更為強健的權力（可以是群體或者是個人）在尋求手段以結束怨恨那無意義的暴怒，有時是把怨恨的對象拉出復仇之手，有時是在自己這邊發動針對和平與秩序的敵人的戰鬥以取得復仇，有時是發</p>

<p>gegen die Feinde des Friedens und der Ordnung setzt, theils Ausgleiche erfindet, vorschlägt, unter Umständen aufnöthigt, theils gewisse Äquivalente von Schädigungen zur Norm erhebt, an welche von nun an das Ressentiment ein für alle Mal gewiesen ist.</p>	<p>enemies of peace and order, in part by inventing, suggesting, in some cases imposing compensations, in part by raising certain equivalents for injuries to the status of a norm to which <i>ressentiment</i> is henceforth once and for all restricted.</p>	<p>working out compensation, suggesting, sometimes enforcing it, and partly by promoting certain equivalences for wrongs into a norm which <i>ressentiment</i>, from now on, has to take into account.</p>	<p>起、建議、有時是強迫償還，有時是把某些特定的損害等價物提升為規矩，一錘定音，讓怨恨今後準此施行。</p>
<p>12. 強權能者，約束怨恨。</p>			
<p>Das Entscheidenste aber, was die oberste Gewalt gegen die Übermacht der Gegen- und Nachgefühle thut und durchsetzt — sie thut es immer, sobald sie irgendwie stark genug dazu ist — ist die Aufrichtung des Gesetzes, die imperativische Erklärung darüber, was überhaupt unter ihren Augen als erlaubt, als recht, was als verboten, als unrecht zu gelten habe: indem sie nach Aufrichtung des Gesetzes Übergriffe und Willkür-Akte Einzelner oder ganzer Gruppen als Frevel am Gesetz, als Auflehnung gegen die oberste Gewalt selbst behandelt, lenkt sie das Gefühl ihrer Untergebenen von dem nächsten durch solche Frevel angerichteten Schaden ab und erreicht damit auf die Dauer das Umgekehrte von dem, was alle</p>	<p>But the most decisive thing the highest power does and forces through against the predominance of counter- and after-feelings—which it always does as soon as it is in any way strong enough to do so—is <u>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aw</u>, the imperative declaration of what in general is to count in its eyes as permitted, as just, what as forbidden, as unjust: after it has established the law, it treats infringements and arbitrary actions of individuals or entire groups as wanton acts against the law, as rebellion against the highest power itself, thereby diverting the feeling of its subjects away from the most</p>	<p>The most decisive thing, however, that the higher authorities can invent and enforce against the even stronger power of hostile and spiteful feelings - and they do it as soon as they are strong enough - <u>is the setting up of a legal system</u>, the imperative declaration of what counts as permissible in their eyes, as just, and what counts as forbidden, unjust: once the legal code is in place, by treating offence and arbitrary actions against the individual or groups as a crime, as violation of the law, as insurrection against the higher authorities themselves, they distract attention from the damage done by such violations, and ultimately</p>	<p>針對那些對立性和後遺性的感情，最高暴力所實行和(以上頁 79)貫徹的最具決定性的舉動——它一旦強得足夠這麼做便會這麼做——<u>是法律的建立</u>，對於在它眼中究竟何者須視為允許與合法，何者為禁止與非法所做的律令性解釋：法律建立之後，它把個人或整個群體的觸犯和專斷行為當作對法律的褻瀆，當作對最高暴力的抗命不遵來處置，由此，它將它的屬民的感情從此類褻瀆所造成的直接損害那裡引開，積以時日，就走到所有只從受害者視角去看待、</p>

<p>Rache will, welche den Gesichtspunkt des Geschädigten allein sieht, allein gelten lässt —: von nun an wird das Auge für eine immer unpersönlichere Abschätzung der That eingeübt, sogar das Auge des Geschädigten selbst (obschon dies am allerletzten, wie voran bemerkt wurde).</p>	<p>immediate injury caused by such wanton acts and thus achieving in the long run the opposite of what all revenge wants, which sees only the viewpoint of the injured one, allows only it to count—from now on the eye is trained for an ever <i>more impersonal</i> appraisal of deeds, even the eye of the injured one himself (although this last of all, as was mentioned at the start).</p>	<p>achieve the opposite of what revenge sets out to do, which just sees and regards as valid the injured party's point of view - : from then on the eye is trained for an evermore impers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action, even the eye of the injured party (although, as stated, this happens last).</p>	<p>只讓受害者視角起作用的復仇心意的反面——：從現在起，將使眼睛熟習於對罪行做一種越來越非個人的評價，即使是受害者本人的眼睛也是如此（當然，如之前點出的，這是最後一步）。</p>
<p>13.強權能者，設立法律。使人自受害者視角，逐漸轉移自非個人視角評估損害。（如今天交通事故或其他案件）</p> <p>Hatab政治法也有其系譜學，需自社會權力關係交錯來理解：「Nietzsche's point seems to be that <u>political law has a genealogical history</u> comparable to his treatment of moral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law is not grounded in some metaphysical warrant of "right" (whether divine, natural, or human) because it arises as <u>a modification of prior conditions of social power</u> for the purpose of addressing the problem of vengeful dispositions.[復仇傾向]」（頁95）</p> <p>權力之作用，使人轉移受害者視角，而至非個人的評估，法律是作為「效果」呈現在我們的眼前。（頁95）</p>			
<p>— Demgemäss giebt es erst von der Aufrichtung des Gesetzes an „Recht“ und „Unrecht“ (und nicht, wie Dühring will, von dem Akte der Verletzung an).</p>	<p>—Accordingly, only once the law has been established do "justice" and "injustice" exist (and <i>not</i> as Dühring would have it, beginning with the act of injuring).</p>	<p>- Therefore 'just' and 'unjust' only start from the moment when a legal system is set up (and not, as Dühring says, from the moment when the injury is done.)</p>	<p>——與此相應，自法律建立始（而並非如杜林所想的，自傷害的行動始）乃有「法」與「非法」。</p>
<p>14.駁杜林。是強者建立法律，才有正義／不正義。（先關係而後兩端）。</p> <p>為傷害復仇不是對正義的解釋，強者限制為傷害復仇的怨恨情緒而立了法，才是正義起源。</p>			
<p>An sich von Recht und Unrecht reden entbehrt alles Sinns, an sich</p>	<p>To talk of justice and injustice <i>in themselves</i> is devoid of all</p>	<p>To talk of 'just' and 'unjust' as such is meaningless, an act of</p>	<p>本質上，亦即就它的基</p>

<p>kann natürlich ein Verletzen, Vergewaltigen, Ausbeuten, Vernichten nichts „Unrechtes“ sein, insofern das Leben essentiell, nämlich in seinen Grundfunktionen verletzend, vergewaltigend, ausbeutend, vernichtend fungiert und gar nicht gedacht werden kann ohne diesen Charakter.</p>	<p>sense; <i>in itself</i> injuring, doing violence, pillaging, destroying naturally cannot be “unjust,” insofar as life acts <i>essentially</i>—that is, in its basic functions—in an injuring, violating, pillaging, destroying manner and cannot be <i>thought</i> at all without this character.</p>	<p>injury, violence, exploitation or destruction cannot be 'unjust' as such, because life functions essentially in an injurious, violent, exploitative and destructive manner, or at least these are its fundamental processes and it cannot be thought of without these characteristics.</p>	<p>本功能而言，生命發揮著傷害、強暴、剝削的功能，沒有這種特徵生命不可設想，就此而言，談論法和非法本身缺乏任何意義，某種傷害、強暴、剝削、消滅，其本身當然可能並無「非法」之處。</p>
<p>15.反杜林，補述。</p>			
<p>Man muss sich sogar noch etwas Bedenklicheres eingestehn: dass, vom höchsten biologischen Standpunkte aus, Rechtszustände immer nur Ausnahme-Zustände sein dürfen, als theilweise Restriktionen des eigentlichen Lebenswillens, der auf Macht aus ist, und sich dessen Gesamtzwecke als Einzelmittel unterordnend: nämlich als Mittel, grössere Macht-Einheiten zu schaffen.</p>	<p>One must even admit to oneself something still more problematic: that, from the highest biological standpoint, <u>conditions of justice</u> can never be anything but <i>exceptional conditions</i>, <u>as partial restrictions of the true will of life</u>—which is out after power—and subordinating themselves as individual means to its overall end: that is, as means for creating <i>greater units of power</i>.</p>	<p>One has to admit to oneself something even more unpalatable: that viewed from the highest biological standpoint, states of <u>legality</u> can never be anything but <i>exceptional states</i>, <u>as partial restrictions of the true will to life</u>, which seeks power and to whose overall purpose they subordinate themselves as individual measures, that is to say, as a means of creating greater units of power.</p>	<p>甚至還必須承認某種更加值得思慮的事：從最高的生物學立場出發，<u>合法狀態</u>只可以是<u>例外狀態</u>，<u>作為對追逐權力的真正生命意志的部分約束</u>，而且作為單個手段從屬於整體目的之下：也就是說作為創建更大的權力統一體的手段。</p>
<p>16.法權狀態是對生命意志的部分約束，成為創建更大權力體的手段。</p>			
<p>Hatab法文化豐富了權力面向，而不是抹除自然權力：Legal conditions are “partial restrictions” of natural forces of power, yet not on this account something “other” or even “lesser” than natural power. Legal provisions are called “particular means” serving life-powers, and Nietzsche adds: “as a means toward creating <i>greater units of power</i>.” In other words, <u>legal culture adds dimensions of power that nature alone does not exhibit.</u> (頁96)</p>			

<p>Eine Rechtsordnung souverain und allgemein gedacht, nicht als Mittel im Kampf von Macht-Complexen, sondern als Mittel gegen allen Kampf überhaupt, etwa gemäss der Dühring's, dass jeder Wille jeden Willen als gleich zu nehmen habe, wäre ein lebensfeindliches Princip, eine Zerstörerin und Auflöserin des Menschen, ein Attentat auf die Zukunft des Menschen, ein Zeichen von Ermüdung, ein Schleichweg zum Nichts. —</p>	<p>A legal system conceived of as sovereign and universal, not as a means in the battle of power complexes, but rather as means <i>against</i> all battle generally, say in accordance with Dühring's communist cliché that every will must accept every other will as equal, would be a principle <i>hostile to life</i>, a destroyer and dissolver of man, an attempt to kill the future of man, a sign of weariness, a secret pathway to nothingness.</p>	<p>A system of law conceived as sovereign and general, not as a means for use in the fight between units of power but as a means against fighting in general, rather like Dühring's communistic slogan that every will should regard every other will as its equal, this would be a principle hostile to life, an attempt to assassinate the future of man, a sign of fatigue and a secret path to nothingness.</p>	<p>把某種法律秩序想成是絕對主導和普遍的，不是把它當作諸種權力複合物的鬥爭手段，而是當作根本上反對一切鬥爭的手段，比如按照杜林那種共產主義模板，一定要把每個意志都等同起來，則是一條與生命相敵對的原則，是人類的毀壞者和消融者，是對人類未來的一次謀殺，是疲憊的一個信號，是折向虛無的一條秘道。——</p>
--	--	---	---

17.法權秩序本身是鬥爭產物，視其為反對鬥爭之手段，是扼殺生命，使生命邁向虛無道路。

Hatab將上述關於法律秩序作為權力複合物的鬥爭與美國政府形式連結在一起，指出權力制衡的政治思維是不同於傳統政治理論的想法。他引用James Madison (in *Federalist* 51) 的主張，表示the division and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government provides an internal structure that prevents tyranny by simply *multiplying* the number of potentially tyrannical units and permitting them to check each other by mutual “ambition” and distrust. (Hatab, 264)

Hatab說法律不是為了終結權力與鬥爭，法律本身就是權力鬥爭的一部份。「For Nietzsche, the law is not a force that strictly speaking secures an end to power and conflict, because it serves and participates *in* an ongoing “conflict of power-complexes.”」(頁96)

第十次討論(第二篇，9-11 節)彙整：

第八節

厚：我想再次回到第四節談句子解讀上的問題。從文法來看，如果“not because”中間有逗點，它應該是為了強調主要子句語氣的否定。然後這邊

談的法權主體，我認為不是談曉黎老師所連結的盧梭。最後，第四節“but rather”後面的句子，應作為尼采系譜學的開端。

繼續回到對主權個體的討論，其實有很多二手資料是贊成這個概念，作為尼采理想中的貴族典型的。主權個體其實是人開始會對自己負責，所以不一定要基於自由意志而討論它。意思是，主權個體是人之為人的過程，不是一個規範性判准。

葉：能不能說，從好與壞到善與惡的對立，是基於基督宗教的介入？

蔡：最早應該是從教士階級(蕭：應該要稱為祭司，以免與宗教搞混)，而非至猶太教才開始。

順：回到第一篇第七節的末尾，奴隸道德的反叛應還是從猶太教產生；祭司仍然沒有將評價方式從好/壞改成善/惡

第九節

葉：這節是談共同體的原始形式

順：有趣的是，這邊談的「欠債」，已經從人對人變成人對於共同體。

賴：這種概念是延續古希臘哲學（柏拉圖）所談的，只有神跟野獸能夠生於城邦之外。

第十節

蕭：這節要談的角度已經轉變為社會怎麼看待他人。當社會權力逐漸壯大，社會便有能力可以回應不同形式的損害。

賴：沒有 **RIGHT**，所有的 **RIGHT** 都根源於 **POWER** 所能伸展到的地方。從懲罰社會到恩典、共同體的這個演變，是來自於社會的自我確信。

對於主權個體來說，重要的是去區分自我與他者之間的不同(透過法律)。

楊：恩典就是超越法律，是最有權勢者的特權

第十一節

蕭：法律作為強健者鬥爭的一部分，是用以限制怨恨情緒

賴：尼采認為一般對法律的解釋是錯的（正義的起源必須從怨恨那邊去找）；法律是主權個體為了約束另一群的權能所創設的，根本沒有可因正義消除掉所有反應性情緒的這件事。這裡正義的起源要處理的問題是，法律便是主權個體透過鬥爭以創設的標準。而正義反而是法律建立前就有的意識

峰：是否所謂的「強者」，就是創設法律的人（主權個體？）

文：我們不應把這邊的討論侷限在，站在誰的那邊；而是要去看鬥爭的系譜與過程本身。

第十一次研讀（第二篇，12-14 節）摘要：

導讀人：黃順星

第十二節

purpose and power (section 12) #Hatab；〔歷史方法與生命之 its will of power〕

〔人間世為權能意志相互索求壓抑之世界，無物無剋，視角各別〕 We should notice in Section 12 a confirmation of the radically agonistic structure of will to power, that no form of power is immune from being overcome by other forms of power (this structure also figures in Nietzsche's idea of "perspectivism," as we will see).

Hatab:以懲罰為例，反對自目的論開始的思考方式，而應該視目的為權力鬥爭過程中強加之物。(頁 97-98)

- **causa fiendi**, 把這個目的設到開端，當作刑罰的 **causa fiendi**[始發原因]，然後——就完了。
- we really **should reach**,.....**overpowering, dominating**, 而其實也**應該是**贏了的法則..., 有機世界中的每個事件，都是一次征服，是某物**成為主人**，而所有征服和成為主人則都又是一次重新闡釋和編造，此時，之前的那個「意義」和「目的」必然要被掩蓋甚至抹殺。
- the **usefulness** of any physiological organ, 如果還照這樣去深入把握它的有用性，那麼，人們在其發生(emergence)問題上就一無所獲
- a **sign** that the will to power, 一切目的、一切有用性都只是[權力意志的]標記，表明的是，一個**權力意志**壓倒某個權勢較小者則成為主人了，從自己出發把關乎某種功能的意義烙在後者身上
- **progressus**, 「發展」決不是它朝向某個目的 **progressus**[進步]，更不是一次合乎邏輯的、最便捷的、耗費最少的力量和代價達到的進步，——而是由多個在它這裡進行的征服進程組成的前後序列
- **reduction in usefulness**, 一步步**變得無用**，枯萎和蛻變，意義和合目的性的喪失，簡而言之即死亡，乃是真正進步的條件
- **greater power**, 進步總是以一個朝向**更大權力**的意志和道路的形態表現出來，總是以大量較小權力為代價得以達成
- **measured**,...man's sacrifice **en bloc**,...one single **stronger** species of man,...that **would be** progress 一次「進步」之偉大，甚至是以所有必須為之犧牲者為尺度來**度量**的；把全人類(Menscheit)當作某個單一的**更強健**物種的壯大的尺度而犧牲掉——這或可為一個進步
- **power-will**, [反通俗機械論之無意義性，而主張用權力意志觀點理解歷史] 在所有事件中自行演進的**權力意志**的理論

- ***misarchism, ...allowed*** to do so, 那種民主式的、反對一切統治和意願統治者的特異反應，那種現代的**厭治主義**...已經逐漸地移置並偽裝到精神性、最精神性之物中去了，並到了這樣一個程度，使它今日已然一步一步地滲入、可以滲入到最嚴格的、貌似最客觀的科學中去了
- **actual *activity***, 真正**主動性**的概念從它們這裡消失了
- the essence of life, its ***will to power***, 生命的本質，生命的**權力意志**，...那些自發的、進攻性的、侵犯性的、做出新解讀、指向新方向和塑造新形態的力量
- ***more*** than 'administration' 「行政虛無主義」；不過，這裡涉及的可不只是「行政」.....。

<p>Hier noch ein Wort über Ursprung und Zweck der Strafe — zwei Probleme, die auseinander fallen oder fallen sollten: leider wirft man sie gewöhnlich in Eins.</p>	<p>Yet a word on the origin and purpose of punishment—two problems that fall out or ought to fall out separately: unfortunately they are usually lumped together.</p>	<p>Now another word on the origin and purpose of punishment - two problems which are separate, or ought to be: unfortunately people usually throw them together.</p>	<p>這裡對懲罰的起源還要說一句——有兩個分開或應該分開的問題：可惜人們習慣於把它們扯在一起。</p>
--	---	--	---

1. 懲罰並不基於復仇，續說懲罰。

<p>Wie treiben es doch die bisherigen Moral-Genealogen in diesem Falle? Naiv, wie sie es immer getrieben haben —: sie machen irgend einen „Zweck“ in der Strafe ausfindig, zum Beispiel Rache oder Abschreckung, setzen dann arglos diesen Zweck an den Anfang, als causa fiendi der Strafe, und — sind fertig.</p>	<p>How do the previous genealogists of morality carry on in this case? Naively, as they have always carried on—: they discover some “purpose” or other in punishment, for example revenge or deterrence, then innocently place this purpose at the beginning as <i>causa fiendi</i> of punishment, and— are done.</p>	<p>How have the moral genealogists reacted so far in this matter? Naively, as is their wont -: they highlight some 'purpose' in punishment, for example, revenge or deterrence, then innocently place the purpose at the start, as <i>causa fiendi</i> of punishment, and -have finished.</p>	<p>在上述問題上，迄今為止的道德譜系學家們搞得究竟怎麼樣呢？一如既往地天真——：他們隨便從懲罰中找出某個目的，比如復仇或恐嚇，然後不多想，把這個目的設到開端，當作刑罰的 causa fiendi[始發原因]，然後——就完了。</p>
---	---	--	--

2. 誤把目的當成原因，無法解釋懲罰起源。

<p>Der „Zweck im Rechte“ ist aber zu allerletzt für die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Rechts zu verwenden: vielmehr giebt es</p>	<p>The “purpose in law,” however, is the last thing that is usabl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genesis of law: on the</p>	<p>But 'purpose in law' is the last thing we should apply to the history of the emergence of law: on the contrary, there is no</p>	<p>可是，「法之目的」卻是最不該用來解釋法的發生史的：而毋寧說，對於一切種類的歷史學來說最重</p>
--	--	--	---

<p>für alle Art Historie gar keinen wichtigeren Satz als jenen, der mit solcher Mühe errungen ist, aber auch wirklich errungen sein sollte, — dass nämlich die Ursache der Entstehung eines Dings und dessen schliessliche Nützlichkeit, dessen thatsächliche Verwendung und Einordnung in ein System von Zwecken toto coelo auseinander liegen; dass etwas Vorhandenes, irgendwie Zu-Stande-Gekommenes immer wieder von einer ihm überlegenen Macht auf neue Ansichten ausgelegt, neu in Beschlag genommen, zu einem neuen Nutzen umgebildet und umgerichtet wird; dass alles Geschehen in der organischen Welt ein Überwältigen, Herrwerden und dass wiederum alles Überwältigen und Herrwerden ein Neu-Interpretieren, ein Zurechtmachen ist, bei dem der bisherige „Sinn“ und „Zweck“ nothwendig verdunkelt oder ganz ausgelöscht werden muss.</p>	<p>contrary, for history of every kind there is no more important proposition than that one which is gained with such effort but also really <i>ought to be gained</i>,— namely, that the cause of the genesis of a thing and its final usefulness, its actual employment and integration into a system of purposes, lie <i>toto caelo</i> apart; that something extant, something that has somehow or other come into being, is again and again interpreted according to new views, monopolized in a new way, transformed and rearranged for a new use by a power superior to it; that all happening in the organic world is an <i>overpowering, a becoming-lord-over</i>, and that, in turn, all overpowering and becoming-lord-over is a new interpreting, an arranging by means of which the previous “meaning” and “purpose” must of necessity become obscured or entirely extinguished.</p>	<p>more important proposition for every sort of history than that which we arrive at only with great effort but which we really should reach, - namely that the origin of the emergence of a thing and its ultimate usefulness,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incorporation into a system of ends, are toto coelo separate; that anything in existence, having somehow come about, is continually interpreted anew, requisitioned anew, transformed and redirected to a new purpose by a power superior to it; that everything that occurs in the organic world consists of overpowering, dominating, and in their turn, overpowering and dominating consist of re-interpretation, adjustment, in the process of which their former 'meaning' [Sinn] and 'purpose' must necessarily be obscured or completely obliterated.</p>	<p>要的莫過於如下這番花費如許辛勞贏得、而其實也應該是贏了的法則，——即：一切事物的起因、它最終的有用性、它事實上被置於一個體系中的使用和分類、迥然有別於目的；某種現有的。不管以那種方式臻於完成的，總是一再被一個對其佔優勢的權力重新看待，重新收歸已有，為了某種重新使用而接受改造和扭轉；有機世界中的每個事件，都是一次征服，是某物成為主人，而所有征服和成為主人則都又是一次重新闡釋和編造，此時，之前的那個「意義」和「目的」必{以上頁 81}然要被掩蓋甚至抹殺。</p>
--	---	---	--

3. 意義與目的，作為征服的結果。此處談權力與詮釋之交纏。

<p>Wenn man die Nützlichkeit von irgend welchem physiologischen Organ (oder auch einer Rechts-Institution, einer gesellschaftlichen Sitte, eines politischen Brauchs, einer Form in den Künsten oder im religiösen Cultus) noch so gut begriffen hat, so hat man damit noch nichts in Betreff seiner Entstehung begriffen: so unbequem und unangenehm dies älteren Ohren klingen mag, — denn von Alters her hatte man in dem nachweisbaren Zwecke, in der Nützlichkeit eines Dings, einer Form, einer Einrichtung auch deren Entstehungsgrund zu begreifen geglaubt, das Auge als gemacht zum Sehen, die Hand als gemacht zum Greifen.</p>	<p>However well one has grasped the <u>utility of some physiological organ</u> (or of a legal institution, a social custom, a political practice, a form in the arts or in religious cult), one has still not comprehended anything regarding its genesis: as uncomfortable and unpleasant as this may sound to earlier ears,—for from time immemorial one had thought that in comprehending the demonstrable purpose, the usefulness of a thing, a form, an arrangement, one also comprehended the reason for its coming into being—the eye as made to see, the hand as made to grasp.</p>	<p>No matter how perfectly you have understood the <u>usefulness of any physiological organ</u> (or legal institution, social custom, political usage, art form or religious rite), you have not yet thereby grasped how it emerged: uncomfortable and unpleasant as this may sound to more elderly ears,- for people down the ages have believed that the obvious purpose of a thing, its utility, form and shape, are its reason for existence, the eye is made to see, the hand to grasp.</p>	<p>對於不管哪種<u>生理器官</u>（或者是一個法律機構，一種社會禮教，一種政治慣例，藝術或者宗教儀式方面的一種形式），如果還照這樣去深入把握它的<u>有用性</u>，那麼，人們在其發生問題上就一無所獲：不管那些老耳朵們聽到這個有多麼不舒坦，不痛快，——因為自古以來人們已經相信，要到某件事物、某種形式、某個機制的可證明的目的和它的有用性中去把握它發生的根據，把眼睛當作是為了看而造出的，手是為了拿而造出。</p>
<p>4.有用性／效用，正是阻礙認識的掩蓋手段。</p>			
<p>So hat man sich auch die Strafe vorgestellt als erfunden zum Strafen.</p>	<p>Thus one also imagined punishment as invented for punishing.</p>	<p>So people think punishment has evolved for the purpose of punishing.</p>	<p>所以，人們也把懲罰想像成為了懲罰而發明的。</p>
<p>5.懲罰亦然。</p>			
<p>Aber alle Zwecke, alle Nützlichkeiten sind nur Anzeichen davon, dass ein Wille zur Macht über etwas weniger Mächtiges Herr geworden ist und ihm von sich aus den Sinn einer Funktion aufgeprägt</p>	<p>But all purposes, all utilities, are only <i>signs</i> that a will to power has become lord over something less powerful and has stamped its own functional meaning onto it;</p>	<p>But every purpose and use is just a sign that the will to power has achieved mastery over something less powerful, and has impressed upon it its own idea [<i>Sinn</i>] of a use function;</p>	<p>可是，一切目的、一切有用性都只是<u>標記</u>，表明的是，一個權力意志壓倒某個權勢較小者則成為主人了，從自己出發把關乎某</p>

<p>hat; und die ganze Geschichte eines „Dings“, eines Organs, eines Brauchs kann dergestalt eine fortgesetzte Zeichen-Kette von immer neuen Interpretationen und Zurechtmachungen sein, deren Ursachen selbst unter sich nicht im Zusammenhange zu sein brauchen, vielmehr unter Umständen sich bloss zufällig hinter einander folgen und ablösen.</p>	<p>and in this manner the entire history of a “thing,” an organ, a practice can be a continuous signchain of ever new interpretations and arrangements, whose causes need not be connected even among themselves—on the contrary, in some cases only accidentally follow and replace one another.</p>	<p>and the whole history of a 'thing', an organ, a tradition can to this extent be a continuous chain of signs, continually revealing new interpretations and adaptations, the causes of which need not be connected even amongst themselves, but rather sometimes just follow and replace one another at random.</p>	<p>種功能的意義烙在後者身上；照此方式，一個「事物」、一個器官、一種慣例的全部歷史可以是由不斷更新的闡釋和編造相繼相成的記號鏈條，它們的諸種原因本身毋需彼此有所關聯，毋寧僅僅是時或偶然地彼此先後跟進和交替。</p>
<p>6.目的與有用性，作為權力之標記，。</p>			
<p>„Entwicklung“ eines Dings, eines Brauchs, eines Organs ist demgemäss nichts weniger als sein progressus auf ein Ziel hin, noch weniger ein logischer und kürzester, mit dem kleinsten Aufwand von Kraft und Kosten erreichter progressus, — sondern die Aufeinanderfolge von mehr oder minder tiefgehenden, mehr oder minder von einander unabhängigen, an ihm sich abspielenden Überwältigungsprozessen, hinzugerechnet die dagegen jedes Mal aufgewendeten Widerstände, die versuchten Form-Verwandlungen zum Zweck der Vertheidigung und Reaktion, auch die Resultate gelungener</p>	<p>The “development” of a thing, a practice, an organ is accordingly least of all its <i>progressus</i> toward a goal, still less a logical and shortest <i>progressus</i>, reached with the smallest expenditure of energy and cost,—but rather the succession of more or less profound, more or less independent processes of overpowering that play themselves out in it, including the resistances expended each time against these processes, the attempted changes of form for the purpose of defense and reaction, also the results of successful counter-actions.</p>	<p>The 'development' of a thing, a tradition, an organ is therefore certainly not its progressus towards a goal, still less is it a logical progressus, taking the shortest route with least expenditure of energy and cost, - instead it is a succession of more or less profound, more or less mutually independent processes of subjugation exacted on the thing, added to this the resistances encountered every time, the attempted transforma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defence and reaction, and the results, too, of successful countermeasures.</p>	<p>與此相應，一個事物、一種慣例、一個器官的「發展」決不是它朝向某個目的 progressus[進步]，更不是一次合乎邏輯的、最便捷的、耗費最少的力量和代價達到的進步，——而是由多個在它這裡進行的征服進程組成的前後序列，這些進程的深入程度不同，彼此或多或少是獨立的，然後還包括每次耗去的相反的抵抗，出於防衛和反應的目的所嘗試的諸種形式變換(Form-Verwandlungen)，以及成功的對應行動的諸種後果。</p>

Gegenaktionen.			
7.發展不是朝目標邁進筆直而終，而是出入攻防交爭不息。變動亦非自變，而是勢力消漲而有變革。			
<p>Die Form ist flüssig, der „Sinn“ ist es aber noch mehr... Selbst innerhalb jedes einzelnen Organismus steht es nicht anders: mit jedem wesentlichen Wachstum des Ganzen verschiebt sich auch der „Sinn“ der einzelnen Organe, — unter Umständen kann deren theilweises Zu-Grunde-Gehn, deren Zahl-Verminderung (zum Beispiel durch Vernichtung der Mittelglieder) ein Zeichen wachsender Kraft und Vollkommenheit sein.</p>	<p>The form is fluid but the “meaning” is even more so ... Even in the individual organism things are no different: with each essential growth of the whole the “meaning” of the individual organs shifts as well,—in some cases their partial destruction, their reduction in number (for example through destruction of the intermediate members), can be a sign of growing strength and perfection.</p>	<p>The form is fluid, the 'meaning' [<i>Sinn</i>] even more so ... It is no different inside any individual organism: every time the whole grows appreciably, the 'meaning' [<i>Sinn</i>] of the individual organs shifts, - sometimes the partial destruction of organs, the reduction in their number (for example, by the destruction of intermediary parts) can be a sign of increasing vigour and perfection.</p>	<p>形式是流動的，「意義」更是流{以上頁 82}動的..... 即使在每個單個器官內部也無不同：隨著整體的每次本質性生長，單個器官的「意義」也在滑動，——有時，它一步步地臻於完成，它在數量上的減少（比如通過肢節的消失）可能是生長力和完滿性的一個標誌。</p>
8.整體增長，個別「意義」滑動。〔肢節／細節逐漸消逝，反而是生長力和完滿性的標誌〕			
<p>Ich wollte sagen: auch das theilweise Unnützlichwerden, das Verkümmern und Entarten, das Verlustiggehn von Sinn und Zweckmässigkeit, kurz der Tod gehört zu den Bedingungen des wirklichen progressus: als welcher immer in Gestalt eines Willens und Wegs zu grösserer Macht erscheint und immer auf Unkosten zahlreicher kleinerer Mächte durchgesetzt wird.</p>	<p>I wanted to say: even the partial <i>loss of utility</i>, atrophying and degenerating, the forfeiture of meaning and purposiveness, in short death, belongs to the conditions of true <i>progressus</i>: which always appears in the form of a will and way to <i>greater power</i> and is always pushed through at the expense of numerous smaller powers.</p>	<p>To speak plainly: even the partial reduction in usefulness, decay and degeneration, loss of meaning [<i>Sinn</i>] and functional purpose, in short death, make up the conditions of true progressus: always appearing, as it does, in the form of the will and way to greater power and always emerging victorious at the cost of countless smaller forces.</p>	<p>我願意說：一步步變得無用，枯萎和蛻變，意義和合目的性的喪失，簡而言之即死亡，乃是真正進步的條件：〔參考第一節化入肉身與化入靈魂的討論〕進步總是以一個朝向更大權力的意志和道路的形態表現出來，總是以大量較小權力為代價得以達成。</p>
9.有用性的喪失，反而是真正進步的條件：分力整併為合力。			

<p>Die Grösse eines „Fortschritts“ bemisst sich sogar nach der Masse dessen, was ihm Alles geopfert werden musste; die Menschheit als Masse dem Gedeihen einer einzelnen stärkeren Species Mensch geopfert — das wäre ein Fortschritt... — Ich hebe diesen Haupt-Gesichtspunkt der historischen Methodik hervor, um so mehr als er im Grunde dem gerade herrschenden Instinkte und Zeitgeschmack entgegen geht, welcher lieber sich noch mit der absoluten Zufälligkeit, ja mechanistischen Unsinnigkeit alles Geschehens vertragen würde, als mit der Theorie eines in allem Geschehn sich abspielenden Macht-Willens.</p>	<p>The magnitude of a “progress” is even <i>measured</i> by the mass of all that had to be sacrificed for it; humanity as mass sacrificed for the flourishing of a single <i>stronger</i> species of human being—that <i>would be</i> progress ...—I emphasize this main viewpoint of historical methodology all the more because it basically goes against the presently ruling instincts and taste of the times, which would rather learn to live with the absolute randomness, indeed the mechanistic senselessness of all happening than with the theory of a <i>power-will</i> playing itself out in all happening.</p>	<p>The amount of 'progress' can actually be <i>measured</i> according to how much has had to be sacrificed to it; man's sacrifice <i>en bloc</i> to the prosperity of one single <i>stronger</i> species of man - that <i>would be</i> progress ... - I lay stress on this major point of historical method, especially as it runs counter to just that prevailing instinct and fashion which would much rather come to terms with absolute randomness, and even the mechanistic senselessness of all events, than the theory that a <i>power-will</i> is acted out in all that happens.</p>	<p>一次「進步」之偉大，甚至是以所有必須為之犧牲者為尺度來度量的；把全人類(Menschheit)當作某個單一的更強健物種的壯大的尺度而犧牲掉——這或可為一個進步……——我高舉歷史學方法論的這一首要觀點，尤其是當它從根本上背離於時下盛行的那種本能和時代趣味，後者更樂於忍受所有事件的絕對偶然性，也就是機械論的無意義性，而非接受論述一個在所有事件中自行演進的權力意志的理論。</p>
<p>10.從整體人類尺度思考，除舊人類，布新人類。反機械說，而自權能意志思考事件。</p>			
<p>Die demokratische Idiosynkrasie gegen Alles, was herrscht und herrschen will, der moderne Misarchismus (um ein schlechtes Wort für eine schlechte Sache zu bilden) hat sich allmählich dermaassen in's Geistige, Geistigste umgesetzt und verkleidet, dass er heute Schritt für Schritt bereits in die strengsten,</p>	<p>The democratic idiosyncrasy against everything that rules and desires to rule, the modern <i>misarchism</i> (to create a bad word for a bad thing) h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and disguised itself into something spiritual, most spiritual, to such an extent that today it is already</p>	<p>The democratic idiosyncrasy of being against everything that dominates and wants to dominate, the modern <i>misarchism</i> (to coin a bad word for a bad thing) has gradually shaped and dressed itself up as intellectual, most intellectual, so much so that it already, today, little by little</p>	<p>那種民主式的、反對一切統治和意願統治者的特異反應，那種現代的厭治主義（對一個壞事得造個壞詞）已經逐漸地移置並偽裝到精神性、最精神性之物中去了，並到了這樣一個程度，使它今日已然一步一步地滲入、<u>可以滲入</u></p>

<p>anscheinend objektivsten Wissenschaften eindringt, eindringen darf; ja er scheint mir schon über die ganze Physiologie und Lehre vom Leben Herr geworden zu sein, zu ihrem Schaden, wie sich von selbst versteht, indem er ihr einen Grundbegriff, den der eigentlichen Aktivität, eskamotirt hat.</p>	<p>penetrating, <u>is allowed to penetrate</u>, step by step into the most rigorous, apparently most objective sciences; indeed it appears to me already to have become lord over the whole of physiology and the doctrine of life—to its detriment, as goes without saying—by removing through sleight of hand one of its basic concepts, that of true activity.</p>	<p>penetrates the strictest, seemingly most objective sciences, and is <u>allowed to do so</u>; indeed, I think it has already become master of the whole of physiology and biology, to their detriment, naturally, by spirting away their basic concept, that of actual activity.</p>	<p>到最嚴格的、貌似最客觀的科學中去了；是的，在我看來，它已經主宰了整個心理學和生命學說，不用說是在損害著它們，唸著咒語，讓一個基礎概念，真正主動性的概念從它們這裡消失了。</p>
<p>11.迴避權能問題，迴避支配與宰制，使人類心理變得消極與被動，並以「科學」、「精神」為名，掩蓋自身的被動性。</p> <p>Hatab說尼采的政治語言偏向貴族、權威政治的說法，認為民主潮流可追溯到「某種厭治主義」：「Much of Nietzsche's political language suggests an aristocratic,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arrangement. The historical precedent of the master–slave relation coupled with the notion of will to power as the fuel of human activities leads easily to an apparent approval of political domination and exploitation (<i>BGE</i> 259). Democratic movements are traced to a kind of “misarchism,” a hatred of everything that dominates and wants to rule (<i>GM</i> II,12).」(Hatab, 頁249) Hatab這裡說，民主運動可溯到厭治主義，一種交給群眾判斷，不作出決定的政治制度。但尼采談的不只是民主問題，更重要的是對好良心的否定，對於支配、侵略、佔有、奪略種種生命本能的否認，但實際上，這些否認反而讓我們對生命的實然樣態，感到無能為力。</p>			
<p>Man stellt dagegen unter dem Druck jener Idiosynkrasie die „Anpassung“ in den Vordergrund, das heisst eine Aktivität zweiten Ranges, eine blosse Reaktivität, ja man hat das Leben selbst als eine immer zweckmässiger innere Anpassung an äussere Umstände definiert (Herbert Spencer).</p>	<p>Under the pressure of that idiosyncrasy one instead places “adaptation” in the foreground, that is to say an activity of second rank, a mere reactivity; indeed life itself is defined as an ever more purposive inner adaptation to external circumstances (Herbert</p>	<p>On the other hand, the pressure of this idiosyncrasy forces 'adaptation' into the foreground, which is a secondrate activity, just a reactivity, indeed life itself has been defined as an increasingly efficient inner adaptation to external circumstances (Herbert Spencer).</p>	<p>在那樣一種特異反應的壓力之下，人們大肆宣揚與之{以上頁 83}相反的「適應」，即一種第二等的主動性，一種純然的反應性，人們確實把生命本身定義為一種對外形勢越來越合目的的內在適應（赫爾伯特·斯賓塞）。</p>

	Spencer).		
12.不是去支配，而是去適應，恰恰反應當代人類的自我放棄。			
Damit ist aber das Wesen des Lebens verkannt, sein Wille zur Macht; damit ist der principielle Vorrang übersehen, den die spontanen, angreifenden, übergreifenden, neu-auslegenden, neu-richtenden und gestaltenden Kräfte haben, auf deren Wirkung erst die „Anpassung“ folgt; damit ist im Organismus selbst die herrschaftliche Rolle der höchsten Funktionäre abgeleugnet, in denen der Lebenswille aktiv und formgebend erscheint.	In so doing, however, one mistakes the essence of life, its <i>will to power</i> ; in so doing one overlooks the essential pre-eminence of the spontaneous, attacking, infringing, reinterpreting, reordering, and formative forces, upon whose effect the “adaptation” first follows; in so doing one denies the lordly role of the highest functionaries in the organism itself, in which the will of life appears active and form-giving.	But this is to mis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life, its will to power , we overlook the prime importance that the spontaneous, aggressive, expansive, re-interpreting, re-directing and formative forces have, which 'adaptation' follows only when they have had their effect; in the organism itself, the dominant role of these highest functionaries, in whom the lifewill is active and manifests itself, is denied.	生命的本質，生命的 權力意志 ，卻由此被誤解；那些自發的、進攻性的、侵犯性的、做出新解讀、指向新方向和塑造新形態的力量（隨著這些力量的作用而來才有了那個「適應」）所具有的原則上的優勢，由此被忽略；有機體中最高職能（生命意志就行動地、賦形性地表現於這些職能中）的統治性角色，由此被否認。
13.尼采喚醒人重視生命的主動性，支配性，創造性，這才是第一位的。而不是消極適應，而陷於群盲中。			
Conway權力意志的思考肯定生命的主動性，以犧牲大眾來求取例外個殊可能性浮現；適應說則是肯定大眾社會，犧牲例外個殊。 （The will to power expresses itself by sacrificing the 'mass' to the possibility of the emergence of exotic singularities, while the will to existence preserves the 'mass' at the expense of the singularities that otherwise might arise (Conway頁49).			
Man erinnert sich, was Huxley Spencern zum Vorwurf gemacht hat, — seinen „administrativen Nihilismus“: aber es handelt sich noch um mehr als um's „Administriren“ ...	One recalls that for which Huxley reproached Spencer—his “administrative nihilism”: but it is a matter of <i>more than just</i> “administering” ...	One recalls what Huxley reproached Spencer with, - his 'administrative nihilism': but we are dealing with more than 'administration' ...	人們回想起赫胥黎給斯賓塞提供的母題，——他的「行政虛無主義」；不過，這裡涉及的可不只是「行政」.....。
14.如果人的存在僅僅是適應既有環境與條件，意義什麼也就無關緊要，虛無主義正是對生命無所著力的結果。			

第十三節 [懲罰的相對延續性與流動性]——懲罰的種種理由：愛我的(一百種)原因

➤ **punishment**, 懲罰

its relative **permanence**, 有延續性之處

its **fluidity**, 流動不居之處

➤ **per analogiam, ...inserted**,

[依此類推]，比起程序在懲罰方面的應用，程序本身是某種更古老、更早的東西，那種應用最初是被增解到、深文周納到（早就存在的、只不過是在另一種意義上很常見的）程序中去的。

➤ **not** to be understood,

事情並不像我們那些天真的道德譜系學家和法律譜系家們迄今所以為的那樣

➤ **invented** for the purpose,

他們統統以為，程序是出於懲罰的目的而發明的，猶如早先是出於抓握的目的而發明了手似的。

➤ **undefinable**,

迄今為止的一般懲罰歷史，為各種不同目的而極盡利用懲罰之能事的歷史，最終結晶成某種統一體，難以溶解，難以分析，還必須強調的是，完全不可定義。

➤ **why** people are actually punished, : all concepts in which an entire process is semiotically concentrated defy definition;...

到底為什麼受懲罰：所以藉以從癥候學*方面對一次完整訴訟程序作出總結的概念，皆無從定義；可定義的只是那種無歷史之物

➤ **aide memoire**,

懲罰作為一種記憶之製造，或是給那個遭受懲者——即所謂的「改善」，或是給那些執行時的見證者長記性。

<p>— Man hat also, um zur Sache, nämlich zur Strafe zurückzukehren, zweierlei an ihr zu unterscheiden: einmal das relativ Dauerhafte an ihr, den <u>Brauch</u>, den Akt, das „Drama“, eine gewisse strenge Abfolge von Prozeduren, andererseits das Flüssige an ihr, den Sinn, den Zweck, die Erwartung, welche sich an die Ausführung solcher Prozeduren</p>	<p>—To return to our topic, namely to punishment, one must then distinguish in it two sorts of things: first that which is relatively permanent in it, <u>the practice</u>, the act, the “drama,” a certain strict sequence of procedures; on the other hand that which is fluid in it, the meaning, the purpose, the expectation tied</p>	<p>- To return to our topic, namely punishment, we hav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wo of its aspects: one is its relative permanence, <u>the custom</u>, the act, the 'drama', a certain strict sequence of procedures, the other is its fluidity, its meaning [Sinn], purpose and expectation, which is linked to the carrying out of such</p>	<p>—回到正題，我們在懲罰上要區分兩樣東西：一方面是懲罰這件事上相對有延續性之處，<u>慣例</u>、行動、「<u>排演</u>」*、某一套特定嚴{以上頁 84}格的程序步驟，另一方面是它流動不居之處，即此類程序的履行所關係到的意義、</p>
---	---	---	--

knüpft.	to the execution of such procedures.	procedures.	目的、期望。 *「排演」原文為 Drama，通義為「演戲、戲劇」，尼采於此蓋指涉此詞的希臘文母詞[行動]。
1.懲罰的兩面性：具延續性之慣例行動排演；流動之意義目的期望。			
<p>Hierbei wird ohne Weiteres vorausgesetzt, per analogiam, gemäss dem eben entwickelten Hauptgesichtspunkte der historischen Methodik, dass die Prozedur selbst etwas Älteres, Früheres als ihre Benützung zur Strafe sein wird, dass letztere erst in die (längst vorhandene, <u>aber in einem anderen Sinne übliche</u>) Prozedur hineingelegt, hineingedeutet worden ist, kurz, dass es nicht so steht, wie unsre naiven Moral- und Rechtsgenealogen bisher annahmen, welche sich allesamt die Prozedur erfunden dachten zum Zweck der Strafe, so wie man sich ehemals die Hand erfunden dachte zum Zweck des Greifens.</p>	<p>It is presupposed here without further ado, per analogy, according to the main viewpoint of the <u>historical methodology</u> just developed, that the procedure itself will be something older, earlier than its use for punishment, that the latter was first placed into, interpreted into the procedure (which had long existed, but <u>was practiced in another sense</u>)—in short, that things are <i>not</i> as our <u>naive genealogists of morality and law</u> have thus far assumed, all of whom thought of the procedure as <i>invented</i> for the purpose of punishing, as one once thought of the hand as invented for the purpose of grasping.</p>	<p>And here, without further ado, I assume, <i>per analogiam</i>, according to the major point of <u>historical method</u> just developed, that the procedure itself will be something older, predating its use as punishment, that the latter was only <i>inserted</i> and interpreted into the procedure (which had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u>though it was thought of in a different way</u>), in short, that the matter is <i>not</i> to be understood in the way our <u>naive moral and legal genealogists</u> assumed up till now, who all thought the procedure had been <i>invented</i> for the purpose of punishment, just as people used to think that the hand had been invented for the purpose of grasping.</p>	<p>在這裡且直接假定，根據剛才演繹出的那條<u>歷史學方法論</u>的首要論點，per analogiam[依此類推]，比起<u>程序</u>*在懲罰方面的應用，程序本身是某種更古老、更早的東西，那種應用最初是被<u>增解到</u>、深文周納到（早就存在的、<u>只不過是在另一種意義上很常見的</u>）程序中去的，簡言之，事情並不像我們那些<u>天真的道德譜系學家和法律譜系家們</u>迄今所以為的那樣，他們統統以為，程序是出於懲罰的目的而<u>發明的</u>，猶如早先是出於<u>抓握的目的而發明了手</u>似的。 *此節中的「程序」與「訴訟」同源，皆出於表示「進程、一系列推動的執行步驟」的拉丁詞 <i>procedere</i>。</p>
2.論懲罰之 <u>延續性</u> ——作為程序之意義目的期望，乃是後來附加的。程序與懲罰之連結後來才產生。			
Was nun jenes andre Element an der Strafe betrifft, das flüssige,	Now as for that other element in punishment—that which is	With regard to the other element in punishment, the fluid	至於懲罰的另一方面因

<p>ihren „Sinn“, so stellt in einem sehr späten Zustande der Cultur (zum Beispiel im heutigen Europa) der Begriff „Strafe“ in der That gar nicht mehr Einen Sinn vor, sondern eine ganze Synthesis von „Sinnen“: die bisherige Geschichte der Strafe überhaupt, die Geschichte ihrer Ausnützung zu den verschiedensten Zwecken, krystallisirt sich zuletzt in eine Art von Einheit, welche schwer löslich, schwer zu analysiren und, was man hervorheben muss, ganz und gar undefinirbar ist.</p>	<p>fluid, its “meaning”—in a very late state of culture (for example in present-day Europe), the concept “punishment” in fact no longer represents a single meaning at all but rather <u>an entire synthesis of “meanings”</u>: the previous history of punishment in general, the history of its exploitation for the most diverse purposes, finally crystallizes into a kind of unity that is difficult to dissolve, difficult to analyze and—one must emphasize—is completely and utterly <i>undefinable</i>.</p>	<p>one, its 'meaning', the concept 'punishment' presents, at a very late stage of culture (for example, in Europe today), not just one meaning but <u>a whole synthesis of 'meanings'</u> [Sinnen]: the history of punishment up to now in general, the history of its use for a variety of purposes, finally <u>crystallizes</u>⁵⁵ in a kind of unity which is difficult to dissolve back into its elements, difficult to analyse and, this has to be stressed, is absolutely <i>undefinable</i>.</p>	<p>素，其流動不居之處，它的「意義」，在一個相當晚期的文化狀況（比如在今日之歐洲）中，「懲罰」概念其實不再是給出一種意義，卻是對諸種「意義」的一個完整的化合物——：迄今為止的一般懲罰歷史，為各種不同目的而極盡利用懲罰之能事的歷史，最終<u>結晶</u>成某種統一體，難以溶解，難以分析，還必須強調的是，完全不可定義。</p>
---	--	---	---

3. 英文註，參考司湯達《論愛情》中「結晶」相關討論。列出以下相關段落。
（或許可以延伸說愛情與懲罰，都有著不可定義的特性，是某種想像方面的狂熱病）

1. 司湯達：我通過「結晶」這個詞想要說的是某一種想像方面的狂熱病。因為這個詞把一種最常見的、很平常的事物搞得難以認識了，而其實不過是件另外的事物而已。在那些為追求幸福但除了虛榮之外就不知別的道路的人裡，力圖激發出這種狂熱病的人，必須精心繫好自己的領帶，並且要經常注意上千種細節，絕不可邈邈邇邇。上流社會的女人們只承認結果，而否認或者看不見原因。
2. 本書正是構成稱之為愛情的情感的全部感情的詳盡而細緻的描述……照我的見解，這個詞表達出了那種被稱之為愛情的瘋病——即給人帶來最大愉快的那種瘋病的主要現象，這個詞能給人以一種實際的感受，而不用這個詞，就需要反復用一串非常長的迂回說法來代替它，那麼我對發生在愛戀中的人頭腦裡和心靈中的事物的描述，就變得晦澀、笨拙、令人生厭，對我這個作者甚至都如此：那對讀者又會如何？……結晶這個詞不僅被用以表達使我們在開始愛的女子身上瞥見全部的美、全部那種至善盡美的瘋狂行為，而且還是我大膽採用的簡潔手法。只要取一支鉛筆，在行與行之間寫上五六個所缺的詞就行。——原注
3. 請讓一個情人用腦子認真思索 24 小時，那你才能發現：在薩爾茨堡鹽礦，有人把一根在冬天掉了葉子的樹枝丟在廢礦井的深

處；兩三個月以後，再把它取出來看時，樹枝上已布滿亮閃閃的結晶體：最細的枝椏——並不比山雀的爪子粗——裹滿了無數閃耀著的、燦爛奪目的鑽石；再也認不出那根枝椏的本來面目了。那種我稱之為結晶的情況，則是一種精神作用，它能從眼前見到的無論什麼事物中又發現他所愛的對象身上有了完全新的優點。……總之，在戀愛中想著的事，都能聯想起看見她的優點。這種現象，我不揣冒昧地稱之為「結晶」，它產生於支配著我們獲得快樂、並且把熱血輸送到我們的頭腦中的本性；產生於由於感到心上人的完美而滋長的愉快的情感；產生於她是屬於我的那種想像。

<p>(Es ist heute unmöglich, bestimmt zu sagen, warum eigentlich gestraft wird: alle Begriffe, in denen sich ein ganzer Prozess semiotisch zusammenfasst, entziehen sich der Definition; definierbar ist nur Das, was keine Geschichte hat.)</p>	<p>(Today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for sure why we actually punish: all concepts in which an entire process is semiotically summarized elude definition; only that which has no history is definable.)</p>	<p>(Today it is impossible to say precisely why people are actually punished: all concepts in which an entire process is semiotically concentrated defy definition; only something which has no history can be defined.)</p>	<p>(今日不可能確切地說，到底為什麼受懲罰；所以藉以從癥候學*方面對一次完整訴訟程序作出總結的概念，皆無從定義；可定義的只是那種無歷史之物)</p>
---	---	---	---

* 「從癥候學方面」原文為 semiotisch，蓋指「能概括所有刑罰現象的（概念）」。**Semiotik**[癥候學]今日最常用義為「符號學」或「記號學」，在尼采當時則主要從醫學上解（雖有經院哲學及洛克提到過「記號學」，其義於此則難通），指對某類疾病所有癥狀的系統研究：癥候本為疾病之後果，不可倒以為因。

4.類比上述的愛情引喻，不知道為什麼發生愛情。〔原因總是不斷的重新詮釋、重構出來→ex 問：你愛我什麼？答：etc...〕

<p>In einem früheren Stadium erscheint dagegen jene Synthesis von „Sinnen“ noch löslicher, auch noch verschiebbarer; man kann noch wahrnehmen, wie für jeden einzelnen Fall die Elemente der Synthesis ihre Werthigkeit verändern und sich demgemäss umordnen, so dass bald dies, bald jenes Element auf Kosten der übrigen hervortritt und dominirt, ja unter Umständen Ein Element (etwa der Zweck der Abschreckung) den ganzen Rest von Elementen aufzuheben</p>	<p>In an earlier stage, by contrast, that synthesis of “meanings” still appears more soluble, also more capable of shifts; one can still perceive in each individual case how the elements of the synthesis change their valence and <u>rearrange themselves accordingly</u>, so that now this, now that element comes to the fore and dominates at the expense of the remaining ones, indeed in some cases one element (say the purpose</p>	<p>At an earlier stage, however, the synthesis of 'meanings' appeared much easier to undo and shift; we can still make out how, in every single case, the elements of the synthesis change valence and <u>alter the order</u> in which they occur so that now this, then that element stands out and dominates, to the detriment of the others, indeed, in some circumstances one element (for example, the purpose of deterrence) seems to overcome all the rest.</p>	<p>在一個早先的階段則與此相反，那種「意義」化合物似乎還是比較容易分解，也更容易滑動；人們還可以體會到，在各種個別情況下化合物中元素的化合價是怎樣改變並<u>相應地重組</u>的，從而使{以上頁85}得時而這種、時而那種元素會以其他元素為代價而佔據上風和主導，有時甚而一種元素（如恐嚇的目的）似乎會抵消其他元</p>
---	--	--	---

scheint.	of deterrence) seems to cancel out all the rest of the elements.		素的所有餘值。
5.從上述結晶喻來思考，結晶的初期，還能辨視樹枝。結凍到最後，根本什麼都看不出來，什麼都有可能是，也都可能不是。			
Um wenigstens eine Vorstellung davon zu geben, wie unsicher, wie nachträglich, wie accidentiell „der Sinn“ der Strafe ist und wie ein und dieselbe Prozedur auf grundverschiedne Absichten hin benützt, gedeutet, zurechtgemacht werden kann: so stehe hier das Schema, das sich mir selbst auf Grund eines verhältnismässig kleinen und zufälligen Materials ergeben hat.	To give at least some idea of how uncertain, how after-the-fact, how accidental “the meaning” of punishment is and how one and the same procedure can be used, interpreted, arranged with respect to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intentions: I offer here the schema that offered itself to me on the basis of a relatively small and random body of material.	To at least give an impression of how uncertain, belated and haphazard the 'meaning' of punishment is, and how one and the same procedure can be used, interpreted and adapted for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projects: you have here a formula that suggested itself to me on the basis of relatively restricted and random material.	至少可以想像一下，懲罰的「意義」是怎樣不確定的、事後的和臨時的，同樣一套程序可能怎樣依據根本不同的意圖而被運用、讀解和編造：因此這裡是有成規的，在我看來，甚至是基於某種照比例來看甚是微小和偶然的佐證而定出的成規。
6.意義作為事後編造。結晶作為外在加諸。以下為懲罰意義之列舉，大概跟男男女女回答「愛我的一百個理由」差不多。			
Strafe als Unschädlichmachen, als Verhinderung weiteren Schädigens.	Punishment as rendering-harmless, as prevention of further injury.	Punishment as a means of rendering harmless, of preventing further harm.	懲罰作為對損害的消除，作為對進一步損害的阻止。
7.			
Strafe als Abzahlung des Schadens an den Geschädigten, in irgend einer Form (auch in der einer Affekt-Compensation).	Punishment as payment to the injured party for the injury, in any form (even in that of a compensating affect).	Punishment as payment of a debt to the creditor in any form (even one of emotional compensation).	懲罰作為對受害者所受損失的償還，不管是以什麼形式（即使是以一種情緒代償的形式）。
8.			
Strafe als Isolierung einer Gleichgewichts-Störung, um ein Weitergreifen der Störung zu	Punishment as isolation of a disturbance of equilibrium in order to prevent a further	Punishment as a means of isolating a disturbance of balance, to prevent further	懲罰作為為了防止干擾的進一步蔓延而採取的平衡

verhüten.	spreading of the disturbance	spread of the disturbance.	性干擾。
9.			
Strafe als Furchteinflößen vor Denen, welche die Strafe bestimmen und exekutiren.	Punishment as instilling fear of those who determine and execute the punishment.	Punishment as a means of inspiring the fear of those who determine and execute punishment.	懲罰作為對決定和執行懲罰者之恐懼的灌輸。
10.			
Strafe als eine Art Ausgleich für die Vortheile, welche der Verbrecher bis dahin genossen hat (zum Beispiel wenn er als Bergwerkssklave nutzbar gemacht wird).	Punishment as a kind of compensation for the benefits the criminal has enjoyed up to that point (for example when he is made useful as a slave in the mines)	Punishment as a sort of counter-balance to the privileges which the criminal has enjoyed up till now (for example, by using him as a slave in the mines).	懲罰作為罪犯此前所享有好處的償還（比如把他作為礦山奴工來加以利用）。
11.			
Strafe als Ausscheidung eines entartenden Elementes (unter Umständen eines ganzen Zweigs, wie nach chinesischem Rechte: somit als Mittel zur Reinerhaltung der Rasse oder zur Festhaltung eines socialen Typus).	Punishment as elimination of a degenerating element (in some cases of an entire branch, as according to Chinese law: thus as a means for preserving the purity of the race or for maintaining a social type).	Punishment as a rooting-out of degenerate elements (sometimes a whole branch, as in Chinese law: whereby it becomes a means of keeping the race pure or maintaining a social type).	懲罰作為對某種蛻變成分的排除（有時是排除一整個分支，就像按照中國的法律那樣：由此懲罰作為使種族保持純潔的手段或者把某種社會類型固定下來的手段）。
12.			
Strafe als Fest, nämlich als Vergewaltigung und Verhöhnung eines endlich niedergeworfnen Feindes.	Punishment as festival, namely as mocking and doing violence to a finally defeated enemy.	Punishment as a festival, in the form of violating and mocking an enemy, once he is finally conquered.	懲罰作為節慶，也就是作為對一個終於被打倒的敵人的強暴和嘲弄。
13.			
Strafe als ein Gedächtnismachen, sei es für Den, der die Strafe erleidet — die sogenannte	Punishment as making a memory, whether for the one who suffers the punishment—	Punishment as an <i>aide memoire</i> , either for the person suffering the punishment - so	懲罰作為一種記憶之製造，或是給那個遭受懲者——即所謂的「改善」，

„Besserung“, sei es für die Zeugen der Exekution.	socalled “improvement”—or for the witnesses of the execution.	called 'reform', or for those who see it carried out.	或是給那些執行時的見證者長記性。 *「改善」原文為 <i>Besserung</i> ，此照字面譯，法學界通譯為「矯治」、「矯正」等，指用某種特定刑罰以對違法者進行矯正改善，預防重犯。
14.			
Strafe als Zahlung eines Honorars, ausbedungen Seitens der Macht, welche den Übelthäter vor den Ausschweifungen der Rache schützt.	Punishment as payment of an honorarium, stipulated on the part of the power that protects the evil-doer from the excesses of revenge.	Punishment as payment of a fee stipulated by the power which protects the wrongdoer from the excesses of revenge.	懲罰作為保護作惡者免受過度報復的權力一方要索取的某種酬謝。
15.			
Strafe als Compromiss mit dem Naturzustand der Rache, sofern letzterer durch mächtige Geschlechter noch aufrecht erhalten und als Privilegium in Anspruch genommen wird.	Punishment as compromise with the natural state of revenge, insofar as the latter is still upheld and claimed as a privilege by powerful clans.	Punishment as a compromise with the natural state of revenge, in so far as the latter is still nurtured and claimed as a privilege by more powerful clans.	懲罰作為作為對復仇之自然狀況的折中，只要這種自然狀況還為掌權的世系所維持並收為特權。
16.			
Strafe als Kriegserklärung und Kriegsmaassregel gegen einen Feind des Friedens, des Gesetzes, der Ordnung, der Obrigkeit, den man als gefährlich für das Gemeinwesen, als vertragsbrüchig in Hinsicht auf dessen Voraussetzungen, als einen Empörer, Verräther und Friedensbrecher bekämpft, mit Mitteln, wie sie eben der Krieg an die Hand giebt. –	Punishment as declaration of war and war-time measure against an enemy of peace, of law, of order, of authority, whom one battles—with the means that war furnishes—as dangerous to the community, as in breach of contract with respect to its presuppositions, as a rebel, traitor, and breaker of the peace.	Punishment as a declaration of war and a war measure against an enemy of peace, law, order, authority, who is fought as dangerous to the life of the community, in breach of the contract on which the community is founded, as a rebel, a traitor and breaker of the peace, with all the means war can provide. –	懲罰作為對某個和平之敵、法律之敵、秩序之敵、當權者之敵的宣戰和戰爭處份(以上頁 86)，這些敵人據信危及了公共體，就契約的前提來看破壞了契約，是作亂者、叛變者與和平破壞者，懲罰之手段就是戰爭所賜與的那些手段—

			—
17.以上共十一句陳述懲罰的各種可能事後之見。			

第十四節 懲罰不生成罪惡感——要打要殺，那來那麼多廢話！老子還你就是！

- one **supposed** benefit, 尤其可以從它上面扣除一種人們以為的有用性，即便流行意識認為這是懲罰最本質性之處
- **feeling of guilt**, 虧欠感
〔本節出現多次〕懲罰應該有能喚起債務人**虧欠感**的價值；虧欠感的發展恰恰通過懲罰被最強有力地**中止**了〔第二十節有 feeling of guilt toward the deity〕
- actual **instrumentum** of the mental reflex ('bad conscience')
懲罰應該有能喚起債務人**虧欠感**的價值，在懲罰中人們尋找那種被稱為「良心不安」、「良心有愧」*的靈魂反應的真正工具
- prisons and gaols are **not** nurseries, 囚徒、監犯**不是**這個咬蟲類物種所偏愛滋生的菌室
- **before** the history of mankind, 人類**史前**的那些個千年吧
- **impeded** through punishment, 虧欠感的發展恰恰通過懲罰被最強有力地**中止**了
- reprehensible **as such**, 恰恰是法庭上和執行中的訴訟程序本身，阻止罪犯把他的罪行、他的行為種類**本身**感受為應當遣責的
- a depraved and condemned act **as such**, 由此他清楚地看見一切沒有被他的法官們**就其本身**、而只是基於某個特定的考慮和利益指向才加以譴責和判決的事情
- did **not** grow in this soil, 「壞良心」，我們的地球植被中這株最隱秘和最有趣的植物，**不是**在這片土壤裡生長的
- did **not** enter the consciousness of those, 在那些審判者、懲罰者本身的意識裡，在最長的時間裡**並沒有**什麼表達，說人們跟某種「虧欠」有關。

Diese Liste ist gewiss nicht vollständig; ersichtlich ist die Strafe mit Nützlichkeiten aller Art überladen.	This list is certainly not complete; obviously punishment is overladen with utilities of all kinds.	The list is certainly not complete; punishment can clearly be seen to be richly laden with benefits of all kinds.	上面這份清單當然是不完整的；懲罰顯然過多承載了各種各樣的有用性。
--	---	---	----------------------------------

1.上述清單並未窮盡。

Um so eher darf man von ihr eine vermeintliche Nützlichkei in Abzug bringen, die allerdings im populären Bewusstsein als ihre	<u>All the more reason to subtract from it a supposed utility</u> that admittedly counts in popular consciousness as	This provides <u>all the more justification for us to deduct one supposed benefit</u> that counts as its most characteristic in	尤其可以從它上面扣除一種人們以為的有用性，即便流行意識認為這是懲罰最本質性之處，——今日
---	--	---	--

wesentlichste gilt, — der Glaube an die Strafe, der heute aus mehreren Gründen wackelt, findet gerade an ihr immer noch seine kräftigste Stütze.	its most essential one,— precisely the one in which belief in punishment, teetering today for several reasons, still finds its most forceful support.	popular perception, - faith in punishment, which is shaky today for several reasons, has its strongest support in precisely this.	出於許多原因已經動搖了的對懲罰的信念，恰恰是在這一點上，還找到一個最強有力的支撐。
2.破除對單一效用或預期好處的觀點（而這種單一效用，也就是人們普遍相信懲罰可以改善靈魂）。這是一個誤識。			
Die Strafe soll den Werth haben, das Gefühl der Schuld im Schuldigen aufzuwecken, man sucht in ihr das eigentliche instrumentum jener seelischen Reaktion, welche „schlechtes Gewissen“, „Gewissensbiss“ genannt wird.	Punishment is supposed to have the value of awakening in the guilty one the <i>feeling of guilt</i> ; one seeks in it the true <i>instrumentum</i> of that reaction of the soul called “bad conscience,” “pang of conscience.	Punishment is supposed to have the value of arousing the feeling of guilt in the guilty party; in it, people look for the actual instrumentum of the mental reflex which we call 'bad conscience' or 'pang of conscience'.	懲罰應該有能喚起債務人虧欠感的價值，在懲罰中人們尋找那種被稱為「良心不安」、 「良心有愧」 *的靈魂反應的真正工具。
3.人們以為懲罰能夠讓人覺得良心有愧（實際上不然，懲罰反而強化心靈）			
*「良心有愧」原文作 <i>Gewissensbiss</i> ，字面義為良心之嚙，與下文的「咬蟲」(<i>Nagewurm</i>)相應；康德曾用這個德語詞翻譯下節出現的拉丁詞 <i>morsus conscientiae</i> (《康德文集》第四卷，《道德哲學講稿》)。			
Aber damit vergreift man sich selbst für heute noch an der Wirklichkeit und der Psychologie: und wie viel mehr für die längste Geschichte des Menschen, seine Vorgeschichte! Der ächte Gewissensbiss ist gerade unter Verbrechern und Sträflingen etwas äusserst Seltenes, die Gefängnisse, die Zuchthäuser sind nicht die Brutstätten, an denen diese Species von Nagewurm mit Vorliebe gedeiht: — darin kommen alle gewissenhaften Beobachter	” But by so doing one lays a hand on reality and on psychology, even for today—and how much more for the longes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man, his prehistory! Precisely among criminals and prisoners the genuine pang of conscience is something extremely rare; the prisons, the penitentiaries are <i>not</i> the breeding places where this species of gnawing worm most loves to flourish:—on	But by doing this, people are violating reality and psychology even as it is today: and much more so for the longest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its prehistory! The real pang of conscience, precisely amongst criminals and convicts, is something extremely rare, prisons and gaols are not nurseries where this type of gnawing pang chooses to thrive: - on this, all conscientious observers are	而由於這一點，時至今日，人們自己還在強行擺弄現實，擺弄心理學：而在人類最長久的歷史上，在他的史前史上，他們所強行擺弄的還多得多呢！恰恰在罪犯和刑犯中，真正的良心有愧是最最少見的东西，囚徒、監犯不是這個咬蟲類物種所偏愛滋生的菌室：——對此所有有良心的觀察者都會同意，他們在許多情況下會

überein, die in vielen Fällen ein derartiges Urtheil ungerne genug und wider die eigensten Wünsche abgeben.	this there is agreement among all conscientious observers, who in many cases render a judgment of this sort reluctantly enough and against their most personal wishes.	agreed, in many cases reaching such a conclusion reluctantly and against their personal inclinations.	相當不樂意和違背最本真願望地給出這樣一種判斷。
4. 囚徒、監犯會對「懲罰造成慚愧感」這種見解，哈哈大笑，因為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			
In's Grosse gerechnet, härtet und kältet die Strafe ab; sie concentrirt; sie verschärft das Gefühl der Entfremdung; sie stärkt die Widerstandskraft.	In general, punishment makes hard and cold; it concentrates; it sharpens the feeling of alienation; it strengthens the power of resistance.	On the whole, punishment makes men harder and colder, it concentrates, it sharpens the feeling of alienation; it strengthens the power to resist.	從大處來看，懲罰是鍛打和淬冷；它使人專注；它磨尖了疏離感；它強化了抵抗力。
5. 懲罰，鍛造人。			
Wenn es vorkommt, dass sie die Energie zerbricht und eine erbärmliche Prostration und Selbsterniedrigung zu Wege bringt, so ist ein solches Ergebniss sicherlich noch weniger erquicklich als die durchschnittliche Wirkung der Strafe: als welche sich durch einen trocknen düsteren Ernst charakterisirt.	If it should happen that it breaks the vigor and brings about a pitiful prostration and self-abasement, such a result is surely even less pleasing than the average effect of punishment—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a dry gloomy seriousness.	If it does happen that a man's vigour is broken, resulting in his wretched prostration and selfabasement, a result of this sort is certainly less edifying than the average effect of punishment: as characterised by a dry, morose solemnity.	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即懲罰懲毀了能量，選致一種可憐的虛脫和自身貶屈，則這樣一種結果肯定比懲罰的平均作用要更加 <small>{以上頁 87}</small> 不舒服：那種平均作用的特點本是一種乾枯陰沉的嚴肅。
6. 懲罰，摧毀人，但是是在能量的意義上〔而不是肉身鍛打〕。也就是直接打擊靈魂，挫敗靈魂。			
Denken wir aber gar an jene Jahrtausende vor der Geschichte des Menschen, so darf man unbedenklich urtheilen, dass gerade durch die Strafe die Entwicklung des Schuldgefühls am	But if we think, say, of those millennia <i>before</i> the history of man, then one may unhesitatingly judge that it is precisely through punishmen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f we just think about those centuries before the history of mankind, we can safely conclude that the evolution of a feeling of guilt was most strongly impeded through	不過，且想想在人類史前的那些個千年吧，我們就可以不假思索地斷言，虧欠感的發展恰恰通過懲罰被最強有力地中止了一

<p>kräftigsten aufgehalten worden ist, — wenigstens in Hinsicht auf die Opfer, an denen sich die strafende Gewalt ausliess.</p>	<p>feeling of guilt has been most forcefully <i>held back</i>—at least with respect to the victims on whom the punishing force vented itself.</p>	<p>punishment, - at any rate, with regard to the victims on whom the primitive measures were carried out.</p>	<p>一，至少對於懲罰之暴力所加諸的那些犧牲者們來說是這樣。</p>
<p>7.在史前，恰恰是懲罰中止了罪惡感（虧欠感）。</p>			
<p>Unterschätzen wir nämlich nicht, inwiefern der Verbrecher gerade durch den Anblick der gerichtlichen und vollziehenden Prozeduren selbst verhindert wird, seine That, die Art seiner Handlung, an sich als verwerflich zu empfinden: denn er sieht genau die gleiche Art von Handlungen im Dienst der Gerechtigkeit verübt und dann gut geheissen, mit gutem Gewissen verübt: also Spionage, Überlistung, Bestechung, Fallenstellen, die ganze knifflische und durchtriebne Polizisten- und Anklägerkunst, sodann das grundsätzliche, selbst nicht durch den Affekt entschuldigte Berauben, Überwältigen, Beschimpfen, Gefangennehmen, Foltern, Morden, wie es in den verschiedenen Arten der Strafe sich ausprägt, — Alles somit von seinen Richtern keineswegs an sich verworfene und verurtheilte Handlungen, sondern nur in einer</p>	<p>For let us not underestimate the extent to which precisely the sight of the judicial and executive procedures prevents the criminal from feeling his deed, the nature of his action, as <i>in itself</i> reprehensible, for he sees the very same kind of actions committed in the service of justice and then approved, committed with a good conscience: thus spying, outwitting, bribery, entrapment, the whole tricky and cunning art of police and prosecutors; moreover—based on principle, without even the excuse of emotion—robbing, overpowering, slandering, taking captive, torturing, murdering as displayed in the various kinds of punishment—all of these thus actions his judges in no way reject and condemn <i>in</i></p>	<p>Nor must we underestimate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mere sight of the judicial executive procedures inhibits the criminal himself from experiencing his act, his mode of conduct, as reprehensible as such: because he sees the same kind of action practised in the service of justice and given approval, practised with a good conscience: like spying, duping, bribing, setting traps, the whole intricate and wily skills of the policeman and prosecutor, as well as the most thorough robbery, violence, slander, imprisonment, torture and murder, carried out without even having emotion as an excuse, all practices that are manifest in the various kinds of punishment, -none of which is seen by his judges as a depraved and condemned act as such, but only in certain</p>	<p>也就是說我們不要低估，在何種程度上恰恰是法庭上和執行中的訴訟程序本身，阻止罪犯把他的罪行、他的行為種類本身感受為應當遣責的：因為他清楚地看見，相同種類的行為為了服務於正義而被犯下，而且是受到稱許、心安理得地被犯下：刺探、使詐、行賄、設陷阱，那整套取巧鑽營的警察和檢察技巧，然後又清楚地看見，正如在各種不同的懲罰中展露出來的那樣，那種最基本的、甚至不曾用一時激動來諒解的剝奪、壓制、辱罵、逮捕、拷打、殺害，——由此他清楚地看見一切沒有被他的法官們就其本身、而只是基於某個特定的考慮和利益指向才加以譴責</p>

gewissen Hinsicht und Nutzenanwendung.	<i>themselves</i> , but rather only in a certain respect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respects and applications.	和判決的事情。
8. 法庭與罪犯行同樣之事〔程序〕，但前者以「正義」之名，獲高尚地位。實則都是利益交爭，只是一個委婉化，一個直率。			
Das „schlechte Gewissen“, diese unheimlichste und interessanteste Pflanze unsrer irdischen Vegetation, ist nicht auf diesem Boden gewachsen, — in der That drückte sich im Bewusstsein der Richtenden, der Strafenden selbst die längste Zeit hindurch Nichts davon aus, dass man mit einem „Schuldigen“ zu thun habe.	The “bad conscience,” this most uncanny and interesting plant of our earthly vegetation, did <i>not</i> grow on this ground,—indeed,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ones judging, the ones punishing, there was for the longest time <i>nothing</i> expressed that suggested one was dealing with a “guilty one.	'Bad conscience', the most uncanny and most interesting plant of our earthly vegetation, did not grow in this soil, - in fact, for most of the time it did not enter the consciousness of those who judged and punished that they were dealing with a 'guilty party'.	「壞良心」，我們的地球植被中這株最隱秘和最有趣的植物，不是在這片土壤裡生長的，——事實上，在那些審判者、懲罰者本身的意識裡，在最長的時間裡並沒有什麼表達，說人們跟某種「虧欠」有關。
9. 審判者、懲罰者等支配階層，沒有「虧欠」（罪惡感）之意識。			
Sondern mit einem Schaden-Anstifter, mit einem unverantwortlichen Stück Verhängniss.	” But rather with an instigator of injury, with an irresponsible piece of fate.	Instead, it was a question of someone who had caused harm, an irresponsible piece of fate.	有關的是某個造成損害者，某件不負責任的禍事。
10. 譬如走路撞到石頭，支配階層不會要石頭負責。不會再對這樣的命運作出反應，換言之，不會在內心糾結，認為自己有什麼錯。沒有內在痛苦可言，過了就是過了。			
Und Der selber, über den nachher die Strafe, wiederum wie ein Stück Verhängniss, herfiel, hatte dabei keine andre „innere Pein“, als wie beim plötzlichen Eintreten von etwas Unberechnetem, eines schrecklichen Naturereignisses, eines herabstürzenden, zermalmenden Felsblockes, gegen den es keinen Kampf mehr giebt.	And the one himself upon whom the punishment afterwards fell, again like a piece of fate, had no other “inner pain” than he would have had at the sudden occurrence of something unanticipated, of a frightful natural event, of a plummeting, crushing boulder	He himself, the recipient of punishment, which again descended like a piece of fate, felt no 'inner pain' beyond what he would feel if something unforeseen suddenly happened, a terrible natural disaster, a boulder falling on him and crushing him, where resistance is futile.	而那個隨後懲罰也會像一件禍事落到他頭上的那個人自己，在那時，除了當某種未曾逆料之物、一次恐怖的自然事件、一塊猛然砸落的石頭突然來到時造成的之外，是不會有什麼其他「內在痛苦」* 的，面對那塊石頭，他是

	against which one can no longer fight.		不會再有任何抗爭的機會了。
--	--	--	---------------

11.更多討論，詳見尼采接下來章節。*「內在痛苦」(innere Pein)，蓋源自托馬斯·阿奎那對外在與內在之痛苦孰強的討論（《神學大全》第二集第一部第35章第七條）。

第十一次討論(第二篇，12-14 節)彙整：

第十二節

葉：尼采是談一個可能性的哲學，其中權能意志的概念就是讓我們看到，人可以有很多存在的樣態；過往的適應說反而只是將社會的可能性當作必然性。

厚：我從這兩節中，讀出的問題在於，尼采到底是不是菁英主義？意思是，他是不是從一開始就確定了兩類人的區別，以確立不同的註定好的道德(不同人適應不同道德)？

賴：注定意味的應該是自我放棄，而不應是一種固定的本質。

葉：尼采是個人自由主義的變形，他走的是另一條路，就是人如何藉由權能意志的伸展去證成自身。他同時也挑戰所有的單元主義

文：我覺得權能強調的是一種能量，而不僅僅是權力所談的宰制關係；而更著重行動者的秉性

第十三節

順：這邊應該特別區分出原因和理由。本節列舉的各種懲罰的成立，總是以「目的」設想的；因此不能被視為真正的原因（可拉到第十二節）。但尼采確實有在尋找懲罰的「原因」：尼采以債之關係來說明懲罰，並非從目的出發。

厚：認同順星說的。從社會學來看，涂爾幹的分工論也很確實地區分了功能後果和原因的差別。如果將功能後果與原因混在一起，則是「不正當的目的論」，是想像有一看不見的手在控制、造成最後的功能。尼采的系譜學，是要去釐清理由方面的互相傾軋；但他自身仍然想找到起源

葉：這延伸的問題是，**will to power** 中的「意志」該如何理解？

吳：葉老師提出的問題很艱困，我暫時無法解答。但我同意厚銘老師說的，尼采所建構的起源與系譜(罪跟債)，確實是他意圖找到的脈絡，而非僅僅是列舉的多種脈絡的其中一種。

賴：原初事物和目的是分開的。我比較傾向的說法是，尼采也認為自己的解讀，僅僅是一種假說。

7	108/1/16	1000-1300	書名：Genealogy of morality	黃厚銘/葉啟政	台北醫學大
---	----------	-----------	--------------------------	---------	-------

			研讀主題/範圍：second essay, 16~25		學醫文所
--	--	--	--------------------------------	--	------

第十二次研讀（第二篇，15-18 節）摘要：

導讀人：黃順星

主持人：蕭旭智

第十五節 懲罰與人類的馴化(增長恐懼、強化聰明、欲望的純熟化)

attempt, 斯賓諾莎的論敵，全力以赴地誤解斯賓諾莎。

morsus conscientiae, 在那個有名的 *morsus conscientiae*[良心有愧]中剩下的到底是些什麼——斯賓諾莎把善和惡降格為人類的想像。

sub ratione boni, 憤然反對那些瀆神者，捍衛他那個「自由的」上帝的榮耀，那些瀆神者主張：上帝 *sub ratione boni*[出於善的理由]作用於萬物（「今謂神為受命運支配，則關於神的看法實沒有比這更不通的了——」）。

The opposite of *gaudium*, [在存在良心有愧以前，是]什麼東西呢？「*gaudium*[欣慰]的對立面，他最後說，——一種悲傷，伴隨著對過去一件違背所有期望落空的事物的表象。

no different than Spinoza,

'something has gone unexpectedly wrong here', *not* 'I ought not to have done that', 數千年來,那些挨受懲罰的作惡者們對他們的「缺失」的感受，無非就跟斯賓諾莎一樣：「沒想到這次居然失手了」，而不是：「我本來不該這樣作的」

the actual *effect* of punishment, ...[從某種程度上自我改善的角度] 去尋找懲罰的真正作用

punishment *tames* man, 在人和動物而言，通過懲罰大能夠達到者，是恐懼的增長，聰明的強化，欲望的臻於純熟：懲罰以此馴化人類，不過也不是而使之「改善」，——人們倒有更多理由作相反的主張。

<p>Dies kam einmal auf eine verfängliche Weise Spinoza zum Bewusstsein (zum Verdruss seiner Ausleger, welche sich ordentlich darum bemühen, ihn an dieser Stelle misszuverstehn, zum Beispiel Kuno Fischer), als er eines Nachmittags, wer weiss, an was für einer Erinnerung sich reibend, der Frage nachhieng, was eigentlich für ihn selbst von dem berühmten morsus conscientiae übrig geblieben sei — er, der Gut und Böse unter die menschlichen Einbildungen verwiesen und mit Ingrim die Ehre seines „freien“ Gottes gegen jene Lästere vertheidigt hatte, deren Behauptung dahin gieng, Gott wirke Alles sub ratione boni („das aber hiesse Gott dem Schicksale unterwerfen und wäre fürwahr die grösste aller Ungereimtheiten“ —).</p>	<p>This once entered Spinoza's consciousness in an ensnaring manner (to the vexation of his interpreters, who really <i>exert</i> themselves to misunderstand him at this point, for example Kuno Fischer) when one afternoon, bothered by who knows what kind of memory, he dwelt on the question of what actually remained for him of the famous morsus conscientiae—he who had sent good and evil into exile among the human illusions and had fiercely defended the honor of his “free” God against those blasphemers who claimed something to the effect that God works everything <i>sub ratione boni</i> (“that, however, would be to subject God to fate and would in truth be the greatest of all absurdities”—).</p>	<p>Spinoza became aware of this in a way that made him show his true colours (to the annoyance of his critics, who systematically attempt to misunderstand him on this point, Kuno Fischer,⁵⁶ for example), when, one afternoon, rummaging around among who knows what memories, he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the question of what actually remained for him, himself, of that famous morsus conscientiae⁵⁷ - he who had relegated good and evil to man's imagination and angrily defended the honour of his 'free' God against the blasphemists who asserted that God operates everything sub ratione boni^{58[to attain some good]} ('but that would mean that God is subject to fate and would really be the greatest of all absurdities' —).⁵⁹</p>	<p>這一點曾一度讓斯賓諾莎相當尷尬（說句讓他的解釋者們不高興的話，他們，比如庫諾·費舍爾，全力以赴要在這個地方誤解他），在一個下午，誰知道呢，他在不知哪一塊回憶上蹭癢癢，沉浸在這個問題裡：對他自己來說，在那個有名的 morsus conscientiae[良心有愧]中剩下的到底是些什麼——他把善和惡降格為人類的想像，憤然反對那些瀆神者，捍衛他那個「自由的」上帝的榮耀，那些瀆神者主張：上帝 sub ratione boni[出於善的理由]作用於萬物（「今謂神為受命運支配，則關於神的看法實沒有比這更不通的了——」）。</p>
<p>1.若是主張上帝出於善的理由，即上帝從屬於善，但上帝不受命於人類的價值判斷，故說此理不通。簡言之，上帝不受人類善惡想像約束。</p>			
<p>英譯註 Spinoza, Ethics Proposition II scholium 2 ([荷蘭]斯賓諾莎《倫理學》)【命題二】具有不同屬性的兩個實體彼此之間沒有共同之點。(http://www.8bei8.com/book/wenku/lunlixue_qzirsi.html)</p>			
<p>Die Welt war für Spinoza wieder in</p>	<p>For Spinoza the world had</p>	<p>For Spinoza, the world had</p>	<p>對斯賓諾莎來說，世界又</p>

<p>jene Unschuld zurückgetreten, in der sie vor der Erfindung des schlechten Gewissens dalag: was war damit aus dem morsus conscientiae geworden? „Der Gegensatz des gaudium, sagte er sich endlich, — eine Traurigkeit, begleitet von der Vorstellung einer vergangnen Sache, die gegen alles Erwarten ausgefallen ist.“ Eth. III propos. XVIII schol. I. II.</p>	<p>stepped back again into that innocence in which it had lain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the bad conscience: what had become of the <i>morsus conscientiae</i> in the process? “The opposite of <i>gaudium</i>,” he finally said to himself,—“ a sadness, accompanied by the image of a past matter that has turned out in a manner contrary to all expectation.” Eth. III propos. XVIII schol. I. II.</p>	<p>returned to that state of innocence in which it had lain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bad conscience: what had then become of <i>morsus conscientiae</i>? 'The opposite of <i>gaudium</i>',⁶⁰ [gladness] he finally said to himself, '- a sadness accompanied by the notion of a past event which turned out contrary to expectation. ' <i>Eth iii, Propos. xviii Schol. i ii.</i></p>	<p>退回到它在壞良心被發明之前就在擺在裡面的那個無辜之中去了：這個 <i>morsus conscientiae</i>[良心有愧]會變成什麼東西呢？「<i>gaudium</i>[欣慰]的對立面，他最後說，——一種悲傷，伴隨著對過去一件違背所有期望落空的事物的表象。」《倫理學》第三部分命題十八附釋一、二。</p>
--	--	---	---

2.期望落空（怨恨，據下文補）是良心有愧的源頭。

【命題】十八 一個人為一個過去或將來的東西的意象所引起的快樂或痛苦的情緒，與為一個現在的東西的意象所引起的情緒是一樣的。

【證明】一個人無論為任何事物的意象所激動，即使那物並不存在（據第二部分命題十七及繹理）他也會認為它即在眼前，並且只有當那物的形象與過去或將來的時間的意象聯結在一起時，他才會想象那物是在過去或將來（參看第二部分命題四十四附釋）。所以單就一物的意象的本身而論，不論和過去、將來或現在的時間相聯系，它總是一樣的。這就是說，（據第二部分命題十六繹理二）不論這意象是屬於過去、將來或現在的事物，它所引起的情緒或身體的情況是一樣的。故不論這意象是屬於過去、將來或現在的事物，它所引起的快樂或痛苦的情緒是一樣的。此證。

【附釋一】我這裏稱一物為過去或將來，乃指我過去曾經或以後將要被那物激動而言。例如，我曾經看見一物，或將要看見一物，系指那物曾經增加我們的力量，或將要增加我們的力量，曾經傷害我們，或將要傷害我們而言。因為只要我們這樣想象那物，我們便肯定它的存在，這就是說，凡我們感覺著不存在之物，決不會引起身體上任何情感。所以（據第二部分命題十七）一物的意象引起身體上的感觸與那物即在當前，其效力是一樣的。但是因為每每具有許多經驗的人，當他們一想到一物在過去或將來時，總是搖擺不定，對於那物所能引起的結果便大感懷疑（參看第二部分命題四十四附釋）。因此，這種東西的意象所引起的情感，並不十分穩定，而且大都為其他事物的意象所擾亂，除非到了我們對於這物的結果更加確知，則情感便不能穩定。

【附釋二】從上面所說，我們可以了解希望、恐懼、信心、失望、愉快、悔恨的性質。希望不是別的，僅不過是一種為將來或過去

的事物的意象所引起的不穩定的愉快，而對於這一事物的結果，我們還在懷疑中。反之，恐懼乃是一種可疑的事物的意象所引起的不穩定的痛苦。如果將懷疑之感從這兩種情緒中取消，則希望會變成信心，恐懼會變成失望。這就是說，變成我們所希望的或恐懼的事物的意象所引起的愉快或痛苦。欣慰乃是一種為過去的事物的意象所引起的快樂，而對於那一事物的前途，我們曾經加以懷疑。悔恨是與欣慰相反的一種痛苦。(http://www.8bei8.com/book/wenku/lunlixue_qzirsi.html)

<p>Nicht anders als Spinoza haben die von der Strafe ereilten Übel-Anstifter Jahrtausende lang in Betreff ihres „Vergehens“ empfunden: „hier ist Etwas unvermuthet schief gegangen“, nicht: „das hätte ich nicht thun sollen“ —, sie unterwarfen sich der Strafe, wie man sich einer Krankheit oder einem Unglücke oder dem Tode unterwirft, mit jenem beherzten Fatalismus ohne Revolte, durch den zum Beispiel heute noch die Russen in der Handhabung des Lebens gegen uns Westländer im Vortheil sind.</p>	<p>For thousands of years instigators of evil overtaken by punishment have felt <i>no different than Spinoza</i> with regard to their “transgression”: “something has unexpectedly gone wrong here,” <i>not</i>. “I should not have done that”—they submitted themselves to the punishment as one submits to a sickness or a misfortune or to death, with that stouthearted fatalism without revolt by which the Russians, for example, even today have the advantage over us Westerners in dealing with life.</p>	<p>For millennia, wrongdoers overtaken by punishment have felt <i>no different than Spinoza</i> with regard to their 'offence': 'something has gone unexpectedly wrong here', <i>not</i> 'I ought not to have done that' -, they submitted to punishment as you submit to illness or misfortune or death, with that brave, unrebelling fatalism that still gives the Russians, for example, an advantage over us Westerners in the way they handle life.</p>	<p>數(以上頁 89)千年來,那些挨受懲罰的作惡者們對他們的「缺失」的感受,無非就跟斯賓諾莎一樣:「沒想到這次居然失手了」,而不是:「我本來不該這樣作的」——,他們屈服於懲罰,就像人們屈服於疾病、災禍或者死亡一樣,帶著那種由衷的宿命論,毫不反抗,憑著這種宿命論,比如今日的俄國人,在操控生命方面對於我們西方人還佔有優勢。</p>
<p>3.從自我信任之人角度立論,認為僅僅是失手(心態上不反抗);對比於自我限制之人,認為「我不應該如此」(心態上自我反抗)。</p>			
<p>Wenn es damals eine Kritik der That gab, so war es die Klugheit, die an der That Kritik übte: ohne Frage müssen wir die eigentliche Wirkung der Strafe vor Allem in einer Verschärfung der Klugheit suchen, in einer Verlängerung des</p>	<p>If there was a critique of the deed back then, it was prudence that exercised this critique on the deed: without question we must seek the actual <i>effect</i> of punishment above all in a sharpening of</p>	<p>If, in those days, there was any criticism of the deed, it came from intelligence, which practised criticism: we must certainly seek the actual <i>effect</i> of punishment primarily in the sharpening of intelligence, in a</p>	<p>如果當時曾有過對罪行的批評,作出批評的也是那種聰明:對聰明的某種強化,對記憶的某種延長,某種決定今後要幹得更謹慎、多留個心眼和更加隱</p>

<p>Gedächtnisses, in einem Willen, fürderhin vorsichtiger, misstrauischer, heimlicher zu Werke zu gehn, in der Einsicht, dass man für Vieles ein-für-alle-Mal zu schwach sei, in einer Art Verbesserung der Selbstbeurtheilung.</p>	<p>prudence, in a lengthening of memory, in a will hereafter to proceed more cautiously, more mistrustfully, more secretively, in the insight that one is once and for all too weak for many things, in a kind of improvement in self-assessment.</p>	<p>lengthening of the memory, in a will to be more cautious, less trusting, to go about things more circumspectly from now on, in the recognition that one was, once and for all, too weak for many things, in a sort of improvement of self-assessment.</p>	<p>秘的意志，對人們太過虛弱而經不起許多一勞永逸之事的洞見，以某種自我評判所作的改善，無疑，我們必須在這些方面去尋找懲罰的真正作用。</p>
<p>4.從淬煉角度來看待懲罰（人將降大任...）：增長智慧、強化記憶、戒慎恐懼、戰戰兢兢、日新又新</p>			
<p>Das, was durch die Strafe im Grossen erreicht werden kann, bei Mensch und Thier, ist die Vermehrung der Furcht, die Verschärfung der Klugheit, die Bemeisterung der Begierden: damit zähmt die Strafe den Menschen, aber sie macht ihn nicht „besser“, — man dürfte mit mehr Recht noch das Gegenteil behaupten.</p>	<p>Generally what can be achieved among humans and animals through punishment is an increase of fear, a sharpening of prudence, mastery of the appetites: punishment thus <i>tames</i> man, but it does not make him “better”—one might with greater justification maintain the opposite.</p>	<p>What can largely be achieved by punishment, in man or beast, is the increase of fear, the intensification of intelligence, the mastering of desires: punishment <i>tames</i> man in this way but does not make him 'better', - we would be more justified in asserting the opposite.</p>	<p>在人和動物而言，通過懲罰大能夠達到者，是恐懼的增長，聰明的強化，欲望的臻於純熟：懲罰以此馴化人類，不過也不是而使之「改善」，——人們倒有更多理由作相反的主張。</p>
<p>5.懲罰不是「改善」，而是「馴化」（長恐懼、增智慧、掌欲望）。</p>			
<p>(„Schaden macht klug“, sagt das Volk: soweit er klug macht, macht er auch schlecht. Glücklicher Weise macht er oft genug dumm.)</p>	<p>(“Injury makes prudent,” say the common folk: insofar as it makes prudent, it also makes bad. Fortunately, it often enough makes stupid.)</p>	<p>(‘You can learn from your mistakes’ as the saying goes, but what you learn also makes you bad. Fortunately it often enough makes you stupid.)</p>	<p>（民眾說，「吃虧使人聰明」：凡吃虧使人聰明之處，也使人變壞。幸運的是，它相當常見地使人變蠢。）</p>
<p>6.人可以從錯誤中學習，但可能越學越糟，也讓人變得更笨。</p>			

第十六節 壞良心的源起：自由本能的內向化

the emergence of bad conscience (sections 16–17) #Hatab

outwardly **turn inwards**,... **internalization** of man, 所有沒有釋放到外部去的本能，都**轉向內部**——這裡我稱為人類的內向化
the external discharge of man's instincts was **obstructed**, 內在世界，起初單薄得就像夾在兩層皮膚之間，會依照人類向外釋放時所受**阻礙**的程度，發散開來，蔓延開來，成其深度、廣度和高度。

against man himself, 國家組織...的諸般恐怖壁壘——其中首推懲罰——導致那個野蠻、自由、游盪的人類的所有那些本能幡然向後，**轉而反對人類自身**。

that is the origin of 'bad conscience', 一切都轉而反對這些本能的擁有者自身：**這是「壞良心」的起源**

man's sickness of **man**, of **himself**, 由壞良心卻引起了那個最重大的、最陰深難測的病患，全人類直至今日仍未痊癒的病患，人類於人類、在其自身所罹受的病

man has been **included** among the most unexpected and exciting throws of dice, 自那時起，人類是和那些最出乎意料、最激動人心的博彩算在一起了

An dieser Stelle ist es nun nicht mehr zu umgehn, meiner eignen Hypothese über den Ursprung des „schlechten Gewissens“ zu einem ersten vorläufigen Ausdrucke zu verhelfen: sie ist nicht leicht zu Gehör zu bringen und will lange bedacht, bewacht und beschlafen sein.

At this point I can no longer avoid helping my own hypothesis on the origin of the “bad conscience” to a first, preliminary expression: it is not easy to present and needs to be considered, guarded, and slept over for a long time.

At this point I can no longer avoid giving a first, preliminary expression to my own theory on the origin of 'bad conscience': it is not easy to get a hearing for this hypothesis and it needs to be pondered, watched and slept on.

到這裡，為了幫我自己關於「壞良心」起源的假說給出一個初步的，暫時的表達，再也不必繞什麼彎子了：這個假說不容呈現給聽眾，它要長久的考慮、醒察和夢思。

夢思。

讓我想紅樓夢序言題辭「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繩床，其晨夕風露，階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筆墨者。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此回中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立意本旨。」

Ich nehme das schlechte Gewissen als die tiefe Erkrankung, welcher

I take bad conscience to be the deep sickness into which

I look on bad conscience as a serious illness to which man

我把壞良心當作深重的病患，人類在他們所曾體驗

<p>der Mensch unter dem Druck jener gründlichsten aller Veränderungen verfallen musste, die er überhaupt erlebt hat, — jener Veränderung, als er sich endgültig in den Bann der Gesellschaft und des Friedens eingeschlossen fand.</p>	<p>man had to fall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at most fundamental of all changes he ever experienced—the change of finding himself enclosed once and for all within <u>the sway of society and peace.</u></p>	<p>was forced to succumb by the pressur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of all changes which he experienced, - that change whereby he finally found himself <u>imprisoned within the confines of society and peace.</u></p>	<p>的一切變化中最徹底的變化的壓力下，必^{以上頁 90}然為它所腐蝕，——那種變化就是，他們發現自己最終處在社會與和平的制約之中。</p>
--	--	--	---

英譯二用了 imprison 的概念，字眼較強為囚禁之意。而英譯一用了 sway，則是重視搖擺之意。中譯的制約，形象感較弱。

補充：

我想到法華經中關於「三界火宅」中孩童貪戀塵俗之例：（按：屋子燒了，大人發現，雖可安然脫身，但顧念諸子，設法令出，然）「諸子幼稚，未有所識，戀著戲處，或當墮落，為火所燒。我當為說怖畏之事，此舍已燒，宜時疾出，勿令為火之所燒害。」作是念已，如所思惟，具告諸子，汝等速出。父雖憐愍、善言誘喻，而諸子等樂著嬉戲，不肯信受，不驚不畏，了無出心。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云何為失，但東西走戲、視父而已。』『爾時長者即作是念：「此舍已為大火所燒，我及諸子若不時出，必為所焚，我今當設方便，令諸子等得免斯害。」父知諸子、先心各有所好，種種珍玩奇異之物，情必樂著。而告之言：「汝等所可玩好、稀有難得，汝若不取，後必憂悔。如此種種羊車、鹿車、牛車，今在門外，可以遊戲。汝等於此火宅、宜速出來，隨汝所欲，皆當與汝。」爾時諸子聞父所說珍玩之物，適其願故，心各勇銳，互相推排，競共馳走，爭出火宅。（妙法蓮華經譬喻品第三）→正說小孩不聽，反而因勢利導，用小孩所愛，善巧方便，而解火宅之困。

尼采或考慮、或醒察、或夢思於此俗世，何嘗不是方便說法？

<p>Nicht anders als es den Wasserthieren ergangen sein muss, als sie gezwungen wurden, entweder Landthiere zu werden oder zu Grunde zu gehn, so gieng es diesen der Wildniss, dem Kriege, dem Herumschweifen, dem Abenteuer glücklich angepassten Halbthieren, — mit Einem Male waren alle ihre Instinkte entwerthet</p>	<p>Just as water animals must have fared when they were forced either to become land animals or to perish, so fared these <u>half animals</u> who were happily adapted to wilderness, war, roaming about, adventure—all at once all of their instincts were devalued and "disconnected.</p>	<p>It must have been no different for these <u>semi-animals</u>, happily adapted to the wilderness, war, the wandering life and adventure than it was for the sea animals when they were forced to either become land animals or perish - at one go, all instincts were devalued and 'suspended'.</p>	<p>這些最適應荒野、戰爭、游蕩、冒險的<u>半獸人</u>所處的境況，無非就跟水生動物一樣，它們必定被迫要麼變為陸生動物，要麼毀滅，——它們所有的本能一下子都失去價值，被「擱置」了。</p>
--	---	---	--

und „ausgehängt“.			
環境改變，世易時移，他們的本能〔自由的本能〕失去價值。這裡談的是環境的改變。			
Sie sollten nunmehr auf den Füßen gehn und „sich selber tragen“, wo sie bisher vom Wasser getragen wurden: eine entsetzliche Schwere lag auf ihnen.	” From now on they were to go on foot and “carry themselves” where they had previously been carried by the water: a horrible heaviness lay upon them.	Now they had to walk on their feet and 'carry themselves', whereas they had been carried by the water up till then: a terrible heaviness bore down on them.	在此之前它們為水所負載，今後則應該用腳行走，「自己承載自己」：一份要命的重量壓到它們身上。
<p>一些跟 carry 相關的詞句：</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像在海中一樣，你曾生活在孤獨之中，海水負載過你。哎呀，你要上岸？哎呀，你又要拖曳你的身體行走嗎？」《查》 2. 「對於強大的，有負載能力的精神而言，存在著許多沉重之物。這精神包含一種令人肅然起敬的東西：它的強大要求負載沉重，甚至最沉重之物。」 3. 「有負載能力的精神要馱載這一切最沉重之物，猶如滿載重物而匆匆走向荒原的駱駝。精神也正是這樣匆匆走進荒原。然而，在寂寥的荒原中發生瞭第二次變形：精神變成瞭獅子，它要為自己奪得自由，做自己沙漠的主人。」 4. 按 1，可以說水跟孤獨有關係嗎？用腳行走，是指查拉圖斯特拉的探索嗎？要命的重量是外在的重擔；但 2 與 3 則強調內在承擔。 			
Zu den einfachsten Verrichtungen fühlten sie sich ungelenkt, sie hatten für diese neue unbekannte Welt ihre alten Führer nicht mehr, die regulierenden unbewusst-sicherführenden Triebe, — sie waren auf Denken, Schliessen, Berechnen, Combiniren von Ursachen und Wirkungen reduziert, diese Unglücklichen, auf ihr „Bewusstsein“, auf ihr ärmlichstes und fehlgreifendstes Organ! Ich glaube, dass niemals auf Erden ein solches Elends-Gefühl, ein solches bleiernes Missbehagen dagewesen	They felt awkward doing the simplest tasks; for this new, unfamiliar world they no longer had their old leaders, the regulating drives that unconsciously guided them safely—they were reduced to thinking, inferring, calculating, connecting cause and effect, these unhappy ones, reduced to their “consciousness,” to their poorest and most erring organ! I do not believe there has ever been such a feeling of misery on earth, such a	They felt they were clumsy at performing the simplest task, they did not have their familiar guide any more for this new, unknown world, those regulating impulses that unconsciously led them to safety - the poor things were reduced to relying on thinking, inference, calculation, and the connecting of cause with effect, that is, to relying on their 'consciousness', that most impoverished and error-prone organ! I do not think there has	要做最簡單的事務，他們都感到自己不聽使喚，對於這個新的未知世界，他們不再擁有那些古老的嚮導，不再具有那些給出規則的、無意識地安全指引的衝動，——那些衝動被還原為思考、推理、計算以及原因和作用的聯結，被還原為不幸的傢伙的「意識」，他們那最貧乏、最抓不住東西的器官！[1]我相信，大地上從

<p>ist, — und dabei hatten jene alten Instinkte nicht mit Einem Male aufgehört, ihre Forderungen zu stellen! Nur war es schwer und selten möglich, ihnen zu Willen zu sein: in der Hauptsache mussten sie sich neue und gleichsam unterirdische Befriedigungen suchen.</p>	<p>lead to discomfort—and yet those old instincts had not all at once ceased to make their demands! It's just that it was difficult and seldom possible to yield to them: for the most part they had to seek new and as it were subterranean gratifications.</p>	<p>ever been such a feeling of misery on earth, such a leaden discomfort, - and meanwhile, the old instincts had not suddenly ceased to make their demands! But it was difficult and seldom possible to give in to them: they mainly had to seek new and as it were underground gratifications.</p>	<p>未有過這樣一種艱難的感覺，這樣一種累贅的別扭，——而同時，那些古老的本能從來沒有停止提出它們的要求！[2]只不過，很難，很少有可能遂它們的願：它們最主要的事必定是要為自己尋找些新的、如在暗中的滿足。</p>
<p>[1]人成為計算動物，承前述的種種「教養過程」，但這個過程對人類自身來說是綁手綁腳的。但對尼采而言，所謂本能，就是仍持著「生命會找到自己的出路」突破上述的種種艱難感。</p> <p>[2]壓抑生命，生命還是會想辦法自己在暗底裡找出路。如 James C.Scott 所著《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的書介所說「作者通過對馬來西亞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懶、裝糊塗、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傻賣呆、誹謗、縱火、暗中破壞等的探究，揭示出農民與榨取他們的勞動、食物、稅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間的持續不斷的鬥爭的社會學根源。作者認為，農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絡，以低姿態的反抗技術進行自衛性的消耗戰，用堅定強韌的努力對抗無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開反抗的集體風險。」</p>			
<p>Alle Instinkte, welche sich nicht nach Aussen entladen, wenden sich nach Innen — dies ist das, was ich die Verinnerlichung des Menschen nenne: damit wächst erst das an den Menschen heran, was man später seine „Seele“ nennt.</p>	<p>All instincts that do not discharge themselves outwardly <i>turn themselves inwards</i>—this is what I call the <i>internalizing</i> of man: thus first grows in man that which he later calls his “soul.</p>	<p>All instincts which are not discharged outwardly turn inwards - this is what I call the internalization of man: with it there now evolves in man what will later be called his 'soul'.</p>	<p>所有沒有釋放到外部去的本能，都轉向內部——這裡我稱為人類的內向化：由此才從人類上面長出後來人們稱為其「靈魂」者。[3]</p>
<p>[3]上述所引 Scott 的各種日常反抗形式，都還是能夠外向化的例子。究竟要到一種什麼樣的狀態，才會「內向化」呢？或者說，靈魂是怎麼誕生的呢？尼采在下面給出了他的觀察。也許涂爾幹談論「人性二重論」的思考，社會性作為外在性的約束的思考，也可以追溯到尼采這裡？</p>			
<p>Die ganze innere Welt, ursprünglich dünn wie zwischen</p>	<p>” The entire inner world, originally thin as if inserted</p>	<p>The whole inner world, originally stretched thinly as though</p>	<p>這整個內在的世界，起初單薄得就像夾在兩層皮膚之</p>

<p>zwei Häute eingespannt, ist in dem Maasse aus einander- und aufgegangen, hat Tiefe, Breite, Höhe bekommen, als die Entladung des Menschen nach Aussen gehemmt worden ist.</p>	<p>between two skins, has spread and unfolded, has taken on depth, breadth, height to the same extent that man's outward discharging has been <i>obstructed</i>.</p>	<p>between two layers of skin, was expanded and extended itself and gained depth, breadth and height in proportion to the degree that the external discharge of man's instincts was <i>obstructed</i>.</p>	<p>間，會依照人類向外釋放時所受阻礙的程度，發散開來，蔓延開來，成其深度、廣度和高度。</p>
<p>能量能夠朝外，壓力能夠得到釋放，期望不會落空，簡言之，「無待」。這些沼澤裡的作物就不會滋長。</p> <p>無待語出莊子逍遙遊「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從這句話來說，無風的時候，列子就沒輒了，只好走路了，哈哈。「數數然」，解作汲汲追求貌，與本篇開頭講人被培養成計算動物，似有異曲同工之妙？</p>			
<p>Jene furchtbaren Bollwerke, mit denen sich die staatliche Organisation gegen die alten Instinkte der Freiheit schützte — die Strafen gehören vor Allem zu diesen Bollwerken — brachten zu Wege, dass alle jene Instinkte des wilden freien schweifenden Menschen sich rückwärts, sich gegen den Menschen selbst wandten.</p>	<p>Those terrible bulwarks with which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state protects itself against the old instincts of freedom—punishments belong above all else to these bulwarks—brought it about that all those instincts of the wild free roaming human turned themselves backwards <i>against man himself</i>.</p>	<p>Those terrible bulwarks with which state organizations protected themselves against the old instincts of freedom - punishments are a primary instance of this kind of bulkwark - had the result that all those instincts of the wild, free, roving man were turned backwards, <i>against man himself</i>.</p>	<p>國家組織藉以保護自己不受那些古老的自由本能之害的諸般恐怖壁壘——其中首推懲罰——導致那個野蠻、自由、游盪的人類的所有那些本能幡然向後，轉而反對人類自身。</p>
<p>類似 Elias 「社會強制導致自我強制」之觀點，從國家暴力之集中（第二卷），論人類的文明化進程（第一卷）。</p>			
<p>Die Feindschaft, die Grausamkeit, die Lust an der Verfolgung, am Überfall, am Wechsel, an der Zerstörung — Alles das gegen die Inhaber solcher Instinkte sich wendend: das ist der Ursprung des „schlechten Gewissens“.</p>	<p>Hostility, cruelty, pleasure in persecution, in assault, in change, in destruction—all of that turning itself against the possessors of such instincts: <i>that</i> is the origin of "bad conscience.</p>	<p>Animosity, cruelty, the pleasure of pursuing, raiding, changing and destroying - all this was pitted against the person who had such instincts: <i>that</i> is the origin of 'bad conscience'.</p>	<p>敵意、殘忍，對追蹤，襲擊、更替、摧毀的樂趣——所有這一切都轉而反對這些本能的擁有者自身：這是「壞良心」的起源。</p>

最經典的一句話：「我討厭我自己」。這是積極的生命意志，追求自由的本能，幾乎無法設想的一句話。（也是《易經》「生生之謂易」的反命題）

自己想要殺掉自己，也是類似的現象。涂爾幹在《自殺論》當中，提出了生命何以否定自身的社會學解釋。

（缺乏整合，或者過度整合→不若允執厥中。譬如：不因愛國心而死，不因非愛國心而死，而找出可能的求生之道，超越民族主義桎梏）。

按《書經·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指不偏不倚，無過與不及。

<p>Der Mensch, der sich, aus Mangel an äusseren Feinden und Widerständen, eingezwängt in eine drückende Enge und Regelmässigkeit der Sitte, ungeduldig selbst zerriss, verfolgte, annagte, aufstörte, misshandelte, dies an den Gitterstangen seines Käfigs sich wund stossende Thier, das man „zähmen“ will, dieser Entbehrende und vom Heimweh der Wüste Verzehrte, der aus sich selbst ein Abenteuer, eine Folterstätte, eine unsichere und gefährliche Wildniss schaffen musste — dieser Narr, dieser sehnsüchtige und verzweifelte Gefangne wurde der Erfinder des „schlechten Gewissens“.</p>	<p>” The man who, for lack of external enemies and resistance, and wedged into an oppressive narrowness and regularity of custom, impatiently tore apart, persecuted, gnawed at, stirred up, maltreated himself; this animal that one wants to “tame” and that beats itself raw on the bars of its cage; this deprived one, consumed by homesickness for the desert, who had to create out of himself an adventure, a place of torture, an uncertain and dangerous wilderness— this fool, this longing and desperate prisoner became the inventor of “bad conscience.</p>	<p>Lacking external enemies and obstacles, and forced into the oppressive narrowness and conformity of custom, man impatiently ripped himself apart, persecuted himself, gnawed at himself, gave himself no peace and abused himself, this animal who battered himself raw on the bars of his cage and who is supposed to be 'tamed'; man, full of emptiness and torn apart with homesickness for the desert, has had to create from within himself an adventure, a torture-chamber, an unsafe and hazardous wilderness - this fool, this prisoner consumed with longing and despair, became the inventor of 'bad conscience'.</p>	<p>人類，這個因為缺乏外部的敵人和抵抗而被擠到一個逼仄{以上頁 91}的角度裡，擠到禮教的合規則性裡，不耐煩地撕扯、追逐、嚙咬、驚擾、虐待自己的人類，這個人們想要「馴服」的、在自己的籠柵上撞傷的動物，他若有所失、被對荒野的懷鄉病弄得憔悴，他必須從自己這裡造出一段冒險，一間刑訊室，一片不安穩的、危險的荒野[4]——這個小丑，這個有所嚮往而又絕望的囚徒，成了「壞良心」發明者。</p>
---	---	--	--

我想起了一位猶太父親為了讓兒子適應集中營生活的電影「美麗人生」。若要說「壞良心」，實際上也是人類的生存本能，而且特別是弱勢者的權能意志的展現，不然沒有這類幻想的寄託，怎麼度過這些困厄？馬克思對宗教的認識，其實也是考慮到了這種張力特性，他說「宗教是這個世界的總的理論，是它的包羅萬象的綱領，它的通俗邏輯，它的唯靈論的榮譽問題，它的熱情，它的道德

上的核准，它的莊嚴補充，它藉以安慰和辯護的普遍根據……宗教裡的苦難既是現實的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鴉片雖不治病，但是可以麻醉，讓苦難不再那麼難受，只是，它也會讓人上癮，要戒掉，就得像尼采這般費相當大的勁了。

《美麗人生》（義大利語：La vita è bella，意為「人生是美好的」），1997年電影，由導演羅貝托·貝尼尼自編自演。電影講述義大利一對猶太父子被送進納粹集中營，父親Guido Orefice（導演羅貝托·貝尼尼飾）不忍年僅五歲的兒子飽受驚恐，利用自己豐富的想像力扯謊說他們正身處一個遊戲當中，必須接受集中營中種種規矩以換得分數贏取最後大獎，是一個關於生存的故事。（維基百科）

<p>Mit ihm aber war die grösste und unheimlichste Erkrankung eingeleitet, von welcher die Menschheit bis heute nicht genesen ist, das Leiden des Menschen am Menschen, an sich: als die Folge einer gewaltsamen Abtrennung von der thierischen Vergangenheit, eines Sprunges und Sturzes gleichsam in neue Lagen und Daseins-Bedingungen, einer Kriegserklärung gegen die alten Instinkte, auf denen bis dahin seine Kraft, Lust und Furchtbarkeit beruhte.</p>	<p>” In him, however, the greatest and most uncanny of sicknesses was introduced, one from which man has not recovered to this day, the suffering of man <i>from man</i>, from <i>himself</i>—as the consequence of a forceful separation from his animal past, of a leap and plunge, as it were, into new situations and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of a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the old instincts on which his energy, desire, and terribleness had thus far rested.</p>	<p>With it, however, the worst and most insidious illness was introduced, one from which mankind has not yet recovered; man's sickness of <i>man</i>, of <i>himself</i> as the result of a forcible breach with his animal past, a simultaneous leap and fall into new situations and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a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all the old instincts on which, up till then, his strength, pleasure and formidableness had been based.</p>	<p>由壞良心卻引起了那個最重大的、最陰深難測的病患，全人類直至今日仍未痊癒的病患，人類於人類、在其自身所罹受的病患[4]：作為跟動物性過去的一次猛然分離的後果，一次似乎進到新的境況和此在條件中來的跳躍和突進的後果，一次向他的力量、樂趣和恐怖迄今所依以為據的那些古老本能宣戰的後果。</p>
---	---	---	---

[4]前述講人類因壓力而無法外部宣洩，造出了自身的冒險、刑訊室、荒野，這些想像中之物，最後成為尼采所說的病。韋伯則是用鐵牢籠（帕深思語）或硬殼（新譯）來說明這種內向化而作繭自縛的過程。



林美秀說：「沒知識又嫌工具差（嗚內才又嫌家廝歹），車子沒油，你叫它怎麼動啊，男人（查甫郎）不要只剩一張嘴！」用尼采的話來說，婚姻中的男人，或者(1)想像著自己還有圍城外的冒險，或者(2)將圍城內視為刑訊，自己在內犧牲奉獻，又或者(3)想嘗鮮安穩生活之外的刺激荒野，這都是一種病0——一種因為無能好好經營自己的生命（韋伯的生活經營），而搞出來的幻想病。

<p>Fügen wir sofort hinzu, dass andererseits mit der Thatsache einer gegen sich selbst gekehrten, gegen sich selbst Partei nehmenden Tierseele auf Erden etwas so Neues, Tiefes, Unerhörtes, Räthselhaftes, Widerspruchsvolles und Zukunftsvolles gegeben war, dass der Aspekt der Erde sich damit wesentlich veränderte.</p>	<p>Let us immediately add that,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appearance on earth of an animal soul turned against itself, taking sides against itself, something so new, deep, unheard of, enigmatic, contradictory, and <u>full of future</u> had come into being that the appearance of the earth was thereby essentially changed.</p>	<p>Let us immediately add that,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spect of an animal soul turning against itself, taking a part against itself, was something so new, profound, unheard-of, puzzling, contradictory and <u>momentous</u> [<u>ZukunJtsvolles</u>] on earth that the whole character of the world changed in an essential way.</p>	<p>讓我們馬上補充下面這一點：另一方面，伴隨著一種自己轉而反對自身、自己跟自身作對的動物靈魂這一事實，大地上竟有了某種如此新穎、深沉、前所未聞的謎一樣的東西，充滿矛盾和<u>充滿未來</u>的東西，以至於，大地上的視線方位已經隨之而本質性地轉變了。</p>
---	---	---	---

Deep再度出現，人類變得更加為深沉有意思。

尼采前面說，需要be pondered, watched and slept on，所以尼采並不以二分法來評判壞良心，而是不斷進行視角轉換的工夫。

(1) 哲學家尼采視角：他提出壞良心是無力回應外在世界者之產物(pondered得出)；

(2) 病理學家尼采的癡候學閱讀：此產物看起來又成了病態，我們必須仔細觀看(watched，而不要為表面所惑)，

(3) 夢遊者或神遊者尼采：這東西充滿矛盾又新穎如謎，又具有動能，而應該視為某種「潛勢」來看待，我們不知道會怎麼發展，但且看且臥，不要那麼緊張（不用一直watch）讓我們如遊夢一般，開啟更多的想像空間（所以說是slept on）。或許此處尼采的觀察角度，頗有「不以目遇而以神視，官知止而神欲行」（《莊子·養生主》）的意味。

<p>In der That, es brauchte göttlicher Zuschauer, um das Schauspiel zu würdigen, das damit anfieng und</p>	<p>Indeed, divine spectators were necessary to appreciate the spectacle that thus began</p>	<p>Indeed, a divine audience was needed to appreciate the spectacle that began then, but</p>	<p>事實上，要評判這齣由此開、其結局且全然尚未可知的演出，需要神</p>
--	---	--	---------------------------------------

<p>dessen Ende durchaus noch nicht abzusehen ist, — ein Schauspiel zu fein, zu wundervoll, zu paradox, als dass es sich sinnlos-unvermerkt auf irgend einem lächerlichen Gestirn abspielen dürfte! Der Mensch zählt seitdem mit unter den unerwartetsten und aufregendsten Glückswürfen, die das „grosse Kind“ des Heraklit, heisse es Zeus oder Zufall, spielt, — er erweckt für sich ein Interesse, eine Spannung, eine Hoffnung, beinahe eine Gewissheit, als ob mit ihm sich Etwas ankündige, Etwas vorbereite, als ob der Mensch kein Ziel, sondern nur ein Weg, ein Zwischenfall, eine Brücke, ein grosses Versprechen sei...</p>	<p>and whose end is still by no means in sight—a spectacle too refined, too wonderful, too paradoxical to be permitted to play itself out senselessly-unnoticed on some ridiculous star! Since that time man is <i>included</i> among the most unexpected and exciting lucky throws in the game played by the “big child” of Heraclitus, whether called Zeus or chance—he awakens for himself an interest, an anticipation, a hope, almost a certainty, as if with him something were announcing itself, as if man were not a goal but only a path, an incident, a bridge, a great promise ...</p>	<p>the end of which is not yet in sight, - a spectacle too subtle, too wonderful, too paradoxical to be allowed to be played senselessly unobserved on some ridiculous planet! Since that time, man has been included among the most unexpected and exciting throws of dice played by Heraclitus' 'great child', call him Zeus or fate,⁶¹ - he arouses interest, tension, hope, almost certainty for himself, as though something were being announced through him, were being prepared, as though man were not an end but just a path, an episode, a bridge, a great promise ...</p>	<p>性的觀者，——一齣太過精妙、太多奇跡、太過悖謬的演出，在某個可笑地球上亦不可能毫無意義、不受矚目地演過！自那時起，人類是和那些最出乎意料、最激動人心的博彩算在一起了，赫拉克利特所說的那個「大孩子」——無論他叫宇斯還是叫偶然——所玩的那些博戲，——他為自己喚醒了一點興趣，一分緊張，一個希望，近乎一種確定性，彷彿有種東西隨著他而預告要到來，某種東西在準備著，彷彿人類不是目標，而只是一條道路，一次意外事件，一座橋梁，一個偉大的許諾.....</p>
---	--	---	--

英譯註[61] Fragment 52 (79) Time is a child playing draughts, the kingly power is a child's. R. P. 40 a. (時間是個玩跳棋的兒童，王權執掌在兒童手中)。

本句重點應該是在時間，人類進入了時間之流。上古天真之人，若無懷氏、葛天氏，只言上古，而無時間。那是強者的時代，無憂的時代。但是人無法控制外部世界，無法解釋自身苦難，期望總是落空，所以造出了一個觀看著自身苦難的神（如希臘諸神），好像自己是諸神的玩物，是宇斯捅出的糗子。於是，這些苦難有了可以責怪的對象（看起來是外部的諸神，實際上是內在的想像），都是這些神（或鬼、麻煩角色）在搞鬼。而這些搞鬼，實際上是對受苦者的考驗（這是受苦者的神義論，在儒家孟子則是成就「聖

人」的條件），所以人類經受的這些過程只是一條道路，一次意外，一座橋梁（如同長輩們說，長大後你就知道了），所有的苦都轉變成了一個偉大的許諾，而人類也不再以自己為目標，而是對未知的道路、意外、橋梁、許諾（如背包客的追求刺激，或者牧師們的天國，或者學術研究者的真理，或者政治家許諾的幸福）著迷，而走上遠離當下，執迷妄途之路。

第十七節 壞良心浮現的前提：斷裂與暴力

the emergence of bad conscience (sections 16–17) #Hatab

ressentiment, 一種轉變並非緩慢和自願的，...，而一個斷裂、一次跳躍、一陣強制，一場不容拒絕的厄運，沒有反對這場厄運的戰爭，甚至連怨恨也沒有。

shaped, 最古老的「國家」作為一種可怕的霸權、...，直到這樣一團民眾和半獸人的原材料最終不但是被揉搓透徹，柔軟順從，而且還被賦予形式。

a structure of domination [*Herrschafts-Gebilde*] that **lives**, 簡而言之，當他們出現，即有某種新東西，某種活著的統治形構，其中諸部分與諸功能被劃分好並關聯起來，凡是在其中有什麼位置的，無不首先根據它與整體的關係而被賦予某種「意義」

They are not the ones in whom 'bad conscience' grew,...but it would not have grown **without** them,...made **latent** by the pressure of their hammer blows and artists' violence. 「壞良心」可不是在他們身上生長起來，這根醜惡的株苗，倘若不是在他們的**錘打**、他們那藝術家式強暴的壓力之下有一塊巨大分量的自由從世界中、至少是從可見層面中被創設出來並且彷彿是被**潛伏著**搞出來，是不會有它的。

This **instinct of freedom,...bad conscience**

這個被強暴地潛伏著搞出來的自由之本能——我們已經領會過它了——這個被抑制回去的、屏退回去的、被關到內部並且最終只是自己在向著自己釋放和發泄的自由本能：壞良心在其開端處就是這個，只是這個。

Zur Voraussetzung dieser Hypothese über den Ursprung des schlechten Gewissens gehört erstens, dass jene Veränderung keine allmähliche, keine freiwillige war und sich nicht als ein organisches Hineinwachsen in neue Bedingungen darstellte,

To the presupposition of this hypothesis on the origin of bad conscience belongs first, that this change was not gradual, not voluntary, and that it presented itself not as an organic growing into new conditions, but rather as a

The first assumption in my theory on the origin of bad conscience is that the alteration was not gradual and voluntary and did not represent an organic assimilation into new circumstances, but was a breach, a leap, a compulsion,

這個關於壞良心起源的假說的前提首先包括，上述那樣一種轉變並非緩慢和自願的，並沒有表現為一次融入新條件中去的有機的生長，而是一個斷裂、一次跳躍、一陣強制，一

<p>sondern als ein Bruch, ein Sprung, ein Zwang, ein unabweisbares Verhängniss, gegen das es keinen Kampf und nicht einmal ein Ressentiment gab.</p>	<p>break, a leap, a compulsion, an inescapable doom, against which there was no struggle and not even any <i>ressentiment</i>.</p>	<p>an inescapable fate that nothing could ward off, which occasioned no struggle, not even any ressentiment.</p>	<p>場不容拒絕的厄運，沒有反對這場厄運的戰爭，甚至連怨恨也沒有。</p>
<p>1.壞良心誕生的假定一：轉變是一個斷裂、跳躍、強制、厄運。〔不是演化論的漸成論，而是創生說的暴力創始〕</p>			
<p>Zweitens aber, dass die Einfügung einer bisher ungehemmten und ungestalteten Bevölkerung in eine feste Form, wie sie mit einem Gewaltakt ihren Anfang nahm, nur mit lauter Gewaltakten zu Ende geführt wurde, — dass der älteste „Staat“ demgemäss als eine furchtbare Tyrannei, als eine zerdrückende und rücksichtslose Maschinerie auftrat und fortarbeitete, bis ein solcher Rohstoff von Volk und Halbthier endlich nicht nur durchgeknetet und gefügig, sondern auch geformt war.</p>	<p>Second, however, that this fitting of a previously unrestrained and unformed population into a fixed form, given its beginning in an act of force, could be brought to its completion only by acts of force—that the oldest “state” accordingly made its appearance as a terrible tyranny, as a crushing and ruthless machinery, and continued to work until finally such a raw material of people and half-animals was not only thoroughly kneaded and pliable but also <i>formed</i>.</p>	<p>A second assumption, however, is that the shaping of a population, which had up till now been unrestrained and shapeless, into a fixed form, as happened at the beginning with an act of violence, could only be concluded with acts of violence, - that consequently the oldest 'state' emerged as a terrible tyranny, as a repressive and ruthless machinery, and continued working until the raw material of people and semi-animals had been finally not just kneaded and made compliant, but shaped.</p>	<p>其次則是，一群到那時為止未受羈絆、未曾有有形式的居民被嵌進一個固定的形式中去，正如他們通過一次暴力行動創得開端，亦只有通過純粹的暴力行動而得其結局，——與此相應，最古老的「國家」作為一種可怕的霸權、一架毫無顧惜的碎壓性機器登場並且持續運轉，直到這樣一團民眾和半獸人的原材料最終不但是被揉搓透徹，柔軟順從，而且還被賦予形式。</p>
<p>2. 假定二：暴力行動以塑型，國家以暴政方式浮現，鑄打民眾與半獸人成固定形狀。</p>			



Ich gebrauchte das Wort „Staat“: es versteht sich von selbst, wer damit gemeint ist — irgend ein Rudel blonder Raubthiere, eine Eroberer- und Herren-Rasse, welche, kriegerisch organisirt und mit der Kraft, zu organisiren, unbedenklich ihre furchtbaren Tatzen auf eine der Zahl nach vielleicht ungeheuer überlegene, aber noch gestaltlose, noch schweifende Bevölkerung legt.

I use the word “state”: it goes without saying who is meant by this—some pack of blond beasts of prey, a race of conquerors and lords, which, organized in a warlike manner and with the power to organize, unhesitatingly lays its terrible paws on a population enormously superior in number perhaps, but still formless, still roaming about.

I used the word 'state': it is obvious who is meant by this - some pack of blond beasts of prey, a conqueror and master race, which, organized on a war footing, and with the power to organize, unscrupulously lays its dreadful paws on a populace which, though it might be vastly greater in number, is still shapeless and shifting.

我用的是「國家」這個詞：指的是誰，不言自明——一伙金毛食肉動物，一個劫掠者和主人的種族，他們以戰爭的方式組織起來，以組織的力量毫不遲疑地把他們可怕的爪子搭在某個在數量上也許遠遠超出卻還沒有形態、還在游蕩的居民之上。



食肉動物



Dergestalt beginnt ja der

It is in this manner, then, that

In this way, the 'state' began on

「國家」確實是以此方式

<p>„Staat“ auf Erden: ich denke, jene Schwärmerei ist abgethan, welche ihn mit einem „Vertrage“ beginnen liess.</p>	<p>the “state” begins on earth: I think the flight of fancy that had it beginning with a “contract” has been abandoned.</p>	<p>earth: I think I have dispensed with the fantasy which has it begin with a 'contract'.</p>	<p>在大地上開始的：我想，那種以為它是從一個「契約」開始的迷狂已被破除了。</p>
---	---	---	--

上古並不天真，也不是大家交出契約了事，而是以暴制暴，侵伐砍殺。

司馬遷《史記·卷一·五帝本紀 第一》：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脩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猛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

<p>Wer befehlen kann, wer von Natur „Herr“ ist, wer gewaltthätig in Werk und Gebärde auftritt — was hat der mit Verträgen zu schaffen! Mit solchen Wesen rechnet man nicht, sie kommen wie das Schicksal, ohne Grund, Vernunft, Rücksicht, Vorwand, sie sind da wie der Blitz da ist, zu furchtbar, zu plötzlich, zu überzeugend, zu „anders“, um selbst auch nur gehasst zu werden.</p>	<p>Whoever can give orders, whoever is “lord” by nature, whoever steps forth violently, in deed and gesture—what does he have to do with contracts! With such beings one does not reckon, they come like fate, without basis, reason, consideration, pretext; they are there like lightning is there: too terrible, too sudden, too convincing, too “different” even to be so much as hated.</p>	<p>Whoever can command, whoever is a 'master' by nature, whoever appears violent in deed and gesture - what is he going to care about contracts! Such beings cannot be reckoned with, they come like fate, without cause, reason, consideration or pretext, they appear just like lightning appears, too terrible, sudden, convincing and 'other' even to be hated.</p>	<p>誰若能夠下命令，若天性即為「主人」，若以暴力行事而成其作品和姿態，——他要用契約要幹什麼呢！人們沒有料到有這些傢伙，他們像命運一樣到來，沒有來由、理性、顧慮、藉口，他們到了就像閃電到了，太可怕，太突然，太有說服力，太「不同」，乃至於還沒被憎恨。</p>
--	--	---	---

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凡爾賽和約，首先是戰勝國強加屈辱於德國，後來則是希特勒以強者姿態毀約（見維基百科「凡爾賽條約」）。有力量的人，不會被動服從契約，而是爭取權能意志的最大化，若是服從，也僅僅是臥薪嘗膽，待勢而起。

人類學者 David Graeber 主張，欠債可以不還，應有類似政治上的赦免制度，平復 99%的人對 1%人的債務。〔見吳宗昇(2018)欠債與還債：債務的社會學世界。巷仔口社會學 發佈日期: 2018/05/08 〕1%的人用債務形式支配了 99%的人，99%的人有可能組織起來，毀棄債務關係嗎？問題反而變成，那 1%的強者，是怎麼作到支配這 99%的人呢？

<p>Ihr Werk ist ein instinktives Formen-schaffen, Formen-aufdrücken, es sind die unfreiwilligsten, unbewusstesten Künstler, die es giebt: — in Kürze steht etwas Neues da, wo sie erscheinen, ein Herrschafts-Gebilde, das lebt, in dem Theile und Funktionen abgegrenzt und bezüglich gemacht sind, in dem Nichts überhaupt Platz findet, dem nicht erst ein „Sinn“ in Hinsicht auf das Ganze eingelegt ist.</p>	<p>Their work is an instinctive creating of forms, impressing of forms; they are the most involuntary, unconscious artists there are:—where they appear, in a short time something new stands there, a ruling structure that <i>lives</i>, in which parts and functions are delimited and related to one another, in which nothing at all finds a place that has not first had placed into it a “meaning” with respect to the whole.</p>	<p>What they do is to create and imprint forms instinctively, they are the most involuntary, unconscious artists there are: - where they appear, soon something new arises, a structure of domination [<i>Herrschaftis-Gebilde</i>] that lives, in which parts and functions are differentiated and related to one another, in which there is absolutely no room for anything that does not first acquire 'meaning' with regard to the whole.</p>	<p>他們的作品就是一種本能的形式創設，形式嵌壓，這是所曾有過的最非自願、最無意識(以上頁 93)的藝術家：——簡而言之，當他們出現，即有某種新東西，某種活著的統治形構，其中諸部分與諸功能被劃分好並關聯起來，凡是在其中有什麼位置的，無不首先根據它與整體的關係而被賦予某種「意義」。</p>
<p>呼應十二節對歷史學方法論的討論——權能意志理論。</p>			
<p>Sie wissen nicht, was Schuld, was Verantwortlichkeit, was Rücksicht ist, diese geborenen Organisatoren; in ihnen waltet jener furchtbare Künstler-Egoismus, der wie Erz blickt und sich im „Werke“, wie die Mutter in ihrem Kinde, in alle Ewigkeit voraus gerechtfertigt weiss.</p>	<p>They do not know what guilt, what responsibility, what consideration is, these born organizers; in them that terrible artists' egoism rules, that has a gaze like bronze and that knows itself already justified to all eternity in its “work,” like the mother in her child.</p>	<p>They do not know what guilt, responsibility, consideration are, these born organizers; they are ruled by that terrible inner artist's egoism which has a brazen countenance and sees itself justified to all eternity by the 'work', like the mother in her child.</p>	<p>他們不知道，什麼是虧欠，什麼是負責任，什麼是顧慮，這些天生的組織者們：在他們中，是那種可怕的藝術家式的利己主義在掌管，這種利己主義猶如青銅般閃著光，知道自己在「作品」中，就像母親在她的孩子們中那樣，已經永遠先行有了理由。</p>
<p>主人道德。主人不知責任、顧慮、虧欠，也就是他們不虧欠誰，他們就是天生的組織者與支配者。</p>			
<p>Sie sind es nicht, bei denen das „schlechte Gewissen“ gewachsen ist, das versteht sich von</p>	<p><i>They</i> are not the ones among whom “bad conscience” grew, that is clear from the</p>	<p>They are not the ones in whom 'bad conscience' grew; that is obvious - but it would not have</p>	<p>「壞良心」可不是在他們身上生長起來，這根醜惡</p>

<p>vornherein, — aber es würde nicht ohne sie gewachsen sein, dieses hässliche Gewächs, es würde fehlen, wenn nicht unter dem Druck ihrer Hammerschläge, ihrer Künstler-Gewaltsamkeit ein ungeheures Quantum Freiheit aus der Welt, mindestens aus der Sichtbarkeit geschafft und gleichsam latent gemacht worden wäre.</p>	<p>outset—but it would not have grown <i>without them</i>, this ugly growth, it would be missing, if an enormous quantity of freedom had not been banished from the world, at least from visibility, and made <i>latent</i> as it were,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blows of their hammers, of their artist's violence.</p>	<p>grown <i>without</i> them, this ugly growth would not be there if a huge amount of freedom had not been driven from the world, or at least driven from sight and, at the same time, made <i>latent</i> by the pressure of their hammer blows and artists' violence.</p>	<p>的株苗，倘若不是在他們的錘打、他們那藝術家式強暴的壓力之下有一塊巨大分量的自由從世界中、至少是從可見層面中被創設出來並且彷彿是被潛伏著搞出來，是不會有它的。</p>
<p>壞良心是在主人支配下浮現的自由本能的創造。</p>			
<p>Dieser gewaltsam latent gemachte Instinkt der Freiheit — wir begriffen es schon — dieser zurückgedrängte, zurückgetretene, in's Innere eingekerkerte und zuletzt nur an sich selbst noch sich entladende und auslassende Instinkt der Freiheit: das, nur das ist in seinem Anbeginn das schlechte Gewissen.</p>	<p>This <i>instinct for freedom</i>, forcibly made latent—we have already grasped it—this instinct for freedom, driven back, suppressed, imprisoned within, and finally discharging and venting itself only on itself: this, only this, is <i>bad conscience</i> in its beginnings.</p>	<p>This <i>instinct of freedom</i>, forcibly made latent - we have already seen how - this instinct of freedom forced back, repressed, incarcerated within itself and finally able to discharge and unleash itself only against itself: that, and that alone, is <i>bad conscience</i> in its beginnings.</p>	<p>這個被強暴地潛伏著搞出來的自由之本能——我們已經領會過它了——這個被抑制回去的、屏退回去的、被關到內部並且最終只是自己在向著自己釋放和發泄的自由本能：壞良心在其開端處就是這個，只是這個。</p>
<p>向自己釋放的自由本能，就是壞良心的開端。</p>			

第十八節 壞良心是主動性的自我否定，成為非利己價值的前提

bad conscience and creative cruelty (section 18) #Hatab

instinct for freedom, ...not... the other man, the other men.

用歌德的話說，在「胸中的迷宮」裡，造出壞良心，建立否定的理想，那股力量恰恰就是**自由本能**（用我的話來說，即權力意志）：只不過在這裡，那股力量的造型和強暴本性所朝之釋放的那個材料，就是人自身，是他的整個動物性的古老的自身——而並非，像在那種相較而言偉大和顯著的奇觀中那樣，是**另一種人類**，**另一些人類**。

active 'bad conscience', ...beauty itself,

這項出自一個甘願自己與自身相分裂的靈魂——它出於對製造苦難的興趣而讓自罹受苦難——的陰森難測、興緻高得駭人的工作，這一整個**主動性**的「壞良心」，最終——人們已經猜到了——作為孕育理想的和想像的事件的真正子宮，它也昭示出一份充足的新穎陌生的美和肯定，也許首先是昭示了**美本身**.....

selflessness, self-denial, self-sacrifice, ...pleasure,

至少從這個角度來看來，只要在矛盾性的概念——如**自身喪失**、**自身拒絕**、**自身犧牲**等——中能夠闡發出一個理想、一種美、那個謎語就不再那麼像謎一樣了；我毫不懷疑，自此之後，人人皆認同一件事——即，自身喪失者、自身拒絕者、自身犧牲者所感受到的那個**樂趣**，在一開時是怎麼回事：樂趣是殘忍之事。

on the descent of the 'unegoistic' as a **moral** value, ...the precondition for the **value** of the unegoistic

關於作為一種**道德價值**的「非利己」的來源，和這種價值所生長的那塊地面的勘界，暫時就說這麼多：首先是壞良心，首先是求自身虐待的意志為非利己的**價值**提供了前提。

Man hüte sich, von diesem ganzen Phänomen deshalb schon gering zu denken, weil es von vornherein hässlich und schmerzhaft ist.	One should guard against forming a low opinion of this entire phenomenon just because it is ugly and painful from the outset.	We must be wary of thinking disparagingly about this whole phenomenon because it is inherently ugly and painful.	要提防，切莫因為這整個奇觀從一開始便醜惡而令人痛苦便不去多想它。
--	---	--	----------------------------------

莊子「道在屎溺中」，醜惡者亦有可觀。

Im Grunde ist es ja dieselbe aktive Kraft, die in jenen Gewalt-Künstlern und Organisatoren grossartiger am Werke ist und Staaten baut, welche	After all, the active force that is at work on a grander scale in those violence-artists and organizers and that builds	Fundamentally, it is the same active force as the one that is at work on a grand scale in those artists of violence and	在根本上，確實就是那一股行動的力量，那股在那些暴力藝術家和組織者們中相較而言是壯觀地投入
---	---	---	--

<p>hier, innerlich, kleiner, kleinlicher, in der Richtung nach rückwärts, im „Labyrinth der Brust“, um mit Goethe zu reden, sich das schlechte Gewissen schafft und negative Ideale baut, eben jener Instinkt der Freiheit (in meiner Sprache geredet: der Wille zur Macht): nur dass der Stoff, an dem sich die formbildende und vergewaltigende Natur dieser Kraft auslässt, hier eben der Mensch selbst, sein ganzes thierisches altes Selbst ist — und nicht, wie in jenem grösseren und augenfälligeren Phänomen, der andre Mensch, die andren Menschen.</p>	<p>states, is basically the same force that here— inwardly, on a smaller, pettier scale, in a backwards direction, in the “labyrinth of the breast,” to use Goethe’s words—creates for itself the bad conscience and builds negative ideals: namely that <i>instinct for freedom</i> (speaking in my language: the will to power)</p> <p>Only here the matter on which this force’s formative and violating nature vents itself is precisely man himself, his entire animal old self— and <i>not</i>, as in that larger and more conspicuous phenomenon, the <i>other</i> human, the <i>other</i> humans..</p>	<p>organizers, and that builds states, which here, internally, and on a smaller, pettier scale, turned backwards, in the 'labyrinth of the breast', as Goethe would say,⁶² creates bad conscience for itself, and builds negative ideals, it is that very <i>instinct for freedom</i> (put into my language: the will to power): except that the material on which the formative and rapacious nature of this force vents itself is precisely man himself, his whole animal old self - and <i>not</i>, as in that greater and more eye-catching phenomenon, the <i>other</i> man, the <i>other</i> men.</p>	<p>作品中去並建立國家的力量，在這裡，在內部，相較而言是微小地、小氣地，向著(以上頁 94)後方，用歌德的話說，在「胸中的迷宮」裡，造出壞良心，建立否定的理想，那股力量恰恰就是自由本能（用我的話說來，即權力意志）：只不過在這裡，那股力量的造型和強暴本性所朝之釋放的那個材料，就是人自身，是他的整個動物性的古老的自身——而並非，像在那種相較而言偉大和顯著的奇觀中那樣，是另一種人類，另一些人類。</p>
<p>強者對外建立國家，弱者對內鍛造內心迷宮，皆出於自由本能（即權能意志），都是主動性的展現，只是條件與能力的複合導致的不同發展。</p>			
<p>Diese heimliche Selbst-Vergewaltigung, diese Künstler-Grausamkeit, diese Lust, sich selbst als einem schweren widerstrebenden leidenden Stoffe eine Form zu geben, einen Willen, eine Kritik, einen Widerspruch, eine Verachtung, ein Nein einzubrennen, diese unheimliche</p>	<p>This secret self-violation, this artists’ cruelty, this pleasure in giving oneself— as heavy resisting suffering matter—a form, in burning into oneself a will, a critique, a contradiction, a contempt, a “no”; this uncanny and horrifying-pleasurable work of</p>	<p>This secret self-violation, this artist’s cruelty, this desire to give form to oneself as a piece of difficult, resisting, suffering matter, to brand it with a will, a critique, a contradiction, a contempt, a 'no', this uncanny, terrible but joyous labour of a soul voluntarily split within itself,</p>	<p>這種隱秘的自身強暴，這種藝術家式的殘忍，這種自己把自己當作一個沉重的、抵抗著的、承受著苦難的材料而賦予某種形式，烙上某種意志、批判、矛盾、蔑視、否定的做法，這項出自一個甘願</p>

<p>und entsetzlich-lustvolle Arbeit einer mit sich selbst willig-zwiespältigen Seele, welche sich leiden macht, aus Lust am Leidenmachen, dieses ganze aktivische „schlechte Gewissen“ hat zuletzt — man erräth es schon — als der eigentliche Mutterschooss idealer und imaginativer Ereignisse auch eine Fülle von neuer befremdlicher Schönheit und Bejahung an's Licht gebracht und vielleicht überhaupt erst die Schönheit...</p>	<p>a soul compliant-conflicted with itself, that makes itself suffer out of pleasure in making-suffer, this entire <i>active</i> “bad conscience,” as the true womb of ideal and imaginative events, finally brought to light—one can guess it already—a wealth of new disconcerting beauty and affirmation and perhaps for the first time beauty <i>itself</i> ...</p>	<p>which makes itself suffer out of the pleasure of making suffer, this whole active 'bad conscience' has finally - we have already guessed - as true womb of ideal and imaginative events, brought a wealth of novel, disconcerting beauty and affirmation to light, and perhaps for the first time, beauty itself ...</p>	<p>自己與自身相分裂的靈魂——它出於對製造苦難的興趣而讓自罹受苦難——的陰森難測、興緻高得駭人的工作，這一整個主動性的「壞良心」，最終——人們已經猜到了——作為孕育理想的和想像的事件的真正子宮，它也昭示出一份充足的新穎陌生的美和肯定，也許首先是昭示了美本身.....</p>
<p>Was wäre denn „schön“, wenn nicht erst der Widerspruch sich selbst zum Bewusstsein gekommen wäre, wenn nicht erst das Hässliche zu sich selbst gesagt hätte: „ich bin hässlich“?... Zum Mindesten wird nach diesem Winke das Räthsel weniger räthselhaft sein, in wiefern in widersprüchlichen Begriffen, wie Selbstlosigkeit, Selbstverleugnung, Selbstopferung ein Ideal, eine Schönheit angedeutet sein kann; und Eins weiss man hinfort, ich zweifle nicht daran —, welcher Art nämlich von Anfang an die Lust ist, die der Selbstlose, der Sich-selbst-</p>	<p>For what would be “beautiful” if contradiction had not first come to a consciousness of itself, if the ugly had not first said to itself “I am ugly”? ...</p> <p>After this hint, that enigma will at the least be less enigmatic, namely, to what extent an ideal, a beauty can be suggested by contradictory concepts like <i>selflessness, self-denial, self-sacrifice</i>; and we know one thing henceforth, this I do not doubt—namely what kind of <i>pleasure</i> it is that the selfless,</p>	<p>What would be 'beautiful', if the contrary to it had not first come to awareness of itself, if ugliness had not first said to itself: 'I am ugly'? ...</p> <p>At least, after this clue, one puzzle will be less puzzling, namely how an ideal, something beautiful, can be hinted at in self-contradictory concepts such as selflessness, self-denial, self-sacrifice, and furthermore, I do not doubt that we know one thing -, what kind of pleasure it is which, from the start, the selfless, the selfdenying, the</p>	<p>倘若首先不是矛盾自己來到意識這裡，倘若首先不是醜陋者自己對自己說「我是醜的」，什麼又是「美」的呢？.....</p> <p>至少從這個角度來看來，只要在矛盾性的概念——如自身喪失、自身拒絕、自身犧牲等——中能夠闡發出一個理想、一種美、那個謎語就不再那麼像謎一樣了；我毫不懷疑，自</p>

<p>Verleugnende, Sich-selber-Opfernde empfindet: diese Lust gehört zur Grausamkeit.</p>	<p>the self-denying, the self-sacrificing feel from the very start: this pleasure belongs to cruelty.</p>	<p>self-sacrificing feel: this pleasure belongs to cruelty.</p>	<p>此之後，人人皆認同一件事——即，自身喪失者、自身拒絕者、自身犧牲者所感受到的那個樂趣，在一開時是怎麼回事：樂趣是殘忍之事。</p>
<p>以殘忍否定自身，換取喪失自身、拒絕自身、犧牲自身的樂趣。 例如：肉身不淨是苦，往生西方淨土。淨與不淨是相生關係，類同上述醜美相形。</p>			
<p>— Soviel vorläufig zur Herkunft des „Unegoistischen“ als eines moralischen Werthes und zur Absteckung des Bodens, aus dem dieser Werth gewachsen ist: erst das schlechte Gewissen, erst der Wille zur Selbstmisshandlung giebt die Voraussetzung ab für den Werth des Unegoistischen. —</p>	<p>—So much for the present on the origins of the “unegoistic” as a <i>moral</i> value and toward staking out the ground from which this value has grown: bad conscience, the will to self-maltreatment, first supplies the presupposition for the <i>value</i> of the unegoistic.</p>	<p>- So much, for the time being, on the descent of the 'unegoistic' as a <i>moral</i> value and on the delineation of the ground on which this value has grown: only bad conscience, only the will to self-violation provides the precondition for the <i>value</i> of the unegoistic. —</p>	<p>——關於作為一種道德價值的「非利己」的來(以上頁 95)源，和這種價值所生長的那塊地面的勘界，暫時就說這麼多：首先是壞良心，首先是求自身虐待的意志為非利己的價值提供了前提。</p>
<p>壞良心為非利己行為提供了前提。</p>			

第十二次討論(第二篇，15-18 節)彙整

第十五、十六節

葉：將「壞良心」翻為「良心的譴責」，似乎比較好掌握尼采的概念。

蔡：不過，這裡之所以翻成「壞良心」，應該是為了承繼從好／壞到善／惡的區分。所以還是要保留對「壞」的翻譯比較妥當。

厚：回應曉黎老師之前的說法，我認為尼采沒有區分 *Ursprung* 和 *Herkunft*；另外，從十五節開始，尼采就已經在談自身的論述，而不僅是眾多假說之一。

賴：沒有意見，這應該是大家可以自由詮釋，而不至於偏離文本的範圍。另外，對於導讀人的說法，我反而認為尼采就是覺得，人是一條道路；

因為人就是自身必須克服的。對於強者來說，神只是拿來解釋的「工具」(如希臘的多神論)，只有弱者才會將神拿來作為一種自我的束縛。所以尼采是贊同赫拉克利特的

順：認為尼采在這裡還沒有評價；人的內向化也是弱者一種權能意志的展現，不一定就是不好的

葉：我覺得順星的說法，已經有點偏離尼采的思想，而不是尼采所談的「強弱」。因為尼采的強弱不是一種權力基礎上的，而是思想上的。他承認社會化、內化是一種事實上的，但能夠真正抵抗之、保持自信的才是強者。就如同社會學結構論、功能論與能動性之間的對立，這不是二元論，而是「二元性」，是在人之中交互搓揉的。而回到人的立場去看待，就是回到尼采的立場，去看到超克、精進的精神，這是以人為本位去重建社會學知識的基礎。

峰：重點是，我們不一定要把社會化視為不得不然的過程，而是視為可以打破的東西。

第十七節

蔡：如何思考尼采對「暴力」的看法？

葉：暴力是一種人的自然的本質，不能被自由主義後的概念困陷住對暴力的想像。

厚：需要指出的是，這段是在講國家的起源，乃是暴力的結果，而尚未直接涉及到壞良心。

蕭：我想，所謂壞良心是弱者的權能意志無法對抗強者，因此其自由、其本能被推離世界或至少視線範圍內，最後導致其轉向自身，變成壞良心。

賴：暴力之所以會被當作一個主題，恰恰是奴隸道德興起的結果；原本在主人道德中，最主要的就是創造，用什麼方式都沒差

第十八節

賴：對外在世界的無力，造成自我內在的分裂；壞良心主動去否定自我、蔑視自我，在這種矛盾概念中，自我犧牲、自我拒絕產生了一種美、一種樂趣。

厚：如同德勒茲所說的，弱者是先否定才肯定。可是問題是，尼采前面在論述好與壞的時候，是先否定他者，才肯定自我；這裡卻是先從自我否定起。這是個有趣的對比，值得大家延伸出其他研究主題。

附錄（第十九節）：因時間因素，尚未來得及被研讀的部分。在此一併附上導讀人已預先做好的摘要。

第十九節：祖先化為諸神，起源於債務法權約束造成的恐懼

theology and conscience (sections 19–23) #Hatab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present generation** to their **forebears**, 闡釋到當前之人與其祖先的關係

the tribe **exists**,...to be **paid back**,...**indebtedness [Schuld]**, 世系從根本上只因祖先的犧牲和業績才得以**賡續**，人們要以犧牲和業績**回報**祖先之所作所為：人們由此承認**虧欠**，這個虧欠還在持續增長

the **dread** of the ancestor and his power, 在先王及其權力面前的**恐懼**，對之有**虧欠**的意識

lessen rather than increase the dread of the spirit of its founder, 毋寧總是**減少**了對世系創建者之神靈的恐懼

the ancestors of the **most powerful** tribes,...transfigured into a **god**, 那些**權勢**最大的世系的先王甚至長成巨大無匹的怪物，被推回到某種神一般的陰森叵測和無可想像的昏暗之中：——先王最後必然變身為一個**神祇**。

in fear! 諸神的起源，也就是說，一個出自**恐懼**的起源！

for the **middle** period, 對於那段**中間**時期來說，即高尚世系形成的那段時期

the **noble** attributes, 王（英雄、諸神），那些品質是此間在他們自己身上彰顯出來的，那些**高尚**的品質

Es ist eine Krankheit, das schlechte Gewissen, das unterliegt keinem Zweifel, aber eine Krankheit, wie die Schwangerschaft eine Krankheit ist.

It is a sickness, bad conscience—this admits of no doubt—but a sickness as pregnancy is a sickness.

Bad conscience is a sickness, there is no point in denying it, but a sickness rather like pregnancy.

這是一種病，壞良心，這一點不容置疑，不過其為一種疾病，正如懷孕為一種疾病一樣。

1. 中譯跟英譯有差異，在此從英譯本。譯作→壞良心作為像是「害喜」一樣的病。我譯成害喜，因為這是人們要蛻變的必經過程。

Suchen wir die Bedingungen auf, unter denen diese Krankheit auf ihren furchtbarsten und sublimsten

Let us seek out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is sickness has come to its most terrible and

Let us examine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is sickness reached its most terrible and

且來探尋一下，這種疾病是在怎樣的條件下達到其最可怕和最精巧的極致：

Gipfel gekommen ist: — wir werden sehn, was damit eigentlich erst seinen Eintritt in die Welt gemacht hat.	most sublime pinnacle:— we shall see just what it was that thus first made its entry into the world.	sublime peak: - we shall see what, with this, really entered the world.	——我們將會看到，那個隨之才來到這個世界上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2.探查此病的條件。			
Dazu aber bedarf es eines langen Athems, — und zunächst müssen wir noch einmal zu einem früheren Gesichtspunkte zurück.	For this we need a long breath,—and to start off we must return once again to an earlier viewpoint.	But we shall need a great deal of staying power, - and first we have to return to an earlier point.	不過，這需要長久的堅持不懈，——首先人們還必須回到一個早先的視點上去。
3.提醒再次回到債權人與債務人觀點。			
Das privatrechtliche Verhältniss des Schuldners zu seinem Gläubiger, von dem des längeren schon die Rede war, ist noch einmal, und zwar in einer historisch überaus merkwürdigen und bedenklichen Weise in ein Verhältniss hineininterpretirt worden, worin es uns modernen Menschen vielleicht am unverständlichsten ist: nämlich in das Verhältniss der Gegenwärtigen zu ihren Vorfahren.	The civil-law relationship of the debtor to his creditor, of which I have already spoken at length, was once again—and indeed in a manner that is historically exceedingly curious and questionable—interpreted into a relationship in which it is for us modern humans perhaps at its most incomprehensible: namely the relationship of <i>those presently living</i> to their <i>ancestors</i> .	The relationship of a debtor to his creditor in civil law, about which I have written at length already, was for a second time transformed through interpretation, in a historically extremely strange and curious manner, into a relationship in which it is perhaps least comprehensible to us modern men: that is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present generation to their forebears .	之前已經談到的債務人和債權人之間的私法關係，已經又一次，而且是以一種在歷史學上極得注意和疑慮的方式，被闡釋到一種對我們現代人來說也許是最難以理解的關係裡去：闡釋到 當前之人與其祖先 的關係。
4.用債務關係來詮釋當代與前人的關係。			
Innerhalb der ursprünglichen Geschlechtsgenossenschaft — wir reden von Urzeiten — erkennt jedes Mal die lebende Generation gegen die frühere und in Sonderheit gegen die früheste,	Within the original clan association— we are speaking of primeval times—the living generation always acknowledges a juridical obligation to the earlier	Within the original tribal association - we are talking about primeval times - the living generation always acknowledged a legal obligation towards the earlier generation,	在原初的同一世系成員內部——我們說的是原始時代——，活著的世代在面對更早的，尤其是最早的開創世系的那個世代時，總會承認某種法律義務

<p>geschlecht-begründende eine juristische Verpflichtung an (und keineswegs eine blosse Gefühls-Verbindlichkeit: man dürfte diese letztere sogar nicht ohne Grund für die längste Dauer des menschlichen Geschlechts überhaupt in Abrede stellen).</p>	<p>generation, and particularly to the earliest one, which founded the clan (and by no means a mere sentimental obligation: one might with good reason even deny the latter altogether for the longest part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human race).</p>	<p>and in particular towards the earliest, which founded the tribe (and this was not just a sentimental tie: this latter could, with good reason, be denied altogether for the longest period of the human race).</p>	<p>(而絕非純粹一種感情束縛：對於這後者，在人類世系的最長一段時期，人們甚至或許可以不無理由地從根本上予以否認)。</p>
<p>5.在原始時代，也就是世系開創者的年代。對祖宗的法律義務奠定了部落，而這種法律義務，不僅僅是情感紐帶。</p>			
<p>Hier herrscht die Überzeugung, dass das Geschlecht durchaus nur durch die Opfer und Leistungen der Vorfahren besteht, — und dass man ihnen diese durch Opfer und Leistungen zurückzahlen hat: man erkennt somit eine Schuld an, die dadurch noch beständig anwächst, dass diese Ahnen in ihrer Fortexistenz als mächtige Geister nicht aufhören, dem Geschlechte neue Vortheile und Vorschüsse seitens ihrer Kraft zu gewähren.</p>	<p>Here the conviction holds sway that it is only through the sacrifice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ancestors that the clan <i>exists</i> at all,—and that one has to <i>repay</i> them through sacrifices and achievements: one thereby acknowledges a <i>debt</i> that is continually growing, since these ancestors, in their continued existence as powerful spirits, do not cease to use their strength to bestow on the clan new benefits and advances.</p>	<p>There is a prevailing conviction that the tribe <i>exists</i> only because of the sacrifices and deeds of the forefathers, - and that these have to be <i>paid back</i> with sacrifices and deeds: people recognize an <i>indebtedness [Schuld]</i>, which continually increases because these ancestors continue to exist as mighty spirits, giving the tribe new advantages and lending it some of their power.</p>	<p>這裡是如下信念在主導：世系從根本上只因祖先的犧牲和業績才得以賡續，人們要以犧牲和業績回報祖先之所作所為：人們由此承認虧欠，這個虧欠還在持續增長，因為先人們作為有權勢的神靈，在其持續的實存中，並未停止從他們的力量出發，為世系提供和預先提供新的福澤。</p>
<p>6.由於前人犧牲，所以我們虧欠他們。 6-1 拉圖在實驗室生活裡談的，文獻徵引邏輯，引用大咖文獻，形成軍團，是為了強化自己在論述上的戰鬥力，寫作是部落戰爭。 6-2 學術界作為規範性群體，不論你喜不喜歡他，該引用的著作就必須要引用，這就是法律義務的規範面。 6-3 作什麼事，都要奉一下「耶穌基督」之名的習慣。 6-4 祖宗之法不可廢。</p>			

6-5 結婚必須考考雙方家長的規範性，沒有他們，就沒有我們。所以婚姻是合兩姓之好，不是兩個人的事。			
Umsonst etwa? Aber es giebt kein „Umsonst“ für jene rohen und „seelenarmen“ Zeitalter.	For nothing perhaps? But to those brutal and “soul-poor” ages there is no “for nothing.	Do they do this for nothing, perhaps? But there is no 'for nothing' for those raw and 'spiritually impoverished' ages.	大約是不計回報的罷？可是，對於那個粗野而「靈魂缺乏」的年代來說，沒有什麼是 <small>{以上頁 96}</small> 「不計回報」的。
7.沒有不計回報之事。禮物不是白拿，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Bourdieu 後來在《實作理論綱要》也談到類似想法。			
Was kann man ihnen zurückgeben? Opfer (anfänglich zur Nahrung, im gröblichsten Verstande), Feste, Kapellen, Ehrenbezeugungen, vor Allem Gehorsam — denn alle Bräuche sind, als Werke der Vorfahren, auch deren Satzungen und Befehle —: giebt man ihnen je genug? Dieser Verdacht bleibt übrig und wächst: von Zeit zu Zeit erzwingt er eine grosse Ablösung in Bausch und Bogen, irgend etwas Ungeheures von Gegenzahlung an den „Gläubiger“ (das berüchtigte Erstlingsopfer zum Beispiel, Blut, Menschenblut in jedem Falle).	” What can one give back to them? Sacrifices (initially only nourishment, in the coarsest sense), festivals, shrines, tributes, above all obedience—for all customs, as works of the ancestors, are also their statutes and commands—: does one ever give them enough? This suspicion remains and grows: from time to time it forces a great redemption, lock, stock, and barrel, some enormity of a counter-payment to the “creditor” (the notorious sacrifice of the firstborn, for example; blood, human blood in any case).	What can people give them in return? Sacrifices (originally as food in the crudest sense), feasts, chapels, tributes, above all, obedience - for all traditions are, as works of the ancestors, also their rules and orders -: do people ever give them enough? This suspicion remains and grows: from time to time it exacts a payment on a grand scale, something immense as a repayment to the 'creditor' (the infamous sacrifice of the first-born, for example, blood, human blood in any case).	人們能向祖先回贈什麼呢？犧牲（起先是為了最粗略意義上的供養）、節慶、頌禱、尊榮，而首先是順從——因為一切風俗，作為祖先的作品，亦是他們的法令——：對他們的回贈可曾足夠？這份猜度始終留存，而且還在增長：它一次又一次迫使舉行一次通盤的大償還，付給「債權人」一份巨大無比的報償（比如，臭名昭著的頭生之獻，無論如何總是血，人的血）。
8-1.前半：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物以報天。人類永遠還不夠→張獻忠七殺碑。			
8-2 在法國思想傳統當中，對於誇富宴的思考，以平衡債務（雖然年年要再重來一次）。如莫斯、巴塔耶之想法（巴塔耶認為美國應該均分自己的財富，以免引發未來的世界大戰）。			
Die Furcht vor dem Ahnherrn und	The fear of the progenitor and	Following this line of thought,	照此邏輯，在先王及其權

<p>seiner Macht, das Bewusstsein von Schulden gegen ihn nimmt nach dieser Art von Logik nothwendig genau in dem Maasse zu, in dem die Macht des Geschlechts selbst zunimmt, in dem das Geschlecht selbst immer siegreicher, unabhängiger, geehrter, gefürchteter dasteht.</p>	<p>his power, the consciousness of debts toward him necessarily increases, according to this kind of logic, to exactly the same degree that the power of the clan itself increases, that the clan itself stands ever more victorious, independent, honored, feared.</p>	<p>the dread of the ancestor and his power, the consciousness of debts towards him, increases inevitably, in direct proportion to the increase in power of the tribe itself, that is, in proportion as the tribe itself becomes ever more victorious, independent, honoured and feared.</p>	<p>力面前的恐懼，對之有虧欠的意識，必然恰恰要隨著世系本身之權力所增長的程度，隨著世系本身已越來越常勝、獨立、受敬信、受恐懼的程度而增長。</p>
<p>9 用孔子較為修飾的話：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但實際上就是敬畏前人，並且將他們越來越神格化，最後這些前人變得無所不能。</p>			
<p>Nicht etwa umgekehrt! Jeder Schritt zur Verkümmern des Geschlechts, alle elenden Zufälle, alle Anzeichen von Entartung, von heraufkommender Auflösung vermindern vielmehr immer auch die Furcht vor dem Geiste seines Begründers und geben eine immer geringere Vorstellung von seiner Klugheit, Vorsorglichkeit und Macht-Gegenwart.</p>	<p>By no means the other way around! Rather every step toward the atrophy of the clan, all miserable chance occurrences, all signs of degeneration, of approaching dissolution always <i>diminish</i> the fear of the spirit of the founder and give an ever more reduced notion of his shrewdness, his foresightedness, and his presence as power.</p>	<p>And not the other way round! Every step towards the weakening of the tribe, all unfortunate calamities, all signs of degeneration and imminent disintegration, always lessen rather than increase the dread of the spirit of its founder, and lead to an ever lower opinion of his sagacity, providence and powerful presence.</p>	<p>而決不是相反！世系凋零的每個步驟，一切悲慘的偶然事件，蛻變和瀕於瓦解的一切標誌，減少了對世系創建者之神靈的恐懼，總是越來越削弱對此神靈的聰明、遠見和當場生效的權力的想像。</p>
<p>10.反之，世系凋零則是對前人失去敬畏。 10-1 延伸義：不重傳統，則世系凋零。從這個角度，一個團體要強大，必須要有神靈約束，用涂爾幹的話講，就是奉集體精神之名，或者用《禮運·大同篇》的說法，「天下為公」，以公利出發，以祖輩為念（回到周禮），才能夠讓世系越來越強大。所謂的學術團體，應該也是奉某某精神為圭臬的團體。所以我們從讀當代思想家，慢慢回到尼采，是不是也是一種認祖歸宗的行為？（反過來說，我們是不是也變得聰明，更有遠見了呢？〔笑〕）</p>			
<p>Denkt man sich diese rohe Art</p>	<p>If one imagines this brutal</p>	<p>If you think this sort of crude</p>	<p>且設想，這種粗野邏輯推</p>

<p>Logik bis an ihr Ende gelangt: so müssen schliesslich die Ahnherrn der mächtigsten Geschlechter durch die Phantasie der wachsenden Furcht selbst in's Ungeheure gewachsen und in das Dunkel einer göttlichen Unheimlichkeit und Unvorstellbarkeit zurückgeschoben worden sein: — der Ahnherr wird zuletzt nothwendig in einen Gott transfigurirt.</p>	<p>kind of logic carried through to its end: finally, through the imagination of growing fear the progenitors of the <i>most powerful</i> clans must have grown into enormous proportions and have been pushed back into the darkness of a divine uncanniness and unimaginability:—in the end the progenitor is necessarily transfigured into a <i>god</i>.</p>	<p>logic through to the end: it follows that through the hallucination of the growing dread itself, the ancestors of the most powerful tribes must have grown to an immense stature and must have been pushed into the obscurity of divine mystery and transcendence: -inevitably the ancestor himself is finally transfigured into a god.</p>	<p>到最後的結果：經過不斷增長的恐懼的幻想，終於，那些權勢最大的世系的先王甚至長成巨大無匹的怪物，被推回到某種神一般的陰森叵測和無可想像的昏暗之中：——先王最後必然變身為一個神祇。</p>
<p>11.偉大的先祖先輩，如中華民國五族共融說，奉「炎黃」為宗，而我們自稱炎黃子孫。 11-1類似的想法在傅柯的《必須保衛社會》裡，談到我們偉大的法蘭西先人。 11-2此處不單單論基督教，而是各種恐懼的幻想，逐漸創造出神祇，或者說成為造神運動吧。每個時期都是如此：獎介石作為政治強人，蔣經國作為經濟推手，陳水扁作為戰神（打權貴）、柯P作為清明白色力量、韓國瑜作為接地氣救世主。</p>			
<p>Vielleicht ist hier selbst der Ursprung der Götter, ein Ursprung also aus der Furcht!... Und wem es nöthig scheinen sollte hinzuzufügen: „aber auch aus der Pietät!“ dürfte schwerlich damit für jene längste Zeit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Recht behalten, für seine Urzeit.</p>	<p>This may even be the origin of the gods, an origin, that is, out of <i>fear!</i> ... And those who think it necessary to add: “but also out of piety!” would hardly be right with regard to the longest period of the human race, its primeval period.</p>	<p>Perhaps we have here the actual origin of gods, an origin, then, in fear! ... And whoever should deem fit to add: 'but in piety, too!' would have difficulty in justifying the claim for the longest period of the human race, prehistory.</p>	<p>也許這甚至就是諸神的起源，也就是說，一個出自恐懼的起源！.....誰若似乎覺得還有必要加上一句「不過也是出自虔敬呢！」但對於人類世系那段最長的時期，對於人類的原始時期來說，或許很難站得住腳。</p>
<p>12 尼采提醒我們，起源都是出於恐懼。但他們可能會修飾說，這些神人確有大能（卡理斯瑪），因為追隨著不只是出於恐懼，還出於虔敬，換言之，內心已自我順服於此力量，而以「某粉」（韓粉、柯粉）自稱，這已是情感上的轉化。但尼采的後半句補充，提醒我們，這種轉化是後來之事，首先還是債權人與債務人關係，換句話說，是在戰爭當中的一場賭注或者復仇。（譬如失意而找不到出口的國民黨人或者中生代；或者感到絕望沒有出路的年青世代），恐懼自己在戰爭中失去自己的未來，而轉化自身成為粉</p>			

<p>絲。</p> <p>Um so mehr freilich für die mittlere Zeit, in der die vornehmen Geschlechter sich herausbilden: — als welche in der That ihren Urhebern, den Ahnherren (Heroen, Göttern) alle die Eigenschaften mit Zins zurückgegeben haben, die inzwischen in ihnen selbst offenbar geworden sind, die vornehmen Eigenschaften.</p>	<p>All the more, admittedly, for the <i>middle</i> period in which the noble clans take shape:— who in fact returned, with interest, to their originators, the ancestors (heroes, gods) all of the qualities that had in the meantime become apparent in them, the <i>noble</i> qualities.</p>	<p>All the more so, however, would he be right, for the <i>middle</i> period in which the noble tribes developed: - who actually did repay, with interest, their founders, their ancestors (heroes, gods) with all the attributes which, in the meantime, had become manifest in themselves, the <i>noble</i> attributes.</p>	<p>對於那段中間時期來說，即高尚世系形成的那段時期，就更是如此了：——其實就是這些高尚世系的人們把一切品質連本帶利回贈給了他們的創始者，回贈給先{以上頁 97}王（英雄、諸神），那些品質是此間在他們自己身上彰顯出來的，那些高尚的品質。</p>
<p>13再次回到系譜學方式，先王（被造的神）所具備的品性，實際上是這些高貴部落自己有的，自我加諸的，自我封聖的。譬如深藍家庭會認為自己比綠色家庭「更有水準」（起碼我們不會在議會打架，使用暴力→其實只是他們自己忽略不看而已）。</p>			
<p>Wir werden auf die Veradligung und Veredelung der Götter (die freilich durchaus nicht deren „Heiligung“ ist) später noch einen Blick werfen: führen wir jetzt nur den Gang dieser ganzen Schuldbewusstseins-Entwicklung vorläufig zu Ende.</p>	<p>Later we will take another look at the aristocratizing and ennobling of the gods (which is by no means their “hallowing”): for the present let us simply bring the course of this whole development of guilt consciousness to a conclusion.</p>	<p>Later, we shall take another look at the way gods are ennobled and exalted (which is not at all to say they were 'hallowed'): but let us, for the present, pursue the course of this whol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guilt to its conclusion.</p>	<p>後面我們還將對諸神之貴族化和高貴化（當然絕不是「神聖化」）的過程略作窺探：現在，讓我們把這整個虧欠意識發展的進程暫且結束掉吧。</p>
<p>14.hallow，有聖徒與致死的意思，神聖化。參考以下路加福音第 11 章第二節到第四節。〔但尼采此處談到的不是這個，這裡談到是還沒有「罪」化的意識，而僅僅是「債」的層次〕</p> <p>〔馬太福音第 6 章第 9-13 節〕</p> <p>9.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p> <p>10. 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p> <p>11. 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p>			

12. 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13.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或作：脫離惡者）。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們（有古卷沒有因為.....阿們等字）！

〔路加福音第 11 章第 2-4 節〕

耶穌說：你們禱告的時候，要說：我們在天上的父（有古卷只作：父啊）：**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古卷無願你的旨意云云）。

我們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給我們。

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有古卷無末句）。